Beauty and Sadness

一个真实的宋美龄

台湾·王丰 著

美丽与哀愁

民间流行这样的评语：宋家三姐妹一个爱财，一个爱国，一个爱权。有些偏颇，但也粗略地勾勒出了各自的特征。

资本家的出身，美国的教育背景，基督教的意识形态，构成宋美龄整个人生态度的"三元素"，也为她编织出清晰的人事脉络。

1996年宋美龄答记者问说："上帝让我活着，我不敢轻易去死；上帝让我去死，我绝不苟且地活着。"

丰满的体态，健康的肤色，清丽妩媚的外表，睿智聪敏的心灵……她的家世和婚姻，她的个性和才貌，使她一度成为中国最耀眼的女人。她参与朝政，干预蒋介石，穿梭于国际国内政治舞台，有关她的传说，像神话一样遍布世界……

——她有说不尽的美丽

美丽与哀愁



Beauty and Sad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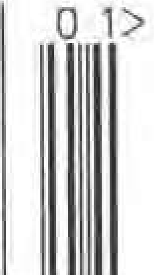
一个真实的宋美龄

放大视野去看，她又无疑是个悲剧人物，她毕竟是个女人，她有女人的需要和女人的情怀、女人的个性和女人的弱点……江河日下，流水无情，随着蒋家王朝大厦的倾塌，她个人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她孑然一身，客居他乡，孤独地承受着晚年的凄凉与寂寞……

——她有说不尽的哀愁

ISBN 7-80130-171-4





ISBN 7-80130-171-4/K · 66
定价：59.80元

美丽与哀愁

Beauty and Sadness

一个真实的宋美龄

台湾·王丰 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丽与哀愁/王丰著. - 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1

ISBN 7 - 80130 - 171 - 4

Ⅰ. 美… Ⅱ. 王… Ⅲ. 宋美龄 - 生平事迹 Ⅳ.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0236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100006）

发行部：电话（010）65133603、65238766、65113874

编辑部：电话（010）65244792

http：//www.tjpress.com

E-mail：unitypub@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30 x 970（毫米） 1 / 16

印张：29

字数：250 千字

版次：2005 年 1 月第二版

印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 - 80130 - 171 - 4/K·66

定价： 59.8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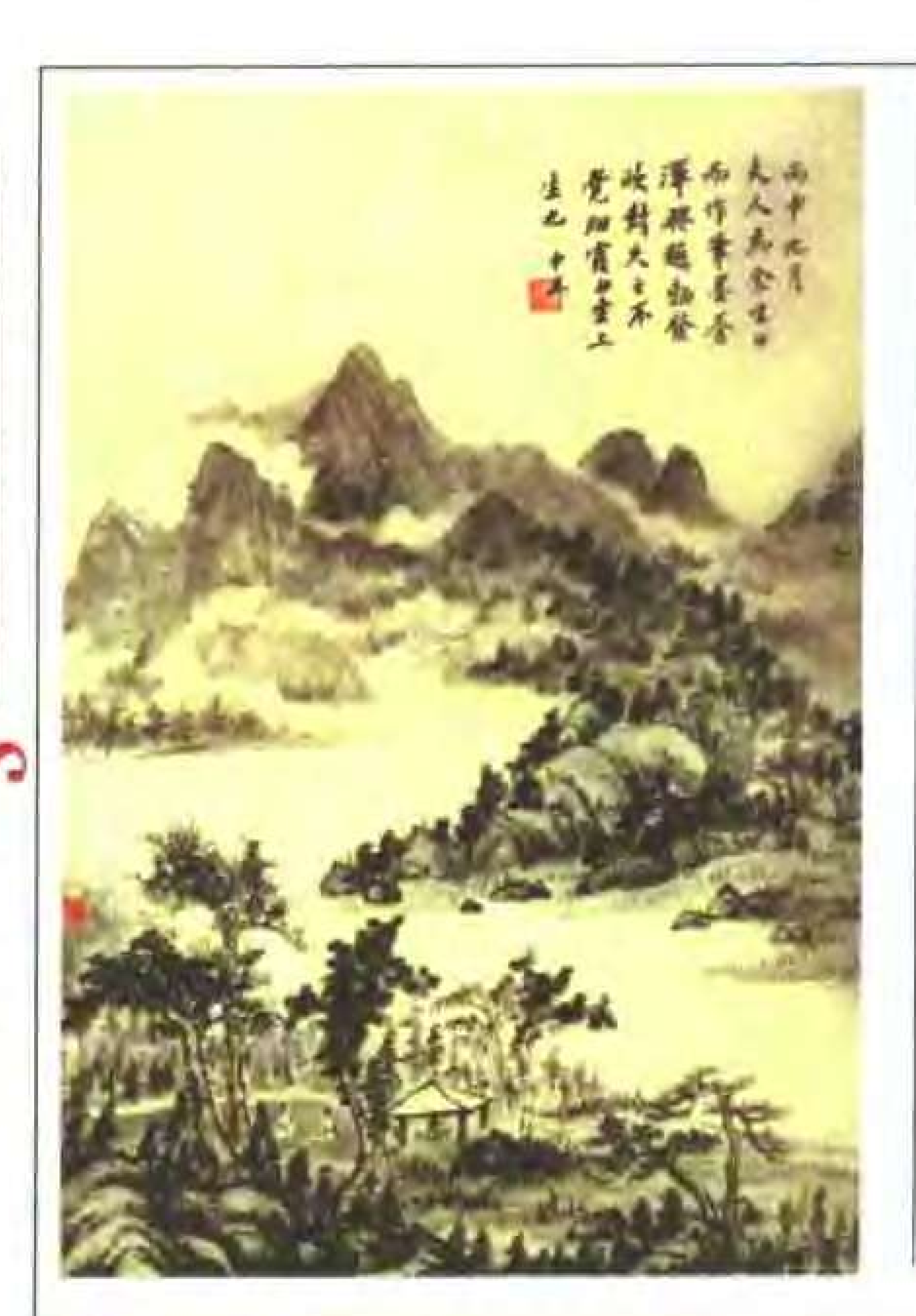






序论：宋美龄性格评析

Beauty and Sadness



宋美龄画作　宣纸

步觉烟霞由坐上升也



宋美龄画作　绢本

杨翠叶抗紫茎，发红华，垂朱荣

序论
宋美龄性格评析

从大时代的观点来看，宋美龄无疑是一个悲剧人物。由于她的家世和婚姻，她一度成为中国最有权力的女人，除去权力，她还集财富、荣耀和美貌于一身，一切种种，有些是她与生俱来的，有些是经由她的牺牲奉献努力得来的。然而，不论是皇冠上珠宝的光芒，抑或是她头顶的光环，终有光芒褪色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政治家族出身的世家人物，一个无法摆脱的命定悲哀。



宋美龄画作　绢本

春从毫底来



宋美龄画作　宣纸

数点梅花天地心



宋美龄画作　宣纸

为他留影祝长年

宋美龄画作　宣纸

归去春花正满堂





宋美龄画作　宣纸

猗兰在深谷



宋美龄画作　宣纸

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明月



宋美龄画作　宣纸

繁花片片含秋香

1949年以后的宋美龄，是命运最为乖舛的一个阶段，中国历来最大的一个资本家——宋家和孔家，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所有的资产都为人民政权所没收，当然，宋孔二家，在美国等外国银行，都拥有大笔存款(尽管宋孔二家对此都持否定的说法)，和一般流离失所的人相比，宋美龄是相当的幸运的。

除了家财的严重损失，宋家三姐妹因为中国政权的急速转移，加上三者在政治立场上，垫在着某些差异，所以，三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分别生活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之下。家产破落、亲族离散，这些对宋美龄是相当切身的痛楚，从她幼时赴美国念书以来，她头一回感受到骨肉离异的痛苦。



童年宋美龄



宋美龄童年时的照片



海南文昌宋氏祖居



在美国留学期间的宋庆龄(右)、宋美龄(左)、与宋子文(中)。


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美琪大饭店蒋宋举行了轰动全球的世纪婚礼


美丽与权势的结合，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礼可谓20世纪第一场也是绝无仅有的世纪婚礼

在另一个方面，她的丈夫蒋介石，由于国民党政权的崩溃，顿失权力之后，退据海岛，宋美龄在美国长期滞留，观望游疑，她到底是回台湾，和她的丈夫"共赴国难"，还是继续呆在美国，"待机候援"？如果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平凡女子，宋美龄可能已经进退失据，然而，她没有如此，可见，宋美龄还是有她自己的见地和操持。

中国大陆的有关宋美龄的著作，都喜欢引用一个对宋氏三姐妹的评语，说宋家三姐妹，一个爱钱，一个爱国，一个爱权。

这是就宋家三位姐妹个性特征，作的一个粗略的评述，因为它是一种粗略的评述，所以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偏颇之处，比如在记述和论说宋美龄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也是如此。人的性格，是多重面向的，人的问题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以三言两语



宋美龄重访母校魏斯理学院



宋美龄与艾森豪威尔夫妇交谈



宋氏三姐妹于1942年重聚

来为宋美龄这样一个涉及复杂历史恩怨的女名人，作一生的总结，基本上是不公平的而且失之草率的。

所以，笔者反对以一本书来为一个人作盖棺论定式的评价，这种全知式的历史研究方法，是一种我们势必要加以扬弃的治学方法。纯然就事论事，而且预留言论和求证的空间，是我们应有的最高原则，基于这样的认识，这本书并不准备以一种全知的观点去笼罩全局，而是希望以举出事例或是追索流言的方式，让读者从新的视野、新的史观，去检视宋美龄这个近、现代的女名人。

基于上述的一些观点和主张，笔者尝试着从几个影响宋美龄最深的面向，来解析宋美龄的性格，作为本书的一个开场白。

(一)家世背景

宋美龄于1897年,出生于上海,她的父亲宋耀如——一个早年留学美国,笃信美以美教派基督教的买办阶级——但是,和一般的买办阶级不同的是,宋耀如富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在他结识了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后,他成为这位的改革的爱国主义者最大的财务支持者。



1945年10月12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热情接待来华调解的马歇尔



1939年宋氏三姐妹与蒋介石一起露面以挫汪伪政府锐气

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特质的家庭中成长，宋美龄自幼就感受到时代的强烈震撼。

事实上，宋美龄的家庭，自始就是和中国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生着尖锐的矛盾的。

在宋美龄出生的年代，中国的反西方意识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宋家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洋化家庭、基督教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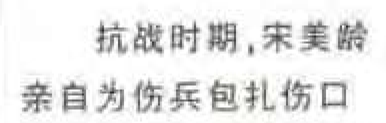
当时的中国已经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剥削的主要对象，中国人一穷二白，在不平等条约的压制下，没有翻身的日子，可是，宋家由于宋耀如的贸迁有术，财富日渐积累，并且成为上海最富盛名的资本家家庭。

尽管，宋耀如是中国少数早期的留美学生，可是，据说他的子女教育方式，还是中国传统的那套模式——一种最保守的斯巴达式的教育，理论上，这种教育方式和宋耀如受的美式教育，两者是尖锐矛盾的。

纠集了这么多的矛盾背景，宋美龄在如此的环境中成长。



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与马歇尔为封面的《新闻周刊》



抗战时期，宋美龄亲自为伤兵包扎伤口

这个时期是宋美龄一生最为辉煌的时期。





1946年，蒋经国陪同宋美龄抵长春解决中苏问题

(二)教育环境

宋美龄在美国待了十年时间，宋耀如把美龄的几个兄姐和她，送到美国，最大的理由，就是认定中国传统那一套教育制度，是无法符合宋家子女需求的。

由于宋美龄在美国受教育的时间，是她成长最重要的一段时期，而美国教会学校的教育，也在宋美龄人格成长过程中留下深刻影响，在日后的岁月当中，美式教育对她人生历程与奋斗，也起了最远大的作用，并且塑造了宋美龄独特的性格。



1948年国民党政府"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副总统李宗仁与国民政府官员合影



宋美龄生前在曼哈顿寓所接见胡志强



1973年 11 月，国民党中央评委员举行第五次会议。宋美龄以中央评议委员身份出席

1971年蒋介石夫妇在庆祝"双十节"大会上



1957年，在日月潭畔的别墅里，蒋介石带着微笑看着妻子画画



1948年国民党政府举行总统就职典礼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带领国民政府官员中山陵祭拜孙中山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结束祭拜从中山陵步出



宋美龄与蒋经国



宋美龄"扮村妇"生活照片



宋美龄风姿绰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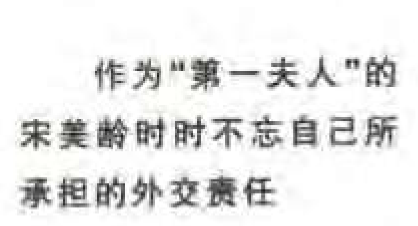
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时回母校魏斯理学院探视



宋美龄于 1995 年在美国国会山庄发表简短谈话后，抵达双橡园旧使馆，受到侨胞欢迎。左二为孔令杰之子孔德麟，右一为蒋孝勇



美国时代周刊封面(1943 年 3 月 1 日)


作为"第一夫人"的宋美龄时时不忘自己所承担的外交责任





宋美龄与家人一起包饺子



1997年3月，宋美龄百岁大寿，台湾各界纷派代表前往致贺



台湾岛内邮政部门推出纪念宋美龄个人邮票。



1964年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



罗斯福夫人与宋美龄

1943年，宋美龄在访美期间受到美国各界的热情接待，倾倒了无数美国人，也为蒋介石争取到大量美国援助。

1995年7月26日，在一招待会上美参院领袖向宋美龄致意





蒋氏夫妇的晚年

宋美龄来到台湾防痨展览会





宋美龄与被宠爱的孔二小姐(左二)



宋美龄与美国杜鲁门总统在一起



宋美龄在台湾



宋美龄发表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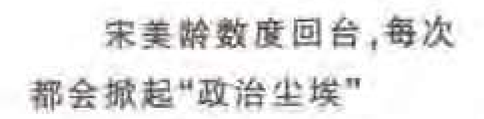


在众人眼里宋美龄代表的不仅仅是美丽，还有智慧和干练。



宋美龄60大寿时与相伴多年的丈夫蒋介石在一起





宋美龄数度回台，每次都会掀起"政治尘埃"



宋美龄和马歇尔下棋



美国侨界人士集会悼念宋美龄逝世

(三)宗教力量

宗教对宋美龄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可比拟的。

在宋美龄的婚姻上，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女士坚持，她的女婿必须是一个基督徒，基于这个承诺，蒋介石在婚后，成为一个基督徒，而在蒋介石政府里头，乃至宋美龄生活圈子里，到处是和基督教有关的一群人，基督教不仅深深制约着蒋介石和宋美龄，也深刻地影响着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并且在早期国民党政权的政治运作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资本家的家世背景，美国的教育过程，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宋美龄的整个人生态度，也为宋美龄编造了一个人事脉络，更为她的这一生，结下最深刻的人生阅历。



Beauty and Sadness

一个真实的宋美龄

目录
CONTENTS

上篇

我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



宋美龄与蒋介石在一起

第一章

纵论宋美龄

一位宋美龄随员的口述

一　宽恕精神

我对宋美龄是十分尊敬的，并不因为她是蒋介石的夫人，而是我觉得她的确有值得我们敬重的地方。

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1969年夏天，她和蒋介石的座车车队，在阳明山发生车祸的那一次意外事件。

那天我们闻讯赶到的时候，宋美龄和蒋介石已经住进台北某医院特别为"总统"设的病房时，那天下午宋美龄被送进病房的时候，一路痛得哇哇大叫，因为她的头椎骨都受伤了，那个状况她当然喊痛啊！为"总统"夫妇开座车的司机，固然是为了闪躲一辆军车，才会发生那次车祸，但，座车司机的处置还是有些不当，他显然是刹车过猛。

如果换成别人，可能早就把这位司机抓去治罪了，可是，宋美龄从来没有提过要处罚司机，也没有责怪司机什么话，而还是其他有关人员，把司机调走去开别的官邸车辆。从这一点来看，我觉得宋美龄



是充满了恕道精神的一位仁慈长者，她的基督徒精神教不下对那位惊魂甫定的司机作任何事后的处分。

对张学良多所优容，亦是宋美龄厚道的一个明证。我认为，要不是宋美龄的坚持，张学良早就没命了，因为有人要杀害他泄愤。宋美龄始终反对他们对张学良动手，并且一再要求蒋介石要保证张学良的安全，在她的坚持下，张的性命才算保住了。但是，她还是觉得对不起张学良，因为在当年西安事变结束的时候，她曾经对张说："我保证你是不会被抓去坐牢的！"结果，他却被当局软禁了大半辈子。



张学良像

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后，一直被蒋介石囚禁，张学良的生命得以保全，是与宋美龄对他秉持"宽恕"精神分不开的。

到台湾来以后，宋美龄对张学良始终很客气，经常送些好吃的东西给他吃。后来蒋介石死了，蒋经国也过世，张学良正式面对公众，可是，他始终不对蒋家有所抱怨和非议，我认为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张学良有感于宋美龄对他的恩情。

张氏到台湾之后，曾信奉耶稣基督，我觉得这也是宋美龄给张学良的影响，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宋美龄始终是秉持着宽恕的精神。



二　虔诚教徒

宋美龄是一位纯正而虔诚的基督徒，她对圣经教义熟悉的程度，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对旧约中的故事，宋美龄更是倒背如流，如数家珍。

记得在1954、1955年间，我有次刚有急事要向蒋介石报告，必须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去找蒋介石，我知道蒋介石习惯四、五点钟就起床，所以我在四点多钟就到了士林官邸，准备晋见蒋介石。我走进蒋介石书房，只见蒋介石和宋美龄正跪在一起做“晨课”，即早上的宗教祈祷仪式，我一直等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晨课”结束之后，才能够向蒋介石报告事情。从那时，我才晓得原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早上是要一起做“晨课”的，这是宋美龄早年的习惯。我那时觉得很意外，宋美龄的生活作息和蒋介石是截然不同的，她惯于过夜



基督教教堂



生活，晚上很晚才上床睡，可是，她还是坚持清晨起来和蒋介石一块儿作“晨课”，经久不辍。在她的晚年，大概是身体比较差的关系，后来才没有再和蒋介石一块做“晨课”了。

一如她在“妇联会”时，拉了一批人似的，她也拉了一些官夫人一起到士林官邸的凯歌堂做礼拜，其实，在我看来，有不少人是把到凯歌堂做礼拜，当做是政治礼拜，去那儿，完全是为了讨好宋美龄。但，她的精神却是始终如一，对人的态度始终不变。



蒋介石对基督教颇为虔诚

在宋美龄的影响下蒋介石对基督教颇为虔诚



三　无可奈何

蒋介石的现代智识，当然没有宋美龄高，她是搞历史出身的，我觉得她对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军事和外交，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就拿抗战时代来说，我认为要不是宋美龄积极和美国拉关系，蒋介石的抗战能不能坚持下去，是很有问题的，有人甚至怀疑，蒋介石如果吃不消了，国民党就有好一批人要倒向汪精卫那边去了，整个抗战局势就要改观。美国会在节骨眼上帮助中国对抗日本，孔、宋两家和宋美龄，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台湾时期，特别是关于联合国问题、闹得不可开交的时期，那时沈剑虹当“驻美大使”，在台湾时，宋美龄经常要他去官邸报到，要他拟些国外文稿什么的，大部分的情况，是沈剑虹都已经把稿子拟好了，送到宋美龄书房给她过目，结果，宋美龄一边看着他的稿子沉吟，一边拿着红蓝钢笔，在沈剑虹原本的文稿上，涂得到处都是笔迹，几乎是等于把稿子再重新写过了一遍，然后宋美龄才会露出“过



抗日战争时期图片

抗日战争时期是宋美龄一生中最辉煌的年代。蒋介石的抗战如果没有宋美龄的帮助，其结果一定是另一番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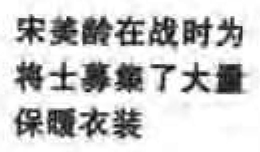


关”的神情，叫秘书去按她的稿子打字。沈剑虹则是恭敬伫立一旁，对于宋美龄修改他的文稿不敢置喙一词。她处理公事的时候，就是这样不给人留什么情面。

宋美龄修改文稿的时候，总是全副心力都投进去的样子，她的英文造诣极深，经常用一些连留学美国的人都未必看得懂的字词，有些人甚至批评，她和她的外甥孔令侃做文章，不论是中文、英文，最喜欢用些生涩的字汇，来让人觉得他们有学问。

从长年以来她做出的努力，可以说她是真正帮助蒋介石参政的




宋美龄在战时为将士募集了大量保暖衣装

“第一夫人”。很多人或许不晓得，她在台湾的“民主政治”上所做的默默贡献，当蒋介石在1950年3月，宣布“复行视事”的时候，宋美龄向蒋介石建议“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人选，她提出让留美的吴国桢出马担任的建议，结果被蒋介石接受了。

吴国桢上任之后，便提出了台湾省地方自治纲要，作为推行地方





宋美龄招待美国访问团

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重庆。宋美龄身后是吴国桢。

自治的一个蓝本根据，台湾就从那时起真正进入一个“民主时代”，老百姓才开始可以凭个人的意思，选出为他们服务的地方公职人员。我觉得，蒋家父子的脑筋里面，是没有什么民主观念的，给他们父子上“民主课”的，其实正是宋美龄。

在军事将领上，她向蒋介石建议用孙立人将军，作为当时的“陆军总司令”，蒋介石也照单全收，任命留学美国维吉尼亚军校的孙立人，当国民党当局来台之后第一任的“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在担任“总司令”以后，真是励精图治，不停以美式的练兵方式，训练新的“国民”部队。

那时，一文一武，文有吴国桢，武有孙立人，真可说是“夫人派”在台湾的全盛时期。以后的尹仲容、徐柏图等人，都是宋美龄提拔的，也是“夫人派”的大将，可是却一个接一个倒了下来。那段时间，宋美龄虽然没有同我们讲这些事情，但我可以体会出她的内心痛苦和煎熬。我想只能用“无可奈何”四个字来形容。

早期在宋美龄的全心经营下，蒋介石用人方面是很尊重她的，所



孙立人与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视察胡康河谷前线



以，国民党当局刚来台湾的时候，50年代，重要的职务很多是留美派的大将，内政方面，宋美龄竭智尽虑，“外交”方面，也是仰赖她的全力折冲。就以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来说，从1952、1953年，苏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时，宋美龄就透过在美国的友人，组织了“游说团”，一方面竭力争取台湾在联合国的权益，一方面为“台湾政府”和美国之间“邦谊”的巩固做努力。

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一部分“中华民国”战前到台湾的“外交”史，就是宋美龄为国民党统治的台湾做的奋斗史。

据我私下的观察，在“台湾政府”的联合国代表权事宜出现问题



孙立人像

这是孙立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照片，孙立人也一直是宋美龄的心腹。





尼克松访台

1953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到访台湾。

时期，权力核心也呈现了一种两极化的意见对立。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1971 年 8 月 2 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美国宣布："美国将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在此同时，美国反对把'中华民国'排挤出联合国"，这个宣言发表之后，不得了了，台北士林官邸吵翻天了，上下为此事发生了很大的争执，国民党一些有资望的元老，多半是对美国这样"忘恩负义"的举措，感到忍无可忍，大家吵着要退出联合国，并且说三国时代就是"汉贼不两立"，我们是"正统"，"中共"是



孙立人在前线视察敌情



"叛乱组织"，如果我们和共产党同在联合国并立，就是没有原则、自失立场。

(笔者按：1971 年的 7 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在尼克松总统的派遣下，到中国北京，和周恩来为主的中国谈判代表进行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初步谈判。在北京和华盛顿的此一初步接触中，基辛格提出了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条件底限。基辛格对中国做出的让步是，美国在联合国问题上将同意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大会多数表决的情况下，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但是，若是要排除台湾，必须以 2/3 的表决票数下，才能通过此案。提出的这个提议，得到中国谈判代表周恩来的认可，这也成为两个月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宣布的声明基本原则。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内部，为此群情哗然，咸认为美国恶意"遗弃"台湾，违反了传统的合作关系和"中美友谊"。)

但是，在官邸内部，也冒出一股亲美实务派的呼声。我觉得这股力量的代表，就是当时往返美国和台湾之间最勤快的孔家大少爷孔令侃。外界一直对他有此误解，事实上，我觉得他对联合国事件所持立场，是当时所有台湾当权人物当中，最冷静客观的一个。我印象十分清楚，有一次，他和我谈天谈到联合国的事情，他就很无奈地对我讲，他觉得什么"汉贼不两立"，完全是错误的政策！今天的国际社会怎么能够拿来和中国古代的三国时代相提并论，简直就是失去理智了！他认为台湾应该听从美国当时的意见，就是要留在联合国，即使让大陆夺去常任理事国的席次又怎么样，我们只要占住一个 MEM-





1952年蒋介石与宋美龄招待美军顾问的茶话会

BER的席次就行了，共产党是拿我们没办法的，他是会员国，我们也是会员国啊！

我觉得，孔令侃的意思，应该是和宋美龄相去不远的。因为孔令侃当时就是宋美龄放在美国的一个耳目，他们甥姨之间的情感很好。我认为当时宋美龄为了联合国问题也是伤透了脑筋，毕竟，联合国问题攸关她"外交"工作一向引以为傲的执著，我认为基于这样的执著，她是不会轻言从联合国这个战场上撤退下来的，毕竟她从50年代开始，就在确保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她怎么会让20年的努力尽为东流?她怎么会甘心?

然而，国民党内保守力量实在太大了。就在罗杰斯讲话没多久，国民党开了一次临时中常会，我也在场，那天，我记得现场一片沸腾之声，像谷正纲、胡建中，大声疾呼、义正词严，反对和共产党同在联合国，汉贼不两立。他们讲完之后，台下一阵乱哄哄，一片附和之声，大部分"中常委"都这么主张：天无二日，人无二主，"有骨气"的国民党人就要退出联合国，所谓"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云





云。

原先，蒋介石对联合国的问题，尚未做出最后决定，但听许多"中常委"这么一说，似乎更增强了自己对美国和联合国的不满。他的儿子蒋经国也认为在联合国已经是多留无益。就在那次的临时"中



宋美龄在开会

1973年11月，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举行第五次会议，宋美龄以中央评委员身份出席。

常会"中，作了退出联合国的决议，并且结论要大家"庄敬自强、处变不惊"。我认为，台湾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也就只能这样不了了之了。我可以了解到宋美龄那时心中的痛楚。蒋介石心情也不好，没多久他的身体就出现了问题，心脏病便发作了。大家由此知道，联合国案对宋美龄和蒋介石的打击有多大！宋美龄真正无可奈何啊！

从整体上讲，宋美龄是一个很规矩的人，绝非是一个阴险富于心机的人，可是，她还是有些主观上的缺点。譬如，她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便十分有限，她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人。虽然她不见得有美国公民身份，但是，她每天看的报纸不是台湾的报纸，而是 NEW YORK TIMES 这类的美国报纸，很少看台湾报纸，她对世界局势的了解，远



比对台湾的了解多，以前对中国内部的问题和状况，也并非挺了解的。

她的另外一个缺点，就是没有什么财务的概念，也不重视金钱，她生活在士林官邸那样的深宫大院时，她根本不晓得台北圆山大饭店是不是赚钱，收入好不好，她也不清楚。她经常说圆山虽然是用公家的钱，但是钱是用在公家身上，她又没拿走一毛钱，为什么外头还有那么多的闲话，这些同她解释都是解释不清的。



圣经

宋美龄还有一句名言：上帝让我活着，我不敢轻易去死；上帝让去死，我绝不苟且地活着。《圣经》在宋美龄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　恩仇录

蒋介石过世，以及蒋经国过世的时候，台湾岛内传出宋美龄要当主席的谣言，我觉得这完全是不正确的，是一种中伤！她经常引用《圣经》上的话说："我要打的仗已经打过，要走的路已经走过！"



蒋经国像



民国时期出版的《圣经》书影



蒋经国在名义上，是她的儿子，但是，官邸上下的人都清楚，他们之间是面和心不和。表面上，蒋经国喊宋美龄阿娘（上海话母亲的意思），宋美龄喊蒋经国叫“经国”；见面时，宋美龄对蒋经国很亲热，经国似乎对宋美龄也很忠心，可是，实际上，彼此之间却有很深



蒋氏夫妇与经国一家出游

的心结。试想，在蒋介石在世的时候，蒋经国就已经把“夫人派”的人马打压的差不多了，整肃的整肃、放逐的放逐、冷冻的冷冻，哪有什么自己的班底存在。到了蒋介石撒手西归，她孤零零一个人，领导中心转移到蒋经国那边，士林官邸已经不是发号施令的地方，她更是没有施展的空间了，她也不可能自己去领导，她已经没有这样的能力和机会。

提起蒋经国，我想起从前在老家听到蒋家亲族向我们讲述过的一段往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供作我们对蒋经国性格的进一步了解。那是北伐以前的事，蒋介石有一阵子，把二公子蒋纬国寄养在二夫人姚冶诚苏州的家里。某日，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由浙江奉化老





蒋经国夫妇返回中国生活前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留影

家去苏州看姚冶诚和胞弟蒋纬国，蒋纬国比蒋经国小6岁，那年，纬国好像还不到10岁，那个年龄正是特别好吃零嘴的时候。

姚夫人的家里厅堂上，有张大桌子，上头摆了一盘鲜美的桃子。蒋经国刚来姚家住上没二天，看到桌上放了一盘颜色鲜红的桃子，伸手就拿了一只桃子，正要动嘴吃，蒋纬国见到了，不由分说，伸出手来就把已经到了蒋经国嘴边的桃子夺了过去。蒋经国大叫："你为什么不让我吃！我是你阿哥！"蒋纬国一点不放过蒋经国，回嘴说："阿哥又怎么样，这是我姆妈的家，又不是你姆妈的家。姆妈家的桃子，你为什么吃？"蒋经国这下子，也不甘示弱，一伸手又从盘子里夺了一个大桃子，又要往嘴巴里送。蒋纬国这下被激怒了，索性甩手过招，当场就把蒋经国手上那只大桃子砸到地上，再一个箭步上前把那只鲜红的桃子用脚踩得稀巴烂。蒋经国气极了，头也不回地跑出房子。隔了好几天，两弟兄互相呕气不讲话。

类似夺桃事件等等不愉快的小事，自幼就给蒋经国两弟兄之间的情感，投下沉沉的阴影。蒋经国对蒋纬国这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昔日





的"夺桃之辱"，始终铭记在心，甚至到了他们都已耄耋之年，彼此内心深处还是有道明显的鸿沟，各不相让，即使宋美龄有意在他们之间作调和的工作，还是很难完全抚平内心心结的，更何况，经国同宋美龄间并不是像他们表面那样的和睦融洽，毕竟不是亲生母子关系。

戴季陶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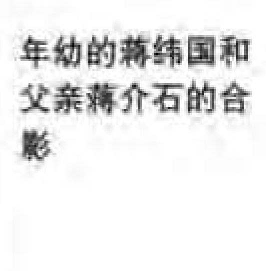
但，我可以确信的一点，蒋纬国绝对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应该是没错的。当年蒋介石去日本学军事，和戴季陶住在一起，共同请了一个小姐帮忙料理些生活上的杂务，后来，那位日本女子和蒋介石、戴季陶情感都不错，纬国将军的身世，固然没有像那本《陈洁如回忆录》描写的那样情节活灵活现，但是，纬国将军的确是蒋介石亲生的。可惜的是，由于蒋纬国的性格比较直爽，也不善讲好听的话，和他的哥为人性情大不相同，而蒋介石偏偏喜欢人家说好听的话，这和蒋介石对纬国冷淡疏离有很大的关系，再加上中国人向来有所谓嫡子血亲的观念，看重自己的嫡长子，蒋经国是蒋公的嫡长子，而纬国将军却是庶出的儿子，在出身上本来就吃亏些，这是没办法的，中国人传统上便是重男轻女、重嫡轻庶，谁教蒋纬国不是大太太生的呢!



蒋纬国和蒋介石合影



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蒋经国本身当然很高兴，没有兄弟和他抢夺自己世袭父亲的权位。然而，蒋经国是一个疑心病很重的人，尽管蒋介石不喜欢纬国将军，但，蒋经国还是极力阻碍纬国任何“出头”的机会。



年幼的蒋纬国和父亲蒋介石的合影

纬国将军不久之前，在杂志上说过，他的夫人石静宜女士，在去世之前曾经表示自己吃安眠药不是为了自杀，但是，蒋纬国对石静宜的死因亦是十分存疑，觉得不可思议，可是，他还是认为石静宜不是自杀身亡，而是他说的“心脏病”。

这个说法我也觉得很纳闷，但当年我们在官邸听到的，则是另外一套讲法，有人传出的讯息，是说50年代初，石静宜刚来台湾，因为她父亲是从事纺织工业的企业大亨，商业世家，所以，她本身也在那时做些生意。毕竟，她的身份特殊，那时台湾虽然还很单纯，可是官邸那种地方还是满复杂的，就有人传说石静宜做生意如何如何。这话传到后来，连蒋经国都听说了，就把这个谣言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听了之后是火冒三丈，气得不得了。他也没查证，也不知道到底真象如何，冲口就骂道：“她去死好了！”

在威权时代，这是多重的一句话啊！在古代，民间有句老话说：“阎王要人三更死，那容你活到五更天！”古代的皇帝要赐臣子死，臣



子亦不敢不死哪！一个人死总比满门抄斩要来得好些吧！

石静宜的时代，固然还不会像古代封建帝王时代那样严重，但，外界对她的冤枉，对她来讲，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在此之前，石静宜本来已经怀了身孕，医生告诉她，预产期是在阴历九月间，石静宜掐指一算，那不正和她公公生日很接近吗！（蒋介石的生日，阴历是9月19日，阳历是10月31日，基本上蒋介石两个生日他都过）她私下盘算，希望能“忍耐”到蒋介石生日那天再生产，这样也可以让蒋介石高兴一下子，双喜临门嘛！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石静宜也不知道是动了胎气，还是身体有问题，到了生产那天，孩子是生下来了，可是，生产的时候，医生就发现生下的是一个气绝多时的死胎儿。欢喜了十个多月，没想到是空欢喜一场，身体和情绪坏到了极点。



蒋经国、蒋方良夫妇携子蒋孝勇与蒋纬国、石静宜合影于桃园空军基地

任何人都可想而知，遇到这种事情，一个女人当然承受不了，加上有人传说她做生意的事情，连蒋介石都知道了，双重打击之下，石



静宜就这样香消玉殒。我们听说的，是说她吃了毒性很强的药，吃了之后，整个人像是疯狂一样，跳得老高老高的，几个大男人都拖不住她，大喊大叫，可见她内心受到了多大的刺激。孩子死了，清白还受到怀疑，谁能受得了这沉重打击！



50年代，蒋氏家族的生活照

图为宋美龄为小孙子孝勇修剪头发

为了石静宜，宋美龄也曾经在蒋介石面前讲过好话。宋美龄对石静宜是很疼惜的，但是，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石静宜是在身心沉痛的情况下离开人世的，宋美龄即使想帮忙，岂又奈何得了命运?儿孙的事，实在让宋美龄烦心不已，可是，她实在也没什么办法，有时也只有无奈地摇头的份。

记得是六十几年的时候，据说，有回蒋经国的老大蒋孝文，在台北统一饭店喝了酒以后发酒疯，在饭店大吵大闹，起先是摔了一个酒杯，当时有位管理人员不晓得孝文是何许人也，就过去制止他，孝文喝过头了，不但不理会饭店工作人员的制止，反而开始砸玻璃、掀桌



子，把所有在场的客人都吓跑了不说，把人家店里所有可以摔的东西都摔烂、砸坏，然后在侍卫人员的劝解下，离开现场。

后来，餐厅的负责人气得不得了，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蒋经国，告诉蒋经国孝文把他的店全砸了。老板老实不客气地告诉蒋经国："我可以向您报告，我是一个华侨，向来热爱祖国，就是这样我变卖了侨居地的产业回来投资开店的，如果您不能保证我们店里营业的安全，大少爷继续这样三天两头来这里白吃白喝，还要打人、砸店，我必须向您报告！我受不了了，如果您不能赔偿我的损失，那么我明天就对外宣布，饭店停止营业，我回侨居地了。"

连夜，蒋家就派人去清算孝文到底砸坏了多少东西，蒋经国原价赔偿无误，这才平息了一场几乎要演成"国际"纠纷的风波。宋美龄听到类似的传闻，越听越多，总是无奈地摇摇头，有时更口中喃喃念道："唉！蒋家的男人！……"这种事，蒋经国当爸爸的都管不了，







何况是宋美龄呢!

蒋经国过世前两年1986年的10月份，为了蒋介石百年诞辰，她不得不回台湾，她明明知道台湾已经不是从前的台湾了，可是，如果她不回来，又会有什么样的谣言传出来呢? (据说，宋美龄那次的回台，其实也是蒋经国不断敦促下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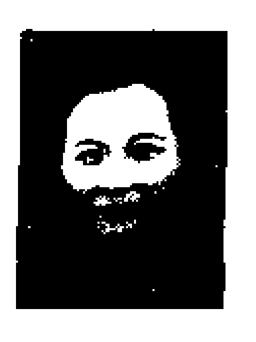
可是，假设她那次回来之后就走的话，便不会有什么事发生了。但，妇女会的一些老伙伴要她留下来。她便留了下来，后来，蒋经国遽逝，李登辉上来了，外面的谣言满天飞，她再不走就晚了，才离开了台湾。

我觉得她最后一次在台湾，有两个明显的错误，笔者采访来的消息说，有次李登辉去士林官邸看望她，结果有人要宋美龄慢慢下楼，让李登辉在下面多等等。不管这是不是事实，我觉得一个政要来看她，这是表示人家的一种尊重，我们不但要亲自迎接，还要找机会去回礼，拜访李登辉才对，要知道人家是“总统”哪，环境也变了呀!

这是她的周围的人不识大体，坏了宋美龄在外头的名声，与宋美龄本身无关!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士林官邸产权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行政院”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任由问题的发生，而对宋美龄根本不施予援手。

当初，民进党的“监察委员”和一些“民意代表”要进士林官邸，去调查官邸的产权等问题，还带了些人去抗议什么的。在此之前，也在争吵宋美龄有没有资格住官邸的事情，那时，“行政院”根本就不出面抵挡这些声浪。按照现行法令的规定，宋美龄是“老总统”的遗孀，她为什么没有资格住士林官邸呢?可是，“行政院”并没有对这些人做出强势的说明。宋美龄会在1990年离开台湾，就是她不期望自己身处在暴风核心当中，那时的政治谣言又多，她除了搬



了几十箱私人东西离开台湾，你说她有什么别的选择?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宋美龄不走的话，国民党内有些人有什么问题就去找宋美龄，要她表示意见或是请教她，你说她该怎么办?是不是该充耳不闻呢?还是要表示自己的看法?若是她表示了意见，而当权的人又不听她的，这时又该如何是好，这些都是她的难处，也是她只有选择离开仕途的根本原因，你要知道啊！现在已经不是蒋家的天下了，权力已经移走了!

我很清楚宋美龄的心理，她也曾说过，台湾是她自己的国家的地方，待在自己的国土上总比待在外国要好。但她为什么要客居美国，尽管她在许多地方简直就是全然的美国人，我认为，在她的内心深处，是绝对不甘愿客居异地的。

五　纽约的夕阳

曼哈顿宋寓

在90年代后，宋美龄以这栋位于曼哈顿84街靠近东河的葛莱西广场10号9楼公寓为家。

我去过宋美龄美国的寓所几次，美国寓所给我的印象是非常简朴陈旧，门口有美国政府给她派的便衣警卫，但是，家里的排场已经不是从前的排场，屋内的家俱都是一些旧的东西，吃东西也只吃那么一点点，生活上真的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目前，宋美龄和外甥女孔大小姐(孔令仪)在一块儿做伴，孔大小姐现在等于是宅邸当家，负责一些重要事



务的决定和管理，毕竟夫人年纪大了，有些事情已经不好让她烦心。

另外有一位宋武官（宋亨霖），负责安排一些杂务，譬如说安排会客、进出看看医生之类的事情。



蒋纬国和邱爱伦结婚时向蒋介石敬茶

除了孔家一家人，蒋家的亲戚只有孝勇一家，再就是长年住在纽约的蒋纬国将军的太太邱爱伦，偶尔会去看望一下夫人。1994年8月份，蒋介石的侄女蒋华秀去世了，宋美龄又少了一位经常会去看望她的亲戚。

宋家的几个姐妹，彼此间的关系，绝对不像一般的姐妹那样平淡，她们之间的关系是很紧密的，宛如一个生命共同体，长久以来，宋美龄只有和姐妹之间来往。当然所谓的姐妹，主要是指宋美龄和大



宋代三姐妹合影

这也许是人们援引最多的一幅宋氏三姐妹的照片。三人一样的美丽，一样的清纯。当年的三姐妹谁又能想像到自己的一生与中国的历史结下如此深的关系呢？她们对中国的历史又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呢？



宋美龄牟追悼会

图为宋美龄弟弟宋子安的二儿子宋仲虎在追悼会上发言，悼念姑妈。



姐宋霭龄之间而言，其他人和夫人的关系再怎么好，都无法超过她和姐姐的关系。像宋霭龄、宋大姐的先生孔祥熙、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宋霭龄的大儿子孔令侃，都是归葬在一起（根据台湾《新闻周刊》1992年9月份287期的报导，孔祥熙、宋霭龄夫妻和儿子孔令侃等人，都是归葬在纽约市郊的哈斯黛尔 HARTSDALE 的风可利夫

孔宅宋美龄卧室——人去楼空





FERNCLIFF大墓园里)。据我的了解，将来宋美龄若是百年以后，也有打算安葬在这儿。

我觉得纽约的阳光——即使是夕阳，它也是温暖的。曾由宋美龄一手惨淡经营起来的“国军遗族学校”毕业的学生，如今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但他们从未忘记宋美龄，当学校校庆或是蒋介石冥诞、宋美龄生日的时候，这些人老心不老、充满热忱的耄耋学生，都会齐



蒋介石夫妇与李宗仁夫妇交谈

到宋美龄纽约的宅邸，他们称呼宋美龄“妈妈”，那种场合里，才可以体会到宋美龄慈晖放射的力量，尽管她没有亲生子女，可是，这些遗族学校的学生，正是她奋斗一生最可贵的收获。

宋美龄正是在风烛残年的时候，朋友没有遗忘她，“我要打的仗已经打过，该走的路已经走过。”在落日余晖中，宋美龄并非很寂寞！





第二章

我所服务的宋美龄

一 深夜官邸之行

随从C小姐的回忆

头一次见到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是在一个晚上，那是60年代，已经是晚上将近9点的光景，我那时，还是台北某医院的一个不过20岁出头的年轻女护士。

那个夜晚，是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夜晚。我记得，在士林官邸大门口迎接我的是官邸的一位医官，他很和蔼地把我迎进官邸大门，准备陪我走进宋美龄住在二楼的卧房。

“夫人感染了肺炎，不严重，但是需要休息，我希望你照顾她几天，让她尽快康复！”

我惟惟答是，眼睛余光瞥了一眼医官，我可以发现他的脸色有些焦虑的神情，但是，立刻又恢复了平静和笑意，并且很客气地为我开门引路。

进官邸的那一刹那，我真有些莫名的惶恐，或许是自小所受教育



的关系，对蒋介石一直有一种像是皇帝般的敬畏感觉，谁会料到我竟有朝一日走进台湾这个“第一家庭”的深宅大院，而且被上级指定为照顾宋美龄病体的专业护士。

敬畏心让我根本忘了去留意官邸楼下的摆设，我只觉得夜晚的官邸异常宁静，甚至静得连人们走路时都可以听见全身筋脉的摩擦声。



蒋介石、宋美龄飞抵台北

直觉上，官邸除了宁静，光线也格外幽暗，我们走到楼梯口，正要上楼的时候，楼上突然响起了狗吠声，而且从叫声的洪亮，可以知道是两只狼狗同时发出的声响。这时，我不自觉起了一阵寒战，自幼，我就十分畏惧狗。医官这时对我和蔼地笑笑：“放心，小姐，这两条狗是不会乱咬人的!”

我有些神经质地跟着医官和几个侍卫人员走上二楼，我终于看见那两条吠叫时声若洪钟的狼狗，一条在蒋介石的卧室，另一条显然是牡狗就在宋美龄卧室。我的肌肉神经不自觉紧绷起来，我怕认生的狼狗因我的走近，愈发狂吠而吵醒了熟睡中的蒋介石夫妇，我更怕它们会凶性大发，突然朝我扑来，我只好尽量蹑手蹑足跟着医官走进宋美龄的卧房，并且尽量避免和那条蹲在宋美龄卧室壁灯边的狗儿的目光相对。宋美龄的卧室不大，大概只有十几坪大的样子，在幽暗的五烛



光小灯的照明之下，我看见宋美龄蜷曲着身体，躺在床上休息，尽管那时狗吠声不断，可是躺在床上的宋美龄，却很安详地在卧榻上假寐。

"夫人刚吃过药，今夜就要多辛苦你了!"说完宋美龄的病情，医官开始为我解说哪边有开水可以喝，哪边有洗手间，哪边晚上准备了点心可以果腹充饥，然后再交代了一些医务上的事情。过了一会儿，官邸管事的蔡妈——一位外表有些福态、个子小小、操上海口音、约莫60岁的老太太走了过来，她对我客气地笑了笑："你吃过饭了吧?如果肚子饿的话，厨房还预备了点心，不要客气，自己去拿。我要交待你的是，我们夫人平时睡觉的时候，是要我们为她抓抓的，你不要忘了，只要她还没睡着，就要为她抓抓!"

我起先不懂什么"抓抓"，我追问之下，才晓得所谓的"抓抓"，其实就是一般人说的按摩、"马杀鸡"也!我真有些不敢相信，老一辈的人也喜欢按摩，而且我总觉得，要是有人在我身上这里抓抓、那里按按，我一定会全身不自在，所以实在想不出按摩的乐趣何在?

宋美龄的床边，一灯如豆。我就坐在床边为侍卫副官和护士特别准备的没有靠背的小板凳上，陪伴宋美龄渡过漫漫长夜。然而，这一夜的经验，却是让我终身难忘。蔡妈交待我在宋美龄"醒着"的时候，就要为宋美龄按摩，可是，说也奇怪，宋美龄似乎始终是"醒着"的。我从来没帮人按摩的经验，所以，大概只按了半个多钟点双手就开始发酸，于是，我便本能地停下来体息片刻。但是，宋美龄似乎根本没睡着，她在发现后而替她按摩的那双陌生的手，停止了按摩的动作时，她便开始翻来覆去、辗转反侧，让我觉得她对我猛然停止按摩似乎很不耐烦。她在翻了两个身之后，把背部挨近我的方向，我当然知道她的意思，马上开始继续按摩。那个夜晚，我为宋美龄按摩的整个过程，那只忠实的牡狼狗的目光始终没有从我的身上离开，那



种眼光似乎要把我看穿似的。

大狼狗加上整夜要按摩的宋美龄，使我在士林官邸的第一个晚上，连上厕所都不敢去，也不敢起身倒水喝，更别说去吃官邸为我们准备的什么点心了，因为，我只要一站起身子，那条狼狗就作势要扑过来，迫使我根本不敢轻举妄动。主要的原因倒不是怕狗真的扑过来，而是怕狗吠声引来楼下和卧房旁边侍卫人员的紧张误会，更怕狗叫惊扰了蒋介石夫妇。

二　宋美龄卧房的第一印象

宋美龄的肺炎好得很快，在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在她的房间见



宋美龄作画

1957年，在日月潭畔的别墅里，蒋介石带着微笑看妻子画画。



到她，并且更清楚地打量她起居的卧房和书房。

我去宋美龄房间的目的，是帮助医生，为她作一次简单的检查。那天她显得很有精神，大概也和平常一样，是11点左右起床的。

宋美龄穿着家常的旗袍，很悠然地斜坐在卧榻上，脸上展露出一种和蔼的容颜，用上海话和我客套着。对她的话语，我有些不自在，因为我刚开始完全不懂上海话，起初，我总是必须不断请她把适才讲的话，再用国语重讲一遍，才勉强听得懂她话的意思，开始的那几天里，和宋美龄的沟通上确实是有些困难的。



宋美龄画作（绢本）

春从笔底来。

和宋美龄谈话的空档里，我留心观察着宋美龄房间的格局与摆设：她的床铺上铺着杭州纺绸的床单，被子的纺绸被面明显是用手工缝制的，宋美龄交待下面的人，每天要为她更换一次被面，久而久之，这也成了官邸习惯的一部分。

穿过一道帘子，就是宋美龄的书房。

她的书房有两幅画，深深地吸引着我，一幅是国画，一幅是



西画，国画画的是全副戎装的“香妃”图；西画是“少女读书”图，后来我几经玩味，才想出其中的道理。

我觉得，宋美龄挂的这两幅画是寓意良深的，“少女读书”图象征着她的好学，“香妃”其实是清朝的画作，描写一位西域女武人，宋美龄挂这两幅画，充分反映了她的自我期许，宋美龄真切地希望自己是一个允文允武、德业兼修，有时代使命感的妇女。

宋美龄的房间有个长条形的西式壁炉，冬天特别是圣诞节前后，都要把壁炉烧得暖烘烘。

书房有几张很雅致的法式桌椅，其实，官邸绝大多数的桌椅，都是法式的，还有不少中式古董家具，宋美龄那张办公桌也是古董。



宋美龄与蒋介石在一起的家居生活

宋美龄躺在卧榻上的时候，专门照料她私生活的是姓郭的女副官，早已在卧房清洗工作了好一阵子。她在宋美龄真正苏醒之后，就走到宋美龄跟前，在宋美龄



身上披了一层薄薄的被单，然后为宋美龄作全身按摩。我在一旁好奇地静静观看宋美龄，她安详地斜倚在卧榻，好像天塌下来都不在乎的模样。

郭副官是一位很能吃苦的女人，她的丈夫是以前蒋介石夫妇在大陆时代的轿夫，丈夫过世以后，她自己就被宋美龄安排到官邸作服侍她的工作。郭副官来宋美龄身边的时候，宋美龄原先的老佣人蔡妈，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郭副官刚好可以填补蔡妈的空档。

宋美龄给我的第一印象，很有官太太的那种威严，她的旁边永远跟着一大群副官和随从人员，只要她说了一句什么话，随从人员没有不连声说是的。宋美龄永远是那么和善亲切，对下面人很少见到她大发雷霆。和她初见面的人，会觉得她威严不容侵犯、深不可测，可是日子久了，大家的感觉都有改变，她其实是非常平易近人的。

我在士林官邸只待了几天功夫，宋美龄的肺病，就在医生的悉心照料下痊愈，我为时不过一个礼拜的临时任务暂告结束，再度回到原服务单位待命。

三　车祸受伤

大家都不曾料到，几年后，也就是1969年的夏天，蒋介石夫妇在阳明山上，发生了一次车祸意外，宋美龄受到严重的伤害。

我依稀记得，当天下午大概四五点光景，医院突然接到指令，要所有医护人员立刻准备病床和相关的外科医疗设备，“总统”家里有人发生了车祸。我们那时不晓得是谁受伤了，我们也都养成了工作上的习惯，从来不问是谁要来住院，更不会追问进一步的内情，只是专



心做我们份内的专业工作。我觉得只要把这些份内的事做好，我就是尽了职份。

那天的晚餐后一会儿功夫，“总统”侍卫人员已经布满病房，气氛显得空前凝肃，过几分钟之后，蒋介石夫妇在随从人员扶持下来到病房，我们老远就听见宋美龄号叫喊痛的声音，等她走近才发现她的确伤势不轻。



蒋介石夫妇在台的最后寓所——士林官邸

图为故居内的起居室

宋美龄大概是长期生活在优越的环境中，她对疼痛的忍受度，似乎远较常人弱，那天从她走进病房，就一直叫痛，事实上，她的伤势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南京路上五色旗迎风招展



和蒋介石比起来，确实比较严重些。

据说车祸发生的瞬间，宋美龄正在假寐休息，而“总统”始终是清醒着正在观看窗外的风景，所以当“总统”座车为了闪避一辆军用吉普车，紧急煞车不及，撞及前面“总统”开道车的那一刹那，宋美龄的身体重重地往前冲撞。而“总统”座车为了求其宽敞舒适，本来是七人座的卡迪拉克大轿车，后座和司机的位子间，特意把空位拉得很大，让蒋介石夫妇可以伸腿自如，可是，没想到发生车祸时，这个宽敞的空间，反而造成更大的冲击力，宋美龄在无意识状态下，一家伙就撞上司机后面隔离的塑胶玻璃，连手都还来不及撑住，整个人就掼在那隔离玻璃上，造成头部脊椎的严重挫伤，左腿也严重撞伤，所幸没有骨折现象；而蒋介石虽然在车祸发生的那一刹那，作了本能的紧急反应，但毕竟是上了年纪的，反应不是太灵敏，在撞车的那一瞬间，身体猛然向前撞，整张脸贴撞在那面隔离玻璃上，鼻子当场受了外伤，血流不止，套在口中的假牙，也整个冲口而出，掉落车上。

随从人员说，宋美龄就是这样一路叫疼到她被火速送到医院，宋美龄被扶上病床之后，还是一直喊疼不已，所有的医护人员除了一旁安慰她，没有一个敢走近她身旁去碰她，因为，那天哪怕是护士轻轻碰了她一下身体，她都会喊叫半天。

宋美龄“唉哟”地喊了一整个晚上，整个晚上她似乎都没有睡好，也把值班的我们折腾了一夜。

宋美龄的伤势陆续住了好一阵子医院，才出院回官邸。可是，她自从车祸之后，便留下一些后遗症，例如走路的时候，右脚会突然觉得没有力气，而无力失足，所以，自从出院以后，身旁一定要有一位护士做陪随时扶持她。在整个病房里面，那时，只有我有服侍宋美龄的经验，所以，上面就要我直接去士林官邸，向宋美龄报到。

我接到这个任务，心头又是七上八下，不知道该是高兴还是难



过，但是，宋美龄和官邸的命令，在那个年代是无上权威的，我们这种军人家庭出身的子女，自小受了绝对服从的环境感染，除了服从之外，根本没有想过别的，终于，我成为宋美龄的专职护士，这个职务的工作内容，有些事情，恐怕一般人是难以想像的。

四　二进宫与“手榴弹”

车祸受伤痊愈之后，宋美龄又回到士林官邸，我在她回到官邸第一天，就跟着到官邸报到，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待就会在官邸待下来。



一再逃亡海外的汪精卫

二度进入官邸工作，我的心绪是极端复杂的，一方面，我觉得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誉，然而，另方面我也将之看做是一个沉重的责任；可是，我的亲友和家人都已经在人前人后为我感到忧心，他们经常认为，我已经到了应该谈及婚嫁的时候，可是，繁忙的医院工作却让我根本没有机会去好好交异性朋友，亲友深恐这样下去会影响我的终身大事。可是，两相权衡之下，我还是要以公务为重的，即使我明知到了士林官邸，可能要谈这件事情的机率就更低了。我心中暗想，万事仍



然要随缘，回到士林官邸，这些事情在服务宋美龄的任务压盖之下，更是被我置诸脑后了。

因为宋美龄病情需要，我的班全部是夜班，会晤班的时间从晚上七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白天班的人就是宋美龄原先的副官郭女士，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人和我们一起轮班。经年累月地轮值夜班，那种苦处是无人能够体会的。但是，真正的苦，还不是熬夜本身，而是值班时做的按摩工作。



在昔日求学时代受的训练，我们是从来没有教过什么按摩课程的，在进入官邸之前，我也不懂得按摩要怎么做，也不知道按摩为什么目的?有什么效果?这些我全不懂得。

二度进入官邸的第一个晚上值班，宋美龄便告诉我："小姐啊！你替我身上抓抓好不好?我的腿还是有些酸痛，你替我抓一下。"这等于是宋美龄的命令，我当然就得去执行。



最先，我是在她受伤的左腿上，轻轻地按摩，后来她觉得很舒服，就叫我为她按摩背部，我就从她背的第一寸开始按摩，按摩到最后一寸肌肤，可是奇怪的是，她自叫我为她按摩之后，就没示意我停止按摩，虽然是大热天，士林的夜晚理应是很凉爽的，我却因为从来没帮人家按摩过，所以弄得浑身是汗，而且已经按摩到双手手臂发麻，宋美龄都还没有要我停下来的意思。更惨的是，我们最初值班坐的椅子，都是军中那种军人读训时用的那种板凳，没有靠背可以休息，军人的读训时间了不起二三个钟头，而我们值班的时间却长达12个小时，一夜下来不但双手酸麻，而且腰酸背疼，再好的体力都会受不了。

这样苦撑了一段时间，慢慢也对按摩工作习惯了，可是，平时就以脑筋动得奇快而闻名官邸的孔二小姐孔令伟 (注：孔二小姐本名孔令俊，因宋美龄叫她令伟，她周围的人也就视其名为孔令伟)，有天却拿来了一件“宝贝”给宋美龄和我看。一身男装打扮的她从一个包里取出一个暗色的东西，她很兴奋地说：“这是一种新的按摩器，夫人您看，只要把它套在护士小姐的手背上，再接上电，它就会产生震动，再从护士小姐的手心，把震波传到被按摩的人的身上，比单单用手按摩舒服多了，您要不要试试?”说完，孔二 (官邸人员私下叫她孔二，公开称呼她总经理) 要我伸出手来，然后把那只酷似手榴弹的按摩器 (后来我们便管那只丑陋的按摩器叫“手榴弹”) 套在我的手背。“手榴弹”看起来不大，可一套上手之后，我才发现它实在沉甸不堪，“手榴弹”有橡皮弹簧带子可以套在手上，它套在我们女人的手上，真正奇丑无比。

孔二根本不管它重不重，她为按摩器接上电，我感觉手上一阵激烈的震动传遍到我全身，好像周身刹时间通上电流似的，十分难受。孔二要我把手放在宋美龄的腿上，稍微用点力按压，宋美龄似乎发现





这种感觉不错，连连点头说好。就这样，“手榴弹”成了我们为宋美龄按摩时的必备行当。而戴上了“手榴弹”的按摩工作，也愈来愈加沉重艰辛，在一个人身体体力正常状态之下，我还可以承受，但人是吃五谷杂粮的，没有人敢说他不会生病，一旦我的身体感到有些不适，对这种沉重的按摩工作，就益发感到吃不消。在我身体极端难过的时候，我内心的火气就上来了，这种存在心中很久的郁结，终于在一次“总统”阖家的日月潭避暑之旅中，一并爆发出来。

五 “怄气”事件

那是那年夏天，在日月潭涵碧楼发生的事情。



日月潭风景

日月潭的山无疑是清绝绝美的，这里也就成了蒋氏夫妇最喜欢去的地方。

蒋介石习惯在夏天去各处山区名胜古迹避暑，日月潭是他们夫妻俩最喜欢去的地方。早些年，我们比较常去桃园的角板山行馆避暑，可是那儿的湿气太重，蒋介石夫妇不喜欢，而且角板山的空间狭窄，





1964年的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

若是一家都去的话，所有的官邸内的侍卫人员，加上官邸内务科的人员，简直就把小小的角板山，挤得密不透风，就安全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后来蒋介石多是选择日月潭作为避暑的地点。

那次，大概就是因为出游的时候，蒋介石夫妇都感染了风寒，有些感冒，身体都不舒服，当天晚上7点半左右，我到涵碧楼二楼和日班的同仁换班，白天班同仁悄悄告诉我："小C啊！你今天晚上恐怕要比较累了，夫人睡了一个下午，刚刚还靠在床上。"

我心想，完了，今天晚上又要按摩一整夜了，偏偏那天我身体不知何故，也不怎么舒服，心情当时就有些低沉。

因为夜班人手不足，我必须同时看护蒋介石夫妇，涵碧楼的室内格局和士林官邸是相仿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卧房中间由一间大洗手间隔开，洗手间两边有门互通，所以，从洗手间的一头，便可以看见另一头，在宋美龄房间同时也可以起身照料蒋介石，所以，当天晚上我等于是得两边跑，来来回回真够腾人的，所幸蒋介石是不要人为他按摩的，否则就算是钢筋铁骨，那天恐怕也要瘫了。

当天晚上8点前后，孔二小姐来和宋美龄聊天，聊了不到半个小





时，宋美龄便说她人不太舒服，要孔二先回去，然后就躺在卧榻上休息。

这时，按摩工作要开始了，我忍受着身体的不适，不停地为宋美龄按摩，按摩了整整五六个钟头，我的头实在疼得快爆炸了，手也酸疼得厉害，就想暂时停下来略事休息一会儿。谁知道我停下来不过5分钟的样子，宋美龄又在那儿挪动身体，我晓得她的意思，是要叫我继续给她按摩，那时我只觉得头晕目眩、全身不适，我便没有理会宋美龄那挪动身体的暗示。宋美龄约摸翻了几次身，却始终没有感觉到有人再给她按摩，大概心里有些犯嘀咕，她翻过身来问我："C小姐啊！你是身体不舒服吗?还是肚子饿了，那你先去厨房找些吃的东西，休息一下再来好了。"

她那句"休息一下再来好了"，真正像一根针似的深深刺痛了我，我深刻地体会到，一个下人在卖命之余，却得不到主人怜惜的那种苦楚。我一语不发地走出夫人卧房，来到厨房吃点心，我有些呕气地拖延吃点心的时间，一直到我心中觉得平抚了，我才再回到宋美龄的卧室，继续那个痛苦的任务。

她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还是不停地翻身，要我为她按摩背部，有时我停顿久了一些，她就把背部凑近我坐的地方，意思是要我赶快替她按，而如果我再不按的话，她就会转过脸来，用充满疑惑的表情瞪视我，直到我恢复为她按摩为止。

事后想想，那次的事情，实在有些"胆大包天"，其后，我值班的时候，多半是背对着宋美龄的脸，靠在宋美龄的卧榻边，为她按摩，而我的脸则是正对着士林官邸宋美龄卧房墙上挂的画像——"少女读书"，这张西洋油画，是宋美龄最喜欢的一张西画，我面对它的时候，心中自然得到一种安详，即使自己再怎么疲累，看一眼"少女读书"，肉体上的疲乏也减少了一大半，这大概也是一种苦中作乐的



方式吧！？人毕竟是有感情的，为宋美龄服务了这些年，我们建立深厚的情谊，不久，她也知道我套上那种按摩用的“手榴弹”，对手臂是相当吃力的一件事，后来，承蒙她的恩准，不再使用那种沉甸甸的“手榴弹”按摩器，仍旧使用人类最原始的双手为她按摩。

而为宋美龄服白天班的郭副官，更是凄惨，喊她郭副官，然而她的境遇却是最可怜的一个。

她的丈夫本来是官邸轿夫班的轿夫，英年早逝，留下三个小孩，郭副官没办法只有一肩扛下孩子的生活和教育负担。宋美龄是一个软心肠的女人，听说郭的丈夫死了，孩子又小，宋美龄一口答应让她的三个小孩子送到华兴育幼院，受公费待遇。郭副官受此恩情，只有拼死去做了。因为宋美龄自认对郭有恩，加上郭副官本人也没受太高深的教育，所以宋美龄就把她当做一般佣人看待，不像一般专业人员，宋美龄还会敬重三分，只要做不好少不了一顿责备，因此，郭副官的日子就过得很苦。每天，她除了要帮宋美龄做一些按摩捶背、洗洗擦擦的差事，还要为全官邸最难侍候的孔二服务。孔二喜欢力道大的人为她按摩，孔二本身有一位专用的副官刘副官，可是，当刘副官不在的时候，就由郭代班。代班的时候，郭等于是两边跑，更是累得她筋疲力竭。

后来，郭副官从官邸的岗位上退下来，被介绍到“荣总”做工人。她的手听说连抬都抬不起来，就是因为戴“手榴弹”为宋美龄和孔二两位按摩的后遗症，她的疲伤程度比起我来严重多了。可是，由于宋美龄后来要去美国定居，曾经问郭副官要不要跟着一起去，而郭副官想到还有孩子未成年，就拒绝宋美龄的好意。没想到被宋美龄和孔二指责她是“忘恩负义”。因为，她们的心中认为，我对你们不薄你们理当为官邸卖命的，而郭竟敢拒绝去美国为宋美龄服务，自然变成大逆不道了。其后，郭副官的孩子被迫离开了宋美龄创办的华兴中



学，转学到别的地方去了，郭从此也离开官邸消失于人群之中。

在为宋美龄按摩的那些岁月当中，不免也发现了许多外人难以知悉的事情。

一般人，也许年过四十，脚底板就开始会长出一些茧来，即使是保养肌肤十分小心的小姐们，相信她们的脚底还是多少会长出一些老茧或是厚皮来。我在为宋美龄按摩时，竟然发现她的脚底，连一块厚皮都没有，所谓金枝玉叶，真是丝毫不假。我为她工作时，她已经年过60，常人到了这样的年纪，早就是鸡皮鹤发了，可是，她却依旧是冰肌玉肤。更令人不解的，她日常喜爱穿着三寸高跟鞋，全身盛装，官邸楼上楼下到处跑，车祸发生以后，医生建议她不要穿太高的高跟鞋，以免发生脚伤的意外，她才穿鞋跟稍微矮一些的鞋子，活动力当然大不如前。此外，她在官邸许多时候是穿着丝质鞋面的便鞋，那种鞋的柔软度高，这大概和她的脚底柔细有绝对关系。

六　沐浴与灌肠奇闻

——K随从的一段回忆

我们到官邸为宋美龄服务时，宋美龄已经年近七旬，但是，有些盥洗习惯，却和金枝玉叶一样。

宋美龄沐浴的习惯，和美国人有些相似，并不是每天都洗澡，但是，这多少和年纪大有关，她沐浴的方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所有沐浴需要的物品，都由郭副官帮她准备好，然后，她就进浴缸自己洗，不像传说中蒋介石那样，需要别人为他擦背什么的。

即使在夏天，宋美龄也并不是每天都洗澡，这原因很简单，她不



像我们，要做一些体力劳动，经常会流汗，她是很少活动的，所以也很少流汗，何况，夏天的时候，蒋介石依惯例，是要到外地去避暑的，不是日月潭的涵碧楼，就是梨山宾馆，那些地方都是台湾最凉爽的旅游胜地，宋美龄又不做一些粗重的事情，更是滴汗不流，因而，她用不着每天洗澡。

但，宋美龄有样习惯，却是我以前闻所未闻的奇闻——灌肠。

从年轻时代开始，宋美龄就习惯以每天定时灌肠的方式，用灌肠器具，使自己不费什么大的力气，就可以完成人类每天的通便大事。这件“浩大工程”基本上是郭副官的例行工作，其他人偶尔也有代班的时候，第一次见到的时候，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器具？宋美龄怎么会用这样的方式处理自己的每日大事？后来，我从旁看过夫人操作过一次，我才知道，灌肠其实对她当事人来讲，可能是一件十分舒服的事情，她很可能把这件事情，当做她的人生一大享受亦未可知也！

宋美龄灌肠的程序是怎么样的呢?灌肠的器械又是长得什么模样?起初我也是满怀好奇，可是，看过而且实际上协助宋美龄操作几次的人，才晓得这件工作，其实相当简单，它有点像是打点滴的器具，在灌肠之前，先要准备四五百 CC 的温开水，放在灌肠器具的一个小袋子里头，这个小的水袋，通着一根细水管，水管的头上接了一个肛管，由使用人把这肛管通到自己的肛门内部适当的位置，然后再由工作人员操作，把水袋中的温水，缓缓挤压，让温水注人肛门内。

一般的情况下温水只要注人 200CC 左右，使用人就会有感觉，使用人的直肠部位就会受了温水注人的刺激，而开始加速蠕动，在直肠蠕动的过程中，人体直肠内积存的大便，就会在温水的刺激下，顺着温水的流动激荡，慢慢排出。

每天晚上睡觉前，就是宋美龄灌肠时间，这件事情，是她数十年



如一日的习惯，在洗澡前，她必定先灌肠，解决她一天大事。

之后，我遇到一些籍贯江浙的老人家，家里原来的环境也都不错，却不约而同都有这种以水袋通便的习惯。我那时就开始明白，原来，在宋美龄成长的那个年代，通便是一种很普遍的习惯，他们把这一动作，当做是每天的例行公事，就好比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洗脸、沐浴、盥洗……，他们不把它当做什么稀奇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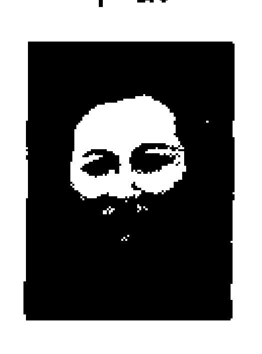
七　宋美龄的夜生活
——W随从的回忆

之一 官邸电影城

宋美龄是一个十足的夜猫子，夜间生活可以说是她的生命精华。我服务宋美龄那段日子，有很多机会做晚班工作，和她夜夜相处，她独特的生活习性，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就因为她的作息同一般人，是完全相反的，别人是一日之计始于晨，她则是一日之计始于夜，所以，要我谈她，势必从夜晚的生活来谈，才会真正掌握宋美龄的神韵。

宋美龄是个标准电影迷，看起电影来可以没天没日，我在士林官邸因而看了不少电影。官邸电影黄金时代，当然是在蒋介石夫妇身体都很好的时代，那些年，每天到了晚饭之后，宋美龄只要兴致一来，就叫副官喊来放电影的袁师傅。宋美龄会先问袁师傅，上次叫你找的那部片子，现在有没有弄到，手上还有哪些片子比较有意思的?袁师



傅就如数家珍地向她报告，而后，宋美龄就决定看的片子，然后吩咐在晚饭后，准备放电影。

到了晚饭之后，果然，内务科的人员已经在楼下的饭厅，把桌椅重新摆过，饭厅内空出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并且摆好了可以供蒋介石夫妇和全体官邸人员欣赏电影的位子，在此同时，电影股（原来"励志社"的组织编制）的袁师傅，也已经叫所属人员把所有的电影放映器材设置妥当。



《梁山伯与祝英台》剧照

二三十年前，那时台湾的电影院设备还不是很完善的时候，看电影确实是一般小市民很羡慕又很难得的一种娱乐享受。官邸电影设施并不很豪奢，就是普通的电影机器设备，加上一张平常的小型电影银幕挂在餐厅墙上，即算是难得的家庭电影院。

等宋美龄和蒋介石吃过饭，休息了一会儿，大概都是晚上八点左右，蒋氏夫妇先后就定位坐好了，袁师傅向蒋介石请示之后，一声令下，就开始放电影。放映电影的时候，士林官邸不论官阶大小，都可以自由欣赏，蒋氏夫妇的随从人员因为任务关系，当然更要陪在一旁一起看。

至于官邸以外的客人，大概只有陈诚夫人陈谭祥女士少数人，算



是宋美龄经常邀请来官邸的贵客。她们来的时候，官邸人员当然也会为其在宋美龄隔邻安排座位，便于一块儿观赏电影。

官邸放的电影有一个特色，就是全部是从片厂或是中央电影公司取回的原片，电影片不但保证新片，而且一刀未动，真材实料。



《七仙女》演出剧照

宋美龄比较欣赏外国片子，她看电影的时候全神贯注，但是，电影后来不加字幕，她的英文能力很强，根本不须翻译，就可以完全明了片中的情节和对话，所以她每每看得津津有味。而蒋介石似乎对电影是持可有可无的态度，这和他看不懂洋片，不懂英文有关。但是，蒋氏夫妇对60年代流行的黄梅调电影，像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什么“七仙女”之类的电影，似乎兴趣很浓。

尽管两人对电影的品味各有不同，可是，夫妻俩对电影的吸引力，也不一样。宋美龄是一定从头看到尾，蒋介石则是以自己的作息为量。他习惯在晚上十点前就寝，而且就寝之前，还要作些晚祷什么的，所以，蒋介石看电影通常只看个40分钟左右，最多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因而，每次他看看时间快要9点了，便高声叫道：“好！停！”这时，袁师傅就要暂时关掉电影放映机，随从人员立刻打开电灯，蒋介石便会向宋美龄说：“我不看了！”宋美龄知道他要上楼睡觉了，就对蒋介石摆摆手说：“你不看了呀！很好看嘛，好，那我们



继续看！晚安！”蒋介石一起立，所有工作人员也都站了起来，目送蒋介石离去上楼，这时蒋介石身边所有的服务人员也要跟着他上楼，服侍他就寝，等蒋介石和一班人马上楼，宋美龄就叫袁师傅：“好！可以再开始了！”电影便又继续放映。多年以来，这已经成为官邸的传统，蒋介石从来没有完整看过一部电影，他的有些随从人员也经常自我调侃，进官邸以来，从来没看过一部完整电影哩！我印象中，蒋介石似乎对一部美国片子《巴顿将军》觉得有兴趣，不过有兴趣归有兴趣，他还是只看了半场，就回房去休息。他是一个宁愿牺牲电影而不顾作息被打乱的人，一部电影通常一个多钟点或是二个钟点结束，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宋美龄和陈诚夫人陈谭祥女士、孔二摆龙门阵的时间了。早年，陈女士和夫人精神很好，就在官邸卧室下象棋，打发时间，陈夫人大概会玩到晚上11点左右才离去，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孔二和宋美龄的了，她们多半是东说一句、西聊一句的，要到12点、1点钟才各自休息。



巴顿将军像

巴顿一个很有个性和特色的人物，军人中的表率，蒋介石对《巴顿将军》感兴趣，一点也不奇怪。



后来，蒋介石住在医院疗养的时代，官邸的袁师傅也奉宋美龄之命，在病房的走廊上，架设了银幕和电影放映器材，搬了几张沙发，蒋氏夫妇就在那儿看起电影来。不过，两人看电影的习惯还是一如旧例，该继续看完全片的看完全片，只看一半的还是只看一半。

那时已是70年代前后，台湾流行电视连续剧，如华视由明星仪铭饰演包公的《包公传》，是当时蒋氏夫妇最爱欣赏的一部电视剧，除非身体不舒服，否则是每天必看的。

之二 读书的少女

前面文章曾经提过宋美龄卧房有一张西画"读书的少女"，这张西画是宋美龄从大陆带来的，应该是一幅拷贝画，宋美龄非常喜欢这幅画，而她之所以会如此喜欢它，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和她喜欢读书的个性有关。



夜阑人静时分，官邸四下一片静寂，宋美龄最欢喜在这时一卷在握，灯下夜读。她看书很广博，但是最常阅读的，还是以英文书报杂志为主，像是TIME、READER DIGEST之类的。

宋美龄看书的时候，非常专心，她的眼睛很好，没有近视，也没有严重的老花，看起书来是屏气凝神，我刚去的时候，

宋美龄像

阅读的兴趣，一直伴随着宋美龄。阅读使她的知识更广博，使她对政治和权势有更大的兴趣。



经常有一种感觉，把那幅“读书的少女”想成是她年少时代的模样。

大概是她的中文程度有限，或是本身不是太喜欢阅读中文书籍，所以，我很少看见她看中文书报，然而，她对国内一些动态还是了若指掌。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孔二小姐每天晚上都会过来，把最近国内报纸上头刊登的新闻、特别是社会新闻，叙述给宋美龄听。宋美龄每回似乎都听得津津有味。

除了夜间的阅读之外，宋美龄在下午的时间，若是没事的时候，也是经常利用来看书，她有时一看就是四个钟头，毫不觉得疲累。

之三 盐煮火鸡，但她只吃骨头

夜愈深宋美龄反而愈清醒，到了半夜，她肚子也饿了，可是，她自来食量不大，她和孔二有一个共同的习性，便是都很喜爱啃骨头吃，而宋美龄特别喜欢吃煮火鸡。她喜食火鸡，可能和她长期在美国生活，美国人复活节吃火鸡肉有关。每天晚上，到了12点或者是1



蒋介石察看由美国提供的武器



点的时候，她就叫我说："你饿不饿?请你替我到冰箱里拿些火鸡肉来，好吗?"那光景，官邸上上下下都已经入睡，副官也去休息了，我是她惟一的伴侣。我就马上到冰箱里拿出一些现成煮好的盐煮火鸡



抗战时期，蒋介石和宋子文接见法国大使

肉，拿到她的面前，她会叫我把板凳搬到她的卧榻前，和她面对面一块儿吃火鸡肉。但，她有一个怪习惯，便是她固然喜欢火鸡肉，可是，她却从不吃火鸡肉块的部分，她一向是把火鸡肉塞到我的碗里，自己啃火鸡骨头吃，她说，火鸡骨头才有味道。所以，我和她搭档吃宵夜，一向的规矩是，她吃骨头，我吃肉。

我大约吃了几天的火鸡肉以后，就有些发腻了，官邸煮的火鸡肉，肉质的部分显得很老，牙齿不好的人根本没办法咬得动。起先，我因为生下来没吃过什么火鸡肉，还有些新鲜感，隔了几天以后，就觉得每天吃，实在是受不了，而且火鸡肉还特容易塞牙缝，味道也就是那样，没什么特别的，所以，她的宵夜时间，也成了我的"头痛时间"。

有次，她又要我吃肉，我实在受不了了，就索性告诉她："报告



夫人！我不适合吃火鸡肉，我吃多了之后闹肚子，我可以不吃吗？”她看我确实是面有难色，也不勉强就说：“那你少吃一些吧！你可以去看冰箱里，吃一点点心啊！”我连声称谢，她仍旧在那儿啃火鸡骨头，啃得津津有味，我就听她话，去找些点心来吃。



1948年国民党政府成员合影

1948年，国民党政府“行宪”后第一任总统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就职典礼合影。

刚去官邸的时候，我还真喜欢官邸师傅做的点心。官邸有一位老师傅叫蒋茂发，浙江温州人，那时大概是六七十岁的样子，她的徒弟叫刘宪耀，两师徒做的西式点心，简直是好吃得没话说，例如泡芙、甜甜圈、水果蛋糕之类的食品，令人到现在想起来还会垂涎三尺。

当年的官邸是从不在外面买点心吃的，所有的东西一律自制，可是，官邸点心味道通常是很甜，这完全是为了配合夫人嗜吃甜食的口味而调配的。我自幼不是那么爱吃甜的东西，所以，吃了几次之后，我也不是特别有兴趣，顶多浅尝即止。

之四　两块巧克力

宋美龄自己有两个大冰箱，专门放各种进口水果和巧克力糖。

宋美龄有一位副官叫刘凤瑞，他有一项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随





时查看冰箱内的储存状况，有什么变动，就要向宋美龄报告，比如说，有某位要人送来了什么吃的东西，刘副官就必须向宋美龄报告，某人送来吃食一份，请问蒋夫人要不要把这样东西放在冰箱。宋美龄通常是不假思索就回答："哦！那摆冰箱吧！"刘副官就恭恭敬敬地把礼物放到冰箱里头去；假如，冰箱有某样水果烂了，刘副官也要向宋美龄报告，才敢丢弃。

大部分时间，宋美龄是根本不知道冰箱里的东西，有哪些是已经超过了食用的安全时限。即使摆了一满冰箱的水果、巧克力之类的食品，她自己吃的不多，可是也极少把冰箱里的东西，大方送人。

我当班的时候，偶尔她半夜心血来潮，就告诉我说："某某！你帮我到冰箱里拿两块巧克力来。"

我应声而去，打开冰箱，这时我简直惊呆了，乖乖！一整个冰箱全是装满了水果、巧克力，满坑满谷地，简直比糖果店和水果铺的货色还要齐全，夫人只要我拿两块，我在回到她卧房的路上想着，她一次只吃两块巧克力，那么多的东西，得要吃到哪一年?而且还有不断送来哩!

我把糖拿到她的面前，她似乎很容易满足，就两块巧克力便可以打发嘴馋，我看着她嘴巴的嚅动，脸上露出满足的神情。

八　玉食锦衣

日上三竿，约摸上午11点钟，宋美龄醒来了，为宋美龄作白班的郭副官早已做了四五个钟头的事情，宋美龄的书房和卧室，经郭副官的打扫整理，已经是纤尘不染、光可鉴人。



通常宋美龄醒来并不直接起床，还要在床上待个个把钟头，才会吃早点——尽管她的早点在常人看来已经是午餐。

她的早餐十分简单，一般，她的早餐是由厨房准备一只托盘，里面备有二片烤吐司、一小片奶油，托盘内有一只高脚杯，里面放着浸泡了盐水的西洋芹菜。

宋美龄最喜爱的食物就是这种生菜西洋芹，吃完西洋芹，再吃二片吐司，如果还有胃口的话，会叫我们到冰箱里面去拿一些点心，像



90岁时的宋美龄风采依旧

是泡芙水果蛋糕之类的甜食，然后再喝一杯咖啡，这就是她的早餐。在一般人眼里，这样的早餐，其实是简单的，不但分量少、质也不是很好，宋美龄如此，主要还是出于保持身材苗条的考虑，多年来她的旗袍始终很少修改过，这就可以看出她善于保持身材的一斑。印象中，她体重大约50公斤出头左右，长久以来，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因为她节食有时实在节得有些过火了，会有身体虚弱的状况，医官就会劝告她："夫人！您的营养可能不够，您应该多吃一点，可以



吃一些牛排嘛!"

在医官的建议之下，她早上起床后会吩咐厨房，为她准备一份牛排；身体虚弱的时候，会主动要我们为她准备牛排，而胃口好的时候，也有吃牛排的机会。但是，我跟在她身边多年，见她吃牛排的机会实在并不多见。

中餐的时候，她也是只一点点，但是，因为是陪蒋介石吃，多少要吃一些，蒋吃的餐点是宁波菜，宋美龄则对那些菜式，不是很感兴趣，只是吃一些青菜，像是炒芹菜之类的素菜，加上一些鱼。晚饭吃的量比较多，但，还是以精致为原则。

在以前，宋美龄是欢喜抽烟的，她通常是抽那种比较薄的那种香烟，大概就是一般女士们喜欢抽的淡烟。有一次，宋美龄和一群官夫人打桥牌，她忽然问一位副官："某副官！你有没有香烟?"那位副官有些吃惊，但还是反应很快地对她说："报告夫人，有是有，但是我们抽的是'八一四'军烟，味道很浓的!"宋美龄不假思索地说："给我一根试试。"副官为她点燃香烟，她还是很怡然自得地把那根向副官要来的军烟抽完了。可见，早年宋美龄抽烟是浓淡不拘的，但是，她有一个原则，就是蒋介石在的场合尽量不抽，即使在官邸烟瘾发了，也都是在自己的书房或是卧房抽，不会干扰到蒋介石。



罗斯福在白宫发表广播演说

宋美龄、美国总统顾问霍普金斯和总统表妹三个"烟枪"持烟旁听

后来，蒋介石病，她自己身体也不是很好，医生劝她少抽，她就



很少再吸烟了。

九 宫廷化妆术与审美观

之一 宋美龄的化妆秘诀

宋美龄是非常重视化妆礼节的一位长者，和宋美龄长年相处，她的化妆方法和她的化妆艺术，在我这个同样也是女人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为我最初是值夜班的，所以最初就注意到她卸妆。她卸妆时，不像我们现在小姐，都是用肥皂，而是用一种油。她是先用那种卸妆油，把她脸上的妆卸掉，然后，再用一块小的白毛巾，把脸上的卸妆油以及脱落的粉，用力擦去，直到那块洁白的小毛巾布满一层白粉，她再用温水把脸洗一遍，这样就算完成了卸装工作。

她化妆的程序，是晨起盥洗之后，擦一些 LOTION 之类的油在脸上，然后再画画眉、擦擦口红、梳头。

宋美龄画眉的颜料，非常特别，听说是以前的“宫延秘方”，就是拿纸烧成灰，作为画眉时的颜料。后来，官邸的工作人员发现，用现在的报纸烧灰当做画眉颜料，效果十分好，而且远比以前的老方子用一般的纸烧灰来得理想，而且也不失其自然的特色。

至于口红，则是一般的口红，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毕竟，宋美龄是年纪大了，有时画眉或是擦口红的时候，常常不是画低了就是画高了，总是参差不齐，抹粉也常是一边的脸比较白、一边比较暗的情况。假如不出门见客，纯粹是家居而已的话，我们明



知道她的化妆好像有些问题，也不去干预她，假若是她要出门、甚至是要参加重要宴会或是约会，通常她会主动问我们：“我化的妆有没有什么缺点啊?”我们就帮她指出来，或是告诉她眉线画歪了、口红抹出界了，还是脸上抹的粉有不匀称之处，她听了我们的提醒，就决定是不是要重新来过，还是要再补妆等等，有“国宴”的时候，我们会主动帮她化妆，务必让她丰姿绰约、亮丽沉稳地出现在公众场合。许多朋友向我问起，为什么宋家姐妹的头发都是在后脑勺上，结了一个像包包的发髻。



晚年的宋美龄

通常她在化好妆以后，便开始梳她的“包包头”。其实“包包头”是真发做的类似一个头发的包包，里面的头发才是宋美龄自己的，她把里面像是一节马尾的真头发往上梳到后脑勺上，再扣上包包的假发，再以六支到八支的长型发叉叉上去，就成了宋美龄独特的“包包



头”。宋美龄偶尔会到圆山大饭店去洗洗头发，但是去的次数极少，一年难得去上一次，而她的“包包头”倒是经常要去圆山整理。此话怎说呢?因为，那个“包包头”不是我们会处理的，用久了它总有脏的时候，宋美龄只要觉得“包包头”该清理了，就交待当时孔二小姐的“女朋友”萧太太，叫她把那只“包包头”拿到圆山饭店地下楼的女子美发部，叫美发部的师傅清洗它，清洗完毕再立刻送回官邸给夫人扎上，这个任务成了萧太太的重要工作。每隔一阵子就要负责去送“包包头”清洗、梳理。

许多人对宋美龄一口的编贝皓齿，印象深刻。其实宋美龄虽然喜爱吃甜食，可是，她的牙齿保养，却堪称是一流水准，比如说她刷牙的器具，在十几二十年前，她就拥有电动刷牙机，可以自动冲刷牙缝内的食余，她的牙齿比蒋介石 (一口假牙) 当然是好得多了。

基本上，宋美龄把化妆当做是一种社会礼貌，而且很严格地划分“等级”，比如若是只见些比较亲近的人，像是陈诚夫人、孔二，或是几个她的副官，她是不化妆的。但，如果像是蒋经国、蒋纬国或是蒋孝文等儿孙辈来了，宋美龄是一定会化妆，其他的正式场合更不要说了。本质上，宋美龄的外貌是很美丽脱俗的，她的皮肤白皙，即使到了晚年，她的皮肤还是光艳如昔，她的脸庞有一个特点，是颧骨比较高，脸上并没有外传的什么有很多雀斑，甚至到了晚年，一些老年人常见的老斑，都不曾在她脸上出现过。

由于宋美龄长年闭锁在士林官邸，对一般士女最有兴趣的流行装扮、衣服饰品，根本完全脱节，宋美龄也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缺憾，她便经常向比如孔二的朋友——萧太太，或者是蒋纬国夫人邱爱伦等人，打听外面的流行时尚是什么，而且经常托萧太太等人为她采办一些外面的时髦东西，让她开开眼界。



之二 蒋介石和迷你裙

我去了官邸不久，来了一位护士小姐。60 年代正是迷你裙最流行的时期，许多女孩喜欢穿这种短裙。那位护士来了以后，大概也没有人特别提醒她，在士林官邸服务要注意衣着打扮，不要太新潮大



宋美龄在台湾时的照片

胆。这位护士小姐每天来的时候，都是花枝招展，迷你裙短得不得了。那年蒋介石身体还好，经常在官邸内外走动，他有天在宋美龄房间见到这位护士穿着超短的迷你裙，蒋介石两只眼睛亮了一亮，眉头皱一皱，一声不响地走开了。隔一天，我正在值班，蒋介石突然走到宋美龄旁边，轻声地对宋美龄说："你找机会对那个新来的护士说说，以后不穿这种短裙子，那么短，大腿都露出来了，成何体统!"嘟囔了几句，蒋介石就走开了，宋美龄把我叫到跟前说："你听到了吧?!去跟她讲讲，以后注意了!"

我立刻找到那位护士，转告她以后别再穿短裙子了，从此，我们都晓得蒋介石的脾气，再也没人敢穿那种被他视为"奇装异服"的迷



你裙子。我十分清楚蒋介石的审美标准，他认为女人的衣服最美的就是旗袍，不然就是一般老式的长裙子，那种长度必须长过膝盖的裙子，只要露出腿，蒋介石就有意见。

除了不喜欢人家穿短裙，他也讨厌女人穿长裤，他觉得穿长裤的女人，没有女人味，这大概便是宋美龄始终很少穿长裤的一个原因吧！后来，凡是去士林官邸服务的女性，都受到指示，"尽量穿素净一点的服装，不要穿花的或者暴露的，迷你裙更是绝对禁止！"

十 "夫人宝库"

前面讲过，宋美龄的冰箱里，永远是装满了各式各样的进口水果、巧克力、自制点心，除此之外，宋美龄还有许多外人不知道的宝贝，存放在只有少数人清楚的地方，我姑且名之为"夫人宝库"吧！

官邸楼有间小屋子，是宋美龄放礼品的地方，就算是她的礼品间，里头堆了好几口大皮箱，这些大皮箱里，放了一些啥东西呢?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超大尺寸的大皮箱，全是用来放置别人送给夫人的布匹专用的，里头绫罗绸缎，应有尽有。

这些布匹，基本上大多数是动都未动过的，以我们常人的眼光来看，存放在里头的布匹都是最名贵的，可是，夫人却不以为意，一大半以上的布匹，从一开始，就一直摆放在那儿的，因为，宋美龄实在用不了那么多，而且，名贵不一定就是宋美龄喜欢的，所以，多少岁月以来，许多贵重的衣料就这样压封在官邸的这间小屋子里头，始终得不到这位"第一夫人"的青睐。

宋美龄的旗袍是出名的多，在士林官邸，有数不清的壁橱，是供





宋美龄存放旗袍的地方。

在她的卧房里，有两个衣橱是挂着较好的旗袍，例如她穿的黑丝绒的旗袍就存放在那里面；还有另一个橱是存放一般性衣服的，衣橱多，里面的衣服亦是不尽其数，但是，宋美龄喜爱的衣服，老是只有那几件，衣橱里面90%以上的衣服，是她这辈子从来没穿过，或是只穿了一二次，就被永远“冷藏”在衣橱里面的。



至于宋美龄的首饰，则是放在一个黄色的真皮箱里。这只皮箱乍看之下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形式古拙、色泽略微幽暗，细看便知道这是大陆带来的东西，而不是新品。通常，这只略带几分神秘感的皮箱，是放在夫人书房的一个小柜子里。

宋美龄的首饰箱，里头金光闪闪，的确是放了不少宝贝，当然，这也是宋美龄长久以来贴身的一些行当宝物，我看过几次这只首饰箱。里面放的多半珍珠类的饰品，再不就是些镶钻的东西，纯钻石的首饰倒是不多见，比如她常戴的耳环、戒指，都是镶钻的，至于珍珠





项链，是比较少戴的，大概只有国宴场合才会配戴。

宋美龄是一位爱艺术的女性，所以，谈到她的“宝库”自然不能忽略她收藏的一些唱片拉、古色古香的留声机之类的古董。唱片柜子和留声机就放在卧室旁边的一条走道边上，唱片柜子是那种古典式样、两边带着跷起的高角的木制柜子。

那些唱片多半是古典乐曲，不是小提琴、就是钢琴独奏的音乐，她有时觉得沉闷，就叫我，“陈小姐，你放放音乐唱片听听吧！”只是，我并不会使用她的那种老式电唱机，只好找刘副官来为她放唱片，或是要等孔二来的时候，请她为宋美龄放音乐听。

十一　“财神”到，夫人笑？

我照顾宋美龄有一阵子后，经常会发现宋美龄一段时期总有那么几天心情会特别好。这个起伏我早已发现，可是，我始终不清楚，一个 70 多岁（当时）的老妇人，为什么还会有年轻人才有的心情起伏？

后来有一回，有位官邸的服务人员和我聊天，他也很奇怪地问道：“我觉得好奇怪，夫人这几天特别开心，见到先生的时候，常常是嘘寒问暖、眉开眼笑，话也讲得比较多了，你说是什么道理？”我说，我也察觉到了，可是我实在不清楚她为什么事情高兴，这一阵子确实宋美龄对蒋介石特别亲热，讲起话来的语气也特别热闹，大概是她有什么喜事。

他说：“你猜对了，你难道没见到前几天管蒋介石荷包的周会计长来过了，他还拎着一只大包包。”

我有些恍然大悟地说：“哦！周某某啊，他是来过啊，难怪我觉



得周会计长来的时候，每次都是一副神秘兮兮的，深怕被谁看见似的，他每次来的时候，是都拎着一只皮箱，匆匆来，又匆匆走。"

官邸上下，都传说着，蒋介石每隔一阵子就会"送钱"给宋美龄，但蒋介石不可能自己拎着钱送到宋美龄面前，当然是由负责"总统府"主计工作的官员做这个事罗。

后来，每次周会计长来的前后几天，我就刻意观察宋美龄的情绪起伏，确实是和平常不太一样，和蒋介石一起吃饭或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比较亲热不说，还经常是小鸟依人，忽然间年轻了好多岁数似的，隔了多久，果然周某某出现在官邸了，他还是老规矩，手上提了一只手提箱，脸色木然地走进官邸，然后，宋美龄就会告诉我们这些随从说："请你们暂时离开一下，我有话要和周会计长商量。"我们当然听命退下，不多久周会计长出来了，只见宋美龄高兴地走出了房门，周会计长再向她鞠躬之后便退出官邸，搭车离去。

那几天里，宋美龄的心情就格外显得轻松，对蒋介石也相对的显得比较亲热，会打破惯例，对蒋介石问东问西，关怀备至，大家就知道，原来周会计长是来送钱了。

再不然就是蒋介石定期给宋美龄的津贴吧，周会计长不是每个月来，大致上是二三个月才来一次；那时官邸很多下面的人，都在预测，宋美龄每隔一阵子就会拿到一笔钱，那她的钱都会拿到哪里去呢?宋美龄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女，她不可能把钱交给蒋家的后人，那她会把钱交给谁"保管"呢?一时之间猜测纷纭，有不少人因此猜测，宋美龄的钱大概全给了孔家的人，比如说孔二或是她的哥哥孔令侃等人。不论如何，随着宋美龄的赴美，这个传说，外人恐怕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了。



十二　宋美龄闹低气压的时候

宋美龄也有闹脾气的时候，不过这多半和官邸下人无关，而是和蒋介石闹点小意见什么的。

宋美龄闹脾气，基本上是满文雅的，她不会像某些妇女喜欢大吵大闹，她大部分是以生闷气来取代哭闹。我们和她相处了一段时间，也清楚她的个性，只要是她那天闷不吭声、不讲一句话，我们就明白有名堂了，一定是和蒋介石之间有什么意见了。

一般的情况，蒋介石都会主动跑到她的面前，很诚恳地问候她："达令！你有什么不舒服吗？"

宋美龄对蒋介石的问话，根本不当一回事，理都不理。蒋介石看这样子有些尴尬，可是心里又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连忙又跑上来对宋美龄问道："如果有不舒服，要不要请医官来看看啊？"宋美龄就是相应不理，通常讲这些话的时候，多半是在吃饭或是到她卧房来的情况下，旁边还有我们这些服务人员，蒋介石大概也不能太低声下气，只好低着头独自离



去。

遇到这种节骨眼上，宋美龄喜躺在床上闷不吭声，一个人独自生闷气，总是要无精打采好几天，才又会恢复正常。官邸一些服务人员都说，“总统”那样大的官，可是见到宋美龄还是要让三分，两个人斗嘴，哪一次不是蒋介石私下投降称臣？

和蒋介石会闹意见，和我们这些服务人员，如果有人不合她的意的时候，她也会不假辞色的。

比如说吃东西如果不合味口、肉煮得太老，她就问副官刘夙瑞：“这是什么人煮的，怎么味道不太好啊？”刘副官就会去告诉厨房，今天那道菜是谁煮的，老夫人讲话了，以后注意一点。

像郭副官帮她做些私人事情的下人，若是做的不如意，宋美龄常常是会当面责骂的，所以，为她做事的人，都不敢稍有懈怠。

她对表现得好的下人，当然也有适当的鼓励的话（但是，实质鼓励或是给奖品的似乎并不多见）。例如，对某道菜觉得很欣赏，她也会告诉刘副官，问问这道菜是谁做的，副官回答她是某人做的，宋美龄便很高兴地说，你下去告诉他，说他做得很好。赏惩分明、公平合理，是官邸下人对宋美龄普遍的印象。

十三　宋美龄的体检表

宋美龄尽管如今已经96岁高寿，在过去的漫漫岁月中，她曾经和各种疾病搏斗，这份私密体检表，是我照料她多年的些许心得。

早在大陆时期，宋美龄就有严重的皮肤过敏症状，这种皮肤过敏病症，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荨麻疹”，这种病是有过敏源的，只要少



食用或不接触那些固定过敏源，就可以避免或减少过敏的机率。但，若是没有做到这点，病人一旦不慎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在身体表面起一种“风疹块”，全身痛痒难当，十分不适。

宋美龄这种病症，过敏源是海鲜类的食品和芒果等水果。

基本上，宋美龄不喜欢食用海鲜食品，也很少吃，所以这个过敏源对她的影响程度较低。倒是芒果是宋美龄最喜爱的一种水果，在士林官邸时代，宋美龄的那二台冰箱里，总有吃不完的进口水果，芒果(那时宋美龄官邸已经都是进口的爱文品种的大型芒果) 经常是满满的一整台冰箱。宋美龄明知自己不能吃这种水果，但是，有时也拗不过自己的嘴馋，才吃一点，她身上就开始长风疹块，屡试不爽，可是，她还是照吃不误，只不过份量吃少些罢了。

1969年，阳明山上的那次“总统”座车车祸事件中，宋美龄是最大的受害者，她的头椎受到一些挫伤，颈椎有移位现象，还亏得及时治愈；那次车祸中，她的坐骨和右边膝盖也受到一些伤害，走路经常感觉没力，因而还有几次摔倒的纪录。我想这些问题，都是她后来经常要服务人员为她按摩的主因，为她按摩的部位，就是以上述受伤的部位为主。

笔者按：宋美龄此生，在筋骨方面真正多灾多难，根据文献记载，说她在抗战时期也有一次受伤的经历。

好些充满传奇性的记载中，是这样描写她的：

1940年，就是对日抗战打得最激烈的一年，有一次，宋美龄和她的美国顾问端纳等人，开了一辆吉普车，到前线视察。车子正在行进中途，突然有一架日本飞机朝他们的车子俯冲过来，一阵机枪扫射，驾驶员不断摆动方向盘以躲避扫射，不料就在一个转弯的弯道上，吉普车突然失



去控制，翻到一条水沟里去了。

后来，宋美龄被发现倒卧在一个泥坑里，浑身是泥，宋美龄在摔倒过程中，肋骨折断，被送进医院住了好一阵子。

这些旧创让宋美龄常有酸痛复发的情况，在宋美龄晚年生活中，全身性的酸痛，经常困扰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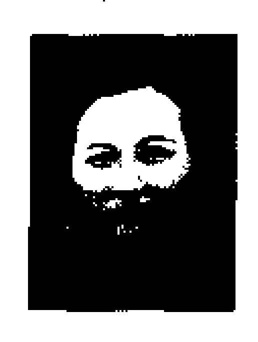
在60、70年代之交，宋美龄因为经常犯关节痛的毛病，痛苦不堪。官邸有人告诉她，台北有位台籍中医师黄明德，医术不错，建议请他来官邸为宋美龄做个针灸。黄明德曾经来士林官邸二三次，每次来的时候都是下午四五点钟光景。黄先生人长得很魁梧，举止文雅，但是，毕竟宋美龄的关节毛病多年了，一时要完全断根，固非易事也。

1972、1973年前后，宋美龄还动了一次乳癌外科手术，这是少见的一种妇科疾病。另外有一种传说，说她年轻时代，在美国就把子宫切除了，所以不能育子。但是，这个说法除了宋美龄本人之外，没有人可以证实其真实性。

宋美龄和那位为她做乳癌外科手术的医生，私交很好，1993年，那位医生不幸去世，宋美龄为此非常悲痛。

宋美龄晚年最困扰她的，除了皮肤过敏之外，便数膀胱炎这种疾病了。宋美龄会罹染膀胱炎，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其一，是这种病原本就是老年病；其二，和宋美龄生活方式比较洋化有关。

关于第二点，据我的观察，主要是宋美龄的穿着和我们有些不同，我们中国女孩子是先穿底裤，再穿裤袜，可是，宋美龄大概是因为生长于美国，生活方式完全是美国化的，美国女人有些是从来不穿底裤的，只直接穿裤袜。



有次，我和宋美龄闲聊，谈到这个问题，我才晓得美国妇女的衣着方式，原来是这样奇特的，而她还觉得不解，为何现在的台湾女人，要穿什么底裤呢？

入睡时，宋美龄大概平常也是穿个单薄的裤袜，即使冬天亦不例外，我觉得她的膀胱炎会不断复发，和她这样贪凉有关：我们都很清楚，妇女在过了更年期以后，膀胱的荷尔蒙少了，原本就很容易感染，再加上宋美龄特殊的衣着习惯，更容易因为着凉而感染，让膀胱炎发作。膀胱炎发作典型的症状，便是容易频尿，隔不了一阵子，就想上厕所解手。

医生清楚她的习惯，就劝告她，一定要注意下身保暖，不要着凉了，她便听从医生的指示。但是，奇怪的是，她的底裤竟然是穿在裤袜的外面，她认为，这样她才习惯，不然总觉得有些不舒服。她是一位很和医生配合的病人，医生要她注意下身的保暖，她就遵照劝告，开始穿裤装，膀胱炎的次数显然减少，情况有所改善。

1989年，美国医生在为宋美龄体检时，发现她卵巢部位长了一颗瘤，医生建议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把这个日后有可能成为恶性瘤的肿瘤切除。那时，宋美龄住在台北某医院，开刀则是由宋美龄一向最信任的那位美国大夫操刀的。为了让美国大夫开刀，还引起外界的疵议，说为什么外国医生没有台湾的医生执照，竟可以在台湾的医院为病人开刀?为此，闹了一场小风暴，后来也不了了之。

肿瘤切除以后，宋美龄保养了好一段时间。后来，她的皮肤病又复发了几次，这是老毛病了，治也一直治不好，她等于终生受皮肤病之苦。年前，她还得了带状泡疹，治疗了好久才康复。

除了这些病痛以外，她去年在半年之内就摔了两次跤，花了不少时间才治疗好的，毕竟是96岁风烛残年的人了，不过整体来讲，宋美龄的身体状况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她比较苦恼的病痛是重听，她的随从和亲人、要和她沟通，经常得拉高嗓门，她才听得见。

十四 台湾“第一家庭”家族群像
——随从L小姐和K小姐的回忆

之一 宋美龄和蒋经国之间的母子关系

照料宋美龄多年，我对宋美龄和蒋经国之间的情感，始终觉得他们是表面和谐热络，在许多情况的表现，我感觉他们之间始终是很淡薄的，母子两人交往，客套的成份很浓。官邸里，我早就听人说，蒋经国实际上对宋美龄只是一种表面文章，他对宋美龄排挤他的生身母亲的往事，实际上是耿耿于怀的，然而，宋美龄又何尝不知道呢？



蒋经国与祖母

有好几次，蒋经国来士林官邸，想见宋美龄，蒋经国已经在楼下等候，由副官通报想求见。宋美龄躺卧榻上，没精打采告诉副官：





蒋介石的母亲像

"你跟我转达一下，就说我身体不舒服，不方便见他，请他改日再来吧，我要睡了！"宋美龄不舒服，外人不清楚，可是，我们朝夕与共，能说不知道吗？

我们始终觉得，宋美龄在蒋介石时代，以至日后蒋经国掌权的时期，之所以对蒋经国表面亲热，一个最要紧的原因，便是宋美龄在现实生活上，需要有人给她实质上的支持，她希望蒋经国能够维持他的父亲时代给她





宋美龄与蒋氏父子合影

从照片上看，宋美龄与蒋经国的关系和谐热络，而实际上"母子"两人有着较深的隔阂，这也造成她在蒋介石逝世后，远走美国。



的一切利益，这大概是母子二人间得以维系情感的基础吧！事实上，后来蒋经国对宋美龄的待遇，是维系了蒋介石当年的做法，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宋美龄与孔家兄妹

之二　我所认识的孔二

在“第一家庭”所有的家族成员中，孔二小姐孔令伟，应该是最特别的一个人了。


蒋介石夫妇与蒋经国全家合影

那一年是在阳明山的中兴宾馆，蒋介石固定每年要到山上避暑，这天，宋美龄问我：“怎么好久没见令伟了，你去帮我看看，她到底在干什么？”

我受命之后，就从宋美龄的书房，赶到孔二的房间去转达宋美龄的意思，还没有进孔二的房间，就闻到一股浓浓的酒气，我猜想她八成又是在饮酒作乐了。我走近她的房门，她的房门是虚掩的，轻轻敲了两下，孔二应声回了一句：“谁啊?”我就答话说是某某人，她听了就顺口说声：“门没关，你自己进来!”我进去之后，吓了一大跳，只见孔二上身只穿了一件薄薄的男人汗背心，坐在那儿正和蒋介石医



疗小组的两个医生在喝酒谈天。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夫人要我来探望您一下，看看您在做什么。"她明白了我的来意，神色自若地说："你回去告诉夫人，我在和朋友聊天，但是不准说我在喝酒！"我自是惟惟称是。那时我眼睛余光看见孔二下身穿着西装裤，足蹬那双惯常穿的尖头绑带子皮鞋，整体看起来简直让人无法相信她竟是一个女人。我知道孔二只要有酒的时候，她是最高兴了，什么事情都不重要了。除了喝酒，她更喜欢和朋友摆龙门阵，一聊天就忘了今夕何夕，我只好回去向宋美龄复命。

宋美龄见我回，就问我："她究竟在干什么呀？"我便向她报告："报告夫人，总经理正在和二位医官聊天呢！"宋美龄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说："聊天?聊天会聊那么久，根本就是在喝酒对不对？"我不敢说对，也不敢答不对，只好低头默然不语。宋美龄显然对孔二的行踪，是了然于心的。

至今，孔二穿着男人汗背心，和朋友摆龙门阵的那一幕，还深深刻在我的心坎上，历历不忘。

孔二除了喜欢喝酒，更喜欢吃些小零嘴。她的零食和一般人的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她经常吃的一种牛肉干，便是她要圆山饭店厨房特地为她制作的。那种牛肉干，到我离开官邸这么多年来，我还没吃过同样好吃的牛肉干，那种牛肉干是呈束状的牛肉干，大概是用一条一条的牛腱去腌制的，风味特别鲜美可口。她那时经常会叫我跑腿做事情，我都会帮她完成任务，我有时去她房间找她，她对我非常客气，经常拿这种特制的牛肉干招待我。

笔者按：谈到孔二小姐，许多人对她的身世背景，有着各式各样的传说，官邸底下的服务人员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就是讲孔二是宋美龄的"女儿"。关于这个说法，基





本上是欠缺实际证据的，他们的论点只是根据孔二的身材，他们说，孔家的几个兄弟姐妹当中，大家都是高高壮壮、福福泰泰的，惟独这位孔二小姐，是一个五短身材、又瘦



宋美龄和被宠爱的孔二小姐(左二)

又小，如果从身材上来评断，孔祥熙和宋霭龄夫妇的几个小孩，老大孔令仪小姐，长得高高胖胖的，很像孔祥熙；老二孔令侃，身高大约有175到180公分左右，体格魁梧，相貌堂堂；老幺孔令杰，没有哥哥令侃高大，可是也有170多公分的样子；全家就数孔二小姐孔令伟最矮小。若以身材来说，孔二确实和他兄姊不像，若论长相，则和她母亲宋霭龄、父亲孔祥熙，都有神似之处。

但，以外观来论断孔二是宋美龄的“女儿”，事实上是极其主观武断的。我常常在想，如果孔二真是宋美龄的骨肉，宋美龄断没有故意掩耳盗铃的必要。可是，不管孔二



是不是宋美龄的亲生骨肉，我觉得从她们之间的一些举动，可以看出一些梗概。我认为，她们即使不是亲生母女，她们的感情实在有逾于母女的关系。官邸随从表示曾亲眼见过几幕孔二对宋美龄撒娇的情景，见到这幕情景，任何人都会有些怀疑，孔二和宋美龄的真正关系是什么?

为什么孔二是宋美龄"女儿"的说法，竟然如此甚嚣尘上?宋美龄对孔二如此宠爱、娇纵，应该就是外人把孔二视为宋美龄亲生女的主因。所有的孔家子女，也就是宋美龄的外甥子女中，宋美龄固然对每位外甥子女都很疼爱，可是，对孔二确实是有一种独特的关爱情怀，特别钟爱此妹，这也是有主观上的原因的，而孔二的聪明干练，恐怕是一个很要紧的因素。

说到孔二的聪明干练，我是有相当深刻的体认的。

我最初到官邸服务的时候，孔二是住在士林官邸上方一个小山坡上的小型招待所里，她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学问渊博、无所不知，和她聊天，可以上通天文、下通地理，跟她谈文学，她能够和你滔滔不绝，跟她讲科学，她也可以和你谈出番道理。她这个人不是读死书，懂得重点吸收，灵活运用。这一点，在蒋介石心脏病复发期间，得到了彻底的印证。

她为了研究心脏病，竟然把所有能找得到的有关心脏病的书籍，全部找来阅读，甚至包括配菜的书籍，她都找遍了，整个人都钻进了研究的核心里面。

就因为她那时读了不少有关心脏病的专书，所以，许多医生都很"怕"她。蒋介石卧病期间，她会问医生："老先生这种病，应该是配这种药嘛，你们怎么用那种药给他?"她是以一种质询的口吻在问



医生，有时医生被她乍然一问，也会不知所措，难以回答。医生告诉她，各种病症有不同的状况，就因为有不同的状况，而且病症牵涉很广，因而用药不是一成不变的，她有时就听不下去这些解释，认为医生搞错了，还拿出她找到的书诘问："你们看，这本教科书上是这么说的，你们看过没有？"她的诘难，经常弄得医院的一流大夫头痛不已，有些医生知道她在士林官邸的威权，都刻意回避她的锋头，虚与委蛇。

记得蒋介石刚刚发病的那一段日子，那些为蒋介石治病的大夫，真是左右为难，我们这些护理人员更是不知如何是好。匆匆间，甲医师要我们为蒋介石配一种药，隔了不久，乙医师又要我们为蒋介石配另一种毫不相干的药，一天要改好几次，心脏科有心脏科的建议，泌尿科有泌尿科的处方，一会儿孔二又扎了进来，说要改配药，她的处方才是对的！真是弄得我们护理站不知该怎么办好，最后根本做不下去了，没办法配药，因为不知道谁是真正正确的。



宋美龄在中国驻美大使为其举行的酒会上
孔令侃始终陪同在旁。

最后，宋



美龄知道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她非常生气，说："怎么可以这样处理，这样是不行的。"

宋美龄说了话，孔二就不再积极插手医药问题，蒋介石的大夫们也成立了一个小组，并且有一位小组的召集人，来针对蒋介石的病情，做一个总其成的工作，随时向宋美龄负责。

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了下来。

除了博览群书，孔二还有一个专长，就是收集情报，整个士林官邸的动态，不论是个人隐私，或是私人丑闻还是贪赃枉法，都逃不过孔二的法眼，也都是孔二全盘向宋美龄汇报，官邸任何的风吹草动，根本不必劳神宋美龄出现，都会由孔二传到宋美龄耳中，因而，孔二的角色，有时真像是官邸的情报局长，如果官邸下人犯了过错，最怕被她知道，可是总难逃她的细密调查。

孔二照例每天要见一次宋美龄，她每天就是把从外面听来的东西，再加油添醋地讲一遍给宋美龄听；如果宋美龄想了解某件事情，自己出面不方便，即找孔二出马去打探消息，等孔二调查清楚了，便把所有得悉的消息，源源本本地告诉宋美龄，宋美龄耳根子特软，只要是孔二在她耳朵边咬个几下子，宋美龄就深信不疑，并且留下了刻板印象，谁来说情都改变不了，所以，官邸内外大家都晓得，如果要摆平某件事情的话，先得要打通孔二的关节，否则一切休想成功。

为了要让日子好过一些，官邸里面的一些工作人员，不论官职大小，当然得在孔二身上多作些关系才行，像现在多已经是名人的一些军情首长、退休高阶人员，当年都是孔二座前的常客，在官邸的夜晚，这些人都要在孔二的房间"集合"，陪孔二喝酒、聊天、下功夫，酒酣耳热之际，不外乎要谈些士林官邸的有关事务。当年官邸上至侍卫长，下至武官、秘书、侍卫官、副官……，只要孔二晚上有兴致，都要到她的招待所报到，几杯黄汤下肚之后，这些工作人员如果有什



么心里事情要讲，趁此良机，向孔二作一番表述，也许就可以万事OK。蒋介石还在的年代，士林官邸当权，宋美龄讲话十分有分量，那时，只要把孔二这关打通了，宋美龄那厢大概已经八九不离十，但是，如果某人要是得罪了孔二，而且此人做事真有值得非议之处，只要孔二一句话，嘴巴向宋美龄耳根稍稍靠一靠，此人的大好前程，大概也少了一半，搞不好还要卷铺盖滚蛋。



1987年，宋美龄与孔令侃(右)、孔令伟摄于士林官邸

什么时间是这位官邸“情报局长”向宋美龄报告情报的时间呢？据我观察，她不外是晚上，也就是在宋美龄休息前的一段时间，宋美龄反正也寂寞得发慌，每天就是巴望着她最疼爱的孔二小姐，和她谈谈官邸，或者是圆山、“妇联会”、振兴等单位的各种大小事情、是是非非，听了孔二的报告，宋美龄不是颔首称是，就是眉头紧锁、状似生气。孔二和宋美龄谈天的话题，十之八九都和人有关。孔二的例



行报告，也成为宋美龄茶余饭后的最大消遣。

官邸当年许多人便说，孔二小姐是宋美龄的灵魂，如果没有孔二，宋美龄势必失魂落魄。

有一回，孔二和宋美龄闹别扭，几天都不上宋美龄房间报到。那时，蒋介石身体不是很好，平常下午的外出兜风也停止了，宋美龄已经几天没出门，孔二又不来，心里更是闷得发慌。

久等不来，宋美龄就叫人去传话，叫孔二上书房来看她，我也不

宋美龄最后一次回台湾

1994年9月，宋美龄回台湾探望因直肠癌住院的孔令伟。



知道她们闹别扭的过程，但宋美龄要我去叫孔二，我就得去。到了她住的招待所门口，只见孔二一个人躺在床上看书（可能是武侠小说之类的），我便向她报告，宋美龄想见她，孔二看见我去了，她便挪动了一下身体，头朝里一歪说："你告诉她，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我不去了！"

我不能一直呆立在房门口，只有连连称是退出，回房向宋美龄回报。宋美龄微微吐了一口气，大概隔了几分钟，宋美龄实在熬不住了，要我们陪她亲自上孔二住的招待所探视孔二，亲自跑了一趟，才让孔二心中平息，又和夫人亲昵如故。

人们说"母子连心"，孔二固非宋美龄的女儿，可是，她们憎爱分明同母女，有时候，难免一个鼻孔出气，例如，有一阵子，某位女副官好像是要



1968年圣诞节前，宋美龄来到她一手创办的华兴小学



请假离开官邸几天，宋美龄觉得她不该请那么久的假，就要副官少请几天，但是，她却坚持要请假去处理私事，语带冲撞僵持不下。孔二知道了，就和宋美龄一起“教训”那位女副官，孔二说，我们蒋家对你这么好，你死了丈夫，没依没靠，夫人肯收容你，还把你的四个小孩安排到华兴育幼院等学校去就读，你怎么可以为请假就这样坚持？你要知道夫人身体不好，需要的就是你们的照顾，你却不留情面，简直是“忘恩负义”、“对蒋家不忠”云云。

最后宋美龄和孔二取得了共识，只要那位服务人员敢走，就要她立刻把小孩从华兴转学，她在官邸取得的一切福利也全部取消。此事后来闹得很不愉快，是在彼此情绪极为恶劣的情况下收场的。

之三 蒋氏家族的语言和称谓问题

宋美龄和蒋氏家族讲话和称谓用法，具有非常深刻的寓意。

在一般情况下，宋美龄讲话常常是讲夹杂着英文的上海话。但是，大家都晓得，官邸是一个人员非常复杂的地方，官邸内务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专门的人负责，比如清洁有清洁的人、插花有插花的人、开饭有开饭的人、做衣服有做衣服的人、烫衣服有烫衣服的人，为了避免有些话不方便在闲杂人等面前讲，宋美龄有时就会用英文和孔二等人交谈，这样可以不让工作人员知道她们的谈话内容。

宋美龄和蒋介石之间，是讲上海话的，很少讲英文，因为蒋介石的英语不是很好。

我大概可以这么讲，宋美龄在和一般家人讲话时，是夹杂着上海话和英文的；和蒋介石则是纯粹用上海话讲；和我们服务人员或是专业工作人员，通常是以比较好懂的上海话、还有夹杂着国语和英文的综合语言沟通。

蒋介石和蒋经国两人，在讲话的时候，讲的是上海话，基本上，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泛舟日月潭

上海话和宁波话是有些相近相通的地方。

孔二讲上海话，可是，她的国语讲得非常标准，一口的京片子。

十五　为退出联合国，蒋介石心脏病发作

官邸某随从的回忆

记忆中，官邸在1969年，为了联合国的问题，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那一阵子的某天（后来我察觉到，那天正是台湾发生了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关键日子）我见到沈剑虹几次来士林见蒋氏夫妇，然后，宋美龄就开始忙碌起来。那一整天，我只见到宋美龄专心地伏在书桌上拿了一支红笔，在一张纸上涂来改去的，不知在忙些什么，



改了很久，宋美龄才把那张纸拿给沈剑虹取走。士林官邸的服务人员都对沈剑虹有深刻的印象，那时据说因为他的头发开始微秃，在公众场合上，都是戴假发，他来官邸的时候，许多工作人员都会注意他戴假发的样子。



稍晚，我才晓得，宋美龄是在批改由沈剑虹写的一篇有关台湾退出联合国的英文声明草稿，那时我才晓得，“外交”方面所有的重要事宜，几乎都通过宋美龄参与决策，并且在许多重要的文稿上，皆要经过宋美龄过目，才能发交“外交”部门，送到相关的外国政府去。有人讲，宋美龄等于是实质上的“外交部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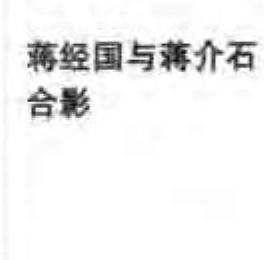
为了那封信，宋美龄那天一直忙到夜里一点钟，才完成稿子的修改。我觉得她的表情，不像往常那样平静自若，明显有着重重心事。

那几天，我总觉得官邸上下，好像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气氛不太好，孔二老躲着蒋经国（本来孔二就对蒋经国是有些敬畏）甚至刻意不上餐厅一起和蒋介石夫妇吃饭。我再回顾一下不久之前，孔大先生(孔令侃) 也来过台湾，至官邸来商量什么事情，孔令侃那时住在圆山饭店，来了一阵子，就回美国去了。

之后，我听说，孔令侃和孔二他们，事实上对蒋氏父子提出所谓



"汉贼不两立"——也就是只要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台湾就退出联合国的政策，是极为反对的，他们认为台湾应该和中国大陆一起待在联合国，即使中国大陆获得了安全理事会常务理事国的地位，也基本无损于台湾在联合国拥有代表权的既有地位。包括孔令侃在内的一批人认为，就联合国这个事情来看，台湾在作法上应该要更有弹性和妥协的空间。


蒋经国与蒋介石合影

但是，蒋介石和他的儿子蒋经国，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对联合国问题，台湾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否则就是纵容姑息主义，就是与虎谋皮。

为此，孔家和蒋氏父子的意见有着天差地别，两边谈得不投机，气氛也搞僵了，把宋美龄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也不知道拿什么主意，最后只有听从丈夫的意见，夫妻一命，和中国大陆"汉贼不两立"，并且以宣布退出联合国了事。

事情过了以后，我还听见孔二在和宋美龄言谈之中，似乎还透露着孔家对这件事情的扼腕痛惜。



巧的是，蒋介石就在台湾退出联合国问题后，心脏病就发作了。许多工作人员可以想像得到，蒋介石对退出联合国，在心理上造成他很大的打击，他对美国总统尼克松更是不满，那时蒋家家人也深深表示了对尼克松“忘恩负义”的强烈不满情绪。但是，那时除了徒呼奈何之外，又能如何呢?

笔者按：蒋介石心脏病的发作，是在1970年的8月，而1970年那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始接近中国大陆，表示将解除对中国大陆的全盘贸易禁运，以及将亲自访问中国。8月3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宣布，美国将赞成中国大陆加入联合国，但反对排除台湾于联合国之外。换言之，美国当时的政策是主张中国在联合国应该“一国两席”，包括当时在美国一直被视为台湾“地下大使”的孔令侃，都接到华盛顿当局的讯息，强烈表示美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此一立场。但是，美国这一尝试性的讯息试探，却受到来自台湾内部强烈反对中国大陆入会的势力的坚决反对，认为台湾和中国大陆应该势不两立，绝对不允许妥协，谁妥协就是中了“姑息主义”的毒素。

孔令侃当时的职位，虽然不是大使，但是，他的职务是蒋介石“钦定”的国策顾问，经常代表国民党当局和美国进行高层磋商，他带回的资讯，不但引起台湾内部极大的震撼，而且，也在官邸蒋氏家族内部引起一阵争议。以孔令侃、孔令伟为代表的孔氏家族亲美势力，坚决主张要在当时艰困的国际局势中求自保，只有配合美国在联合国的运筹帷幄、策略运用，争取“一国两席”，换言之，孔令侃认为应该灵活运用，以“一国两席”作为台湾的最低利



益底限，而不是采取全然放弃、让“亲痛仇快”，采取完全退出联合国的消极行动。

由于官邸内部派系势力的纠葛，和国际政治的变化，蒋经国主张的“汉贼不两立”政策，最后被蒋介石首肯接受，但是，就在蒋介石得知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势不可为的状况后，突然心脏病发作而病倒。

十六　政治婚姻?鹣鲽情深?

不少外界的朋友，喜欢拿政治婚姻的名词，套在蒋介石与宋美龄身上，从他们当年的结合来说，难以否认有这样的因素；但从他们以后的婚姻生活来说，我觉得也不尽如此。

我自己也结婚两年了，我对婚姻的体认也十分深刻了，我再回想宋美龄和蒋介石当年的状况，我觉得外界是不了解他们，才会有那样的误解。



蒋氏官邸生活一幕

宋美龄经常与蒋介石对弈

在蒋介石身体还好的时候，蒋介石对宋美龄，一向便是关心之忱，溢于言表，我可以感觉到，蒋



介石对宋美龄的情爱，绝对是真诚的。起先，我发现宋美龄似乎对蒋介石的关怀比较冷淡，反应不是太热情，但是，这种感觉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发表讲话

病了之后，又有不同的观感。

例如，早些年只要孔二不在宋美龄的身边，她一定会找来一些官太太，叫她们来士林官邸和她聚会聊天，度过无聊时日。可是，等到蒋介石病了之后，宋美龄摒除了一切的嗜好和交际，全心全力地为蒋介石的身体竭智尽虑，陪着蒋介石一起住院就医，长年如此，这是不容易的。

笔者按：蒋介石从青年时代，就有各种的风流故事，他在和宋美龄结婚前，公开的妻妾就包括了毛福梅毛夫人、姚冶诚姚夫人、陈洁如陈夫人以及被外界谈论最多的也就是一位日本小姐，至少有四位。尽管宋美龄在婚后，对蒋可说已经既往不咎，然而，蒋过去的记录是抹不掉的，至



少宋美龄心中的印象是无法消除的，加上一些“漏网新闻”经常在时人口中相传，传到宋美龄耳朵里，当然会引起轩然大波。

比如，抗战时期盛传蒋的老情人陈洁如，从美国回来了，这则传闻并且说宋美龄为此和蒋大闹大吵，最后以蒋低头认错收场云云。



蒋介石与陈洁如合影

1926年，蒋介石与陈洁如合影于黄埔军校。

类似的传说，实在不一而足，似是而非，难以令人置信者亦所在颇多……

十七 蒋介石病逝



蒋介石发病，我们医疗小组的医生和护士，当时是相当辛苦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当时上面交待，要把有关蒋介石生病的消息全部封锁，所以，除了我们官邸服务人员之外，不准其他医疗人员知道蒋介石状况，以免消息走漏，影响政局。后来，据我们了解，这是宋





蒋介石灵堂

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灵棺前的十字架象征宋美龄对他的永恒追思。

美龄的意思。可是，外头的消息似乎传得很快，有些敏感的人似乎都已经晓得蒋介石好像得了重病，暂时不能视事。毕竟，纸是包不住火的，蒋介石本来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上，接见外宾、主持会议，太久不在公开场合出现，当然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了。

不久，心脏权威余南庚博士回来主持治疗蒋介石的病情，他一回来，我们就奉命给蒋介石移床，移床行动是极其秘密的一次行动，在所有相关人员小心翼翼之下，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安全地把蒋介石送到医疗特别病房，进行漫长的疗程。



宋美龄在丧礼上

虽然，宋美龄是不用为蒋介石作些细琐的照顾事宜，甚至大概连开水都没为先生倒过一次（事实上官邸人员众多，这种小事不必要宋美龄操劳），可是，在后来蒋介石清醒期间，她还是经常问蒋介石："你要吃些什么吗?要



不要我叫谁给你弄点什么东西吃啊?”关怀之心，溢于言表。

1975年的4月5日，深夜11点多，我去士林官邸上班，到门口时，我就发觉那天官邸的气氛有些不对劲，怎么忽然来了那么多的黑头大轿车，还没进门，一位在官邸打杂的熟人低声告诉我：



“先生大概不行了!”我一听，知道蒋介石可能真的出了什么状况了，我三步并作两步，快走上楼，准备去看看需不需要帮忙，那一阵子宋



蒋介石夫妇出席大会

1971年，蒋介石夫妇在庆祝“双十节”大会上。



悲痛的宋美龄

蒋介石的病逝，对宋美龄来说无疑是一生中最深痛的事情。蒋、宋一起度过了许多危难。宋也为蒋做了很多的牺牲。



美龄刚刚因为乳癌开刀，亟需我们护士的照料，我从宋美龄住的书房，通过一条通道，走进蒋介石的房间，只见当时里面护士和医生乱成一团。孔二小姐见到我走上楼，跑了过来，她对我说："L小姐，你去换换手好了，先生好像真的不行了！"孔二小姐讲话的表情十分沉重，她的意思似乎是要我去帮忙医护人员，为蒋介石作最后阶段的心肺复生术，我当然毫不迟疑地跑到蒋介石病床跟前。



蒋纬国和蒋介石

不知道内情的人从病床旁医疗仪器发出的声音，还以为蒋介石的心跳还在维持，然而，实际情况已经十分糟糕，那些响声完全是呼吸器的音响，蒋介石的心搏早已停止，甚至连生命现象都已经终止了。那时，蒋经国一个人坐在床边的一张长沙发







每逢圣诞节，士林官邸总是充满欢乐

上，面庞表情痛楚，低声啜泣着。

过了几分钟的样子，医官走到蒋经国跟前问他：“报告教育长！是不是要报告夫人啊?”蒋经国不假思索地说：“好！你们就去报告她好了!”

宋美龄已经早就心里有数，知道蒋介石为时不久，她走到蒋介石床前，表情非常沉重，但外表看来似乎还挺得过去似的。

医官们还是奋力在抢救着，大家都还是抱着一线生机，为蒋介石的性命努力着，大概施救到半夜12点多快1点的时候，蒋介石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正式宣布施救无效，蒋介石已经逝世。

为蒋介石移灵当天晚上，我们还是陪宋美龄回到阳明山中兴宾馆



休息，那个夜晚，可说是宋美龄度过的最长的一个夜晚，整夜就见她翻来覆去久久未眠，我很可以体会出她内心的痛楚。宋美龄一生和蒋介石厮守共处，一起度过了许多家国的危难，尽管有人说他们是所谓的“政治婚姻”，但，我觉得在晚年，宋美龄在蒋介石晚年真的做了很多的牺牲，特别是生活型态上的改变，更显现她对蒋介石深情一面。

1976年回台的宋美龄

1976年，宋美龄回到台湾参加蒋介石逝世周年纪念。



蒋介石死后那些日子，宋美龄的生活状况，仍然和以往相同，每天还是要服务人员为她按摩。隔了几天后，蒋介石的遗体已经从“荣民总医院”移往台北孙中山纪念馆，宋美龄固定每天下午要到孙中山纪念馆去，为方便照顾她，我奉命换成了白天班，可以专门陪她去孙中山纪念馆守灵。每天下午，大概吃过中饭不久，她看了一会儿书，就会告诉我们说她一会儿要去孙中山纪念馆了，我就晓得该去换衣服了，她随后也去把家常的旗袍换下，穿上黑色旗袍。官邸内务科也为我订做了一套黑色旗袍，只要宋美龄说要去孙中山纪念馆了，我就去换那套穿起来实在不好受的黑色旗袍。

十八　宋美龄重要随从素描

谈到宋美龄的几个重要随从，大概先得从为她管理密件机要的两三个人开始说起。

在文书秘书方面，宋美龄身旁一直跟着一位陈小姐，此人长得魁梧壮硕，块头特大，学问听说相当不错，有人讲是宋美龄在美国魏斯理安女子学院的学妹，当然，在年纪上要比宋美龄年轻多了。

陈小姐的英文造诣很好，但是，宋美龄对英文修辞是很注重的。我经常见到陈小姐小心翼翼地拿了篇文稿，送到宋美龄面前，宋美龄就很不客气地拿起红笔，在文稿上面，这里画画，那里改改，一篇文章的草稿总要个把钟头才会改好。等宋美龄改过了，陈小姐再把那张已经被红蓝笔涂抹得不成样子的稿子，拿去再用打字机重新打字，等打好字，再请宋美龄过目，一切没问题了才准发稿出去。

陈小姐平时沉默寡言，但是吃起东西来很有办法。宋美龄特别喜



欢招待人吃东西，每次她来，宋美龄知道她喜欢吃点心，就吩咐厨房，给陈小姐准备点心来，等厨房把点心送来，陈小姐通常是照单全收，全部搬回去大快美餐一顿，她根本不怕胖，愈胖愈吃!

宋美龄的得力助手里面，还有两位兄弟搭档，就是知名的游建文、游建昭兄弟。

有公事要办时，游建文一向跟在宋美龄身边，须臾不离。我对这个人的印象是，规规矩矩，客客气气。后来因为宋美龄经常去美国洽谈公务或是久住不归，宋美龄就要“外交部”把游建文调到美国纽约当“总领事”，如此，游秘书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美国，为宋美龄办些公私杂务了。

游建文待在美国的时机比较多，可以说是宋美龄当年在美国的总联络人。至于游建昭，就是专门负责台湾部分的事务。在台湾，游建昭主要的工作是在“妇联会”，早期，“妇联会”为军眷区盖了不少房舍，几乎都是他一个在幕后幕前张罗。孔二小姐来了台湾以后，游建昭就归孔二小姐节制，反正所有“妇联会”的事情，多半要经过孔二之手，向宋美龄报告同意之后，孔二再交游建昭去办，建昭扮演的角色等于是执行者，完全风承孔二意旨办事。

建昭在兄长过世之后不久，亦办理退休，现在美国养老，不过宋美龄交待什么事情，大概也难免还要跑跑腿。

除了上述这几位之外，宋美龄还有一位贴身的武官叫宋亨霖，此人五短身材，可是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思维想法更是细腻周到，很讨宋美龄信赖喜欢，在现在美国宅邸人丁稀少的情况下，宋武官成了宋美龄极为仰赖的栋梁，宅邸内外，都是他一个人张罗奔走，对宋美龄更是忠心耿耿。



十九　美国官邸的一幕茶杯风暴

美国宅邸某随从的口述

宋美龄去美国之后，基本上，她的生活作息上还是没有大的改变，还是和以前差不多，只是来往的人比较有些不一样。宋美龄嘛还是和一些孔家的亲人在一块儿，孔二大部分时间陪伴在她的身边，把宋美龄身边的一些随从工作人员管得怨天尤人，但，总而言之美国官邸的生活还是很平静的，因为宋美龄在美国纽约住



美国宋寓

这是曼哈顿葛莱茜广场10号门口。宋美龄公寓在9楼。



的，是属于自己的一幢公寓房子，房子很宽敞，当然没有像台湾这样的排场气派了!

宋美龄是1975年的9月间，去的美国，到了隔年的4月初，正值蒋介石去世周年，她总要回来看看哪！我们陪了她回来之后，就有位同事请调，太辛苦了，受不了，宋美龄也觉得对原先的护士不满意，也同意换人，于是就换了一位护士。

这位护士长得白净漂亮，脾气也不错，宋美龄还满喜欢的，就选上她和大家随行去美国照顾宋美龄。

谁知道去了美国之后，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我记得那是1979年冬天的事，外头下着大雪，我们下面的服务人员好多在说悄悄话，我见了好奇，就凑过去听，这下子我听到了惊人的消息。

原来，宋美龄的一个贴身随从某某，和那位新来的护士搞上了，两个人焦不离孟，孟不离焦，那位老随从人足足比我们的新伙伴大二十来岁，都可以当人家爸爸了，连儿子都已二十几岁，大学毕业了。

我辗转听到的说法是，那位新护士原来有个很要好的男朋友，是台北某医院的医生，但，交往几年论及婚嫁时，男方的母亲反对，认为儿子是医生，当然要找位门当户对的医生小姐才够格当她家媳妇，这位护士小姐一气之下就和男朋友分手。

而分手那段时间，正是她答应接受来美国照顾宋美龄的任务的前夕，那位护士大概想，远离台湾可以遗忘一些事情，如此，她就怀抱着郁闷的心情来到美国纽约宋美龄宅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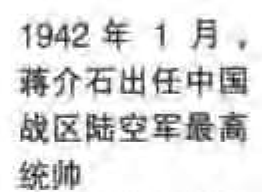
到了纽约之后，大家工作都很单调、心境自然也很苦闷，工作的小圈子里，就是那样几个人，日久难免有些搞七捻三的事情发生，宋美龄的那位老随从嘴巴一向很甜、很会说话，又懂得女人的心理，三下两下，就赢得了新护士的芳心。

最早，我们都没注意两人眉来眼去的情形，倒是那位护士的室









1942年1月，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陆空军最高统帅

图为他在就任书上签字，右为宋美龄。

友，发现了两人的交往内情。因为，美国宅邸不像台湾那样宽大，房间数目也没有士林官邸多，她们有两位护士是共住一个房，那位老随从经常在下班之时，和新护士一起进她的小房间，两人一进去就是老半天，不用说，也知道他们两个人在房内做什么事，起先，不知情的室友冲了进去，立刻花容失色地跑了出来，消息就是这样传开来的。

后来，这位老随从也晓得如此做来，话传开来不好，每天下班以后，就和那位护士相约，由那位仁兄开车，干脆开车到市区找地方去潇洒。

前面讲过，孔二是宋美龄的“情报局长”，这种事情哪儿能逃得过她的法眼？三两天便传到她的耳朵里，然后宋美龄也很快知道了，宋美龄听了似乎一肚子火气，可是又没有好方法去干涉别人私人的问题，毕竟那里是美国，是一个讲究私人隐私权利的国度，宋美龄也只能很感慨地叹息：“唉呀！这真是造孽啊！人家年纪轻轻的，大好前程都毁了嘛！这个小姐也真是的，谁不好看上，偏偏会看上他，年纪都可以做他的阿爹了，真是的！”

后来，宋美龄有次“顺便”问了一句那位随从：“听说最近你有



喜事?”某随从脸不红心不跳，很自然地说：“报告夫人，我准备和我太太离婚，过不久我就娶某护士!”

宋美龄听了苦笑，摇摇头。

尔后，果然某随从和他的原配离了婚，付了笔丰厚的赡养费。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向来是兢兢业业的，从不出纰漏，宋美龄只好任由他们去，再也没有做声管这档子闲事。

后来，某随从和这位年轻貌美的护士婚后，生了一个小宝宝，老来再得一子，这位老兄十分得意，算算年纪这个小孩目前总有五六岁了。

二十 “进军大陆”

“反攻大陆”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梦想了，孔宋家族早在50年代，就持这样的看法，只是大家没有说穿而已。然而，当1987年，台湾当局渐渐开放大陆政策以后，所有的台湾生意人都去了大陆，蒋氏家族对大陆还是十分保守迟疑的。

但是，孔家在最近期间，特别是1994年以来，更加紧了对大陆经商活动的试探行为。1994年初，孔家的一个私人代表，悄悄到达了北京和上海等地，期待能在大陆市场已经开放得无以复加的现阶段，能够分上改革开放的一杯羹。当然，以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响亮名声和地位，大陆自是十分欢迎的，然而，据我侧面的了解，孔家的这个代表团，虽然在大陆受到热诚的款待，但是，基于稳当的考虑，而且在目前大陆外商云集而不见得家家获利的情况下，孔家即使有大陆的允诺，短时间内，还是未见有断然的投资决定下来。



但是，“进军大陆”，仍是孔家在美国目前仍称庞大的家族财团势力未来最终目标，时势如此，就是宋美龄本人，大概对孙辈的行动亦持充分认同的态度，宋美龄有几篇名为《我将再起》的文章，我想，她绝对亦是赞同孔家或是宋家的经商威名重新在神州大陆“再起”的。



第三章

宋美龄生活片断

一位宋美龄随从的自白

一　燕居岁月，浓淡皆宜

宋美龄是1950年元月来到台湾的，刚回到台湾来的时候，那时，正是台湾地位最危急的时候，为了发挥全体军民的整体力量，宋美龄领导的“妇联会”，和蒋介石父子领导的党政军力量，内外一致地致力于所谓的反共抗俄“复国大业”。



宋美龄在官邸招待“国大”代表

在“妇联会”这类组织刚成立之初，宋美龄的确花了很多心思和精神，可是，毕竟宋美龄是个很重视生活的人，而且，五分钟热度一向是中国人的性格，经过几



年热烈的活动，所谓“大业”也不过一场梦想，“妇联会”基本上慢慢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本来是每天的活动，变成只在节日才举行类似的活动。

在“妇联会”由绚烂归于沉寂的情况下，宋美龄再度开始过着平静的日子，宋美龄基本上是一个很懂得享受的人，加上宋美龄出身于大陆最大的资本家家庭，又是留学美国的人，她的生活更充满了神秘色彩。

然而，这样一个出身世家的富家女子，为什么在近年的一些报章报道中，要把她和一些什么“垂帘听政”、“妇人干政”等等的字眼词汇类比在一块儿，这究竟是何原因?根据我数十年来在蒋介石夫妇身边的观察，我觉得宋美龄绝不是一个有强烈政治野心的人，外界之所以把宋美龄塑造成一个“垂帘听政”的人，大概和她耳根子一向太软，并且和一贯对孔祥熙家族言听计从有关。

基本上，宋美龄的官邸生活是很平静安逸的，即使在海峡两岸军事情势最紧张的时期，宋美龄还是没有改变她的生活方式，她是我看过最懂得享受的人。我因为工作的关系，长期陪伴在她的身边，对她的生活作息，和平日琐事，都有比较深刻的观察。

我心目中，宋美龄是一个思维很单纯的一个人，尽管贵为“第一夫人”，也有她天真可爱的一面。记得有一次，我在宋美龄的身后不远处随侍，她突然像是看见什么似的，眼睛一直盯着一个女性服务人员的头发瞧，我当时还没注意，她忽然冲着那位小姐问道：“你头发上绑的彩带是什么地方买的?你可以帮我买一些回来吗?”

我们往那位小姐的头上看过去，原来是一条很普通的丝带，那是以前年轻女孩绑头发用的，价格十分便宜，那位小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如果夫人喜欢的话，我可以为夫人带一些让您选，因为我买了不少这样的丝带。”可是宋美龄却浅浅地一笑，回答：“你还是帮我



去买一些来吧，我很喜欢这种丝带，下午你就去买，叫他们派部车去吧!"

那一次共为宋美龄买了十几条丝带，宋美龄显得很高兴地马上把那些丝带全部拿到她的书房，然后就在梳妆镜面前，要人帮她把丝带绑上，然后，左边看看，右边瞧瞧，一连两天头发上都绑上这些彩色鲜艳的丝带。

隔天下午，宋美龄还是绑上彩色丝带，和蒋介石一起到官邸花园散步，就在散步的途中，宋美龄突然问蒋介石："达令！（宋美龄一向称蒋介石'达令'，为英文DARLING的略称）你看看我头上绑的这个发带怎么样啊?好不好看嘛?"通常，蒋介石对他认同的事情，如果不是很重要的话，遇到有人问他意见，他大概不外是说声："嗯！嗯！"那天，我依稀记得，他也只是嗯了两声，冲着宋美龄脑勺后面的那撮红色发带，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一下，就把目光挪到别的地方去了。



60年代末，蒋氏夫妇合影

一般，假如蒋介石对某件事情不怎么赞同的话，他就会直接说了，我印象中，那次，蒋介石听了宋美龄的话又轻描淡写地补充了一句："哦！这种丝带不都是小女孩绑的吗?"

宋美龄知道蒋介石这句话里面是话中有话，他显然不喜欢宋美龄绑的那种颜色鲜艳的丝带。那天散步回去之后，宋美龄就悄悄把丝带



收了起来。

从这次的事情，也可以看出，宋美龄也有她天真的一面，更可以看出，她其实和一般妇女一样，抱持着“女为悦己者容”的心愿。这个事例也能够看出，对宋美龄，虽然外人很多的说法都认为她本来是一个很跋扈的人，而且天不怕地不怕，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宋美龄是这么地尊重蒋介石，他们和一般传统的夫妻固然不同，可是，宋美龄也有她可爱的一面，绑发带就是一个最具体的事例。丝带事件发生后官邸一时之间引为笑谈，大家都对宋美龄居然如此具有童心，感到不可思议。

尽管宋美龄出身世家豪门，可是，在我的观察中，她并不是一个奢侈浪费的人。有一些早期出版的关于宋美龄的著作，曾经夸大报道她早年的生活作息，例如有的书说她经常要佣人为她更换丝质床单，一天总要更换个好几回；又说她用的纸巾，一张就要耗费美金 20 元，一年光是花在衣着上的开销就要耗去一百多万元 (大陆时期的袁大头银元)。这些说法，在我看来，至少在台湾时期，宋美龄是没有这样的状况的。

就拿她的床单来说，也不过是普通的纯棉线品，绝非外传的什么丝床单，也没有一天换个好几次的情况，大部分时间是一二天换一次是真的。

许多人认为，宋美龄和蒋介石是典型的政治婚姻，基本上，我对这个说法，只同意一半。在早期，宋美龄和蒋介石确实有可能是所谓的政治婚姻，那可能是早期大陆的政治环境的一种情况，然而到了台湾以后，或许是人本来就会日久生情，所以，宋美龄和蒋介石两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陪伴宋美龄多年，我觉得宋美龄是一个生活得相当单纯的人。她在生活作息上，和蒋介石比可说是完全相反，蒋介石是早睡早起，而





宋美龄则是一个夜猫子，晚睡晚起，十足是个享受生活的人。

早上，她起来以后，就由一位女副官为她作全身按摩，通常，她要躺在床上好一段时间，才慢条斯理地起床。刚到台湾来的时候，是



蒋介石与蒋经国一家玩跑马游戏

这位曾南征北战的"蒋委员长"此刻乐此不疲。

由蔡妈为她梳头、化妆，后来，蔡妈离开官邸退休，才另外找了一个副官服侍宋美龄早上梳妆和盥洗等事宜。

在此同时，副官和内务科的工作人员已经为她备好茶水（她通常喜欢喝淡淡的龙井茶）和报纸，她也喜欢在卧榻上斜躺着，点起一根薄荷烟来抽（后来她为健康上的理由，戒除了抽烟的习惯，戒烟的时间大概是在60年代末期，也就是阳明山车祸之后的事情）。

因为她起床的时候，多半已经超过10点，所以偶尔她会在床上吃早点，而蒋介石早在清早就已经吃过早餐，所以早饭宋美龄是不和蒋介石一块儿吃的。

宋美龄非常注重自己的体重是不是过重，所以，她不常吃肉类食品，但是，她很重视医生的建议，只要有医生告诉她，该吃一点蛋白质的东西，她就在早点时，吃一个蛋，她偶尔才吃一点肉。有时候，



她患感冒了，也会吃一个蛋，来增加抵抗力，宋美龄的早餐菜单十分简朴。由此可见，宋美龄对吃东西是从来不挑剔的，她并不像外界宣称的那样大鱼大肉，一点没有节制。

从蒋家吃饭的情形，也可以一窥官邸的生活动态和政治动态、人际交往。

和亲族进餐，官邸可以说很少有全员到齐的情况，大部分时间，官邸都是只有宋美龄和蒋介石两个人吃饭。

偶尔，蒋经国和蒋纬国来官邸进餐，我总觉得餐桌上实在显得太安静了些，大概只有餐具碰撞的声音，除此之外，全程根本没有人讲



蒋经国与蒋方良在餐桌上甚为亲昵

话。但是，宋美龄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为来客夹菜吃，蒋纬国就最"怕"宋美龄为他夹菜，因为，宋美龄对客人一向非常客气，只要是客人，一定为他夹菜夹到客人吃饱为止。

从每次官邸宴客的经过来看，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和亲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太热乎。

如果要在经国和纬国之间作一种比较的话，我感觉宋美龄对经国



还是比较亲切的。我认为，这和经国掌握实权，而纬国的权力相对较小有关。毕竟，宋美龄非常清楚，蒋介石有心要把政治权力转移给蒋



宋美龄与儿媳妇蒋方良闲聊

经国，在那个时候，蒋家除了蒋经国之外，没有人可以担此重任，也只有蒋经国有这样的能力，因而，宋美龄对蒋经国自然是另眼相看，这道理很简单。

但是，蒋经国的太太蒋方良若要和蒋纬国的太太邱爱伦比起来，宋美龄和邱爱伦之间，似乎比较聊得起劲。据我的观察，是因为邱爱伦比较年轻，也爱打扮，在衣着装扮上，总是比较新潮，宋美龄看邱爱伦的衣着仪表，自然会和她闲聊，说这个首饰在那里买的，你的头发好漂亮，是叫什么发式。

即使到了70、80岁的时候，宋美龄还是保持着一颗爱美的心，只要是邱爱伦身上的服饰或是装扮，她觉得很欣赏的，必然就要叫人为她打点好，让她也感受一下时髦的气氛。

蒋经国和蒋纬国一般只有年节场合，或是二老夫妇过生日的时候，蒋经国和蒋纬国才会带着老婆到士林度佳节。否则，平常士林官邸很少看得到这二位太子的身影，可见宋美龄和他们的交往并不频繁。



二　神奇多样的官邸宗教活动

宋美龄早年因为家庭的关系，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据说早年她的娘家会答应蒋介石的求婚，一个最大的理由，也是因为蒋介石应允在婚后信奉基督教或是信奉基督教义。

大陆时期，蒋介石为了夫妇俩礼拜天有做礼拜的地方，到处设立所谓的“凯歌堂”，到了台湾，也在士林官邸旁，建了一处私人礼拜堂“凯歌堂”。后来，连蒋介石和宋美龄经常去游历的地方，哪怕是荒郊野外也兴建私人教堂，像南投日月潭的涵碧楼，其后侧就盖了一栋教堂，就是给蒋介石和宋美龄专用的。其他台湾各地的歇脚地点，也有不少蒋家私人礼拜堂，可见，为了他们的宗教生活，政府还要花

宋美龄帮孝武系圣诞帽





费大量的公款，去为“第一家庭”盖教堂。

早期在士林官邸，星期天做礼拜，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

官邸警卫组为了每个礼拜天“凯歌堂”的礼拜活动，还要大费周章设计通行证，控制进出人员并且布置严密的警卫系统。

一个最大的原因，“凯歌堂”的此一盛会，凡是当时党政军高层人员和夫人们，都在应邀之列，当然，宋美龄是以基督教徒为应邀对象，可是，在那个人治色彩那么浓厚的时代，大家都清楚，如果要生存，就要跟领袖“同甘共苦”，领袖吃苦，大家跟着吃苦，领袖信教，大家最好也跟着信，跟着潮流走嘛!

宋美龄从小就养尊处优惯了，而且是个典型的夜猫子个性，迟睡晚起。但是，宋美龄每到星期日，必定是起个大早，绝不缺席礼拜，到了礼拜天上午的10点半钟左右，总是和蒋介石，连袂出现在“凯歌堂”，等他们两人到了教堂，仪式就正式开始。

因为宋美龄早期对宗教活动还很热衷，所以，下面的一些官太太们，也不得不跟着乐此不疲，可是，若每个礼拜这样作，对宗教比较不是那么热情的人，当然会暗自叫苦。

不要说官太太受不了，就是宋美龄的随从也有受不了的传闻，有的侍卫人员，最怕礼拜天上“凯歌堂”做礼拜，尤其是奉命派在“凯歌堂”里面作内卫工作的人，更是叫苦连天，因为，侍卫人员多半是不信教的，如果被安排在“礼拜堂”的前排，那更是“麻烦”，别人喊“阿们”，你也要意思意思跟着做样子喊“阿们”，别人在听牧师说道，你也要跟着听说道，做礼拜少说也要有一个钟头，若是坐在前面的随从人员，自然视做礼拜为畏途，当然，如果本身是基督教徒的人，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

宋美龄本人，除了士林“凯歌堂”的礼拜活动，还有妇联会每周一次小型祈祷会。在妇联会活动频繁的时期，宋美龄也是每个礼拜都



不会错过，一些妇联会喜欢搞关系的夫人们，也积极参加，很少缺席。可是，等到60年代初期，蒋介石以下的官员比较少喊反攻口号



蒋介石家宴上
蒋经国和蒋方良总是能活跃气氛

以后，妇联会活动也开始清淡。这类的小型祈祷会，也在宋美龄本身不是很积极的情况下，变成三天捕鱼，两天晒网的情景。

但是，60年代，"凯歌堂"的礼拜活动，还是未曾中辍，不但在官邸宗教活动正常进行，就是蒋介石出门度假，有些重要的度假据点，蒋介石也叫人盖了专用的礼拜堂。就像前面讲的日月潭，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可是，等日月潭的那座教堂建好了后，蒋介石的身体状况却一天不如一天，他没体力再到各地度假，当然更不可能再到各地的度假地点做礼拜。

读圣经、祈祷、唱圣歌是蒋介石每日的必修功课，即使在病中，也从未中辍，可见蒋介石晚年对宗教信仰之坚定，这一点，他是充分实践了他答应宋美龄母亲的结婚条件。

在这方面，蒋介石恒心是绝不输给宋美龄的，当然，宋美龄的书房桌上，也摆着圣经、教义之类的灵修书籍，她每天都要利用下午的时间，阅读1小时左右的圣经，读完圣经还用英文写日记，这成了她



每天绝不中辍的例行节目。

60年代末期，宋美龄一方面是受到阳明山车祸的影响，身体受了严重外伤，后来调养了好一阵子，大概从这个阶段开始，宋美龄比较疏于礼拜活动，特别是像“凯歌堂”的礼拜，有时候，她大概是前一天睡晚了，第二天起来没什么精神，便嘱咐属下说：“告诉先生，说我身体不舒服，礼拜我不去了。”

基本上，宋美龄的宗教信仰，是源于家族传统，所以，宗教精神是自然流露在她的身上，而官邸的其他蒋家成员，对宗教的感受和表现方式，就不是十分一致了。

以蒋介石来说，可说是蒋家成员中，对宗教信仰最真诚的一位，蒋介石的书房里，挂了三张照片，右边进门的地方是耶稣基督的画像，对面是他的母亲王太夫人的遗照，书桌的正上方，则是国父孙中山先生遗像。

蒋介石身体还健康的时候，每天都要作早课，所谓早课，包括静坐、祈祷、唱圣歌等，做完这些动作，蒋介石就进自己的房间，先后到国父、王太夫人、耶稣像前脱帽一一行礼致敬。宋美龄则不像他那样重形式，但是，宋美龄还是有她自己的一套宗教观，她曾说过：“按天性，我不是宗教家，至少不是一般人所谓的宗教家。我的个性不喜欢玄虚，而爱好实际，我很重视世间事物，有时或许重视得有些过度了。……”

宋美龄对自己与宗教发生的关系，把它分为三个阶段，而从宋美龄的这一分段，也可以看出宋美龄宗教信仰和政治及她的家族之间的互相关系。

她说：“第一个阶段，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望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只赖我自己，我实在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



定力。”

“接着是第二阶段。我在上面已说过的种种优患，使我失望悲观，颓丧消极了起来。到慈亲去世，真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北方有强敌的铁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西北旱荒，长江水灾，而最亲爱的母亲，又给上帝呼召了去。除了空虚，我还有些什么呢?”

“我母亲的宗教精神，给了蒋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太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由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到她的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后来我发现他谨守前约，我母去世之后，也丝毫不变初衷，但教义中，他起初很有一些不能了解的地方，读时很沉闷。他每天诵习旧约，苦思冥索，自多困难，所以我在日常谈话中，实有把难解之处，委婉示意的必要。”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精神园地，引导丈夫进去。同时我因生活纷乱，陷于悲愁的深渊，也想找一自拔的途径，于是不知不觉地重又回到了母亲所信仰的上帝那里。我知道宇宙间有一种力量，它的伟大绝不是人们所可企及的，那就是上帝的力量，母亲鼓励委员长精神生活的任务，既由我担负了起来，我也日渐和上帝接近了。……由此而人第三阶段。我所愿做的一切，都出于上帝的意思，而不是自己的。……”

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宗教信仰是来自宋家特别是宋美龄的启发，可是，蒋介石就和一般老一辈的人一样，他把基督教中国化了，而且还和他的政治信仰、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这恐怕是宋太夫人所始料未及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蒋介石对宗教的执著，在外在形式上，是绝对超过宋美龄的。而宋美龄到了晚年，反而对徒具形式的礼拜不感到兴趣，而把宗教信仰内敛到整个心灵世界中，这是两人在宗



教信仰上，明显的特性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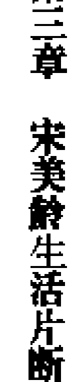
三　宋美龄的美感与养身

女人对美感的品味，是言人人殊的，但是，爱美则是女人的通性，生长在豪门世家的宋美龄自是更不例外。

在大陆时期，宋美龄因为家世渊源的关系，自始便非常重视外貌妆扮。基本上，宋氏姐妹都喜欢把头发梳成一个小圆髻，结在头的后侧，宋美龄本人对穿着更是讲究，在大陆的时候，最早喜欢着洋装，后来一直就习惯穿着旗袍，她的旗袍有一个基本的特色，就是都很合身，加上她也喜爱穿三寸高跟鞋，走起路来，摇曳生姿，丰姿高雅，把她曲线优美的身材，衬托得淋漓尽致。

据老一辈的侍从人员告诉笔者，宋美龄早在大陆时代，便十分注意身材的维持，在官邸她的卧房备有一具小型磅秤，每天她都要磅磅看自己的体重是不是增加了，如果超出她的预定标准，她立即开始控制自己的日常饮食，直到体重恢复她的标准为止。例如，她若是发现自己体重略为超重，正餐往往只吃一点蔬菜沙拉，一旦体重又恢复正常值的时候，兴致来了，会要官邸厨房为她上一客牛排，也许是从前留美期间养成的习惯，她对牛排始终情有独钟，对烤鸡和猪排的兴趣，则不似牛排那样高，但也是她经常食用的餐点。

因为她的皮肤有荨麻疹的毛病，所以，宋美龄非常重视日常饮水，在大陆时期，因为各地的饮水还不是那么干净，所以，宋美龄陪蒋介石到各省份视察的时候，总是要随从人员为她备妥一些蒸馏水，





或是高品质的矿泉水，以免影响她的皮肤和健康。此外，宋美龄也喜欢喝柠檬汽水，在大陆时代，侍卫人员随蒋介石夫妇外出的时候，总是不能忘记为她特别准备几瓶柠檬汽水，以备宋美龄口渴时，随时召唤侍从人员取来饮用。

到了台湾之后，宋美龄喜欢喝台湾本地的清茶，每天早上，在宋美龄还没起身之前，副官就为她沏了一杯清茶，她的茶杯非常特殊，为了怕烫，还在茶杯外缘套了一个银制的茶杯套。

包括这些茶杯套子，每天清晨，都由值班副官或是宋美龄的副官，用布头擦拭得亮晶晶，除了茶杯套子之外，官邸上下所有的银制器皿，如餐具之类的物品，都擦拭得一尘不染，洁亮光鲜。宋美龄最喜欢官邸里面的各种用品，整理得有条不紊、清洁亮丽，官邸内务科的人员知道她的这个习惯，对官邸内外的环境自是格外注意。

至于外间有传说，宋美龄洗的是牛奶澡，事实上，这完全是子虚乌有之谈，士林官邸的工作人员，或是南京黄埔路官邸的服务人员，都从来没有看见为宋美龄准备牛奶洗澡水的，这是人们不了解官邸实情的误传。据一位跟在宋美龄身边多年的女性随从说，宋美龄对化妆的品味很高，可是，到了台湾之后，她使用化妆品的时候，却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节省，有的化妆品，甚至是她叫官邸人员，用土法自行制造出来的。就以她的眉毛来说，据了解，宋美龄在年轻时代就已经把原来的眉毛剃掉了，而是以她自己“家传”的方法，为自己“纹眉”。

在台湾时期，士林官邸内务科的服务人员，几乎每隔一阵子，就要拿不用的废旧报纸去烧，有些初来的侍卫人员不清楚这是干什么用的，便注意观察夫人的随从在作什么，结果，发现夫人的随从，竟然拿这些旧报纸烧过的灰烬，收集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报纸灰烬调成黑色的膏状的液体，再拿到夫人房间。

起先，新来的侍从人员都觉得百思不解，怎么官邸连旧报纸烧成





的灰，都舍不得丢弃，难道这其间有什么奥秘？

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些纸灰，是要给宋美龄纹眉用的颜料。从年轻到老时，宋美龄每天都得花上许久的时间，在化妆镜前，然而，比较特殊的一点，别的贵夫人，若是化妆多半是请人帮忙或者全权代劳，可是，宋美龄别的地方几乎全部仰赖下人，惟独化妆是绝对坚持自己亲自动手，连她的副官郭女士，也不能插手她的化妆。

在蒋介石死后，宋美龄有好长一段日子，是在美国度过的，在她去美国以后，有些她身边的服务人员就不想再跟去美国，一方面，这些老一辈的工作人员，本身都已经进入老年，加上各人本身的家庭因素，不少人就表明不想去美国，所以，宋美龄身旁的人便愈来愈少，连副官也不例外。可是，虽然早期宋美龄化妆是从不仰赖下人的，而到她八十几岁的时候，手脚都不太灵活了，所以，化妆特别是在做一些比较细腻的动作，例如涂擦口红时，经常是偏离了嘴唇，涂得不成口型，然而，官邸里面又偏偏没有人帮她修整，因而经常出现口红抹在嘴唇外缘，口红与嘴唇本色交错相杂的情形。

基本上来说，宋美龄称得上是个美人胚子，外表轮廓实在是没有什么话讲，然而，人就是怕老，人一老的话，外表就要靠化妆品来“撑场面”，面且皮肤大概是因为罹染荨麻疹的关系，一些老官邸的工作人员都认为，其实宋美龄近看之下，倒并不是那么漂亮。

但是，比较细心的朋友就会发觉，宋美龄虽然离开大陆已经有40余年，可是，她的妆扮模式，还是沿袭过去20年代的妆扮方式，柳叶眉、薄嘴唇，惟一改变了的，是以前老一辈妇女常见的额头前留的那撮刘海不见了。

虽然宋美龄习惯自己化妆，而她老年时代，若是发现头上长了白头发的话，就会叫副官郭素梅到她的书房，要郭副官为她把白头发拔去。女人就是痛恨衰老，特别是看见自己有白头发的时候，更是又气



又急，无奈上帝对人类的年龄，一体同仁，绝不宽贷，也没有公侯伯子男的阶级划分，这一点恐怕是宋美龄这种贵族阶级，所不能消受的。

在家居时，宋美龄是依照气温来决定是不是穿旗袍，一般的情况，只要是比较冷的天气，她会选择穿旗袍，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她偶尔会穿长裤。在衣服的色系方面，她比较偏好亮丽一点的颜色，但是，鞋子则清一色是深色系的。衣服质料，她偏爱丝绒类的衣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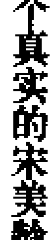
四　宋美龄的首饰传奇

菲律宾前“第一夫人”伊美黛，她的衣橱和首饰盒，在她的先生前总统马科斯亡命国外之后，成为外界最热门的话题，尤其是她那创下世界纪录的高跟鞋数目，更是各方议论的焦点。究竟宋美龄的衣橱里的衣服，和她金碧辉煌的首饰宝盒里，拥有多少珍贵的金银首饰，目前对世人来说，还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

以宋美龄出身背景来讲，她的娘家是中国当年数一数二的大资本家，她的出嫁妆奁应该不会是区区之数，可是，在官邸老服务人员眼中，却看不出她的首饰有什么惊人的地方。一位在大陆时期曾经看过她的首饰盒的老随从说：

“我也看过宋美龄的首饰盒，可是，我不觉得她的首饰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以她‘第一夫人’的身份，她的首饰事实上不算多！”

宋美龄喜欢中国式的首饰，像是珍珠、翡翠、宝玉之类的饰品。有人曾经穿凿附会地说，早在北伐成功之后，也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





结婚后不久，西北军人冯玉祥曾经送给宋美龄一颗巨大的明珠，作为蒋、宋的结婚礼物，后来，宋美龄把那颗超大的明珠，连缀在她的丝鞋上，云云。这个说法是真是假?没有人能够证实，可是，据宋美龄的随从回忆，他从来没有见宋美龄穿戴过这样一件首饰，或是穿过那双缀着明珠的鞋子。

五 附庸风雅，沉迷艺术

之一 宋美龄学画趣闻

宋美龄到了台湾之后，一改过去歌台舞榭、欢乐升平的生活方式，而改以学习国画，来修身养性。



宋美龄在习画

宋美龄的画作据说很有功力。



毕竟，宋美龄学画国画时，已经是花甲之年，她周围的人特地为她请到当时国画大师黄君璧，以及郑曼青先生，为她教授国画。当然，以宋美龄画龄的短浅，当然不能和大师级的先生相提并论，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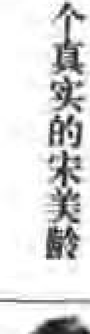
宋美龄画作（绢本）

杨翠叶，抗紫茎，发红华，垂朱荣。

是，宋美龄是一个十分好胜的女人，为了学画画，可以茶饭不思，刚开始的前几个月，宋美龄每到下午，就一个人钻进自己的书房，埋头学画，因为还在学习阶段，画室的地面到处是她画坏揉作一团的废画纸。

某日，正当宋美龄又在一个人闷头学画画的时候，蒋介石一声不响跑到她的书房，在宋美龄背后静静地观看她画画，大概是蒋介石看见地上到处是画坏之后弃置的废纸，加上看见宋美龄画的国画，还不是很成熟，就在后面忍不住笑了起来。宋美龄听见是蒋介石的笑声，马上脸色凝重地回过头来，瞅了一眼蒋介石，然后略带娇恬地说："笑什么?没看过画画吗?"

蒋介石大概发觉夫人有些不悦，自知无趣，就掉过头，走出宋美龄的画房。宋美龄为了学画，礼贤下士，对黄君璧等人，可以说是极尽恭敬，只要是学画的日子，一定要官邸内务科派车去接老师。最初





的阶段，因为宋美龄学画实在并不是很顺利，这也许是她还未开窍的关系，而黄君璧这些大师，虽然是地位尊崇，可是，教宋美龄的时候，自然不能和教授其他的学生一样，以最严格而制式的方式，去教宋美龄按部就班，从基本动作开始。



宋美龄画作（宣纸）
数点梅花天地心。

所以黄君璧等人，只有以跳跃式的教画方式，为宋美龄教授画画的技巧。有时候，黄君璧等老师发现宋美龄实在画不像样，只好自己亲自动手，拿起宋美龄手中的画笔，几笔功夫，就完成了一幅画作，类似这样的画作，最后落款多半还是用的宋美龄名字。

关于宋美龄的国画老师，还有一个传闻，据说，最早宋美龄心中属意的老师是溥心畬，可是，当溥心畬听到宋美龄可能要找他当国画老师时，当场就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我们大清帝国就是被你们中华民国推翻的，我岂能教宋美龄作画？"这一说是当时坊间的一则趣谈，当然以传闻的可能居多，尽管文人雅士多半率性，可是，溥心畬大概还不致如此出言无状。

除此之外，在50年代初期，宋美龄对画痴迷到极点。那时，由大陆北平（即北京）原来的故宫博物院运到台湾的宝物，全部暂存在台中雾峰。宋美龄知道在雾峰有不少古画，她三天两头就往台中跑，目的就是要到台中看画，以她的地位和权势，当然要看什么宝物就看



什么，宋美龄对别的东西兴趣倒不是太高，惟独对古画兴趣浓厚。

所以，每次她到台中，便直奔雾峰，到了以后，保管人员知道宋的兴趣，一批接一批把库中的古画搬出来，毫无条件地供宋美龄观赏。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些鉴赏古物的设备比较简陋，还是保管的人对宋美龄刻意“优待”，宋美龄观赏古字画时，居然可以完全不戴手套和口罩，直接用手接触古字画，和现在古物鉴赏专业人员鉴赏古物时，全副鉴赏道具慎重其事的样子，可说不可同日而语。



宋美龄画作（宣纸）

步觉烟霞由坐上生也

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宋美龄后来的画作，有了很大的进步，已经可以经过师的亲手“指点”，就能够自成一家，气势恢宏，俨然大家。蒋介石对宋美龄的画作，不但不再对她在背后发笑，而且刮目相看，对她的画作相当欣赏。



60年代，宋美龄的画已经臻致圆熟，连蒋介石的办公室都到处挂满了宋美龄的画作，当然，在重要庆典的时候，宋美龄更是交待有关部门，要把她的画作挂在蒋介石会见宾客的地方，让内外宾客都知道蒋介石有个会画中国传统画的太太。



朗世宁《松鹰图》

蒋介石对夫人画国画，始终是抱着"妇唱夫随"的心情，只要是宋美龄画的画，若是宋美龄觉得很满意，蒋介石就会在画的旁边题字，由宋美龄自己落款签名，夫妻以此互娱，也不失为当年官邸的一大美谈。只是好景不长，1969年，"总统"座车在阳明山发生车祸之后，宋美龄左腿严重受伤，她曾经住了好长一阵子的医院，缠绵病榻之后，宋美龄再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画画。自此以后，官邸画室空了好长一段时间。等宋美





龄身体好转，不久以后，蒋介石的身体又急转直下，所以，士林官邸蒋介石和宋美龄在画室内眉目传情、鹣鲽情深的一幕，已经成为绝响，而"第一夫人"以作画自娱的情境，也从此走入历史。

之二 故宫宝物和宋美龄

1973年，圆山饭店落成那年，宋美龄特地交待圆山的管理阶层，要在圆山饭店内，复制一幅宋朝的"清明上河图"，放在圆山饭店一楼的咖啡厅墙上。就在这幅复制的清明上河图正完成的时候，宋美龄还亲自到圆山视察，她看到这幅复制的图，觉得十分满意。当时，她突发奇想，就告诉身边的人说："我觉得'清明上河图'里面，最精彩的就是左边的御花园的部分，我们何不在台北设计一个公园，完全就仿造'清明上河图'里御花园的样子试试看。"



《清明上河图》（局部）

于是，当时的台北市政府在上级授意之下，开始规划位于士林官邸佐近的双溪公园，后来当然是因为限于经费和工匠的技艺，根本不可能做成和御花园同样的效果出来，不过，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宋美龄对古文化的崇仰程度。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来，北京故宫的宝物，也悄悄地从大陆运到台湾。

当初在大陆时期，故宫一共有3个处，包括了书画处、器物处、礼仪品处等。撤退的过程中，管从前皇帝礼仪品的那个处，投奔共产



党去了。所以，来台湾的虽然只有二个处的古物，可是古物的数量已经叫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

宋美龄是1950年元月，从美国来到台湾，她来台湾的时候，故宫的宝物还不像现在管理编号列帐如此完善，有许多都还是从大陆刚运到台湾，连箱子都尚未拆封，有些则是很零乱地堆放在台中雾峰设备简陋的库房里。

据宋美龄的老随从的说法，她早期刚到台湾来的时候，大概三天两头就往台中跑，但，宋美龄的兴趣主要还不在古董上，她一直对中国的古画有浓厚兴趣，所以，基本上比较少去看故宫古董。

然而，从后期士林官邸摆设的一些古物来看，宋美龄和蒋介石对古物的喜好，还是维持着相当高的水平的。但是，毕竟宋美龄在台湾时期，特别是蒋介石掌权时代，喜欢逢迎拍马的大有人在，这些王公巨贾，手头阔绰，动辄以家族收藏的古董相赠，这应该是常有的事，而且友人之间的相互馈赠，本属礼尚往来。

例如，据说有一回，宋美龄到北投林太太（她是清末名臣盛宣怀的第五个女儿）家串门子，宋美龄在和林太太聊天的时候，突然看到林太太家客厅里摆着一对明代的瓷瓶，觉得很讨人喜欢，左右端详了一阵子，林太太知道宋美龄很喜欢，在宋美龄告辞之后，就吩咐家里佣人，立刻把那对瓷瓶包装好，隔天马上差人送到士林官邸。宋美龄从没向人开口要过东西，可是，基于友谊，或是基于利害，许多人都心甘情愿送她喜欢的东西，大家皆大欢喜，这也是威权时代，“夫人政治”的一环。

之三 宋美龄的跳舞奇谈

谈到跳舞，有关宋美龄的传言，简直是多如牛毛，但是，究竟是有几分真实，则没有人能够一言以蔽之。



传说中，宋美龄在抗战前后，就经常去上海小住。宋美龄去上海小住的原因，据说有一部分是和她喜欢玩乐有关系，而这里面尤其和她对跳舞的浓厚兴趣，有密切的关联。

有一个最为人所议论猜测的，莫过于她和一位美国记者之间的传言，宋美龄因为喜欢跳舞，难免在舞池里会认识一些跳舞的同好，而这位洋记者某君，便是因为曾经大胆邀请宋美龄跳舞，而彼此结识的。

一回生二回熟，宋美龄和这位美国朋友的交情慢慢深了以后，外面难免有些喜欢拨弄是非和说闲话的，几句话这么一说，就什么都变了调，走了样。

不久，大概蒋介石也知道了有这么一回事，然而，无奈传说中的男主角是个外国人，尤其是个碰不得的美国人，何况是个记者，更是得罪不起，这要是换成一般的中国人，早就请军统的人出面"处理"了。在投鼠忌器的情况下，蒋介石想出了一些方法，把这位美国朋友"请"出了中国的国境。



被蒋介石称为"庸之兄"的孔祥熙



当然，这个大陆时期的传闻到底是否属实，现在谁也没有办法去查证，但是，早年大陆的新闻自由比现在的台湾，要开放上一百倍，那时，一些报纸的小道消息特别多，而政府部门大概碍于国际视听，不敢公然对报纸太过压制，所以，有些新闻或者流言就特别盛行，因而，宋美龄和朋友跳舞的消息是否会被扭曲成上述的说法，就不得而知了。

大陆时期，宋美龄经常在孔祥熙的公馆里，举行舞会派对，但参加的成员多半是自己家里的亲族，或是十分亲近的友好，并没有外面的闲杂人等。当然，所谓的友好，自然包括当时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政经人士。到台湾来以后，大概一方面是孔家已经移居美国，另方面，蒋介石也不会允准宋美龄在士林官邸搞什么舞会派对，所以并未传闻有什么官邸家庭舞会的说法。何况，来台以后的宋美龄已经是年过半百，大概对跳舞亦不复当年的热衷程度了吧。

之四　宋美龄的娱乐爱好

在大陆时代，官邸可说经常是弦歌不辍的，每天午休时刻，蒋介石和宋美龄喜欢叫侍从人员放留声机音乐，乐曲多半是世界著名的小提琴演奏曲。最早，蒋介石是没有听音乐习惯的，开始听音乐，是受到宋美龄的影响。

台湾时期，据蒋介石的随从人员指出，官邸通常会在下午以后，请副官放些古典音乐，这些古典音乐基本上都属于比较轻松的音乐。如果宋美龄自己想听，可是又怕吵蒋介石的话，就在自己书房放低音量自己听（因为，宋美龄和蒋介石的书房只有一墙之隔）。

大致上，宋美龄对音乐的品味，是属于西式的，而蒋介石则是偏好传统的作品，例如京戏和绍兴戏之类的。

除了音乐，宋美龄是一个电影的狂热爱好者，她可以为了看电



影，看一整个晚上，看到深夜都不厌倦。早年，励志社的电影股，就是专门为宋美龄服务的，只要宋美龄想看电影的时候，就透过侍卫或是她直接叫励志社的人，去为她张罗，在官邸的名号之下，任何的公民营电影公司谁不买她的帐?都争着把自己公司最卖座的电影，送到官邸给宋美龄欣赏。

后来，励志社的功能逐渐丧失，并且慢慢解体。70 年代以后，主要是因为蒋介石生病，所以，宋美龄减少看电影的次数，但是，偶尔还是会吩咐官邸内务科的人员为她准备首轮电影，有时候，孔令伟(孔二小姐) 会主动为她准备一些录影带，给宋美龄过过电影瘾。

六　“夫人政治”，深宫奇谈

之一 “夫人政治”

刚到台湾来的那一阵子，因为孔二小姐孔令伟还没有来台湾，所以宋美龄多半和官太太相处来打发时间。

官太太里边，陈诚夫人陈谭祥女士是士林的常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当中，一般对官太太的感受大概都一致，而在下人的心目中，陈夫人是大家最喜爱的一位客人，她对任何人都是一副和蔼亲切的表情，让人觉得她是一个绝不摆官架子的人，每次她进官邸大门的时候，看到我们陪伴在宋美龄身边，总是会面带微笑地和我们打招呼，丝毫都不会有高傲之感。

她的外表当然也十分出众，但是，我感觉她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她高贵的气质，和有内涵的谈吐。她是民国政界闻人谭延闿的女儿，





据说，谭延闿去世之前，宋美龄和蒋介石有天去探望他。病榻旁，谭延闿亲自把女儿的终身大事托付给蒋介石夫妇，后来，蒋介石夫妇就把陈谭祥女士介绍给了陈诚，并且为他们证婚，完成了谭延闿的生前遗愿。



陈诚像

在台湾籍的名门贵夫人当中，和宋美龄关系最密切的，大概就数士林的林太太了。由于林太太是台湾的著名世家，从林家和蒋介石、宋美龄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两岸非常微妙的政治关系和家族系统。

其实，林太太本身并不是台湾人，她的父亲就是著名的清末邮传部大臣盛宣怀，而林太太是盛宣怀的第五个女儿，早年，林太太和宋美龄同是留美同学，所以，两人之间很早就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从美国学成归国的时候，就是透过宋美龄和盛家的关系，把宋子文介绍到盛家的产业“汉冶萍公司”担任英文秘书。那时，宋家在政经界的关系，还不是很圆融的时代，无论在财力或是人脉上，都不能和盛家相比。在盛家的公司做了一阵子，宋子文看上了盛家的七小姐，并且曾经非常认真地追求了一段时期，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盛家根本看不起宋子文，所以，没有办法成就



这门好事。

据说，宋子文为此对盛家始终怀恨在心，在宁汉分裂结束之后，宋子文当上了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曾经有意公报私仇，极力主张要



盛宣怀在上海的豪宅

没收盛家这个前朝权贵家族的家产。可是，盛家毕竟不是省油的灯，大概在南京政府官员那里花了不少钱，宋子文报复计未得逞，最后还是徒呼奈何。

后来，孔祥熙当了财政部长，林太太经常带着她的弟弟盛频臣，到孔祥熙的家里，和宋霭龄拉关系。林太太为了让孔家夫妇高兴，还特意受洗做基督徒，而且，每周都到孔祥熙家里做礼拜，成为孔家的常客。盛频臣和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成为结拜兄弟，林太太和孔家的关系自然更不在话下。

蒋介石大陆败退之后，林太太回到台湾，从此很少再离开台湾，而这位盛家五千金，自此也成为台北官太太圈子里面，最活跃的一个人。

林太太为了夫家的家族利益，在蒋介石夫妇和林家之间，穿针引线，相濡以沫，久而久之成为蒋介石家族和台湾本地势力的一个中介；蒋介石夫妇透过林家，和台湾本地的士绅家族慢慢结合成一种难



分难舍的关系。

为要讨好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林家不惜把自己祖上传下来最好的土地，送给蒋家。蒋介石刚来台湾的时候，他的手下接收了不少日本人留下来的房产，可以供蒋介石家族居住，可是，老蒋是一个相当讲究风水的人，他对住的地方的方位和地灵人杰各方面的问题，都十分注意。所以，林家为了表功，据说捐了不少地给蒋家，而且全都是风水宝地。

宋子文像

1942年，宋子文与美国国务卿赫尔签署租借法案后留影。



最早，蒋介石一家并没有想到要林家捐地，在60年代，为了趁大陆搞“文化大革命”时，派兵“反攻大陆”，为要因应可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台北可能在大陆的核子或空中攻击的半径之内，所以，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便商议，在距离台北比较近，可是又比较隐蔽的地方，新建一处战时指挥部兼战时官邸。

这时，蒋介石夫妇和蒋经国，便盯上林家祖传的一块风水宝地——慈湖。

好人做到底，林家为彻底讨好蒋介石一家，便无偿地奉献慈湖那块地，供蒋介石盖战时官邸。蒋介石那个时期似乎特别“怕死”，慈湖在地势上，和地理位置上，可说已经够隐秘了，可是蒋介石还交待下面，在这处坚固的战时官邸的后山，兴筑了一处核子防空洞，俾万一发生国共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时候，蒋介石可以躲在地下指挥三军继续作战。

蒋介石并没有像他的支持者喊的口号那样，可“万岁”不死，1969年之后，蒋介石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早先美国亦曾警告国民党当局，不准蒋介石轻举妄动，对中国大陆做出任何攻击性的军事行动，蒋介石的反攻梦想，最后终归破灭，而蒋介石本人大概也没有想到，慈湖反而成了他厝灵之处。

和林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说是蒋介石夫妇家族和台湾本地首富家族，从利益上结合的一个起点，更为蒋家和台湾著名家族结合，树立了一个模式。

基本上，这种政治家族的交往结合，大致上是基于利益考虑，如果没有利益，就不会有扎实的基石。这是宋美龄玩弄“夫人外交”时，一个最主要的基调，即使到晚年都不例外。

比如，到1991年，宋美龄带走一百多箱宝贝，搭乘李登辉为她准备的专机，离开台湾后，由于原本属于宋美龄系统的若干非民非官





机构，例如振兴复健医院，因为经营不善，在财务上不理想，在宋美龄的外甥女孔令伟的建议下，希望能够在台湾找到一个较为可靠的“金主”，而这个金主除了必须是妇女领袖之外，还要有点政治色彩，最好是态度倾向官邸这一派的资本家代表。

之二 深宫传奇

官太太来士林官邸时，大概总有二十来个人。当时，另外有一位官太太姓徐，她的先生曾经当过中央银行总裁，只要是这位徐太太一来，那官邸就吵翻天了，她的嗓门特别大，讲话的时候简直像是打雷，毫无节制，所以官邸上下对她的声音都很熟悉，有些下人对此人也特别没有什么好印象，原因很简单，徐夫人是一个看上不看下的人，她和另外的一些官太太，眼中是从来也没有我们这些下人的存在的，我们为她们递茶敬烟的时候，她们连正眼都不瞧我们一眼，似乎觉得眼前为她们服务的这些人，生来就是活该为她服务的。

后来，听说徐夫人的先生，因为当时轰动全台的青果合作社弊案，受到牵连，使蒋介石对徐先生相当不高兴。我记得那一阵子，大概有好久没见到徐夫人的人影，她不来之后，官邸好像又少了什么东西似的。隔了好几年，徐夫人才又重现官邸，但是，她的气势似乎已经不复当年，可见人真是在一口气，如果没有那一口气的话，连讲话都变得没劲了。

我们官邸的工作人员，对杜月笙的太太印象也很好，据说她出身梨园行，但是，她在任何公共场合，总是谨守本份，规规矩矩，不会像徐太太那样粗犷，因此，大家对杜夫人都十分尊重。

这些官太太平日在聚会的时刻，蒋介石照例是避免在这个场合出现的，即使进出时，碰到官太太在聚会的时候，也只是礼貌性地和官太太们打声招呼，我从来没见过蒋介石进来参与官太太的活动，和她



们打成一片的。偶尔，宋美龄会留官太太们在官邸吃饭，这时，蒋介石比较有机会和官太太们打照面。

做为“第一夫人”的宋美龄一向崇尚“夫人外交”。



宋美龄到官太太家的情况也有，但是比较少，我陪伴她去过孙沂方的家，还有士林林太太的家，其他的地方就很少去，这和她的身份有关，毕竟是“第一夫人”，应该是别人去拜访她而不应是她去拜访别人。

官太太聊的事情，不外是你的孩子如何啦，你的衣服好漂亮啦，哪儿买的之类的话。普通的情况，宋美龄和这些官太太之间都是说国语（当然是带点上海腔调的国语）交谈，语言的使用，往往可以分辨出宋美龄和这些官太太们的亲疏远近。

假如，宋美龄突然在和一个官太太轻声以上海话咬耳根子，那表示宋美龄和此人的交情，是所有的官太太当中比较亲近的，为要和宋美龄亲近，并且有亲切感，许多不是江浙省份的官太太，只好开始学上海话，即使短时间内不会讲，也要学会听，一时之间蔚为风气。例





如，当时台湾省“参政会”“议长”黄朝琴的夫人，为要在官太太圈子里打滚，就学会了包括上海话在内的好几种方言。

上海话在那时，仿佛成了台北官场的共同语言，大概是另一种官话吧。

台北的官太太中，也有一些是从来不在士林官邸出现的，例如严家淦的夫人，宋美龄就很少和她有交往。据说，有人批评严夫人有点像是老妈妈，而且，严夫人来到官邸，总是一个人坐在那儿，因为，她和官太太们没有共同的话题，所以，士林她很少来，如果来的话，大概也是有什么仪式在官邸举行，基于她丈夫身份的需要，因而不得不随行。

虽然，宋美龄是“妇联会”、华兴育幼院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可是，她似乎很少去管那边的事情，那些单位的主事者，也极少来官邸为了公事去烦她。所以，据我的观察，宋美龄早期所有的人际交往，就是以官太太为主，这些妇女，来官邸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给宋美龄排忧解闷。



中篇

大陆秘史之部



宋氏三姐妹在重庆

第一章
买办家庭，天之骄女

一个人从小的性格塑型，可能是他一生命运的关键，宋美龄自然也不例外。

1902年，宋美龄年方5岁，她的父亲为了让宋美龄将来能够到美国念书，特地供她读上海的一所外国教会学校——马克蒂耶学校，她的姐姐宋庆龄也在这间小学读过。



20世纪初的上海外滩景观

在念小学的年代，宋美龄的父亲就如同现在的一些父母一样，为她进行"才艺"上的早期训练了。据宋美龄后来追忆说："记得小时候练习钢琴，每周要上两次课。因为星期三、星期六要上课，我总在星期二、五才拼命练习，星期一星、期四都懒得练。先生看我如此，有一天便对我说：'我可以教你，但学要你自己来，就好像我可以替你做好饭，但不能代替你吃。'"



父亲对宋美龄就如同对她的姐姐、哥哥一样，同样充满了热切期待的，在这一方面，



宋查理像

在波士顿和美国南方渡过青年时代的查理宋，他在关键时刻能把握自身命运并来影响到国家和个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宋氏家族图谱

1.宋查理；2.倪桂珍；3.宋霭龄；4.孔祥熙；5.宋庆龄；6.孙中山；7.宋子文；8.张乐怡；9.宋美龄；10.蒋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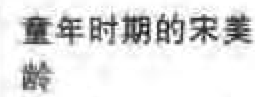
宋耀如显然没有一般中国人的那么重男女偏见。

在马克谛耶小学读了5年，她就被父亲远渡重洋，从上海送到美国。虽然那时宋美龄已经10岁，可是，无疑的以现在的俗话来说，宋美龄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小留学生。

正如日后宋美龄就读的魏斯理大学校长麦克阿斐女士说的："宋美龄的双亲在打破国内的习俗、送其东方



生长的女儿来西方学校里求学时，实在需要想像力及勇气的。由于鼓励他们在一个文化中成长的女儿到另一文化中求学，宋氏父母实为东西文化融合的前驱。”



童年时期的宋美龄

童年的宋美龄虽显得又胖又矮，但内在的不同早已显现出来

初到美国，宋美龄的父亲把她安排在乔治亚州的梅康市修了6年的语文和小学、中学课程。在此之后，宋美龄进入梅康市的魏斯理安学院就读，这是间专门招收贵族子女就读的学校。

美国的学校环境和美龄的两个姐姐，给她在少年时代的人格塑型上，造成极大的影响。

关于魏斯理安学校的种种，从宋美龄后来的片段回忆中，可以看出一些吉光片羽。

宋美龄回忆时说：“这无忧无虑和快乐的童年时代所曾熟悉的园地，……早晨，用震荡的铃声惊醒我们的好梦的柔利亚和麦咪，小姑娘们那时认为这是很难忍受的时刻。她们还随时亲切照看我们，呵责我们天真的淘气；可惜她们现在都已不在人世。永远面带笑容、随处出现、一头灰发的管门人汤姆叔叔，也已身故；和我经常玩乐做伴，影形不离的爱洛伊斯·艾音斯沃士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都已离开此地。”（见1965年，宋美龄回美国乔治亚州魏斯理学院演讲的演讲



词、该讲词现集于《宋美龄言论集》下册。)

艰苦的宗教生活，也深深在她脑海烙下印记，她在后来的回忆时说过："我记得奎瑞博士每天15分钟的教堂讲话，有时对我们是件苦事——学期里每天早晨必须默默背起的十字架；这好像就是昨天的事。然而回想起来，他那些谈话确为正心、力行及端正举止的金玉良言。无疑地，他有许多寓意深长的精短证道词，塑造了我们的观念和思想。"（资料来源同上，系根据宋美龄在魏斯理安女子学院的讲话。）



少女时期的宋美龄

刚进入魏斯理安女子学院就读的宋美龄。

这位奎瑞博士，给宋美龄最深刻的教训是什么呢?是他告诫的"女士们应当高尚娴雅"。

宋美龄是和她的大姐宋霭龄、二姐宋庆龄、兄长宋子文，一起坐船来到美国的，他们的父亲——牧师宋耀如，把照管弟妹的责任，交付给大姐宋霭龄。由于宋霭龄自幼就负起照管宋美龄等人的重责，因而，



宋霭龄便扮演起姐代母职甚或父职的角色。所以，宋霭龄的形象，在宋美龄年幼的心灵深处，烙印下深邃的刻痕。此时，宋霭龄已是魏斯理安学院的学生，她曾经在离家的心灵冲突中，渡过了一段极为痛苦的岁月，可是，学校繁忙的课业立刻填补了她思乡病的心灵空档。

到美国之初，宋美龄没有像她的兄姐那样，感受到强烈的东西文化冲突。毕竟，她太小了。然而，惟一让这位年少的中国女孩感到拘束不安的，就是她的那身中式服装。她年幼的双眼很快觉察到，中西服装上的差异，她的那身装扮，经常成为同学取笑的对象。

然而，她那张粉白而充满东方风格的脸孔，却让她的同学深深喜爱。所以，她的美国同学，并没有对这位在中国咬着金汤匙出世的女



1913年宋美龄和魏斯理安同学合影



孩，有任何令人难堪的污蔑动作。

几年的功夫，宋美龄已经完全融入美国青少年的圈子，她的外表

在美国留学的宋子文、宋庆龄和宋美龄



是最显著的证明，布扣子的唐装已经被她丢弃，她改成每天穿着西式服装，穿着和所有的美国少女一样的长裙洋装，模样也越来越明艳动人。

但是，这时宋美龄的内心世界也起了极大的变化，她开始阅读狄更斯的著作，并且由于她对文学的兴趣，尝试着和一些小朋友一起抄写了一份小报，名字叫“三个小家伙”。

同时，宋美龄也和当时的一些同学，加入了一个姐妹会，宋美龄在日后回忆时说：“我清楚记得，在魏斯理安校中平静欢悦的日子里，我们约有二十人，多数是梅康市的女孩子，如何组织了我们自己的俱乐部，采用我们当时认为庄严崇高、富有理想，而回想起来亦含深意的格言‘实事求是’。当时，我们幼稚的心里，认为最大喜悦、最大成功，便是有一天我们被邀请加人校中的一个姐妹会。”（资料来源同上）

1911年10月，中国发生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事件，满清封建王朝被革命党人推翻。动荡的时代背景，让宋美龄对政治起了极高的兴趣，特别是在她的大姐宋霭龄成为孙中山的秘书，乃至和孙中山的助手孔祥熙结婚之后。

两年后，由于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这时北去哈佛大学念书，为了就近照顾方便起见，宋美龄必须也和她的哥哥、姐姐一起，到美国北方的麻塞诸塞州魏斯理地方，就读魏斯理大学。

这所魏斯理大学和前面宋美龄念的那所学校“魏斯理安学院”没有任何关联，宋美龄早期在美国念的是乔治亚州的魏斯理安学院，后来转学念的是麻州的魏斯理大学，是两所不同的学府。（注：这两校的中文译音，是根据《宋美龄言论集》的中文音译。）



一 情窦初开，私定终身

16岁，是最宝贵的浪漫年龄。

魏斯理大学规定全体学生（全部是女生）都必须穿一种像水手服的制服，宋美龄穿起那样的制服，再配合她的那张年轻而聪颖的东方面孔，和一条又黑又亮的辫子，让人打心眼里就对这位中国少女存在着浓厚的神秘感和好奇心。

刚到美国的那一阵子，美龄在她的房间门口，挂了一把中国宝剑，让不少女孩都觉得她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女孩，因而和她都保持相当的距离，可是，美国同学慢慢发觉，这位中国同学，是一位和善而热情的女孩。



宋子文偕友人竺可侦去探望宋庆龄和宋美龄

她的同学慢慢喜欢接近她，然而，她们也逐渐发觉，宋美龄情绪变化无常，个性捉摸不定，她们发现，宋美龄有时很高兴，有时又忧愁。

在魏斯理大学时，宋美龄的主修是英国文学，副修是哲学，其他



的课程包括法文、音乐、天文、历史、植物学、英文作文、圣教历史、辩论等，此外，在1916年的夏天，宋美龄还在佛蒙特大学，修了一个教育学分。

从这里可以看出，宋美龄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华的青年，在音乐的表现上，她不但精通乐理，而且还是小提琴和钢琴的好手；在体育活动上，据她的师友表示，她并不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可是，对游泳和网球似乎情有独钟。与此同时，宋美龄也参加了一个叫P·Z·E的组织，这是个在魏斯理大学所在地的一个地区性组织，主要的活动项目是音乐和艺术。宋美龄在这儿，陶染了对音乐和艺术的浓厚兴趣。



1924年孙中山偕宋庆龄合影于“北岭丸”上

这些活动让宋美龄醉心不已，可是，真正让宋美龄年轻的心扉，产生骚动的，大概是一种情窦初开的神秘情怀。

当她住在魏斯理大学附近一个名叫木村的村庄时，由于宋美龄的气质，和清秀的外表，吸引了太多青年的注目，于是，宋美龄在木村



孙中山与宋庆龄合影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结合使得宋美龄在日后面对婚姻问题时，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

的住处附近，总是聚集了许多慕名而来的青年，这些热情青年，希望借助各种理由，以便接近宋美龄这位东方少女。

包括宋美龄哥哥在哈佛大学念书的一些同学，也都对宋美龄有深刻的好感，也都喜欢和这位少女结交朋友。

但是，宋美龄早年的择友却因为她的两个姐姐对她产生的影响，而在她的性格塑型上，产生了微妙的作用。

就当宋美龄还在魏斯理大学就学的时候，她的大姐和二姐，先后结婚。





宋霭龄的婚事，并没有受到家庭任何的阻力，但是，由于姐夫孔祥熙是孙中山的财政助手，从而让宋美龄开始注意到中国本身的政局发展。

而她的二姐宋庆龄的婚事，几乎酿成宋家的家庭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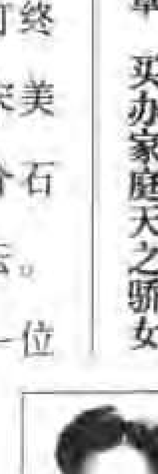
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时回母校魏斯理安学院探视

宋耀如和孙中山之间的龃龉冲突，以及宋耀如对女儿宋庆龄强烈不满的绝裂，都在年少的宋美龄心中，造成强烈的冲击作用。

甚至可以这么说，宋庆龄婚姻问题使得宋美龄在日后面对婚姻问题时，抱持着更为强烈的自主态度，这在当时中国半封建的社会中，简直是一桩大逆不道的事情。

传说中的有关宋美龄为逃避家庭强迫婚姻，而和友人“私订终身”的“闹剧”，后来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硬生生地移植到宋美龄和国民党要人刘纪文的身上，说宋美龄和刘纪文有婚约，是蒋介石和刘纪文以政治条件交换，刘才“自动放弃”和宋美龄的婚约云云。

无论传说叙述有关宋美龄感情生活的内容是否正确，可是，一位



情窦初开的少女的情怀，是难以用理性法则去估量的，从人性面来看这件事，也并不是什么不能摆在阳光下的事情。以宋美龄当时在学校杰出的表现，加上她清朗秀丽的外貌，且又是上海知名商人的掌上明珠，自是众多中外青年竞相追逐的绝佳对象。



宋子文像

在美国留学多年的宋子文已经适应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待到毕业之际，不能不对回国的生活有种忧虑感。

大学四年，让宋美龄在魏斯理得到了象征最高荣誉的杜兰奖，同时，也赢得了同学无上的友谊。此时的宋美龄在性格和意念上，已经全然是以美国人自居了，她在日后回到中国时，就曾经向一群美国人说："你们贵国——美国，我爱它仅次于我的祖国；你们知道我是在那边求学的，我并常常把它看做是我的第二故乡。"然而，事实上，若是以当年宋美龄在美国成长求学的时间如此漫长来看，宋美龄根本已经十足是个美国国民。30余年后，当她以中国"第一夫人"身份重游故地时，她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中说："余在幼时曾来贵国，认识贵国人民，并曾与之相处。余在贵国度过身心长育之时期。余操诸君之语言，不但操诸君内心语言，且操诸君口头之语言。故余今兹来此，亦有如见家人之感。"(见宋美龄1943年2月18日《在美国参议院演说》内文，1977年12月台湾"中华妇女联合会"出版之《宋美龄言论集》下册)

毕业，不但意味着宋美龄的学业完成了，更意味着她已经是一个十足的美国人，至少，在外表上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初到美国的那些



中国传统服装，早已进了旧衣箱。

然而，当别的美国同学正在为毕业庆幸的时刻，她却和修得哈佛学位的哥哥宋子文，在忧虑回国后如何调适多年来在美国的生活方式的问题。当时，民国政府已经成立，可是，这个脆弱的政府却是被军阀所把持的，中国还是处在深重的危难中。

二　乡关遥遥，新潮少女

在青年宋美龄的脑海里，家乡是个很模糊的形象，大部分时间，她会把自己待过的美国南部乡村当做她的家乡。可是，幼年的记忆，



宋家惟一的全家福

1917年夏，宋美龄自美国返国后摄于上海宋寓。前排：三子宋子安，二排左起：长女宋霭龄、长子宋子文、次女宋庆龄；后排左起：次子宋子良、父亲宋耀如、母亲倪桂珍、三女宋美龄。



乃至真正家乡中国在呼唤她时，她又想起那个曾经在她幼年时代，在内心深处留下深深烙印的苦难国家。

宋美龄是宋家待在美国受教育最久的一个人，所以，当她学成归国时，她的两位姐姐，早已先于她和兄长子文回国。

回国，曾经深深苦恼着子文和美龄，可是，这是无可选择的一种命运，他们的父母正在中国热切期盼孩子的回国。

就像许多旧式的资本家一样，宋耀如为刚回国的子文和美龄请了一位私塾先生，教导子文和美龄复习已经几乎完全生疏的中文，特别是美龄，她已经整整离国11年之久，汉文根底要不是再加训练，美龄根本不能写一篇完整的汉文文章。



宋庆龄和美龄在上海家中合影

此时庆龄已贵为总理夫人，而宋美龄还刚刚习惯了中式服装。

初回国时，宋美龄感受到中西文化冲击，显然要比当年少女时代初到美国时的冲击要来得激烈。因为，当年到美国时，美龄的意识形态根本尚在襁褓阶段，在美国求学11年时间，把宋美龄几乎



塑造成一个美国人，价值观念上，她已经彻头彻尾是以美国人的心态出现在公众面前。

最具体的例子就是宋美龄的衣着，她喜欢一身轻便的露出肩膀的短上衣，和剪裁合身的便裤，还喜欢戴上顶帽子，让她看起来根本就像一个美国青年。



学成归国后，宋庆龄和美龄合影于上海

然而，这些式样新颖的服装，都是宋美龄在上海专门为洋人做衣服的裁缝那儿做的。穿上这些服装，宋美龄立刻成为众亲友侧目的聚光点；亲友的非议，一度困扰着宋家家人。在那个刚由帝制改朝换代到民国的过渡时期，在许多人还是扎辫子、裹小脚、穿旗袍的时代，这样和那样的批评非议，在宋美龄身上发生，是不足为奇的。

尽管在宋美龄身边有太多的疵议和批评，可是，这仍然不曾更易她年轻而强烈的事业心。

回国之初，上海有好几所学校，有意请宋美龄前去任教，但都被她婉言拒绝了。她对教职的兴趣不大，她宁愿把时间花在学习和一些义务服务的工作上。

检视宋美龄回国后最初参加的工作，包括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和全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对电影的审查工作，以及有关童工的一个



委员会，都是宋美龄一度热心投入的工作。

除了参加这些公益活动，宋美龄就把剩余的精力，用在年轻人最喜欢的休闲娱乐方面。

以一个留学美国的青年来说，在当年的上海，除了少数资本家家庭之外，其他阶级的青年，根本是绝无仅有的，因而像宋美龄的这样的留美青年，便成为上海社会，特别是当地的西方人最喜欢交往的社会精英。只要是外国人举办的聚会，都绝对不会把像宋美龄这样的人疏漏，因而，久而久之宋美龄便成为上海上层社会以及外国人游乐聚会的常客。


孫大總統祭蔣太夫人文
譚延闓書

孫大總統祭蔣太夫人文
維中華民國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孫文
謹以清酌之儀致祭於
蔣太夫人之靈前曰嗚呼文與郎君介石
遊十餘年共歷險艱出入死生如身之臂
如腕之靳朝夕未嘗離失因得略識
太夫人之懿行
太夫人早遭凶故恩勤辛苦以撫遺孤養
之長教之成今皆巖巖嶷嶷為人倫之表
率多士之規模其於介石也慈愛與常母

谭延闿手书《孙大总统祭蒋太夫人文》

在这种场合，有来自各方的玩家、以及上流阶层的有钱人，他们见到像宋美龄这样风姿绰约，而出身又是如此高雅的女士，难免会兴起追求的念头，可是由于宋美龄对这些人都看不上眼，所以，许多纨袴子弟，难免也要在宋美龄身上碰上许多软钉子。

就在宋美龄开始变成上海上层社会的热门人物的这一刻，她的父亲宋耀如却突然被医生告知得了癌症。这一消息对宋家来讲，无异是一大噩耗。1918 年 5 月 3 日，宋耀如寂静地死去。宋家三姐妹都在



宋耀如的灵前守护，宋家的大家长走了，对家族是一个打击，对宋耀如的妻子——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而言，更是晴天霹雳。宋美龄强掩本身的悲痛，同时也要从旁劝慰母亲节哀顺变。

凭着买办工作的鹊起，宋耀如把宋家提升到社会的顶层，如今他走了，难免对宋家家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某种程度的顿挫，但是，值得欣喜的，是宋家的四兄妹都已经学有所成，宋耀如的死讯，反而更激动了兄妹们向上奋进的决心。

三　爱情神圣，政治无价

当孙中山和宋庆龄在1915年结婚时，蒋介石就是观礼者之一，但是，那时的蒋介石不在国民党的权力核心之中。然而，当蒋介石当



溪口——蒋氏故居文昌阁





宋美龄摄于上海寓所

这时的她已是十里洋场的风云人物，也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

上黄埔军校校长之后，孙中山渐渐把蒋介石视为国民党北伐的希望之所系，蒋在党内的地位明显受到提升，而此时的蒋介石，也自然成为孙中山家中的常客。

就在一次到孙中山宅中做客时，蒋介石见到孙夫人的妹妹宋美龄，他立刻被宋美龄的丰姿绰约所迷醉，而宋美龄对这位站在眼前高挺英俊的国民党军事新星，也抱以相当的好感。显然两人都为对方所陶醉，并且默默各自坠入爱河。

蒋介石曾经直率地向他的领袖——孙中山提出他的要求，希望孙中山以姐夫的名义，帮他正式向宋家提出迎娶宋美龄的请求。可是，这项试探立刻受到孙中山的否决，一方面，他本身和宋家的关系为了和宋庆龄的婚事，处得不是很好；另一方面，孙中山的妻子对蒋介石的印象十分恶劣，她显然对军人或是蒋介石本人有非常强烈的偏见，



她甚至向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亲人表示，"宁愿见到宋美龄死去，也不愿见到嫁给蒋介石。"

宋美龄会爱上眼前这位当时已经有三位妻妾的军人，是十分令她的兄姐吃惊的，可是，宋美龄兄姐们却忽略了，宋美龄有这样出人意料的举动，完全是受到她的兄姐性格上的影响。



孙中山像

孙中山可谓是宋庆龄心目中的英雄，在对英雄的崇拜上，宋美龄和宋庆龄很像，但在宋美龄心目中纯粹的英雄崇拜是不够的，她同时也继承了大姐宋霭龄精明的现实主义观点。

在对英雄的崇拜上，宋美龄和宋庆龄很像，然而，宋霭龄精明的现实主义观点，也给宋美龄很大的启示作用。事实上，正如前面说过的，宋美龄早在回国之初，在上层社交圈中宋美龄是绝对不乏追求者的，何况，有许多谣传指出她有一位非常知己的未婚夫，但是，在衡量蒋介石和这些追求者的现实利益大小时，宋美龄显然看上了蒋介石，并且，很快地把一颗芳心乐于交给这位正在急急窜起的军事强人。




1926年，蒋介石与宋美龄合影于上海孔祥熙寓所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姻缘，启因于孙中山生前，而两人的因缘产生结果，则是在孙中山去世、国民党



蒋介石担任过校长的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

内部出现领导权争议之后，而且是在许多巧合下发生的。

1927年的三四月间，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得到汉口汪精卫政府的命令，吩咐他到上海募集款项，换言之就是募集军费，这时，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政府和南京蒋介石的政权发生了微妙的分裂危机。

无疑，蒋介石在知道了宋子文出面到上海筹措武汉方面的军费时，内心焦急是可想而知的，宋子文以孔宋家族和上海资本家的密切关系，要想在上海募集款项，实在是易如反掌的事情。然而，这看在蒋介石的眼中怎不为之动容心急呢?因为，这意味着南京方面处境的



益加艰危。

1927年6月，武汉和南京的分裂更为表面化了，汉口方面的军事头领唐生智，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对南京的蒋介石出兵。蒋介石为



宋美龄随蒋介石出席阅兵典礼

黄埔军校举行阅兵典礼，宋美龄随同蒋介石身旁观席。

了防堵唐生智对他的讨伐，从徐州前线抽调了原先要讨伐军阀的革命军部队，到南京以东的皖赣一带和浙江一线。

情势对蒋介石十分不利，汉口方面的底线，是要蒋介石下台，不过问政治，但是，最早显然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立即的回应。

蒋介石没有立即回应的原因，当然是基于政治全盘利益的考量，同时，他也在考虑另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有关他和宋美龄婚姻的问题。

在几年之前，蒋介石曾经为了和宋美龄结合的可能性问题，向宋母倪桂珍女士做了一次试探，然而，倪桂珍长期来对军人就不存好感，何况，中国人向来对军人的社会地位是十分轻视的；再者，蒋介石已经有婚姻记录，而且还有非正式的纳妾记录，宋母对此不能释



蒋宋婚前合影

1926年，宋美龄偕外甥孔令杰与蒋介石合影于上海孔祥熙寓所。

怀；第三点也是宋母非常坚持的一点，便是蒋介石的信仰问题，因为宋家一家都是基督教徒，宋母当然希望宋美龄嫁给一个基督教徒，可是，蒋介石那时并没有信基督教。

何况，宋家子女当中，宋庆龄和宋子文对蒋介石要追求宋美龄的





事情，都持反对的态度，他们的态度，也在宋母倪桂珍女士的耳边，起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在蒋介石受到来自汉口的压力，要他下台远离权力核心时，他就



宁汉合流后的国民政府大门

开始认真思考，到底要如何才能挽回在政治舞台上的逆势。他很自然地想起对武汉的财力支援起了很大作用的宋子文，以及想起他的妹妹宋美龄，蒋介石把这两者之间结在一起，他马上就做了一种和现实很贴切的推理。

他想，假如他能够说服宋母，和宋美龄女士结婚的话，凭借着和宋家的姻亲关系，他认为自己有绝对的把握，重新在中国南方的权力舞台上找到施展的空间。



他在主观上，对宋子文的寄望，除了在金钱方面，他更期望一种可能，是能够借着宋子文和汪精卫的关系，说服汪精卫放弃做国民党以及统一后中国惟一领导者的梦想，和蒋介石分享权力，共同来治理中国，军事权力归蒋介石，党的权力归汪精卫，这是蒋介石主观上的想法。尽管这是蒋介石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是，在实际上，汪精卫夫妇不但和宋子文的关系好，和宋家大姐宋蔼龄夫妇的关系也好得很。

因而，蒋介石的推理，不愧是一石二鸟之计，他觉得斯时斯地，若能以大丈夫能屈能伸的修养，暂时引退，将来另图东山再起的机会，可能要比现状更为乐观。

于是，他一方面在武汉方面的压迫下，正式宣布下野，另一方面，蒋介石以十分巧妙的手段，于1927年的8月19日，把陈洁如弄到美国"念书"，并且把早年和毛夫人离异的休书，和陈洁如出国后不久于上海报纸刊载的公开启事，作为他和宋母谈判的证物。

斯时，宋母正和宋美龄在日本休假，当她听到蒋介石来日本的消息时，确实显得极为震惊，她直觉蒋介石是为了追求宋美龄而来，所以，宋母毫不考虑地决定躲开蒋介石的追踪，暂时搬到别的地方继续她们的假期。

然而，宋美龄这时显然已经被蒋介石的追求深深打动，宋美龄和她的二姐宋庆龄一样，对英雄有一种热烈崇拜的情绪。尽管，从现实的一面来看，蒋介石是暂时处于落难状态，可是，宋美龄知道，蒋介石只是一时的虎落平阳，他终有东山再起、宏图大展的一日。

在面对蒋介石的追求时，宋美龄长久以来都处于孤立状态，没有人肯安静下来，很理性地为她分析利弊得失，不论是母亲、二姐宋庆龄、兄长宋子文，不是对她疾言厉色，就是冷嘲热讽，总之提到蒋介石都是没有什么好脸色看。惟独大姐宋蔼龄支持宋美龄，并且独排众议，还从旁劝解宋美龄，鼓励宋美龄应该勇敢接受蒋介石的感情。





蒋介石宋美龄的婚礼照

宋霭龄赞成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一个最大的原因和考虑基点，当然还是基于家族总体的利益考虑。

在当时的环境中，宋霭龄看得很清楚，中国的统一只要国民党团结，就欠临门一脚了，而蒋介石是一个军人，在全国未臻统一的前提下，在中国任何一个朝代，开辟疆土、建立政权的都要仰赖军人，那时，宋、孔二大家族，宋家是上海最大的一个资本家，借着老大宋霭龄和孔祥熙结婚的关系，结合了山西——中国北方最大的一支财阀势力；其次，借着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婚姻关系，和国民党的政权体系挂上了钩。

在整个家族圈子里面，就是独缺军人势力，而宋霭龄深知，在乱世，军人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如今，蒋介石正是有难在身的时刻，而且，他又对宋美龄有追求之意，假如在此刻拉拔他一次，蒋介



石必然会在日后有所图报。这是宋蔼龄打的如意算盘，也是她出面为蒋介石在母亲面前说项的基本背景。

在美龄的坚持、蔼龄的劝解之下，宋母也开始软化，加上，蒋介石提出了和前妻离异的休书，以及登载报上的启事，此刻，蒋介石已经辞去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他已然不是军人，更打动宋母的，是蒋介石允诺在以后适当时候，会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在此之前，他会努力以虚心的态度，研究基督教义。



谭延闿像

为了让宋子文接受蒋介石，宋美龄曾请谭延闿当说客。

会见宋母时，宋母寓意深远地送了一部圣经给蒋介石，算是意味着答应把宋美龄许配给他。

日后，宋美龄在她的回忆中写道："我母亲的宗教信仰，给了委员长很大的影响，我于是想到，我在精神方面，不能鼓励我的丈夫，实在觉得万分遗憾。委员长的太夫人是热心的佛教徒，他的信仰基督教，完全由于我母的劝导。为了要使我们的婚约得她许可，委员长允许研究基督教义，并且诵习圣经……。"（见"蒋介石言论集"，1977年12月，台北"中华妇女联合会"出版，第4-5页）

毕竟，中国人有一种习惯，父亲不在世的话，家庭中重大事情，礼貌上还是经过兄长的应允，宋母这边已经过关，而宋子文这边，态



度仍然不明朗，就只好请出曾经对宋子文服务政坛有过知遇之恩的谭延闿。在请谭延闿出面周旋之前，宋子文和宋美龄之间，曾为了是否接纳蒋介石，闹得不可开交。宋子文一度不让宋美龄出门，后来，是宋霭龄向宋美龄献策，才请出谭延闿来说服宋子文。经过一番劝解，宋子文终于答应不再从中作梗，宋美龄才如愿以偿，和蒋介石永结同心。

非但如此，经过一番折冲，宋子文还应允为蒋介石作调解人，在汪精卫面前说项，平息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纠纷争议，共同协议同时重回权力舞台。宋美龄亦透过汪精卫夫人陈璧君，为调和蒋介石和汪精卫而努力。

从这里可以看出一番梗概，宋美龄固然答应和蒋介石的婚姻，多半是基于个人因素，可是，协助蒋介石完成一统全国实现其专制统治，亦是宋美龄希望达到的一个愿望。

四　党恩家仇，姐妹情结

1927年的10月21日，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各个主要报纸都刊载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的大意指出，日前出国到苏联的宋庆龄，据了解是和当时武汉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私奔”去了。

因为宋庆龄当年和孙中山的结合，就是以私奔的方式达成他们的愿望的，因而，社会大众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震惊，认为孙中山的遗孀竟做出这样惊世骇俗的事情，实在是不可思议。可是，隔了几天之后，这个消息传到了苏联，令宋庆龄甚为愤怒，立刻去电，向发表这则电讯的英国《每日邮报》表达了抗议之意，并表示将循法律途径解





蒋宋联姻已成定局时拍的一张全家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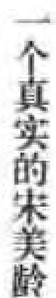
照片里不见踪影的宋庆龄此时已流亡苏联。

决此一诽谤。

宋庆龄被诬指为“私奔”的消息，立刻在沪上引起广泛的关注，然而，了解宋庆龄为人的人，都晓得这应该是一个谣言，最初有人就猜测，这个谣言可能是宋庆龄的大姐宋霭龄放的话。最大的原因，由



与苏共中央部分成员在一起的宋庆龄





于她是蒋、宋联姻的最大推动者，如果不是宋霭龄的推波助澜，宋母



宋庆龄在苏联

宋庆龄与陈友仁等赴苏联访问，谋求与苏联新的合作。

倪桂珍是决计不会答应蒋介石娶她的女儿的，而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反对最力的家人，就是宋庆龄。然而，实际上宋庆龄反对的不是宋家的家人本身，而是反对宋家家族对蒋介石这样一个法西斯军人的曲予优容，并且把宋家最美丽的幺女嫁给他，达成和蒋介石结合挂钩的目的，而她所以会反对蒋介石，最大的心结乃在于她认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所一向坚持的主义思想，搞个人独裁和恐怖统治。



宋氏三姐妹在重庆

战时的宋家姐妹的深厚感情表现得尤为突出。



有关宋庆龄和陈友仁在苏联“结婚”的传言，是由美国和英国的新闻媒体发布的新闻，这则新闻在报上发表之后，宋庆龄就气得荨麻

美龄宫

宋美龄当年的卧室

疹发作，病了好一阵子才复元。

等她大病刚好，12 月 1 日却又听到她的妹子宋美龄和蒋介石在上海已经结婚的消息，她更是怒火中烧，急火攻心。

在宋庆龄早年为了要嫁给孙中山，而与父母几乎决裂的时候，那时在美国念书的宋美龄，便是坚决地和宋庆龄站在一起，宋美龄有很多方面，受到宋庆龄的影响，包括她们的英雄崇拜，都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宁汉分裂造成宋庆龄的远走苏联，而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婚姻，更让宋庆龄心灰意冷，加深她长期自我放逐国外的想法。



就在宋美龄嫁给蒋介石不到10天之后，蒋介石决定和苏联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原因是稍早苏联支持武汉政府，公然和他唱反调，几乎断送了蒋介石的政治前途。蒋介石宣布和苏联断交这不亦是给远在苏联的宋庆龄一个最大的难堪?宋庆龄曾经为此发了一封内容严厉的电报，谴责蒋介石的此一行动。



在医院慰问伤兵的宋美龄

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况宋美龄本身和宋庆龄之间深厚的姐妹情，也牵动着宋庆龄的心弦。在这样的情况下，南京方面在1929年，想出了一个妙法，要宋庆龄回国。那个妙法就是要把孙中山原来葬在北京的遗体，归葬到南京来，并且



溪口的宋美龄别墅



为孙中山举行隆重的国葬仪式，可是，在蒋介石把类似的讯息透露出来的时候，宋庆龄显然还相当犹豫，蒋介石知道宋庆龄的心结，就透过宋美龄希望能用亲情，让宋庆龄软化，在宋美龄的设计之下，她自己不可能亲自到欧洲去把姐姐请回来，便请弟弟宋子良，来肩负这个任务。

于是，宋庆龄便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到中国南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宋家姐妹之间感情的真正和解，宋庆龄和宋美龄间仍有一种奇妙的隔阂，对蒋介石的痛恨仍然一丝未减，她的回国,绝对不是为了蒋介石的国民党送她当中央执行委员，而是基于对死去的丈夫的一种缅怀追念，或者基于中国人一个最基本的伦常观念，在当时的时空环境下，如果自己丈夫安葬，而未亡人却缺席，毕竟不是一件可以被众人容忍的事情。

为丈夫办好了安葬，宋庆龄又离开了她的祖国，踏上前往法国的旅途，这体现了她对她的妹夫主导的政府的一种义无反顾的态度。



第二章

初恋情人是刘纪文?

一　到底谁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

1927年的12月1日，一场全世界瞩目的世纪婚礼，在中国的上海大华饭店隆重举行，美丽的新娘正是宋美龄。这时，她已经是29岁的成熟女子，如果，她是一个旧社会的女人，她可能早在10年前，就在媒妁之言下出嫁；如果，她是一个讲究生活的新时代女性，她应该已经有过十分浪漫的爱情经验，可是，她却碧洁光鲜地出现在婚礼现场，倘偎在当时中国的新强人——蒋介石的怀抱里。当年，一些好奇的作家和新闻记者，开始默默挖掘有关宋美龄早年恋情的相关讯息，并且无声无息地记载下来，这些吉光片羽的记录，也就成为日后一些作家玩味的主题，究竟这位中国当时最大资本家的掌上明珠，在她结婚之前，到底有没有初恋情人?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些著作或是报导，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希格瑞夫·史特宁写的《宋家王朝》，可以说是海内外一些关于宋美龄家族内幕写得最“淋漓尽致”的一本书，当然，这本书当中或有若干是误传的内容，但是，一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史家，特别是大陆



的作家，喜欢拿这本书作为参考的样本。就宋家的观点来说，希格瑞夫的著作可说“流毒甚深”，然而，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是，由于宋氏家族长期以来，不愿或不屑去为这本“蜀犬吠日”的书，作任何长篇大论的反驳（对若干问题提出辩白是有的），所以，这本由美国人写的讨论宋家的专书，依然成为若干人心目中的“经典之作”。

《宋家王朝》书中说：“从1913年的秋天，到1917年的夏天，她（指宋美龄）都在卫斯理学院（按：即魏斯里大学）念书，4年的时间，使她从一个嘟嘟的女孩，长成为丰姿绰约的少女，……经常有男孩来到‘木村’的台阶上，约美龄外出，他们大部分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也都是宋子文的朋友，对于这些来访的中国人，其他同学只记得什么张先生、李先生、王先生等等。当她听到庆龄在上海法租界发生的事，她害怕自己回国后，也会被家人安排她的婚事，所以，不久之后，她宣布和一位来自江苏省的哈佛留学生彼得·李订婚。当她的焦虑消失后，就又自行取消。这项婚约，只维持了几个星期。”（见希格瑞夫·史特宁著《宋家王朝》，第124~125页，台北，未注明刊行之出版社）

另一位美国作家爱米·哈恩（EMILYHAHN）在其著作《宋氏家族》中，也提到：“有一次，美龄在绘图室等待子文（宋美龄的哥哥）的时候，一位中国留学生看见了她。这个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祖国的学生凝视着这位年轻的姑娘，不禁陶醉在今后生活的遐想之中。那时，美龄体态十分丰满，肤色异常健康，一条辫子垂在身后……”

她的一个朋友说：“总有一两个漂亮的中国青年停留在美龄住所门前的石阶上。”

美龄害怕回国后父母为她包办婚姻，因此在魏斯里大学上学期间，就和一个中国学生订了婚，当然，后来这门亲事并未成功。（中译本见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出版之《宋氏家族——父女·婚姻·家





庭》，第 103~105 页，李豫生、靳建国、王秋海译)

类似这样含混其词的讲法，还有许多著作，像一本由美国人 ROBY·EUNSON 著的《宋氏三姐妹》也说："美龄害怕庆龄的婚事将使父母坚决要为她包办婚姻，因此下定决心要防止这类事情发生，她在离美之前准备订婚，以便保证自己。于是，她相中了一位向她求爱的中国学生，并且答应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候结婚。这完全可能是一个空口诺言，因为她并没有同他结婚。" (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 年出版之《宋氏三姐妹》第 49 页，MR.ROBY.EUSON 是前美联社副社长，曾在亚洲和欧洲采访新闻多年)

综合上述几种著作的说词，都异口同声说，宋美龄在美国学生时代，追求者已经有如过江之鲫，可是，除了一位自愿和她玩一场订婚游戏的"李先生"之外，并不曾交待任何确切的人称得上是宋美龄初恋情人 (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宋美龄在事实上绝对没有任何的初恋情人)。

然而，另外有一些中外著作，却十分赤裸裸地指名道姓说出宋美龄的那位意中人。

例如，一本以爱米·哈恩著作为蓝本的《宋美龄传》(龙流编译，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 年出版)，叙述蒋介石在 1923 年前后对宋美龄做长达 5 年的热烈追求的时期，宋美龄早已有了一位要好的男朋友，书中说："5 年来，蒋介石不管宋美龄已与当时上海市市长刘纪文订婚，他仍不断地追求她，向她提出结婚的要求，但是宋美龄没有答应，原因是宋老太太一直反对蒋成为她的女婿。" (龙流编译，第 87 页) (另按：上述书中所提及之刘季文疑为刘纪文之误，而且，上海市长也没有一个叫刘季文的人，上海市长亦可能为南京市长之误，因刘纪文曾经二度担任南京市长职务。)

台北出版的一本《宋美龄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和说法。(参考



台北天元出版社，李桓编译之《宋美龄传》，1985年8月15日初版，第87页。)

台湾高雄一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一本《宋美龄前传》上集有一段记载，书中指出，蒋介石为了追求宋美龄，对她作了一番调查，结果发现“她（指宋美龄）住在霞飞路二十一号。她还有两个漂亮的姐姐霭龄和庆龄，都嫁给了中国的政界的人物。另外，蒋介石还打听到宋美龄有一位情人，名叫刘纪文，是宋在美留学时的同学。……”（见陈廷一著之《宋美龄前传》上册，第六章）

据查证，前二部著作的“刘季文”应该是“刘纪文”之误，但是，如果，硬把宋美龄和刘纪文扯在一起，事实上存在着许多疑点和笑话，吾人可以一一加以点破。

其一，据香港波文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的记载，“刘纪文，广东东莞人，日本及英国留学生，历任广东金库监理、广州市审计处长、陆军部军需司长、大元帅府审计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长、南京特别市市长、江海关监督、国民党三届中执委、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国大’代表、‘总统府’国策顾问，死于1957年4月13日。”（香港波文书局《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以刘纪文这样的背景资历，如果他真是当年宋美龄的意中人的话，还何劳蒋介石去作什么调查，恐怕早就是上海报纸津津乐道的话题了，更何况，根据刘纪文的生平资历，青少年时代可说都一直跟着孙中山搞革命，这样有名望的人，蒋介石如此孤陋寡闻，还要请包打听去查访，如此，蒋介石未免也太逊了点吧！

因此，可以说明陈廷一书中所作的这段叙述，存在着很大的疑点有待澄清。或许有人会说，那这样的证据又何以说明刘纪文不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呢？没错，但是，我们不妨来翻翻当年的报纸，又可以





从中找出一些蛛丝马迹，这可以作为笔者反对指称刘纪文和宋美龄有任何情爱关系的旁证。

比如，1927年10月5日上海的《时报》有报道指出："蒋介石于去年7月9日在广州东校场任北伐军总司令，出师之前夕，政府当道，盛筵为蒋介石送行，同桌中有宋美龄女士在，蒋一见之，遂属意焉，以后虽在戎马倥偬之际，每不能忘。"这段文字说明蒋介石某次邂逅宋美龄的场合，以及蒋介石追求宋美龄的客观情况。报道接着指出："当9月下旬，宋子文来日，先至云仙，继到神户……时蒋已经下野，忽闻宋家人之后亦来云仙，9月28日，蒋偕参谋长张群、南京市长刘文岛……"

笔者按：此处应为刘纪文之误，因为当时的南京市长确为刘纪文，而非刘文岛氏，按刘纪文是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日文能力应当不错，这是蒋介石要他陪同去日本的主因，刘为文臣，而张群为日本陆军学校毕业，为蒋介石之武将，可说十分妥当的出访幕僚搭配。秘书陈舜寿，并卫兵5名，在沪秘密上船，送行者只日本领事清水氏一人而已，日本驻沪记者非常注意，大阪朝日、每日驻沪记者，均随之出发……盖蒋是中国近代伟人，其一举一动，极为世人注目，何况闻其又有一段姻缘，更足供新闻资料也。"

报道又指出蒋介石在接受日本和中外记者访问时说："余回顾过去一年间在战场上之光景，令人感慨无量，今日能优游于云仙快乐之乡，荡涤战尘，胸襟不觉一快，至于漫游欧美与否，现未决定，与宋女士结婚问题，今日亦不能对各位表白，请诸君推测可也。"

据后来包括《宋家王朝》在内的书中都认为蒋介石这



趟去日本，多半是为了去说服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以便让她的女儿嫁给他(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和当时国民党正在闹宁汉分裂有关)。

明白乎此，就可以知晓，如果刘纪文和宋美龄已有情愫的话，为什么蒋介石还会带着刘纪文这个“情敌”，去日本洽谈自己和宋美龄之间的婚事，这简直是滑稽突兀。况且，就算蒋介石有这样的“雅量”，难道刘纪文就有这样的“雅兴”，为“情敌”铺婚礼的红地毯?这是相当值得推敲的一个问题。

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审视一下刘纪文的求学背景。许多海内外有关宋美龄的书说，宋美龄在美国念书时认识了刘纪文，但是，根据刘纪文本身的求学过程资料显示，刘纪文从来不曾留学美国，他是日本和英国的留学生，曾经在1923年奉派去欧美各国考察市政，然而，有趣的是，宋美龄早在1918年就已经学成归国，她不可能和刘纪文隔着一道太平洋“神交”吧！因为两人根本没有在美国交往的时间，刘、宋两人如何能够成为“留美同学”？

紧接着1927年11月14日《民国日报》报道，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一些党政首长、学界人士等等，参加了13日上午举行的罗家伦和张维桢两人的婚礼，从日本回来有些时候的刘纪文也出席了这个婚礼仪式，在婚礼上，各个要人分别发表对婚姻的看法，结果，刘纪文也起来讲了一席话，这则报道说：“并有刘纪文君报告蒋宋之姻缘……”

我们以常情判断，假如刘纪文真的和宋美龄有过一段恋情的话，刘纪文怎么会有面子在这样的大庭广众面前，脸不红气不喘地作什么“报告”?一个情场败将会心甘自我堕落如是?这又是一个指刘宋夙有情愫之流言不近情理的间接证据。



二　关于刘纪文的一些官方文献记载

多年来一直被一些小道消息指为宋美龄早年情人的刘纪文，到底他的宦途如何?蒋介石、宋美龄、刘纪文三人之间，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什么政治条件?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老一辈特别是江浙一带的大陆朋友，一定对刘氏名字不陌生，可是真正对刘纪文的身世背景，以及和宋美龄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全盘了若指掌的人，恐怕至今为数不多，即使少数对刘氏还有印象的朋友，大概也只是模糊记得，刘纪文是国民政府攻克南京并且正式奠都之后，首任南京市长。

1929年南京市政府出版的“首都市政”一书，对这位南京首位国民党市长的背景，作了如下的交待：“刘市长纪文，广东东莞县人，现年40岁，卒业于日本志成学校及法政大学，专攻政治经济，随从先总理革命十余年，未曾远离左右，历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部员、广东全省金库监理、广州市审计处处长、大元帅府审计局局长、陆军部军需司司长等职。民国十二年赴英国，在伦敦经济大学及剑桥大学研究欧战后状况，由广东政府特派为欧美市政考察专员，赴欧美各国首都及重要城镇实地考察，对各国市政制度及管理方法，极有心得，十五年归国，由国民政府特任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庭庭长，后因革命军北伐战事紧急，特赴前方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营军需处处长，及总司令部经理委员会主席、审计处处长、经理处处长。南京奠定后，被任命为南京特别市市长，旋被选为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十六年七月，复任南京特别市市长，于七月二十日就职，兼任



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十八年三月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当年刘纪文任职南京市市长的原因，是当时宋美龄答应嫁给蒋介石的条件之一，不论这个说法正确与否，从文献资料上显示，刘纪文在担任南京市长期间，似乎有明显受到上峰挤压抑制的现象，种种迹象显示，刘纪文名为南京市长，实则不过是一个空头市长，根本有名无权。

在上述这份“首都市政”刊行的时候，刘纪文事实上已经当了南京市长有两年的时间，这位市长对当局是存在着许多牢骚和不满的，这一点可以从前述的“首都市政”中记载的事情，看出一番梗概："中国国民党于扫荡革命之障碍以后，现已实行努力于全国人民生存方法改善之企图矣，即本党领导下之中华民国，已由军政时期人于训政时期……十六年六月一日，南京特别市政府负有建设首都之重任而产生，正是我国民革命军底定东南，继续北伐之时，草创伊始，百废待举，非兢兢业业，无以处理此艰巨之工作，非坚毅不挠，无以应付此险恶之环境，综计惨淡经营，于今二载，然回顾吾人成绩，其未能依原定计划实现者甚多，是诚吾人所应引以自咎而怀疑吾人之才能或有未逮，而另一面，实以本市之经济窘乏与行政权力之不足，以致吾人于市政设施上，无处不极感困难，兹将困难各点分述如下：一曰经济之困难也，盖经济为一切事业成功之母，以言市政建设，尤如饮食于人生，为生命荣枯之所系，查本市旧预算每年收人不足二百万元，而事业费及行政费之支出需三百万元，收支相抵，不敷一百余万元，以言开源，则税权支裂，源无从开，以言节流，则建设急迫，流不同节，虽曰市政公债，现已发行，实无从以言建设一宏伟之首都，夫财政既陷于窘迫，一切设施，自不得不受其限制面窒碍环生，于是吾人今日所处之地位，及陷于无穷困难之域，盖经济问题，横梗于吾人之



前，而建设使命，正督促于吾人之后也。”

闹穷，说市政建设人不敷出，是当时刘纪文最无法忍受的问题，所以，他把这个问题摆在最前面说明。

其次，这位刘市长又说：“二曰警察权力之丧失也，查建设之力量必须集中，建设之计划，尤尚完密，为求力量集中与无计划完密起见，不得不严整吾人之组织，统一吾人之事权，然后建设工作，乃易观效，若割裂其严整之组织，分散其集中之力量，则建设进程之延缓，自不待言，公安局系市之武力，亦即一切市政事业之维护者，南京特别市政府之手足也，举凡市民安全之保障，风化之维持，不良之取缔，户口之注意，在与财政工务土地教育社会卫生各局，有密切之关系。市政而无公安局，无以言建设，公安局而离市政，亦无以尽其用。乃本年三月间极端公安局改名首都公安局，隶属于内政部，虽于其组织大纲上，规定本府仍有指挥之权，实则命令不行，成效毫无，市政掣肘，困难弥增，此项打击首都建设之责咎谁归，实予吾人以莫大之疑惧。”

以一个首都特别市的市长，却连警察局长也没有办法指挥，市长的警察大权完全归中央掌控，刘纪文大概打从心眼里也觉得窝囊，这到底是孰令致之?是蒋介石?还是刘纪文的其他政敌?抑或只是政策本身?

再来谈到所谓“市公用事业之未能收回”的问题时，更可以证明刘纪文的无力感和朝中无人，他说：“当本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二中全会时，曾经决议各市之公用事业，概归各市政府监理，本府曾据以力争，然转辗曲折，终未收效，此放弃职权与夫不能副民众期望，吾人所深自引疚者也。”

此又证明刘纪文在国民党内部的人微言轻，连市公用事业收回市有的这么一个小问题，都得不到当局的支持，这位留学英日的市长，能不心存怨恨?



更甚者，“四曰财政不统一也，……如市内田赋，屠宰税，牙行税，当铺税等等，乃由江宁县政府及江苏财政厅，直接在市内征收，丧失事权，紊乱市财政，莫此为甚，而影响本市经费，危害市政设施，尤为至重且大。”

一个办事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而且左右掣肘的市长，如果像某些书说的，关于蒋介石要娶宋美龄的条件是包括了“保荐刘纪文当南京特别市市长”的话，刘纪文下南京市长，权力何以如此萎缩?这是另一个值得疑问的地方。

三 关于刘纪文遗孀的说法

从民国初期的一些现存图片资料显示，刘纪文可以说是当年政坛人士当中，仪表相貌十分英俊的一位，正如童轩荪先生在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第 34 卷第 60 期写的《刘纪文的生平及其他》一文中说的：“国民党里有两个美男子都以丰姿伟俊为世所称，而此两人竟同字“兆铭”，一为汪精卫，一即刘纪文。” (见《传记文学》第 34 卷第 6 期，童轩荪著《刘纪文的生平及其他》，第 63 页)

照童文的说法，从 1913 年到 1923 年这 10 年间，刘纪文从来未曾离开过孙中山身边，童文说：“刘氏参加革命早在民国前二年即加入同盟会，……民国三年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他是总事务所的干事。民国六年随中山先生回国，于上海环龙路 44 号革命党事务所的创立，他是总绾事务兼司财政的一员。后来中山先生回驻广州，便代理了财政部长。”童文说：“自后民国十八年任南京特别市第五届、二十三年任第六届执委兼常委。抑且于十八年开始连任中央三届、四



届、五届、六届执行委员。于第一任南京市长之同时，正值蒋公辞去国府主席，随往日本。……”

在《宋美龄前传》一书中说：“说实在的，美龄自从美国归来，在爱情的海中，她一直脚踏两只船。一是刘纪文，二是蒋介石，……在异国的国土上，他们就相识，以至于谁也离不开谁了。……”（陈廷一著，第九章政治姻缘）可是，刘纪文遗孀许淑珍接受童轩荪访谈时，说明：“纪文曾亲口告诉说他出身寒微，献身革命奔走四方，没有时间谈恋爱。纪文和我结婚时，他已三十九岁。”接着许女士又说：“纪文初恋真正的情人是古婉仪小姐。她父亲为国民党元老古应芬先生。不幸古小姐和纪文订婚不久，即卧病经年，临终之前旬余，纪文亲侍在旁，可见两人间爱情之笃，事隔多年，他无时或忘，时常和我提起。”

根据许女士的现身说法，以及本文前述举出的各项例证，似乎可说明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刘纪文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因而，海内外其他关于宋美龄的著作中，凡是提到刘纪文的情节，因为在证据上有稍嫌薄弱的问题，所以难免予人牵强附会的一种感觉，而失去了学术研究应有的权威性。

然而，毕竟爱情是一种隐秘性很高的个人行为，假如两造双方基于一种共同默契，或是基于某种利益承诺，还是有一定程度可能受到若干隐瞒的情况，所以，除非两造共同或者至少有其一方，出面亲自提出合理澄清，否则，恐怕很难有真正水落石出的一天。

至于宋美龄和刘纪文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照童轩荪访问刘纪文的遗孀许淑珍的讲法，是因为“早于民国十五六年间在广州识宋府诸人”云云，但是，究竟刘纪文是在何种情况下认识宋家人的，童文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只附带在述说自己和刘纪文婚礼，把宋美龄和宋子文一起到场庆贺的情况，淡然一笔罢了。



所以，值得关切的是，童氏作的访问仍有若干疑义存在，我们可以参酌《孔祥熙先生年谱》来看看另外一件事，《年谱》说："先生(按指孔祥熙)赞襄国父整理党务，经常出入国父东京寓所，负责中华革命党经费的捐献与劝募，同时参与机密，协助国父处理文书函电，于是和国父英文秘书宋霭龄女士相识。……宋霭龄女士结婚后(按与孔祥熙)，由她二妹宋庆龄女士递补英文秘书。民国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国父与宋庆龄女士在东京结婚，先生与国父结为连襟。"(《孔祥熙先生年谱》，台北郭荣生编著，第43~44页)

假如童轩荪氏作的访谈没有疏误，那么，刘纪文遗孀说的："纪文早于民国十五年间在广州识宋府诸人。"刘夫人等于是无意中露出了马脚，两相对照，实在令人很难不怀疑刘夫人许淑珍女士不是在说谎。试想，各种文献都说刘纪文1913年到1923年，都在孙中山的身边，那么即是刘纪文都一直陪在孙文身边，怎么可能不认识宋霭龄，乃至以后的孙夫人宋庆龄这两位前后任的孙中山秘书?如果刘某认识宋大小姐和宋二小姐，又岂有不认识宋三小姐宋美龄的道理?

准此以观，即然刘纪文的遗孀可以在刘纪文认识宋家家人的这一问题上说谎，这便难保她不会在别的问题上隐瞒真相。(当然，她也有可能不是蓄意说谎，也许是时光错置之类的问题，导致她无意中说了这个"谎言"。)

然而，在1927年10月9日，宋美龄接受日本《每日新闻》记者火田谷访问时，火田谷问宋美龄："蒋介石谓初见女士时，已认女士为其理想之伴侣，但不知当时女士作何感想?"宋美龄微笑答复："此乃5年前事，当时余未注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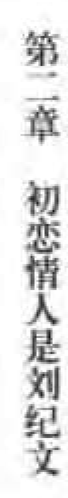
笔者按：以蒋介石对宋美龄追求之勤，宋美龄居然说她当时没有注意，那么她是在注意什么？在注意谁呢？





蒋宋结婚典礼上的留影

最后，这位日本记者直接了当地问宋美龄：“女士婚姻何以迟迟至于今日？”问她晚婚的原因，结果宋美龄脸上泛了一阵红说：“因誓觅得相爱之人故。”（以上，日本大阪《每日新闻》1927 年 10 月 9





日电)

到底谁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蒋介石是不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宋美龄以上在67年前接受日本记者访问时作的澄清，是不是可以让人恍然大悟，豁然释疑？



第三章
蒋宋婚姻，轰动上海

要不是宁汉分裂，蒋介石可能还不会对宋美龄展开积极的追求，宁汉分裂让蒋介石一度下台，可是，他巧妙地动用了杠杆原理，以四两搬千斤的方式，化腐朽为神奇，让原本水火不容的汪精卫，和他暂时妥协，且将原先根本持否决态度的宋母说服。



蒋介石与母亲王采玉合影

于公于私，蒋介石在宁汉分裂中，攫取了最大的利益，这个国民党空前的分裂结束之后，不但蒋介石重掌党内的军政大权，而且，他也成遂了本身长久的愿望，和上海——或是说全国最大的资本家家族结成姻亲，一



夕之间，蒋介石成为全中国最有钱和最有权的人，他和宋美龄两人的世纪婚姻，因而成为全上海当时最轰动的一则消息。

1927年的11月30日，也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的前一天，蒋介石草拟了一份启事，预备刊登在隔天的《大公报》的第一版上。这则启事是这样写的："今日得以与最敬爱的美龄结婚，为有生以来最光荣愉快之一日，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中忽萌退志，前辈常询何日始可安心工作，当时未答，今日圆满答复，即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即从此可安心为革命尽责任。余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婚姻，一切皆无意味，故革命当从家庭始，今日结婚实为建筑我二人革命事业基础。"这篇启事，其实就是蒋介石告别旧生活、旧婚姻的一个宣示，一个崭新的生命正在等待蒋介石。



张季鸾像

他是当时《大公报》的总经理。

1927年的12月1日，对蒋介石和宋美龄来说，是一个永生都不会淡忘的日子，一场世纪婚姻，马上要在上海的大华饭店揭开序幕。当天下午3点5分，蒋介石和宋美龄先在宋家位于西摩路的娘家，举行教会形式的婚礼。为了筹办婚礼，西摩路的宋公馆早已布置得美仑美奂，喜气洋洋，婚礼礼堂设在宋家的西首花厅，这个地方是宋家日常盛大聚会的主要场所。

在花厅的正中央，悬挂了一幅宋美龄父亲宋耀如的遗照，厅堂中



间有一张红木长方桌，上面放了许多的鲜花。另外，从第一客厅到西花厅之间，还摆满了各界赠送的花篮，正中间的行道是鲜红的红地





蒋宋婚礼留影

蒋介石宋美龄的婚礼可谓20世纪第一场也是绝无仅有的世纪婚礼。

毯，礼堂的右侧，是亲友的观礼处，厅外的右边是乐队的席位。

宋家是上海最大的资本家，而蒋介石又是革命军总司令，安全工作当然更不可忽略，在宋家和饭店都作了最周密的安排。

在宋家，从当天上午开始，就有各路来的保镖，包括公共租界的警探好几人，华人巡捕数名，西方巡捕两人，在宋家门口站岗保卫，任何出入宋家的人，都要在宋家门口接受这些巡捕的盘查；而婚礼举行地点的大华饭店，门口的警卫则是由蒋介石自己亲自派了手下的卫兵，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饭店附近，此外还有上海原本的黑道头子，后



来当了上海巡捕头的黄金荣，统率了十几名干将，站在门口值勤布防。

为蒋、宋联姻，上海地头上的黑白两道精锐尽出。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仪式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宋家，先进行家庭婚礼仪式，再到饭店作公开的婚礼仪式。

下午3点，宋宅奏起基督教圣乐，一位男高音高声唱着圣歌，唱完之后，响起钢琴的乐音，音乐声中，穿着深色西装的蒋介石在男宾相刘纪文的陪同下，缓步至摆满鲜花的长桌前站定，然后，主持宗教仪式的余日章牧师，开始致词，讲话结束之后，就由新郎和新娘宣讲各人的誓词。

蒋介石的誓词念道："我蒋中正，情愿遵从上帝的意旨，娶宋美龄为妻，从此以后，无论安乐患难、健康疾病，一切与你相共，我必尽心竭力地爱你敬你，保护你，终身不渝，上帝实临鉴之，……"

接着由宋美龄念她的誓词："我宋美龄，情愿遵从上帝的意旨，嫁你蒋中正，认你为夫，从今以后，……"

讲完誓词，两人就互相交换戒指，蒋介石以戒指套在宋美龄的手指上时，蒋介石低着头，对宋美龄这位新婚妻子莞尔一笑，宋美龄这时也回眸报以一笑。

家庭婚礼正式结束，紧接着是公开仪式的婚礼。

下午4时许，蒋介石和宋美龄从宋宅赶到大华饭店，那时饭店门口早已挤满了想一睹新人风采的民众，二位新人基于安全理由，由保镖护卫，从饭店靠静安路的侧门进入饭店内。

当蒋、宋二位新人走进礼堂时，司仪郎力子，以洪亮的嗓音，高声宣布请来宾人席，全体贵宾于是鱼贯入座，主婚人蔡元培及证婚人相继人席，蔡元培站在中间的主位，男女双方的证婚人，包括何香凝、王正迁、蒋锡侯、李德全、谭延闿、余日章等人，全部也都站定





位，司仪于是高喊："请新郎入席！"

这时，所有的观礼人员都屏气凝神，等待这一幕最高潮的景象。

几秒钟后，蒋介石在男宾相刘纪文的陪同下，慢慢走向结婚礼堂，现场来客响起一阵热烈掌声。就在同一刻，悠扬的乐音奏起，在和缓优美的结婚进行曲当中，新娘宋美龄在两位捧着鲜花的少女，一位是陈明月小姐，一位是周稚英小姐伴随下，宋子文手挽着妹妹宋美龄的手，沿着鲜花铺成的甬道缓步向前。女宾相是王正延的女儿，另一位是倪吉贞小姐。王小姐用手扶着宋美龄，后面还有两位花童，分别是宋美龄的外甥女孔令伟和外甥孔令杰。

轻歌曼舞中，宋子文把妹妹交给了新郎蒋介石。这天的宋美龄格外美丽动人，雍容华贵，新郎和新娘在礼堂正中央站定位后，所有的来宾全体起立，在司仪的口令下，新人向国旗、党旗、总理孙中山遗像行三鞠躬礼，然后由主婚人蔡元培宣读结婚证书，随后一对新人用印，4 点 37 分用印完成，司仪要一对新人相向，面对面行一鞠躬礼，全场这时又响起热烈掌声，新郎蒋介石这时灿然一笑，两位新人向前方站立的主婚人和证婚人行了一鞠躬，又向来宾敬了一鞠躬，博得全体来宾一致热烈的掌声，这项上海有史以来最为轰动的婚礼，终于大功告成。

一　泰水引导，女婿信教

1927 年，宋美龄的母亲答应把女儿嫁给蒋介石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蒋介石信基督教。由于蒋介石原本信的是佛教——许多传统中国家庭都是信仰佛教或是道教，真正让蒋介石改信基督教的，当然还



是宋美龄。但是，在两人结婚的早期，由于蒋介石成天忙于军务和北伐内战，在心理上，似乎还没有做好信教的准备。

然而，到了1930年，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突然病倒了，这时，宋美龄又积极向蒋介石传教，因为从宋母的病情研判，宋母可能不久于人世，为了让宋母欣慰，宋美龄希望在母亲死前，能够说服蒋介石受洗为基督教徒。



婚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在孔祥熙家中会面时留影

于是，在1930年的秋天，蒋介石便在宋宅，在宋家家人的观礼下，正式受洗为基督徒。主持蒋介石受洗仪式的，正是宋家的家庭牧师江长川——原先曾为蒋宋证婚的那位牧师。那次的受洗仪式，除了宋庆龄不在场之外，几乎所有的宋家家人都在家观礼，并且为蒋介石祝福。

宋美龄是如何教导蒋介石有关圣经的知识的呢?照宋美龄自己的说法，是用她在美国魏斯里大学读书时，选读的旧约历史课程上，作的旧笔记和书本。因为宋美龄和蒋介石两人的生活作息自来就不大一样，蒋介石习惯早睡早起，宋美龄却恰恰相反，喜欢晚睡晚起，在蒋





介石修习圣经的这段时间，宋美龄特别改变了她的生活作息，一大清早6点多钟就起身，和蒋介石一起做祈祷，一同读经。

按宋美龄的说法："我自己的信仰和新得的了解同时滋长。一种更深刻的意义浸润了我们的婚姻，我自己也走上了灵性发展的初步阶段。"

孙中山曾说："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信仰、力量。"然而，就宗教来说，也就是宋美龄拓展她的势力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她不但不把宗教局限在信仰的层次，而且还把它放大到政治舞台上，成为她扩大影响力的基础。

二　婚后生活，南辕北辙

婚后的蒋宋夫妇，生活无疑是忙碌而充实的，为了实现梦想，蒋介石成天在军务和政务中穿梭繁忙，可是两人的生活型态却大致是在开始定型，这个阶段的生活规律，也渐渐成为日后夫妇俩的日常生活作息。

关于蒋介石个人结婚后的生活，知名的《良友画报》作过详细的报导："……至于委座之日常生活情形，大略言之，即每日早晨6时许起床，（夏季晨5时即起）盥洗后即于室内外运动二三十分钟，然后静坐。静坐后，即写日记。在静坐中，一方面反省昨日所作之事，同时计划本日应作之事，而反省所获心得与观察批评人物之感想，以及军事外交内政之重要事故，均记于日记中。其作日记，20余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不仅为中国复兴史上创造一部伟大翔实之著作，而其治事有恒，于此已可概见一斑。每日上午8点以后，或主持会议，



或批阅公文，或运筹外交，或指挥军事，均依事先预定之计划，集中心神为之常上午11时会客，客多则自10时起至12时左右始举，此际所接见者大都为中央或地方党政军学各部门负责人员，谈话内容与所讨论之问题，类属关系重大之事项。午后1时或1点半午餐，常约请中央人员，就饭前饭后之时间共同商谈，亦有于各种会议之后，即请会议人员数十人列坐一所，共同进餐，使彼等随时面呈意见，并获得亲切之指示，对此宝贵难得之时机，莫不作充分之利用。



蒋介石宋美龄新婚时合影

"午餐后，休息或午睡1小时，3时起，又批阅公文，4时复为会客时间，此时所接见者，多为因公请谒面呈要事者，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或二三十人不等，每人谈话3分钟或5分钟即退。午后6时至7时，出外散步，借此机会考察民间疾苦或巡视一般市政建设。7时半或8时晚餐，亦常请客同席，饭后举行谈话，如未约客会谈，则从8时起读书。委座日理万机，每日仍费二三小时为读书时间，其自定经史子集之书，每年必择若干反复温习，而于坊间新出有价值之书籍，亦常搜购研阅；其读书，取精用宏，特具心得，而运用于治理，则独得其妙，且常邀约干部及国内外学术专家讨论各项问



题。

"委座于临睡以前，必清理一日所办之事，然后于10时半或11时就寝。有时当日之事未完，必俟完全办好，迟至12时甚至12时以后始行入睡。总之委座每日饮食休息睡眠之时间，合计不过10小时，而工作常在14小时以上。有时因指挥战事或处理紧急重大事件，往往夜以继日，整日间仅得二三小时休息。其生活之刻苦优勤，大都类此。

"至于饮食方面，委座日常多饮白开水，而少饮茶，更绝不饮酒吸烟；早晨略进点心，如面包牛奶之类，中餐与晚餐，每餐仅五六样菜，蔬菜较多而肉类甚少，其宴客所用中餐或西餐，亦极简单朴素，非如普通官场宴客之力求食肴精美也。

"其他衣服方面，委座一年之中，着军服时多，而便服时少，衣服原料皆为国货，惟求整洁简朴，不尚浮华绮丽。以言其居处，即委座一生除故乡数栋家屋外别无自营之住宅，通常住所，皆属租用，内部陈设，亦甚简单，惟常保持整洁。行动方面，更以简便为主，然其迅速机警与秘密，则为一般人所至难及者。

"委座性乐山水，爱好风景名胜，每至一地辄乘暇观赏。亦爱好诗歌与音乐，兴之所至唱和吟咏，藉以自娱。有时当前方战事紧急，委座从容调度，无不指挥若定，而于戎马倥偬中，间亦与夫人对棋为乐，其好整以暇如此。又当重要纪念日，部属将士与学校师生举行恳亲会游艺会时，委座间亦欣然应约前往观剧，对于高尚之娱乐，于不妨碍工作情况之下，亦常示意提倡，且每借此机会益助勉部属学生与党员同志更应奋发精神，努力工作。

"委座日常生活情形，已略如上述，概括言之，尚朴实，有规律，精勤创造，乐观奋斗，为其一贯之特性。"

资深记者张广基，在接受笔者的访问时，曾经透露了一段他的亲



眼目睹经历。

张广基说，有一回美国《时代》周刊老板亨利·鲁斯来中国，目的是要访问蒋介石夫妇，拍些有关蒋介石日常生活的照片。蒋介石便安排了这批美国贵客，到他的官邸拍片。



蒋宋家居照

蒋介石宋美龄婚姻近半世纪，虽也偶有争执，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很和谐的。

根据张广基的叙述："那天，蒋介石和平常一样"穿着中山装，大家都晓得，中山装有两个宽大的口袋，蒋介石喜欢在里头摆些眼镜什么的杂物，所以看起来有些邋遢，夫人宋美龄就在一旁叮咛，要蒋介石扣个扣子，衣领要怎么怎么，叮咛了好多次，最后蒋介石有些烦了，就十分不耐烦地叫道："唉呀，好了好了！你别说了。"

因为蒋介石这个动作和眼神很强烈，在场的美国记者虽然听不懂蒋介石夫妇讲的话，可是，大概隐约之间可以意会蒋介石在说些什么，大家不禁面面相觑。

可见，蒋介石还是有一般中国旧式男人的习性，自我意识是很强烈的，特别不喜欢太太去干预他的事情，但是，在那一回、一旁的宋



美龄也不以为忤，只安静看着美国记者为蒋介石拍照。

三　夫唱妇随，火线奔忙

北伐，乃至以后的“剿共”战争，宋美龄经常追随丈夫到各个战场上，亦步亦趋，不论这些战场是在边关，还是内地。从北伐的晚期，到早年的“剿共”战争，大约历时10年间，宋美龄经常是在旅途上奔逐的，她的足迹也是在那时，踏遍了全中国。



新婚时的宋美龄像

婚后的宋美龄随丈夫移居南京。

1935年，她追随蒋介石走了一趟西南，并且以一篇《西南漫游》的书信体文章，致书国民党军遗族学校的学生们，正可以充分显露出宋美



龄这时的心境。

军人本来就得把自身安危置之度外，所以，宋美龄在跟随蒋介石南征北讨时，难免也曾遇上些意外的危急情况。

例如有一次，宋美龄追随蒋介石在江西“剿共”行营的某个深夜，在人睡后，蒋介石夫妇突然听见附近枪声大作，声响从城墙附近传来，蒋介石立即起身，叫宋美龄赶快穿好衣服，同时，蒋介石吩咐特务员去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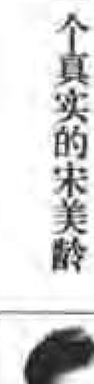


蒋介石像

北伐时期的蒋介石，一身戎装，踌躇满志。

就在特务员去侦查的时候，枪声愈来愈密集，越来越接近。宋美龄不禁一身寒颤，在微弱的烛光下披上衣服，然后，宋美龄想起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她毫不迟疑地把文件放在手边，便于在最后关头撤离之前，将之全部销毁，以免落入他人的手中。

找出文件，宋美龄掏出自己的自卫手枪，强自镇定地坐下，静待事情的发展。而此时的蒋介石则集合了他的全部卫队，要兵士们在四



周环列成一个圈子，以便在必要的时刻能够冲出重围。

没多久，来袭的红军果然撤走了，原来，红军认为蒋介石夫妇驻扎的这个城镇墙上只有几百哨兵防守，所以就趁黑夜来攻，这些红军原本已被蒋介石的部队包围，希望借着这次的攻击，冲出一条出路的。

事后，宋美龄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曾说：“当时，心中只记挂两事：一是我们军队调动以及布防的那些文件，二则万一不测，惟有举枪自毙，出之一死。”

1927年到1937年间，蒋介石几乎每天都是在国内的征战中度过，因而，追随丈夫的宋美龄自然更为艰辛。

早年，宋美龄很怕坐飞机，一搭飞机就有晕机的毛病。因而，当蒋介石离开繁华的京沪地区，到偏远的各地征伐时，宋美龄只有搭乘汽车，要不就是乘坐最原始的交通工具，骡马民船之类。除了交通不便，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的盗匪猖獗，所以，蒋介石特别为宋美龄准备了卫队，一路保卫她，可是，还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

后来，不搭飞机还是不行，毕竟中国太大了，有些地方不搭飞机，根本很难在时限内到达，宋美龄只好忍受坐飞机的痛苦。据说，蒋介石相当体贴她，只要是宋美龄要搭的座机，机上全部的固定坐椅，都将之大部撤除，只留下几张坐椅，供蒋介石和少数官员乘坐，而空下来的地方，就为宋美龄摆一张卧榻，宋美龄只要一上飞机，飞机起飞后，假如有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就立即躺平在卧榻上，以减少晕机的痛苦。

尔后，她的“美龄号”专机，都有卧榻的设备，随时可供她搭乘时使用。

宋美龄出身资本家家庭，哪里吃过走南跑北的苦，她的身体状况原本就孱弱，一路带着一位美籍护士，此外还有一位女秘书、几名男



女仆人和几十名卫队士兵、副官等等，同行者有六七十人，浩浩荡荡，有如古代皇家出巡。

生活上，宋美龄一向是养尊处优的，出巡期间，宋美龄的吃住问题，基本上还是十分豪华的，为了怕出巡时感染疫病，所以，绝不食用外面不洁的饮食。喝的是蒸馏水或是法国维其矿泉水，吃的则是自己厨子做的西式餐点，分量不多，可是绝对清洁卫生，不致染病。



第四章

丈夫授权，参与政事

家庭的纷扰，国事的动乱并没有扰乱宋美龄原来对自身的期许。而1928年的“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和女校”的建校，就是宋美龄早年最引以为傲的一件事，也是她和蒋介石结婚以后，亲身参与的最为积极的一件事。

至于建立“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和女校”的经过，根据宋美龄的说法（见宋美龄著：《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和女校建校的经过》)：“自从国民政府在南京建设首都以后，蒋总司令觉得要有一种设施来纪念国民革命历年为主义奋斗和为党国牺牲的将士先烈，安慰他们在天之灵。及至民国十七年，统一告成，政府决定对阵亡诸将士，为之建筑公墓，开辟公园，以志纪念；给发恤金，抚慰寡孤，以慰英灵。但是，遗族子女大都缺乏教养，亟应设立学校，造就他们成为健全的公民，才算是尽了抚慰遗族的责任。民国十七年十月蒋总司令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设立‘遗族学校筹备委员会’，当时就推定委员11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先生，亦参加在内，他非常热心，并对我说：‘完全请你负责，来筹备本校。’在筹备创设的时候，当然经过许多困难，就是现在亦常有困难的问题发生；这是举办一种事业不能免的，只要我们能努力做去不断地改正，必可完成我们的计划。”



照当时的状况，原来遗族学校共有11位筹备委员，委员包括：宋庆龄、蒋介石、蔡元培、胡汉民、戴季陶、何应钦、何香凝、宋美龄、王文湘等，起初，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是由宋庆龄担任校长。

可是，宋庆龄在学校于1929年建好时，却在国外，所以，一切有关学校的校务问题，全委宋美龄办理。

遗族学校开学之后，宋美龄和蒋介石确实把这所学校当做是自己



抗战时期的宋美龄

抗战时期，宋美龄以国民党政府总统夫人身份向西方世界积极宣传反共战争的必要性。

的事业一样，很热心地参与，宋美龄更是投入了不少心力。

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宋美龄本人至少一个礼拜去遗族学校3次以上，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和蒋介石两人一起去，夫妇俩到遗族学校视察，总是会向有关人员提出不少问题，所以，遗族学校方面对校务都不敢稍有闪失。

遗族学校创设的经费，起初是由陇海铁路东段的附加税，作为学





校的经费，从 1928 年的 8 月 1 日起，学校开始申领这项经费。可是，毕竟是宋美龄本人和多位国民党要员直接参与的关系，学校的经费在公开劝募之后，竟然多达 50 万元以上，而那时的国民政府也十分支持这所学校，每月的经常性经费多达 5000 元大洋，后来又增加到月费 12000 元，可见受到重视的程度。对学生的待遇更是十分优厚，凡是入学的学生，因为都是遗族子女，所以，学费一律免缴，并且还由公家供给一切的生活用品。

宋美龄虽然不是学教育出身的，可是，却有自己的一套教育理念，加上蒋介石本身给她的关于军人教育的一些观念，于是，这所遗族学校就成为宋美龄的美式思想和蒋介石的日本式军队教育的一个复合体。

在军事化管教方面，例如，对学生日常和个人整洁习惯的培养，学校更是列为教育之重点。每逢学生吃饭的时候，饭厅里每张桌子都有教师专门指导，要学生养成吃饭的体态，养成良好习惯。

学校内部的教育，更加少不了党化教育实质内容。宋美龄自己就说："我向来主张教育不但只是重视精神的训练，而手足的活动与一般的生活，也要同样的注意，尤其是对于革命先烈的子女，更要养成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和能力，使他们了解生活价值。"

有一次，宋美龄听到学生在诵读一篇课文，文中叙述的是遵照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观念，要学生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文章，宋美龄听了之后，很欣赏这段文字，还要老师把这段文字拿给她翻译成英文。

"双手万能、手脑并用"是遗族学校的基本校训，也是宋美龄最喜欢对外人宣传的优点。

例如，她曾经要求学校的学生自己设计校舍，真正体现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校训。



基本上来说，遗族学校是宋美龄在蒋介石政府控制时代，公益事业的一个起步，而且也是蒋介石日后推动的许多运动的一个起点，这是一般人平常没有注意的地方。

以遗族学校这个桥头堡为起点，宋美龄在中国的“童子军运动”、“农村服务运动”、“新生活运动”和抗战时期的“声嘶力竭”、“救亡图存”各种运动中，给她的丈夫和那时的国民党政府或多或少提供了一些帮助，这一方面是不容抹杀的。

(笔者按:遗族学校的毕业学生后来分布世界各地，在宋美龄定居美国之后，每年到了遗族学校的校庆那一天，或是蒋介石或是宋美龄生日那天，有些旅居美国的遗族学校学生，都会去宋美龄的住处探望她。遗族学校的学生称她为“妈妈”，这些学生目前年龄多半都已经60岁以上，有的已经80开外。)

一 成立“励志”，掌权起点

1929年的1月1日，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之后的第一个元旦，一个名为“黄埔同学会励志社”的机构成立了，这个机构其实就是后来在台湾设立的国民党军“联勤总司令部”的前身。

蒋介石成立这个组织的最大目的，是希望把参加民国革命的军队，在北伐成功之后，以保持早年黄埔军校成立时的那种“革命精神”为幌子，而变成为维护他蒋介石专制统治的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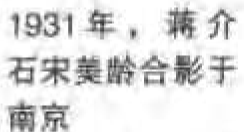
蒋介石最早还为“励志社”的成员，制定了一句格言，这句格言



是："立人立己，革命革心。"

除了这句格言之外，蒋介石还颁布了十条戒律，要所有的社员一体遵行，这十条戒律是："一、不贪财，二、不怕死，三、不招摇，四、不骄傲，五、不偷懒，六、不嫖赌，七、不吸烟，八、不饮酒，





1931年，蒋介石宋美龄合影于南京

显然刚结婚没几年的他们还不够默契。

九、不借钱，十、不说谎。"

"励志社"的创始者黄仁霖曾经说过，"励志社是对黄埔军官和学生灌输道德，提高精神而设立的。"这个主张正可以呼应蒋介石提出的那些戒律和清规。

蒋介石原先想把"励志社"办成像早年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秘密结社时那样的组织，所以，他把"励志社"入社的仪式弄得很形式主义，要入社的人，每人在社长也就是蒋介石面前宣誓，誓言恪遵蒋介石提出的十大戒律，"励志社"的员工则更不在话下。

可见，"励志社"早期是蒋介石让军官和军校学生"养志"的地



方，他口口声声希望把“励志社”变成一个能端正军中风气的场所。然而，在宋美龄和孔家的主意下，“励志社”却变成一个基督教色彩极浓的场所，而且最后因局势发展甚至演变成一个为外国援华部队服务的机构，非但如此，到了抗战前后，“励志社”竟然演变成一个以服务蒋家为主要工作项目的内务府机构，发展演变经过，实在是相当富于讽刺性。

在一开始的时候，宋美龄对“励志社”就掌握了内部主要的人事权，社长是她的丈夫，但，蒋介石政务繁忙，哪能把全部心思摆在“励志社”，因而，“励志社”的实际权力运作，就完全操纵在宋美龄以及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的手上。

“励志社”的首任总干事是朱懋仁上校，曾在孔祥熙任部长时，担任实业司司长。朱上校接任不久，就把总干事的职务交给了黄仁霖。

黄仁霖是宋美龄嫡系中的嫡系，这可以从他的出身窥其全貌。黄仁霖的岳父是余日章，余先生是一位牧师，在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时，曾经为宋主持婚礼。原先，宋家是希望请江长川牧师主持，但江牧师不愿为蒋介石帮这个忙，只有请余日章帮忙。由于余日章慨然应允，日后，在黄仁霖成为余牧师的女婿时，宋美龄为了报答余日章这份恩情，当然义不容辞地负起照顾余牧师女婿的责任。（注：但据黄仁霖自己的回忆录写道：“很多人以为我参加政府工作，是经由宋美龄介绍的，但是，实际上，我只在慕尔堂里认识她，孔祥熙博士才是提携我进入政府工作的人。”）黄仁霖的回忆录中写道：“就在那一晚，我搭火车到南京，我有少数几位朋友，以前是青年会的干事，现在孔博士的部里工作，他们立即把我带进去晋见部长，如我所料，孔博士很高兴地接见了我。我告诉了他，我的一些遭遇，他很诚恳地告诉我说：‘仁霖，我想青年会的工作范围，不足以供你去发展你的才干，



我要告诉你一个新的机会，在那里，你有极庞大的领域可以发展，蒋总司令要创办一种运动，名叫励志社（英文简称 OMEA 即军官道德励进会)。这是总司令的一个观念，因为在军事作战中，征服一些城市和省份并不难，但要改变人心，却很不容易。他想要发起一个运动，以此来改变他的军官和学生们的心理和行为。’孔博士说，总司令正要他找一个人到军营里推动这个运动。他说：‘我想，你做这个工作非常适宜，而且你可以完全无拘束地放手去做这项工作，而且发展前途无可限量。’”

黄仁霖曾经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本身也是基督教徒，奉派到“励志社”任职，所以对蒋介石提出那些和基督教的一些清规戒律相似的规矩，履行起来并没有很大的困难，而且还因为黄仁霖有留美的经历，因而在作法上十分具创意。

在“励志社”，许多军官和学生终于学会了如何遵守礼仪和现代的生活习惯，例如若是有人随地吐痰，黄仁霖就交待下面的人，在每扇门的背后，放一个小拖把，只要有人进了“励志社”大门，老习惯不改，任意就是一口浓痰吐在地上的话，便会有“励志社”的同仁，拿着一把拖把把吐在地上的痰拖干净，然后再对吐痰的人加以劝导。这样日子一久，便再也没有人好意思敢于在“励志社”吐痰了。

黄仁霖知道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对军官们的衣着是否整洁十分重视，特地在“励志社门口放置了一副镜子，镜子的旁边还悬挂了一则标语，写着“整衣冠”，要进人“励志社”的朋友们，都能事前修整衣冠，不使服装零乱有碍观瞻。

黄仁霖引进了不少美国式的东西进“励志社”，比如，他把从美国留学时代看到的自助餐用餐方法，引进到“励志社”，使这种吃法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一种用餐法，并且逐渐风行。

黄仁霖还引进了西方的淋浴方法，在“励志社”的浴室里，就设



计了一套只能盛水5加仑的桶子，让军官和学生可以尝尝洗淋浴的滋味，可是，又不浪费水。

"励志社"不久就遇到要为孙中山先生移灵的工作，就是要从北京，把他暂厝西山碧云寺的灵骨，移葬到南京的紫金山，这个工作，蒋介石把他交给了"励志社"，其间总其成的人，是黄仁霖，而指挥官是孔祥熙。

蒋介石要孔祥熙来办理这个事情，除了因为他和"励志社"的关系，另外就是因为在1925年，孔祥熙曾经在孙中山去世时，自掏腰包，付了50000元大洋，为孙中山先生购置了一口铜棺。移灵是当时全国瞩目的一件大事，在"励志社"的全力以赴下，任务圆满完成。



蒋介石宋美龄在江西"美庐"

在他们生命中这是较为舒适的日子。

然而外界为何会把"励志社"视为蒋介石的内廷供奉



单位和蒋氏夫妇私人的御用机构呢?这多多少少和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以及在其位者希望多方讨好蒋介石夫妇有关。

据大陆侯鸣皋氏在其著作《蒋介石的内廷供奉机构——“励志社”内幕》中的说法，“听说蒋、宋有一次看见黄仁霖带着几个干事在搞卫生，黄亲自在刷洗一个搪瓷马桶，认为黄仁霖有苦干实干精神，当即提升黄为总干事。后来，蒋、宋家中的庶务工作也交给‘励志社’去办了。”并且，“‘励志社’从官邸的庶务工作开始，后来逐渐扩大到文化娱乐工作。”

“如蒋、宋要看电影即由‘励志社’派电影放映队去。蒋、宋外出拍摄的照片和电影，都由‘励志社’派人操办，别的单位是插不上手的。蒋、宋的油画肖像，也由‘励志社’美术股的人负责画制；另外，蒋、宋两人平常的吃食，固然由官邸厨房供应，可是，若遇两人要宴客时，就由‘励志社’的中西餐部负责包办宴客所需的一切饮食，宴会场合则由‘励志社’的戏剧股、音乐股来负责。”

“因为要为蒋、宋两人备办种种私事，所以，黄仁霖就拥有权力，可以直接进出蒋的官邸，而不用像一般官员晋见蒋、宋，还得通过侍卫人员，更不必约定时间。”

在宋美龄的充分掌握下，“励志社”风光了好一阵子，一直到抗战时，“励志社”更是进入了“全盛时期”。

二 “航空救国”，空军“保姆”

蒋介石在完成北伐和“统一”全国的梦想之后，开始建构他的空军的蓝图，他的空军设计的战略构想显然是把江西山区顽强抵抗的



“共产党残部”列为他的首要目标，他并且把当年孙中山喊出的口号“航空救国”再重新提出来，作为他建立空军的政治号召。

为了自救，蒋介石在 1933 年 2 月，做了一个先期动作，把航空署改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成为自己辖下的一个单位，便于全面地操控这个新兴兵种，并且给“共产党残部”一记致命打击。

在航空署改隶不到 3 个月，蒋介石便就任“剿匪总司令”，开始对河南、湖北、安徽、江西、湖南的“共产党残部”，发动最猛烈的武力攻势，这当然也包括了空中攻击行动在内。

隔年，蒋介石为了更有效地对深入江西山区的共产党部队，发动空中攻势，以缩短早期飞行半径不长的军用飞机的作战半径，蒋介石把航空署迁往南昌，并且为了发挥它的职能，将之改组为“航空委员会”，航空队的飞机数目和作战队伍，也由原先的 7 个作战队伍，扩充到 8 个队，并且于该年年底，为积极培植飞行员人才，又在距离前线较远的洛阳，成立中央航空学校洛阳分校，以补充可能随时会在战争中阵亡的飞行员缺额。

到了 1935 年，国民党空军已经由原来的 8 个队，扩编到 14 个航空队，全面投人“剿共”战争。

1936 年 1 月，蒋介石的“剿共”战争正式告一段落，共产党的“残部”在和蒋介石部队经过多年战斗，终于脱离蒋介石部队的截击，跑到中国西北的陕西延安。从战术的观点来看，蒋介石在“剿共”战争上，得到局部的胜利。然而，蒋介石却隐伏下自己的未来覆灭的种子，所以，从战略的角度来看，蒋介石的“剿共”战争不但是未竟全功，而且是完全失败的。当然，就蒋介石来说，他是头一次把空军动用在实际的作战过程中，这个全新的兵种，给蒋介石一种截然不同的战场感受，他对成立空军充满了兴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特别是在组织和人事的整顿上。



1936年1月间，“航空委员会”也从南昌迁到南京，3月间，蒋介石下达了全国实施征兵制度的命令。

由于“航空委员会”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蒋介石于那一年的4月，修正了“航空委员会”的组织编制，他终于把他的妻子宋美龄抬了出来，担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作为襄助他的一名超级助手。1个月以后，宋美龄也在委员会里面作了一次局部的人事改组，她把她所信赖的周至柔将军提拔为“航空委员会”的主任，而把原来的主任陈庆云，调到航空学校当校长。(关于航空委员会的组织系统流变，请参阅注一，资料来源：台湾“空军总司令部政治作战部”，1947年6月20日编印出版的《空军建军史话》)

此时，蒋介石的心思主要是放在如何把一些地方军阀的空军武力，编纳到自己的部下，以策略性不费昂贵代价就可以壮大自己的空军武力，这是蒋介石拨的如意算盘。蒋介石夫妇之所以会把陈庆云调到航空学校的真正原因，实乃陈庆云是广东人，面当时广东和广西的空军实力已经十分强大，两广的李济深、李宗仁，以抗日为借口，不理会蒋介石的指挥，颇让蒋介石头痛。那时，全中国的空军基本上都已经向蒋介石输诚，惟独广东空军根本不受蒋介石节制，蒋当然视之如芒刺在背。蒋介石夫妇特派陈庆云到广东、广西和两广空军接头游说，几番劝说之下，两广空军军官黄志刚等21人，于1936年7月间，分别驾驶了21架军机到杭州，向蒋介石“投诚”。一个月以后，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领全体飞行员和机械员，飞到杭州。两广的空军力量便如此悉数瓦解，国民党空军终于“统一”。

大功告成，蒋介石却让他的太太宋美龄和空军取得了更高程度的联系。空军这个新兴的外来兵种极需像宋美龄这样，拥有杰出外语能力，并且能够和外国专家沟通关于技术和采购等事宜的“自己人”，宋美龄实在当之无愧。在这样一个客观形势下，宋美龄开始在蒋介石



政府的权力舞台上，崭露头角，争得一席之地："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是宋美龄迈向权力之路的一个奠基石。

蒋介石对航空兴起雄心，除了在"剿共"战争，对各地乱事的平定也是个关键的目的。宋美龄在一篇名为《闽边巡礼》的文章中写道："在福建不上两月，我们就打胜了，一部分由于近代航空的力量。我草此文时，江西方面胜利也就在目前了。……军队已尽了他们的责任，其成功得力于现代航空之处极多，如今轮到更需毅力的工作了……。"(见宋美龄著之《宋美龄言论集》)局部的失利让蒋介石夫妇神伤，局部的胜利也让他们夫妇贪图了以先进武器去攻伐敌人时所显现的荣耀成果。

在宋美龄插手国民党空军的肇建和整合工作前，国民党空军事实上已经经历了20余年的酝酿筹组过程，早期由于军阀的割据，而呈现了各省各自发展的风貌。

据宋美龄在向美国友人讲述时表示，在抗战初期，"当时我国空军甫经改组，而可用之飞机，其数量之少，殊令人惊异而难以置信——总计其数不足300架。其中战斗机与轰炸机，不满100架，余均供高级与初级教练之用者。而在日本方面，作战飞机约5000架。"

在受命负责"航空委员会"之前，国民党空军的建立，诚如前文叙述，乃是经历了一个漫长面艰辛折冲过程。

蒋介石会把发展空军的这样一个庞大计划交给宋美龄去落实，除了借重宋美龄的外文能力，也和当时错综复杂的军政环境有关。

在北伐以后，蒋介石逐步攫夺了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1932年，蒋介石派遣当时为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的孔祥熙，到欧美考察，孔祥熙的特使名义是"实业专使"。

在表象上，孔祥熙是去欧美各国考察"实业"，然而实际上却是去德、意、美各国，采购"剿共"所需之武器，更重要的任务则是采





购空军所需的飞机和装备。

由于他是蒋介石的官方代表，因而在各国都受到十分热烈的欢迎，像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等各国政府的首脑，都十分热情地接见了这位来自中国的财神爷。此外，德、意等国的军火商，如像德国克鲁伯军火企业家，都和孔氏进行了广泛接触，尤其是意大利更对中国空军的建军计划，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因而频频向孔祥熙示好。

到了美国之后，由于孔祥熙是美国欧伯林大学的毕业生，而从这个学校毕业的美国人中，有不少是资本家家族出身的人，他们和美国的飞机制造商的关系深厚，知道孔祥熙去美国，自然更是极尽巴结之能事了。

为了推销自己公司的飞机，美国厂商自然给了孔祥熙不少有关飞机的型录和说明书，让孔祥熙带回中国。

蒋介石在看了这些型录之后，觉得孔祥熙真是有办法，对他更是倚重，当时，一度有意要孔出任拟议中的航空部部长一职。

谁知孔祥熙出国洽商飞机采购的事情，被一些原本涉及军品采购的军人侦悉，这些包括何应钦在内的军人，对孔祥熙极为不满。不但何应钦这些人对设立航空部持否定看法，就连蒋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也坚决反对。

可是，成立空军是蒋介石的既定政策，攸关“剿共”战事的成败和对抗外国侵略者的问题，蒋介石只好想出一个权宜之计，不设航空部，设立了一个“航空委员会”，既然孔祥熙主导航空，宋子文这批人不同意，那干脆找宋美龄来主持。

一方面，宋美龄英文很好，而空军的成立势必要仰赖美国人，如果有一个英文能力好一点的人来主导，当然比较妥当；另方而宋美龄和孔家、宋子文家，都没有大的矛盾存在，由她来掌控空军的建军或



是军事采购，应该不致造成什么问题。

两相权衡，蒋介石才决定让宋美龄来出任“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于是，宋美龄便和空军结下不解之缘。

人事上作此安排，可是，孔祥熙在实际上还是负责对外的联络事宜。尽管如此，宋子文和孔祥熙之间，还是为了军购事宜，双方始终尔虞我诈，暗中较劲不已。

就在这样孔、宋两人相互拉扯之下，国民党空军草草建立了初步的规模，而宋美龄在调和宋子文和孔祥熙两人的矛盾上，起了相当微妙而关键的作用。

为要对当时美国军用飞机作一了解，宋美龄花了不少时间，对各个厂牌飞机特性做深入的研究工作，对有关航空理论、飞机设计、飞机零件等等，宋美龄都在30年代初期，作过广泛的了解和接触。以宋美龄一个留学美国的大学毕业生，而且专攻的只是文学、艺术、哲学方面的课程，对她未尝不是一种考验，对国民党即将新建的空军，更无异是一大冒险。

然而，这是蒋介石别无选择的选择，而宋美龄并没有让他失望。

事实上，宋美龄担任此一职务，是优劣参半的，她具有人事调和作用，但缺点是没有军事采购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大部分的军品采买，基本是通过宋子文在美国活动。除此之外，蒋介石在建立国民党空军之初，其战略的考虑是以中共作为其假想敌，而不是以外国为最主要的敌人。所以，在最初的建构蓝图上，就欠缺一股恢宏气势。尽管如此，美国的飞机制造商还是对国民党的军火购买力，大为吃惊。以宋美龄主持的一项对美国飞机采买的契约来说，她一口气就向美国厂商订购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飞机，这笔庞大的买卖的确让当时纽约的军火商喜出望外，从此把宋美龄视为大主顾，毕恭毕敬。

在全力参与之下，宋美龄在极短时间内，就掌握了空军内部主





力，这可以从1931年，阴历的9月15日，蒋介石50岁生日时，宋美龄要空军作一次祝寿表演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宋美龄要当时的空军飞行员，在蒋介石驻节的洛阳，在上空作飞机云雾排字表演，空军出动50架飞机，在天空中以排气烟云排出中文数字“五十”的字形出来。

这种事情在现在可说是稀松平常，但是在五六十年前，这样的祝寿方式，的确是相当盛大的一种庆祝仪式，这正足以说明，宋美龄在当时整合空军人事和军力已经做出相当的努力，至少，她已经帮她的丈夫，把空军这个现代兵种，在最短时间内，很快地建立且巩固起来。



宋美龄庆祝蒋50岁生日

蒋介石50岁生日时，宋美龄要空军做了一次相当盛大的祝寿表演。



而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为了应付日益严重的日本侵扰事件，在1936年结束"剿共"战争之后，就积极开始布置空军攻防计划，



蒋氏夫妇视察军队

"对肃清长江日军势力，轰炸长江日舰，袭击上海和汉口日本租界，以及出击日本九州、四国等……"（同注一资料来源）然而，国民党军方也承认，可惜的是这个计划的拟订，到"七七事变"前夕，根据国民党军方的官方数字显示，那时的空军兵力状况是："9个大队、31个中队、全部飞机的数量314架，其中：霍克80架、可塞55架、诺斯罗卜41架、达格拉斯50架、费亚提23架、许来克20架、亨克尔、洛佛亚、波因、羊城、复兴等40余架；以机种分，为：轻轰炸机90架、重轰炸机6架、特重轰炸机6架、驱逐机97架、侦察机95架、攻击机20架……"

根据陈立文先生著之《宋子文与战时外交》一书则说"中国空军





的发展起步原就较迟，到抗战军兴，共有35个中队，飞机305架；从1937年到1939年间迭经‘8·14’空战、‘9·9’首都空战、‘4·29’空战、武汉保卫战，及其它大小空战，损失惨重，又苦于无法补充，至1940年宋子文使美时，全国可战之飞机已不足100架。”

在开战初期，日本方面对华作战的空军作战飞机数目状况则是：陆军第一线作战飞机有500架、第二线约300架、海军方面的作战飞机还未计算在内。蒋经国在讲述这一段历史时，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述：“对于北伐以后的革命大业，老夫人对党国确实有莫大的贡献，尤其是中华民国空军与民航的建立与发展，以及促进中国的国际关系，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老夫人的确是功不可没，我相信未来历史自然会有公评。”在宋美龄受蒋介石之命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一职的时期，确实是宋美龄的职权逐渐扩张的阶段。在那个时期，宋美龄的确可说是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宋美龄内心的权力欲望，和她的活动力也是最外显的一个时期，尤其在她受命到美国去求援的抗战中期，对内权力和对美国的影响力，更是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巅峰期。

注一：宋美龄于1936年4月，受蒋介石之命，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之后，“航空委员会”曾经历了几次的组织人事上的变迁。

1938年初，也就是南京会战结束以后，“航空委员会”又做了新一波的组织调整，蒋介石还是“航空委员会”的委员长，宋美龄依旧是该会的秘书长，而这次的人事调整案中，委员人选包括了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白崇禧、陈诚、贺耀祖、徐永昌、宋美龄、钱大钧、周至柔等人，主任则为钱大钧。

1939年5月，蒋介石在重庆召集空军各单位主管，召开全军第一次干部会议。这次会议上，蒋介石指示，以后有关空军的建设及改



进大计，应由“航空委员会”主持；至于普通事项则授权下级机关处理即可。

在这次改组之后，蒋介石仍兼任委员长，委员则增加唐生智、龙云两位，以周至柔和黄光锐继任正副主任。

1941年4月，为了划分空军的军令军政系统，复行改组，有关人事方面，蒋介石仍兼任委员长，委员有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周至柔、陈诚、唐生智、龙云、冯玉祥；陈庆云；当然委员有何应钦、白崇禧、程潜、徐永昌、张治中、商震、贺耀祖；主任周至柔，副主任沈德燮、黄镇球。

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整个军事机构的调整，因而把“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空军总司令部”，宋美龄手下大将周至柔成为首任的“国军”空军总司令，副总司令有两位，分别是毛邦初和王叔铭，王叔铭并兼任参谋长。

随着抗战胜利的步伐，宋美龄也从空军的幕前，隐身至幕后。

注二：中国最早的空军是建立于1913年，由北京政府建立筹组的，但是，当时只设立了一个“南苑航空学校”，并没有正式成立空军部队。紧接着，在1919年，山西省首开纪录，向国外采购了全国第一架飞机，紧接着，云南也在1921年设立了航空学校，东三省则更进--步在1921年成立了航空处，是中国第一个常设的航空事务机构，同年，浙江成立了航空教练所，江苏则于1923年成立了航空队，西北军于1924年成立航空处，山东则于1925年设立航空教练所。前述所有有关的航空单位的飞机全部是购自国外。

国民党部队首先成立空军单位，是在1920年，由孙中山领导成立了一个叫做“航空局”的机构，当时，国民党已经拥有5架飞机，曾经参与对军阀的战役多次。

国民党所属的“广州飞机制造厂”制造了一架“乐士文”飞机，



是中国自制飞机创举：1924年冬天，孙中山在广州东山创立了“广东军事飞机学校”，并拥有“寇蒂斯”飞机3架，且从黄埔军校的学生当中，挑选了8名学员学习飞行技术。

1925年，国民革命军为了北伐，特地对外购买了DH.9A及BREGUET.14等飞机，积极备战。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武汉之后，把原来的“航空队”改组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而东路军也收编了浙江和江苏两地的空军，统合运用。

1927年5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成立航空处，并将飞机重编为一、二两队。



宋美龄视察“新生活运动”妇女队

1928年5月，北京被北伐军占领，国民党部队正式接收了北京政府的航空机构，中国的航空行政单位也开始统一，同年的11月，航空处改为航空署，直隶于军政部，辖下有航空队4队、共有飞机24架。

初期的国民党空军参与了包括湘北之役，阻截敌人舰艇、汀泗桥之役、津浦路、平汉路沿线支援地面部队作战，都发挥了很大的功



效。

北伐胜利之后，国民党空军最大的任务，便是统合国内所有的空中武力，建立一支有组织有效率的空军。

1929年，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附设航空班，国民党军队开始有计划地培养空军幼苗；1931 年 3 月，航空班迁往杭州，改称“军政部航空学校”；1932 年 9 月 1 日，正式改为“中央航空学校”。

1933 年 2 月，国民党军方制定了空军官制。8 月，航空署改隶军事委员会，航空队编了轰炸、驱逐、侦察各 1 队，共为 7 队。

1934 年，航空署迁往南昌，改为“航空委员会”，航空队增编为 8 个队，11 月筹设中央航空学校洛阳分校。

一直到 1946 年，抗战胜利的翌年，“航空委员会”才改名为“空军总司令部”。

三　“新生活运动”土洋结合

关于“新生活运动”的推展，是 1934 年间的大事。但是，宋美龄认为，中国的“新生活运动”，同其他国家一样，与中国遭遇到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有关。

她认为，意大利有法西斯主义，德国有纳粹主义，苏联有两次五年计划，美国有新经济政策，其目的都是在解决各国本身的经济问题，而中国的“新生活运动”除了应付经济问题之外，还要把人民从愚陋、贫困、迷信以及种种的天灾人祸中拯救出来。

宋美龄的夫婿蒋介石认为，用武力收复了共产党原本占领的地区尚不能视为完成使命，还要在那些残破地区继之以社会和经济的复兴



工作。



宋美龄在演讲

宋美龄为了顺利推动这个运动，她运用基督教会的力量，大力推动蒋介石十分看好的活动。宋美龄自己就曾经说过："委员长和我到了各大城市，总要召集教会团体，开会谈话。他们莫不立刻表示，愿意在他们区域之内，与新运工作者共同合作。于是就请各省主席担任主席，组织了联合委员会。当政府厉行禁烟的时候，新运委员会方面就办理戒烟医院……"她说："此后的教会，不应再离开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而独自存在。中国整个的国家目标都在迈进途中，教会也应当跟她保持着同一步调而前进……"


宋子文像

可见教会在新生活运动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就像"新生活运动"推展之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就和蒋介石的政府合作，在江西组织了11个农村实验区，配合作"新生活运动"的推展工作。

宋美龄说："我们在江西可以找到教会和政府的合作成



蒋介石宋美龄着中国当时流行的服饰，为所谓“新生活”作秀



孔祥熙像





蒋氏夫妇参加“新生活运动”七周年纪念会

蒋介石支持“新生活运动”，其夫人宋美龄出任“妇女指导会”会长。



绩。”在全国卫生事业方面，也可以看出教会与政府的合作精神。中国最先成立的卫生机构，如卫生教育协进会，历年来就是在基督教管理之下进行工作的。经过卫生局、新生活运动会、医院、学校和礼拜



宋美龄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七周年纪念会上

堂的合作，人民种过牛痘的已有60000多人。”“广州最近成立了一个妇女祈祷会，会员达1000人，各会员每天同了他们的家属和中国的领袖作祈祷。这是表现爱国思想的一种方式。”

纵使宋美龄在当时的基督教会中，拥有广大的支持势力，然而还是偶见反对的声浪。

宋美龄自己都不讳言，“往往有许多人，他们以为和政府合作，很不容易得到美满的结果……南昌有一位教徒，他是热心社会事业的著名人物，因长期和该省妇女新生活运动会的合作，而受到同事的责难……”毕竟教会内的若干人士，对教会中有人不断和政府当局挂钩，搞“新生活运动”，这样违反“政教分离”原则的做法，颇不以为然。



宋美龄也是少数中国政治人物中率先使用媒体宣传的一个人，她要当时的铁道部部长特制了一种火车车厢，名为“轮上新生活”，开赴前线，凡是铁路经过的地方，这列火车专车，都可以到达，并且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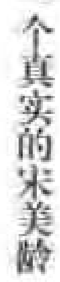


“新生活运动”中，宋氏姐妹在重庆表演的时装秀

留若干时间来宣传所谓“新生活运动”。这列火车上备有当时最新颖的电影设备，以及其它的视觉效果的宣传工具，宋美龄为了“新生活运动”的推广，可说是别出心裁，至于效果如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然而，“新生活运动”在许多人眼中，是一个很可笑的运动，连宋美龄自己都说：“一些轻薄的批评家，把警察的热心纠察，作为嘲笑资料，有的觉得新生活运动强迫他们负起启导群众的责任来，简直是干涉了他们的自由。有的根本没有把握住提倡四种旧道德的理由，武断地斥新生活为复古。”

之所以会有这些批评，这项运动本身就存在着很多问题，而且，下面的执行者也有许多和原意落差的地方，因而，造成各种笑话百出的情况。





例如，有一次，江西有一位传教士，在街上散步，交通警察就把此人拦了下来说："你的衣服为何不扣扣子?"传教士觉得很讶异地说："我穿的是西装，西装不用扣扣子的!"传教士当时在中国还是相当受到当局尊重的，所以，这位传教士就拉开嗓门，继续和警察吵

宋美龄在"新生活运动"七周年纪念会后用餐



闹不休，吵到后来，警察也拿传教士无可奈何，只有不了了之。国民政府的警察拿穿中山装的方法，要求西方传教士，难怪引来各种反对和责怪的声浪。

还有另外的声音指出，蒋介石的政府要人民推行"新生活运动"，可是，蒋介石所属的军政人员，却依旧在封建和保守的思想中混日子，比如，宋美龄领导教会和学校学生，在火车站和戏院等公众场合宣传"新生活守则"，然而，蒋介石自己的军官士兵，在搭乘火车、



欣赏戏剧表演的时候，却从不排队，横冲直撞，有的军警甚至还干预火车开车时间，若是自己来不及搭车，就强行要铁路局把火车停在月



宋美龄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七周年纪念会后与工作人员聚餐

台等候他们少数特权分子，有的甚至要行进中的火车紧急煞车，让半路上的军警人员坐车。

四　西安事变，美龄惊魂

1936年12月12日，到西安视察陕北军务和“剿共”情况的蒋介石，突然在当天清晨，于完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被张学良和杨虎城领导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软禁挟持，张、杨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意指“剿共”战争)，全力对日本宣战，于是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在营救蒋介石的任务上，宋美龄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力。如果





西安事变爆发前，宋美龄、蒋介石夫妇和孔祥熙合影

不是宋家姐妹和张学良的老关系，恐怕蒋介石早做了兵谏军人的枪下鬼。西安事变中宋美龄的所作所为，可以从她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得知一些梗概。

一位蒋介石的旧属，在接受笔者的访问时，非常肯定地说："蒋介石父子好几次要'解决'张学良，说若不是张学良，怎么会有共产党坐大的机会，多亏宋美龄全力护着张学良，否则张学良就做了枪下冤魂了！"

而根据郭冠英先生所著《张学良侧写》(台北传记文学社，1992年9月30日初版) 记载，张学良旧部王铁汉在向郭冠英口述时说："1978年经国先生头任总统一周年的第二天，5月22日找我去，他突然间提起来，他说你看过张汉卿没有，我说当然没有，不过总统您提起来张的事，我倒有话，我说这是上一代的事了，聘他个资政，把上一代的事给解决了。他想了一阵才说，他认为张学良有剩余价值，就



是张岳军说的‘一宝’。比如说宋庆龄，中共还派她个副主席。现在他们搞‘一国两制’，他发表张学良是个主任委员你怎么办?他不管你同不同意，我同你台湾捣乱嘛，那你怎么办?这是蒋经国的意思，至



杨虎城将军

1936年元旦，杨虎城(立于讲台中央者)对17路军部属讲话，明确表示训练的目的是对日作战。



杨虎城在西安的故居止园

西安事变后杨在此会见周恩来。



于老总统是不是有这个意思我不敢讲。

"蒋介石是英雄主义，西安事变无论张如何送他，他认为是奇耻大辱，不肯原谅。



《红色中华》书影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道西安事变的消息。

"前年（1990年）2月4号，我在圆山饭店8楼见到孔令侃及宋美龄，宋美龄还拉着我手说：'我们对不起汉卿。'……"

可见，蒋介石父子即使到了死前，还是对张学良不肯谅解，而宋



宋美龄于1936年12月22日飞抵西安





澳洲籍政治顾问瑞纳

西安事变爆发后，他曾陪宋美龄飞抵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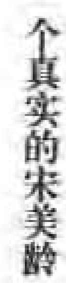
美龄却觉得蒋氏父子，在这件事情上似乎是做得有些过火了，因而说对不起张学良。

宋氏姐妹对张学良是非常敬重的，这乃是源于宋张两家本是世交，除了宋美龄之外，宋霭龄对张少帅也是存有好感的。

1937年的1月3日，宋霭龄的丈夫孔祥熙，在太太的要求下，向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打了一通密电，电文中希望蒋介石网开一面，特赦张学良，因为，在西安事变发生之日，张就曾经和孔联系过，保证他会保护蒋介石的安全，因而，孔也向张保证，若是张能将蒋介石放回南京，他可以保证张少帅的安全。

宋氏姐妹连保张学良，但还是保不住张，硬是被蒋系的情报单位扣住软禁了几十年，宋美龄当然对张心存亏欠了。

蒋介石在世时，曾经有一次，张学良和蒋介石聚会，张学良谈到





他有些回忆性质的文章，记载了些往事，例如是西安事变的资料，张学良特意将写好一份文稿的影印本，交给蒋介石，张学良并且向蒋介石说，这一份文件希望将来我俩若是有一位百年了，才可以公布，当时，对于这件事情，双方都得到充分谅解。

不久，宋美龄有天在看英文中国邮报（CHINA POST），那几天刚好周恩来去世，报上登载了一则消息，大意是说，在海外最近流传一份关于张学良当年西安事变的回忆文件，张学良在这份文件中讲述，当年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挟持在西安，本来杨虎城要杀蒋介石，幸亏同周恩来及时制止。周恩来所持的理由很简单，他说，大家应该看看最近全国舆论的反应，大家都一致声讨西安方面对蒋介石不礼貌的反叛行为，如果你杨虎城把蒋介石杀了，那你杨某人控制的整个大西北、我们共产党占领的解放区会被全国激愤的民怨和声讨的大军踏为平地，到那时，我们双方都是一无所获，这是玉石俱焚的下下之策，万万使不得。

那则报导就说，张学良的回忆文件中，当初要不是周恩来，杨虎城会对领袖下毒手的，周恩来无异救了蒋介石一命，有救命之恩。

宋美龄看了之后，很光火，心想这不是双方都讲好，到彼此百年之后才可以把过去的往事公开的吗?这则消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宋美龄就问张学良，张学良根本就不晓得消息何故走漏。

后来才查明，原来张学良那份东西，是在蒋介石交给下面人保管时，内部有好事之徒，把消息走漏给新闻媒体，才闹出了这个小插曲。从这里，也可以想见，在对蒋介石不利的情况下，宋美龄的心还是靠蒋介石那边的，这亦是人之常情。

事实上，后来到了蒋家父子全部亡故，张学良都还没有把当年若干鲜为人知的秘事公布，可见，张学良不但守信，而且也重义。



五　抗战烽火，声誉鹊起

抗战，对宋美龄来讲，其实正是她人生臻于巅峰的一个转折点。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在美国，大家对 MEILN-SOONG 这个

宋美龄首次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

TIME

The Weekly Newsmagazine



名字还有相当陌生的，然而，当30年代以来，随着蒋介石开始逐步掌握全中国的军政大权，而且蒋把全部军购武器（尤其是空军的飞机


一顶阔边的大草帽就是宋美龄四处巡视的必备行头

武器装备）采买权力，交给宋美龄家族之后，MELLIN—SOONG的名字，就和T.V.SOONG（宋子文）的名字齐名，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在战时，由于宋美龄的多次穿梭访问美国，她成为在美国传播媒体曝光次数最多的中国女性，有时她的曝光次数甚至远高于蒋介石。然而蒋介石从来不和她为此"争风吃醋"。战争年代，宋美龄获选为"世界十大女性"，与其说这个名是她烽火动乱的国家和苦难的人民，用鲜血和性命换来的，不如说是当时的中国政府，用大把大把的银子购买美国数额庞大的武器而换来的。

吾人必须知道，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假如要在这样的国家拥有无上荣耀，那么势必要和这个国家的资本家保持最紧密的关系，而军火工业无疑乃是美国，特别是战时最举足轻重的一个部门，而主导军火工业的美国资本家，事实上正主宰了美国这个庞大的现代国家



一切的国家资源。

很显然，宋美龄在美国享有的声望，有很大的一部分，是美国资本家——特别是美国的军火商人哄抬起来的，她的历次美国之行，能

宋美龄为抗日前线将士缝制衣服



够如此风靡绝倒、轰动一时，美国军火商善于为其造势，是有着绝对关系的。

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以宋美龄家族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富可敌国的庞大家产，她和她的兄长宋子文，根本没有必要像现在台湾的一些官僚政客，为了营求军火采购的利益，沾得了满身腥骚，宋氏兄妹只要以最公正持平的方式，经手军火生意，为国家争取最大利益，她们就已经坐拥许多无形的财富。

战争带给中国无穷尽的苦难，而给宋氏兄妹带去的是无尽的资源和声望，尤其是宋美龄，对日抗战中，取得了最大的无形利益，而这种无形利益，正是她在中国乃至世界舞台上，得以挥洒自如、纵横捭阖的主因。





中日之间爆发战争，是早在蒋介石意料之中的事情，虽然早先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一度引起国人对他的讪笑和怀疑，可是，为了备战，蒋介石早在“七七事变”前2个月，便知悉大战之不可避免，便首先授权宋美龄掌控空军。而蒋介石叫宋美龄控制空军，自是涉及有关庞大军售利益问题，蒋介石不放心像早期刚刚统一中国时那样，军售是掌握在何应钦等军人手中，所以，把建军和后勤最花钱的空军交由宋美龄去负责，便可以接着把一连串的接续性事宜，交给宋子文这些家族人员去经手。



宋美龄题词

宋美龄将自己宣传抗战的文集赠送给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时所题写的赠言。

到了40年代，中日战争持续扩大，战局一日数惊。中国对美国军火，尤其对美国军用飞机的需要益形殷切，宋家兄妹在美国的地位便相对更加重要和突出。

1941年12月29日，也就是珍珠港事变之后不久，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声明美国愿意扮演“民



主国家兵工厂”的角色，宣布美国今后除了将以财政援助中国之外，还将以大批的军火后勤装备等，援助中国和英国等国的对敌作战。1942年1月10日，罗斯福向美国国会提出了著名的“租借法案”并经国会通过，同年的5月，宋子文向蒋介石建议应该在美国成立一个



宋美龄在1940年到“新生活运动”总会设立的难民饮食茶粥摊亲自施粥慰问

公司，聘用一些与美国政府关系良好的政府官员为经理人，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各部门、各机关进行奔走游说，而中国国内关于军火的技术人员，也可以归并在此一公司之下，以求事权之统一。

这项建议在蒋介石接受同意之后，随即快马加鞭，立刻进行，在美国考柯兰飞机公司负责人考柯兰（THOMASG.CORCORAN）的协助下，依照美国狄拉怀州的法律，在该州成立“中国国防供应公司”，英文名字是CHINA DEFENCE SUPPLYCO，简称为C.D.S.

这家公司挂名董事长是罗斯福总统的母舅德兰诺（DELANO）。

中国政府于1942年的5月2日，由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正式通知美国罗斯福政府，中国政府授命宋子文专门负责获取或接收美国





宋氏三姐妹一同参加对美广播，强调中国坚持抗战的决心



亲自为伤兵包扎慰问，宋美龄留下中国的“南丁格尔”式的身影





宋氏三姐妹在重庆

1939年4月8日，宋氏三姐妹一起视察了重庆大轰炸后的街道。



三姐妹团聚在重庆

能够把两位姐姐一起请回重庆，宋美龄显得分外快乐与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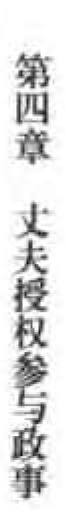


宋氏三姐妹一起在重庆市亮相

宋美龄显得十分愉快。



宋氏三姐妹一起到保育院里探视难童







谈笑风生的美国总统罗斯福



陈纳德像



宋美龄在台上演说

大姐霭龄含笑听着，二姐庆龄还是一派庄严肃穆。



的援华军事物资，同时宣告“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成立。（以上参考陈立文著之《宋子文与战时外交》第三章《实质援助物资的争取》第40~43页）

1935年时，中国已经是美国武器和飞机的最大进口国，翌年，在蒋介石的授权下，宋美龄成为中国空军的实际幕后主控者，奠定了和美国军火商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基础。

六 空军抗敌，“飞虎”扬威

宋美龄在蒋介石的授权之下，于抗日战争前夕，全力整顿当时尚处于草创阶段的中国空军，而美国人陈纳德应宋美龄邀请来到中国，其实更是宋美龄掌握空军大权的里程碑，不久，宋美龄更被中美人士封为美国来华志愿飞虎航空队的“荣誉队长”。至此，宋美龄以她先



宋美龄亲自为伤兵包扎伤口





宋美龄招待外宾

1939年11月9日，宋美龄以茶会招待外宾，并领他们参观熊猫。



宋美龄1948年在南京款待"国代"会女性代表

她带着大帽子，以绝对的时髦领尽风骚。





宋美龄招待女“国代”

宋美龄招待女“国代”们的宴会是在草地上举行的，这一美式的举动令女“国代”们笑逐颜开。



宋美龄在宴会上的表现俨然一个称职的“女主人”

一手拿着汤匙，眼睛却还在注意会场的大小动静。





宋美龄与女“国代”合影

而此时蒋介石正在进行国民党政府的总统选举。



宋美龄与新疆女“国代”在一起





宋美龄周旋于这一群女人之间，殷勤招呼



颇有女主人风范的宋美龄

宋美龄记性极好，见过一次就能正确无误地叫出对方的姓，并以"密斯X"称呼某小姐，让人倍感亲切。



前被蒋介石册封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在丈夫蒋介石与美国人之间扮演了桥梁角色，宋美龄在实质上成了中国空军的司令官，“励志社”已故总干事黄仁霖就说宋美龄在那时是“直接指挥着中国空军”（见《黄仁霖回忆录》第九章《记战地服务团》，第117页）。



飞虎队战机

若说宋美龄是抗日时期中国空军实质的空军总司令，是毫不为过的。

宋美龄主导中国空军，可以从抗战开始时的一些事例中获得证明。

抗日初期，中国空军最大的问题，是飞机的大量折损，那时中国空军主要的战斗机种是所谓的“霍克”（或是鹰式HAWK）飞机，但不论是霍克2或是霍克3，都不是日本新式飞机的对手。在中日开战之前，中国由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向意大利等国买了一批飞机，但是，多半在交运之中，有的还在谈判过程中，惟一一种已经运到中国



国境的，就是“马丁”式轰炸机，不但正在装配，而且这种飞机需要长跑道，当时南京、上海地区根本尚无供这种飞机起降的机场。

可是，宋美龄身为“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机场跑道问题，当然她也有若干责任要肩负，她想起南京市区通往中山陵的公路，为何不能修筑成为跑道？于是，她在和蒋介石商量之后，就开始着手进行跑道工程改建任务，在军情紧急之下，跑道工程必须很快完成。



宋美龄在公开场合总是佩戴中国空军的金质徽章

那时，因为战争初起，不少难民从南京城郊涌向市区，她便命人招来一些青年难民，参与供飞机起降之跑道兴筑工作。而在兴修跑道的过程中，惟恐日本飞机临空轰炸，只有趁夜晚在黯淡的煤油灯光下，进行跑道的修筑工程。

由于开战之初，包括杭州笕桥航校在内的空军基地，便受到日本飞机的密集轰炸，那时中国飞机还没有地面掩体设施，许多停在地面



的军机因为不及起飞，被日本飞机击毁不少，几次空战下来，中国军机的折损率也很高，飞机成了当时最宝贵的资财。因为飞机少，而发生了一机多用的情况。有青年飞行员创意将“霍克2”式和“霍克3”



1942年蒋介石在昆明宴请飞虎队
宋美龄列席并做代表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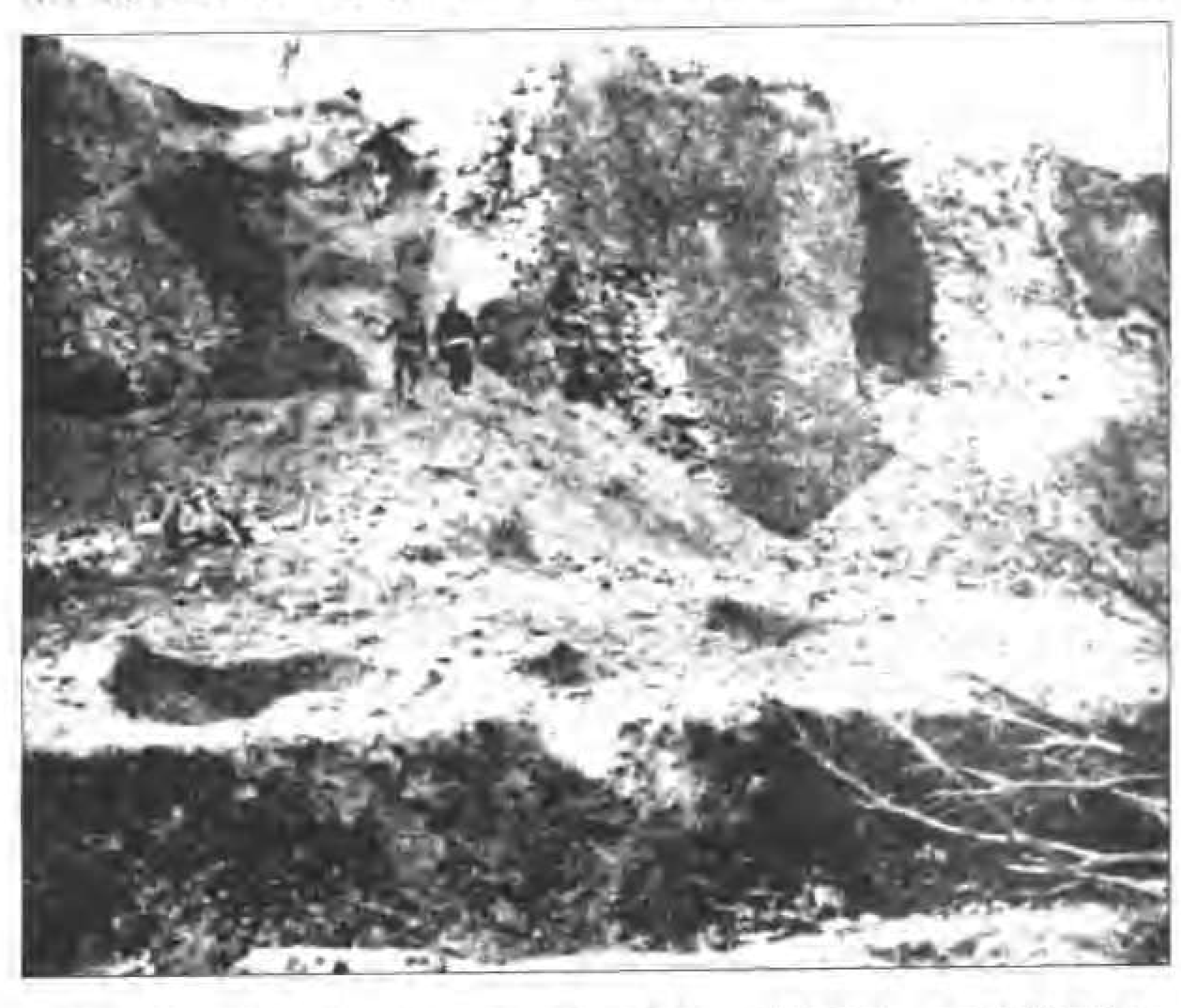
式战斗机，上面加装投弹设备，让这些战斗机兼有轰炸机的功能，甚至在一些简陋的初级教练机上，也加装了投弹装置，做轰炸机之用，可是，这种教练机一装上炸弹之后，起飞速度反而变得非常迟钝，所以效果十分有限。

早在日本对中国开战之前，蒋介石为了掌握空军，加紧对内对外备战，曾经透过关系，向俄国等国，购买军用飞机。苏联基于让中国抵挡日本、缓冲其东方的军事威胁的考虑，曾提供若干俄制飞机，供中国武装之用，但是毕竟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在战场上派上大的用场。除了蒋介石对她的授权，担任中国空军的幕后负责人之外，宋美龄所以一直以“我的空军”自豪，其重要原因，和她同时又是抗日时援华的“飞虎航空队”荣誉队长有关，而宋美龄能够掌握空军大权，



更和她邀请了陈纳德来华援助空军作战有绝对的干系。

在陈纳德正式来到中国协助作战之前，中国空军号称有军机500架，实际上，到了抗战前夕，中国空军共有35个中队，飞机305架，



1937年9月被日军炸毁后之正定城。

可是，真正能够飞上天的大概只有100架不到的军机，而且训练十分草率，能够和日本抗衡的完全是凭借着飞行员的勇敢不畏死。

宋美龄在一篇抗战早期的文章中，对中国空军的草创，作了一个大略的叙述，然而，这位空军的领袖，也对当时的空军艰苦抵抗日机攻击有过下面的叙述："世界大战的时候，空军根据地往往距离前线有数百英里，假使轰炸机不受对方的猛烈抗拒，每天只能往返一次。可是如今在上海，我们没有飞机去抵抗他们，他们的飞机根据地距离前线至多不过5英里，因此可以从容地重新补充弹药和燃料。只要自保于我们少数高射炮射程之外，就可以自由地飞翔在我军阵地之上，投掷大量炸弹。读者或许会怀疑，我们为什么没有空军来抵抗这400



余架飞机呢? (这数目是指上海方面而言，他们共有 3000 余架。)

"可是你知道，中国空军的历史，还不到 5 年，最初又因为缺乏驾驭这新式武器的经验，而空费了许多岁月。" (文见宋美龄作之《中国固守立场》一文。)

1942 年，宋美龄代表中国文化协会以海鹰图致赠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

在同一文中，宋美龄叙述她带着外甥令杰观看一场中日空军空战的情景："我此刻看到日本的轰炸机了，小杰米的目光非常锐利，所以我时常把他带在身边，他高声喊道：'3 架——6 架——9 架。'"

"就是下午的 2 点 42 分，天气很晴朗，天上有几朵白云，静止地停留在高空之中，3 架日本重型轰炸机，在云层罅隙的青空里，自北向南，冉冉而来。尾后还有 3 架，高射炮向前面的 3 架密集射击。现在后面 3 架也受到高射炮浓烟的包围了。后面又来了 3 架，——所以



总共是9架。高出于云层的上面，我听到了驱逐机声，我所在的地方近军用机场，这是敌人轰炸的目的地，所以高射炮的炮火非常猛烈，



抗战中并肩作战的中美飞行员

若干火花在我的面前闪烁地爆裂。

“几架我方的驱逐机出现了，他们是在云层后面飞来的。我的上面，已听到机关枪声，双方空军正在云中角斗。那9架轰炸机以蹒跚的进展，越入城市。倘使他们要击中目标，必须保持着他们的阵线，前列3架现在已抵城南的上空了。

“下午2点46分。猛烈的火焰和几股浓烟高高地迸冒了起来，敌人已投下了若干炸弹。他们接着就散开，我方的几架驱逐机追踪袭击。我的北面，正在激战，那是2点34分开始的。此刻敌方的轰炸机完全隐遁在云中，看不见了，但仍有若干日方驱逐机被我机所困扰着……”

中国新创的空军固然英勇，然而英勇而没有后勤支援的空军，其后果是缺乏新的武器补充。从1937年开战以来，中日空军之间历经



了“8·14”空战、“9·19”首都空战、“4.29”空战、武汉保卫战等各种大小战役，中国空军由原先的100余架战斗机，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不满100架战机，如果再不整补，中国空军可能没有任何完好飞机可升空迎战。补充新的人员和新式战机，成为当时的当务之急，可是，在中日开战之初，美国力行中立政策，不愿意卷入中日战争，因而，中国方面只好想出招募志愿航空队的方法，来解决燃眉之急，陈纳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造就出来的一位时代英雄。

志愿航空队成立的经过，据黄仁霖的回忆，是陈纳德主导的，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征召一批外国航空人员，这些人像他一样，愿意为中国作战。在上海就有许多志愿参加的航空人员，但其中只有少数几位有资格充任战斗驾驶员，陈纳德大约挑选了一打人员，其中有英国人、美国人、荷兰人以及法国的一些经历过战争的驾驶员，他把这些人组织成一个国际志愿队，简称IVG。……国际航空志愿队虽然很英勇，但是却无法阻遏日本空军进攻的决心，仅仅支持了几个月，便被消灭了。……那时夫人正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亦即是直接指挥着中国空军。她和陈纳德上校、宋子文博士、孔祥熙博士以及其他美国朋友威廉姆·鲍来先生等，想出了一个办法，要去征召一批美国飞行员和美国飞机来组织第一个美国航空志愿队……"

因此，加强雇用美国的“飞虎航空队”的美籍飞行员，成了别无办法的办法。但是，“飞虎航空队”成员毕竟不是神仙，也有他们的七情六欲，于是最为时人所诟病的一些问题，不约而同地出现了。

例如“招待所（指‘励志社’的美军招待所）的职工除了经手采购食品和招待所用品拿取回扣外，还和美军串通一气，贩卖黄金、美钞、手枪以及其它走私物品……”

至于吃喝玩乐，更是不在话下。

对这些引人诟病的问题，宋美龄似乎也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于是，在一次向“飞虎队”的演讲中，宋美龄十分直率地说：“……你们的司令官曾经一再告诫各位要注意纪律。这是一个讨厌的字眼，是不是?空中要有纪律，地面也要有纪律，没有纪律我们将是毫无成就。因此我本人，以贵队荣誉队长的身份，也要将更多的纪律灌入你们的耳中。

宋美龄在台北新公园主持飞虎将军陈纳德铜像落成典礼

右边坐者为陈香梅。

“我要较陈纳德将军更进一步，我的意思是内心的纪律，仅仅遵守纪律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有内在的纪律，才能充分发展我们的人格……但是我要各位子弟们牢记一点：即全中国对你们都很爱护，因之我要你们的品性行为，处处配得上你们贵国的伟大传统。我要你们留给我国人民一个印象，一个真正代表美国国民的印象。我深信并知道，你们不论在中国何处，一定会使你们的行为让人看得起。





飞虎将军铜像在台北新公园揭幕　陈香梅由美来台参加揭幕仪式。

"请你们原谅我这样直言，或许我应当对你们很客气……我希望你们每一个，无论在空中或在地上，总会记住你们是中国的客人，同时你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将使你们贵国有面子……"宋美龄为何会对美国志愿空军作如此的"直言"，其实这是有原因和背景因素的。



七 “重庆玫瑰”声播全球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代，日本有所谓的“东京玫瑰”，指一位著名的专门负责对美国作广播宣传的播音员。而在中国，宋美龄其实正肩负着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任务。



宋美龄和宋霭龄抗战时期在重庆与罗斯福夫人通越洋电话

宋美龄负起“国际播音员”的责任，和中国的战时广播，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然而和宋美龄个人领袖欲望以及她对日本侵略同仇敌忾的爱国情绪，更有绝大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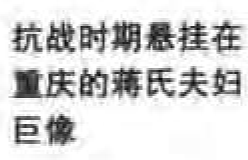
宋美龄开始为国际广播播音，是在1937年春天，当她以带有美国南方和北方口音的英语，和清脆的嗓音，广播电波划破地球空气的电离层，传达到美洲大陆时，确实引起了国际人士的极大震惊。有一篇名为《前进的中国》的广播稿，这其实也是宋美龄第一次透过广



播，向国际友人呼吁对中国的支持。

在《前进的中国》广播稿中，她说："我此刻向贵国发表演说的无线电（按：指收音机），也有无数的我国同胞，在静心谛听……美





抗战时期悬挂在重庆的蒋氏夫妇巨像

国、英国、加拿大和各国人士，帮助我们在中国各省传播现代知识，还不断在努力，我们真该表示绝大的感谢。我们的谈话能借无线电传递到各位府上，委员长和我，都觉得非常欣幸。……时间快到了，让我借这最后的一分钟，敬候海外友人和亲善中国的人们安好。我此刻清晰地记起了青春时若干快乐的岁月，那是在美国度过的……我希望朋友们还不会忘记我，仍旧辨别得出来我的语音。此刻在中国是星期日晨8时，敬祝诸君晨安。"

一篇于"七七事变"之后播讲的《告美国民众》广播稿中说（于中国时间1937年9月12日播音）："诸位，你们在无线电中，或许可以听到大炮的声音，然而，这里垂死者弥留的呻吟，受伤者苦痛的叫喊，以及房屋倒塌的声响，我虽希望你们能想像得到，但听不见





宋美龄蒋介石在“卢沟桥事变”后召开记者招待会

的。那些流离无定，惊慌失措，无家可归的大批人民……他们的苦难，他们的饥饿……你们又哪里看得见呢?……”

宋美龄本人之外，她的两位姐姐宋霭龄和宋庆龄，都参加了战时的国际广播，在国际传播中都取得了宏大的效能。

八 战时外交和“第一夫人”

在实权的掌握上，宋美龄是中国战时的实质空军总司令，同时更由于她的留美资历和世界观，宋美龄成为蒋介石的首席外交幕僚。蒋



介石是出生本土的军人，他除了早年在日本陆军学校短时间就读过以外，并没有丰富的国际常识，去应付错综复杂的国际情势，特别是对



抗战时期的孔祥熙

中国战局具有关键影响地位的美国外交关系，而宋美龄的出身和成长背景，恰巧可以弥补蒋介石这方面的缺憾，她的丰富国际常识和美国关系，正是蒋介石渴望需要的。



墨索里尼像

以宋家在中国素有盛名的资本家地位，早在战前时代，就和全世界主要的知名家族，有深厚的交谊，当然，这些交谊都和利益有关。

例如，孔宋家族和意大利墨索里尼家族的关系，



早在30年代，就已经十分深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那时蒋介石曾经透过孔祥熙，要他和墨索里尼从事军火和飞机制造的家族，作紧密的联系。蒋介石急于在“剿共”战争并不顺利的当时，建立一

宋美龄在美国演讲

1943年，3万加州民众聚集在好莱坞露天剧场欢迎宋美龄。



支空军，俾以在“剿共”战争中，借重飞机这一当时的新锐武器，对共产党的游击队做致命的打击。



蒋氏夫妇接受美勋章

1943年，宋美龄在招待会上倾身细看史迪威代表罗斯福总统颁赠给蒋介石的勋章。

孔祥熙向意大利朋友出示的订单，当然让他们大为垂涎，自此，意大利就和孔祥熙建立了深厚的关系，认定孔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后来，宋子文也和意大利方面多次接触，再延伸了宋家和墨索里尼家族的关系。

一个最明显的例证，在1932年，宋美龄的大姐宋霭龄在陪同丈夫孔祥熙访美国时，在冗长令人生厌的官式访问过程中，宋霭龄和儿子孔令侃，抽空到欧洲做了一次私人旅游，在途经意大利时，由于宋子文已经在事先向意大利方面提出照会，墨索里尼家族知道宋家大姐要来旅行，特地在宋霭龄母子访意时，作了十分热烈的欢迎和接待。据说，宋霭龄母子当时还真有些受宠若惊，认为在她们一生中都未受





过如此隆重的欢迎。

后来，意大利的飞机和技术，确实为蒋介石建立了第一支空军武力，蒋介石除了靠这支空军武力对抗共产党，更借着这批飞机和日本侵华空军做了第一阶段的有力抵抗。后来，因为意大利参加了轴心国，蒋介石才开始慢慢疏远意大利，中国空军开始向美国招兵买马。除了意大利，宋家和蒋介石与德国希特勒的关系，也很深厚。为了表示和纳粹德国的亲近，蒋介石特意把二儿子蒋纬国送到德国去学军事，可见当时的中德关系敦睦之一斑。

除去战前的这些国外关系之外，二次大战期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无疑是蒋介石以及他的部属最重视的，而宋美龄由于她的出身背景，对美国环境情势的了解是国民政府当中最为娴熟的一位，因而，中美关系的任务很自然地落在她的肩头。

宋美龄和美国的关系，主要是在美国的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和她的兄长宋子文以及姐夫孔祥熙所引介的军火商人之类为主。而为了做好对美的关系，蒋介石在宋美龄的劝说之下，成立了"中宣部"——它的全名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简称"中宣部"。它的任务是统筹所有的国民党政府对外宣传机构，拚其全力做国际宣传工作。

"中宣部"的首任部长是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普利兹新闻学院毕业的董显光，他虽然是"中宣部"的首任部长，但是，他显然没有受到蒋介石在工作上应有的尊重；蒋介石对外国（通常包括美国）记者和新闻处理的僵化方式，迫使董显光必须经常忙于向外国新闻记者解释，为什么蒋介石要撤销新闻发布，以及为何要拒绝接见新闻记者诸如此类的问题。然而，当时蒋介石的对手毛泽东，非但没有类似的箝制舆论的做法，反而很开放地面对外国新闻记者，甚至可以说是把外国新闻记者玩弄于股掌之间。



两位领袖在面对新闻记者时，截然不同的态度，难免加深了外国对中国敌对的两个政党的主观偏见，这一点，深深让国民党内搞对外宣传的官员诸如董显光流，深为忧虑。

宋美龄深知这种情况持续发展的严重性，她想，若是情况不能有效的改善，不但会影响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支持度，甚至会破坏她辛苦建立的中国苦难形象，所以，她不断在蒋介石面前做抗争，希望蒋介石以更开放的方式，面对国外的新闻界，她也不断为包括董显光在内的中国国际宣传工作者打气。

除了记者，宋美龄主要还要在美国的一些新闻界资本家的身上，花上许多功夫，比如赫斯特报系家族、霍华德报系家族等，这些报人资本家言论是否亲蒋、是否亲华，攸关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定见，有时，中美两国政府官员本身不方便的一些事情，就透过这些报业资本家来做中介人。



艾森豪威尔像

比如，宋美龄就曾承认："……我必须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风度、宽大和友善致谢。他曾派霍华德把令人鼓舞的信息送给蒋总统和我，并向我们殷殷致意。霍华德先生是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也是我们多年来的忠实好友。这信息是强调



坚守台湾和澎湖群岛对自由世界之重要性……”（见宋美龄作《畅谈年来所思所感》一文，该文辑于1986年12月15日出版之《妇联三十五年》一书第7页。）



1943年3月，美国《时代》周刊以宋美龄为封面。

美国《时代》杂志老板亨利鲁斯，也和蒋介石夫妇维持着相当友善的关系。基本上，类似亨利鲁斯当年对蒋介石夫妇如此“友善”、全力“配合”的原因，和美国若干报业人士向来就和当权派友好的传统有关。

这些美国新闻界贵人，成为宋美龄最重视的一群贵客，这可以证明宋美龄充分体认美国社会的特质，她晓得只要掌握了新闻界的一颗难以捉摸的心，就等于掌握了一艘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方向，掌握了美国的新闻界，对宋美龄推动国民外交，或是正式外交，都有神奇的功效，无论是对军火商，或是美国政府官员，掌握新闻界方向，可说是一个先决条件。

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了讨好美国政府，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比



如，抗战时美国的“联合救济中国难民协会”时常以物资援助中国，蒋介石为了回报美国政府和民间，便曾经在1941年，以四川特产的一对熊猫，馈送给美国当局，回报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这算是早期的“熊猫外交”！

九 统一战线，姐妹团圆

当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领导下，一开始宣布抗战以后，在延安的共产党组织亦对蒋介石政府展开笑颜，而斯时，一向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的宋家姐妹，彼此之间封冻的情谊，出现了缓和解冻的迹象。

早些年，宋家姐妹之间的矛盾是异常激化的，宋庆龄和她的姐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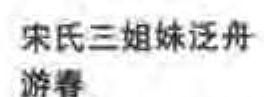
抗战期间，宋氏三姐妹再度聚首在重庆

间，几乎到了彻底决裂的地步，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日渐扩大，姐妹间在公开场合同时出现的机会，也随之增加，这正浓厚地意味着



“国共合作”的明显形式。更让熟悉宋家姐妹间激烈矛盾的人不敢置信的是，宋家三姐妹居然在公开的场合，一起合照留念，十足表现一种姐妹同心抗日的气氛。早在抗日之前，宋家三姐妹原本就对儿童和





宋氏三姐妹泛舟游春

她们的脸上都流露出开心的笑容。

妇女工作，做出了许多的努力，直到抗战发生，宋美龄和大姐宋霭龄组织了一个“妇女指导委员会”，作为战时妇女工作的主要机构，在战时的救济工作上，发挥了很大的功能。

“妇女指导委员会”是效法美国在欧战时期设立的“妇女委员会”，美国这一妇女组织是配置在官方的“国防会议”（THE COUNCIL OF NATIONAL DEFENSE），在这个妇女委员会之下，美国在各州设立分会，目标是组织全美国的妇女共同参与第一次大战的战时工作。同时，在当年的英法等国，发动了大批的妇女去从事供应军需粮饷、烘焙面包、缝制沙袋、缝补军鞋甚至取代原有男人应该做的事情，由妇女去做些农田生产、交通运输等粗重工作。

“妇女指导委员会”是中国妇女组织历来最庞大的一个，也是最具全国规模的一个。在宋氏姐妹的号召下，它在全中国拥有 300 多个



分支单位，而据宋美龄的说法，在“妇指会”的领导下，“成群青年女子，穿着雄纠纠的军装，无畏无倦地出入于前线炮火和烈日之下，每成为中外战地记者惊异和称佩的对象。”在战时难童的照顾上，宋庆龄也继续以往的努力，做出了十分重大的贡献。

宋美龄与外国女性在一起

抗战时期，宋美龄所承担的责任大部分还是外交方面的。

但是，由于宋庆龄的政治信仰，她创办的一所孤儿院是设在中共抗战时代的根据地延安。宋霭龄对儿童福利工作的奉献，也有不少的功绩，她的丈夫孔祥熙曾经为了儿童福利工作，大力捐输过。

1939年，宋美龄在一次讲演中说，“我们现在保育了2万个儿童，每月经费25万元，除国家补助大约1/4以外，大部分都是辛辛劳劳捐募得来的。”



十　工业合作，姐妹妥协

早在“新生活运动”期间，就有所谓的“工业合作社”的组织存在，可是，到了对日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军阀对占领区工业设施的大力破坏，当时有三位外国人（分别是美国的埃德加·斯诺夫妇和新西兰人路易·艾礼三人）提议，所以才创办了工业合作社。

据《孔祥熙先生年谱》的记载，工业合作社是在1938年的春天成立的，最早成立了所谓的“工业合作协会”，由孔祥熙任董事长，它成立的背景是有鉴于“民国廿七年春季，政府以沿海各省工业，尽被日寇摧残，沿海口岸又为敌封锁，内地工业产品，渐感缺乏，农产品亦感出路减少，于是成立工业合作协会，全力推动，以合作方式，组织当地人力，利用各方物资，就地取材，在全国各地发展小型工厂，既可避免敌机轰炸，复可利用后方丰富物资，增加工业生产，供应战时军民需要。”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一直到1941年11月，前后方的16个省份区内，设立了工业生产合作社近2000个，动员失业工人、荣誉军人及难民一共达15万人，参加战时生产，每月生产的总值超过2000万元整国币。

抗日战争使得原本四分五裂的中国，真正地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而在宋家三姐妹之间，原本亦是貌合神离的感情，却因为抗战而达到表面复合的效果。

就工业合作社而言，宋家三姐妹似乎是“各取所需”，宋霭龄因为本身家族拥有庞大企业的关系，她非常赞成企业和劳工之间的结



合，虽然这种结合不见得能够行之久远；宋庆龄的立场，一向是主张团结工农；而宋美龄则是基于希望老百姓能在经济生活上，更加独立，而不依赖政府单方面的帮助。



三姐妹难得获得了一致的见解，这是难能可贵的一幕。

但是，宋庆龄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却并未因宋家三姐妹关系的融洽而解冻。

而且，在重庆时代的宋氏姐妹，还是由于一些不愉快的"意外"事件，双方发生了有趣的摩擦，当然，这些意外多半是从蒋介石的重庆官邸中，不经意传出来的。

另据一位抗战时期在重庆蒋介石官邸从事电话接听工作，后来留在大陆的王正元说：宋美龄有一次打专线电话给宋子文，她叫宋子文关照戴笠，要戴笠不要再在宋庆龄那儿"胡来"了，如果我听到什么的话，我不会放戴笠手下的人过去。(以上资料分别见大陆出版的《文史资料丛刊》和 ISRAEL EPSTEIN 著之《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书中，《宋庆龄》一书系由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年初版。)

据老一辈的资深记者表示，当年宋美龄所谓要戴笠手下不准胡来，是指有一次，戴笠的部下，对外宣称他们有一个情报来源，指左派的宋庆龄和一位美国士官长"过从甚密"。当时，宋庆龄年纪只不



过30出头，又是孀居之身，女人首重名节，对此一“指控”相当生气。试想，和美军士官长“过从甚密”并不代表就发生了什么事情，



宋美龄与宋庆龄在上海家中合影

此时的宋庆龄刚刚与孙中山先生结婚不久，脸上流露的还是民国国母的庄严肃穆。

可是情报人员硬是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引起外界话题骚动，自是对宋庆龄名誉上的一大污损和威胁。

诸如此类的事情，听在宋美龄耳朵里，自然要为姐姐打抱不平！

十一　“总统特使”，风靡美加

在二次大战期间，宋美龄不断风尘仆仆于国境内外，代表蒋介石的中国政府出使美国，这是宋美龄另一个生命起伏高点。作为蒋介石





蒋介石 1942 年会晤印度圣雄甘地

的妻子，加之拥有丰富的国际常识，她有充分的条件代表蒋介石出使美国。

1942 年 11 月 18 日，宋美龄启程飞美，表面上的理由，宋美龄是到美国“治疗皮肤病”，可是稍具一些外交常识的人都会觉察，这个理由只是一个外交辞令的“白谎”，明显的，宋美龄是想利用美国和日本参战的机会，劝募更多的美国援助，帮助中国人民和她丈夫领导的财政日渐枯竭的政府。

为了掩人耳目，宋美龄确实在纽约的哥伦比亚长老医学中心，住



宋美龄着印度服饰与尼赫鲁以及妇女代表合影





1942年蒋介石夫妇和史迪威在缅甸梅苗期间留影

蒋介石似乎心情很好。



蒋介石夫妇和史迪威在缅甸梅苗期间留影





蒋介石夫妇和史迪威在缅甸梅苗期间留影



宋美龄在纽约火车站接受华裔少女赵秀澳及林语堂之女林如斯献花





宋美龄在罗斯福夫妇的陪同下向美国建国之父华盛顿陵墓致敬



宋美龄与杜鲁门交谈





1943年宋美龄、蒋介石与罗斯福合影



1943年，宋美龄重访母校魏斯理女子学院



1942年11月，美国众议院议员在倾听宋美龄演讲

了一段可观的时间，专心治皮肤病，她在这家豪华的医院住了将近4个月。

不久，宋美龄在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学中心治病的消息，被美国媒体知悉，经美国白宫证实，引起了美国大众对这位中国的“第一夫人”来访的高度兴趣。

宋美龄出院之后，在白宫接受了罗斯福总统夫妇一个星期的款待。随后，宋美龄在罗斯福夫妇的安排下，到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发表演讲，她成为当时美国新闻媒体的最热门人物，不但是因为她



是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第一位非官方身份妇女，而且也是中国和美国缔交以来的160年间，第一位“国家元首夫人”，到美国国会殿堂演讲的。宋美龄无疑是缔造了一项历史纪录，更相对提升了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是宋美龄此生最感荣幸之一刻，也是当时的中国人最感到晕淘淘的一刻。宋美龄在美国参众两院演说，以及各地的旋风式访问，宋美龄已经成为那时全美最风靡的外国公众人物。

蒋氏夫妇登上美国《人物》杂志封面

美国当时已经是最权威的《时代》(TIME)杂志就以宋美龄为封面人物，将宋美龄好好吹捧赞扬了一番。

她美丽的外表、杰出的语言表达能力，博得了美国友人的欢心，可是，她的本性却在罗斯福家族的面



前露出了真相。

她无论是住在医院或是白宫，宋美龄始终坚持她睡的床铺，一定要用丝质床单，理由是她患有过敏性皮肤病，如果不睡丝质床单，这种讨厌的疾病就会复发。

这一点让白宫的工作人员大为不解，为什么一个中国的“第--夫人”，在公开的场合不断强调中国在对日抗战火线上的苦难和悲惨，而自己却连睡觉都得挑选丝质的床单才行。

早先在白宫，罗斯福夫人对宋美龄的印象非常好，她曾经向人说，宋美龄是一个“很可爱的女人，意志坚强，绝对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就因为罗斯福总统夫人对宋美龄的深切同情，透过罗斯福夫人的引介，宋美龄在罗斯福夫人的带领下，去美国国会山庄，对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以她那字正腔圆的北方口音英语，向国会议员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讲，那两篇讲稿是她和她的外甥孔令侃的共同杰作。

但是，罗斯福总统对她似乎有一种成见，也许是罗斯福拥有一种穿透人心的眼睛。他可以从宋美龄尖锐的眼神中，找到他的结论。

宋美龄去白宫之后没几天，恰逢美国煤矿工人准备罢工。在一次晚餐的聚会上，罗斯福总统问到宋美龄对罢工的看法，以及国民党政府如何处理类似的罢工领袖时，宋美龄只做出了一个很小巧的动作，她把一只纤细的手，在自己的脖子上一抹，做出要杀人的动作，这个动作着实让罗斯福夫妇都不约而同吓了一跳。

罗斯福总统夫人后来在向人追忆这段往事时，曾经说过，她实在没有想到一只有如花瓣般的手，会是掐断贫苦大众脖子的手，从这里，她实在不晓得宋美龄到底懂得什么是“民主”？

或许，正是宋美龄这些内心世界的外露，招致罗斯福对她的缺乏信任。所以，宋美龄原本期待能够在美国得到一些实质上的利益和支



援。可是，罗斯福总统似乎对这位中国的"第一夫人"十分小气，1942至1943年的美国行，只给宋美龄带来美国民众对她的虚幻声望，中国从美国得到的援助，依旧杯水车薪。

十二　开罗会议的翻译兼秘书

如果说，抗日战争让宋美龄在中国国内的声望达到最顶点，那么，开罗会议无疑是宋美龄在国际间声望达到最高潮的一刻。

开罗会议是由美国、英国、中国三国领袖参与的一个战时国际高峰会议，其主要宗旨是在讨论如何重新分配美英等国，战后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以及亚太地区的战后国际秩序等问题。

出席开罗会议的三国代表，分别是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



宋美龄在开罗会议上

当时的外电将这次会议称为"四巨头"的会议。





1943年，中、美、英三国领袖在开罗举行高峰会

图为高峰会的四位主角。



40年代的英国首相邱吉尔





邱吉尔不在时，蒋氏夫妇与罗斯福交谈甚欢



出席开罗会议的中、美、英首脑及高级幕僚合影



开罗会议留影

出席开罗会议的中、美、英首脑及高级幕僚合影后，宋美龄加入合影。

吉尔，以及中国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美国和英国间是没有语言隔阂的，因此，罗斯福和邱吉尔并没有翻释的必要，倒是蒋介石因为不会英文，而宋美龄无疑便是责无旁贷地成为蒋介石的翻译兼秘书了。

开罗会议是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正式进入国际社会的一个契机，也是中国经过6年的抗日战争以后，真正能够让中国跻身国际社会的重要会议，宋美龄对美英等国的充分认识，加上她尚称上乘的国际知识，对提升蒋介石的切身地位，以及中国的国际声望，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贡献。罗斯福在他的联合声明中赞誉蒋介石："我所会见的蒋主席是一个具有大勇、大智，并且对于当年及未来的各种问题，都是特别精明而充分了解。今天我国和中华民国在友谊和目标一致



上，有前所未有的更密切关系。”（见黄仁霖著《黄仁霖回忆录》第十章《开罗会议外记》）

不论罗斯福是否是对蒋介石做了溢美之词，但是，真正让蒋介石有系统地了解国际形势，终究还是宋美龄从旁协助的关系。

开罗会议的结论，是美英和中国达成一项共识，主张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必须迫使日本把二次大战前从中国夺走的所有领土，无条件归还中国，这些领土包括台湾、澎湖和东北等地方。

十三　“打虎”放虎，母子心结

人都是有私心的，宋美龄自不例外。

内战，让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经济情势日渐恶劣，恶性通货膨胀的势不可遏，经济崩溃的危机如影随形。



婚后的蒋经国夫妇留影

为了挽救金融危机，蒋介石在1948年8月13日，于庐山牯岭设计“经济紧急处分方案”，作为实施“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的先期政策规划。6天以后，也就是8月19日，政府想当然宣布实施“经济紧急处分令”，自8月19日起，发行金元券。

这项政策，蒋介石决定先



在上海这个金融中心实施。于是，蒋介石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他的儿子蒋经国，蒋经国毕竟是年少气盛，父亲一交待此一任务给他之后，便极力表现，在上海扮起“打虎英雄”来。



蒋经国夫妇在家庭聚会中轻松的一幕

但是，“打老虎”怎么会打出和宋美龄的一场恩怨来的呢？这是有缘由的。

蒋经国是在1948年的8月20日，担任“上海经济督导员”的，他的主要班底，成员都是来自当时的国防部，后来组成的“戡乱建国大队”，执行部门当然是上海地区的军警部队，经过大约一个月的“打虎”行动，确实打了不少囤积金银和物资的“老虎”。这些“老虎”里头，包括了上海滩著名人士如胡好（香虎王胡文虎的儿子）、张亚尼（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戚再玉（上海警备



蒋经国全家游戏图





上海大世界

当时的大世界里聚集了上海滩的“三教九流”的人物。

司令部大队长)、陶启明（财政部秘书)、黄以聪（烟草公司经理)、詹沛雷（盐业公会理事长)，最后甚至连和蒋介石交情最深的“上海教父”杜月笙，他的儿子杜维屏都给蒋经国抓了去，这件事情立刻引起一阵轩然大波。

倒不是杜维屏的被逮捕导致什么严重的后果，而是杜维屏被抓之后，引发的后续“打虎”行动，打出了漏子。

据了解，事情的起头是这样的，蒋经国在“打虎”行动最高潮的



蒋经国全家像

作为政治人物的蒋经国，对外宣传用的照片都是如此地充满家庭温暖。



时候，召开了一项会议，邀请了上海士绅名流，全部到场，杜月笙也是受邀的主要贵宾，那时他的儿子杜维屏刚刚被抓没多久，杜月笙正在气头上，蒋经国开会找他，他本来不想去，可是，想到说不定可以在会上对蒋经国轰炮，就硬着头皮去了。



帮会头目杜月笙像

终于，到了会议开始，轮到杜月笙讲话的时候，他就老实不客气炮轰蒋经国的做法。杜月笙的话讲得很硬，蒋经国一字一句地注意听着："今天我的小儿子囤积了六千多元的物资，违犯了国家的规定，这是我没有教好儿子，我叫他把物资交给国家处理，而且把他交给蒋介石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请蒋介石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的亲友的物资登记，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介石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这样才能服人心。"蒋经国听了这番话，内心十分不快，可是，杜月笙可能讲的是实情，就站起来说："只要有类似的情况，我一定查办。"



上海各界人民庆祝抗战胜利

后来，蒋经国的人马，果然在扬子公司查到违禁的囤积民生货品



有两万多吨，检查的人立刻把扬子公司的仓库封了，然后回去向蒋经国报告。

谁晓得蒋经国都还没来得及去看看情况，扬子的负责人孔令侃，已经去电给他的姨妈宋美龄求救，宋美龄当然很快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蒋介石，蒋一个电话打给上海的警备司令宣铁吾，据说，宣被蒋介石训了一顿，所有后续的检查行动也就不了了之，蒋经国的经济管制计划，于是无疾而终。

十四　兵败山倒，幻灭愤怒

抗战的胜利，为蒋介石夫妇带来空前的兴奋和希望，可是，谁也不会想到，这种兴奋与希望竟然是存在得如此短暂，没两年，宋美龄就被幻灭和愤怒所笼罩。



1945年10月，蒋介石与毛泽东合影于重庆

蒋介石夫妇的愤怒，和他们政权的丧失以及河山的变色有关。而美国的政客和





东北人民在欢呼

抗战之时，备受日军蹂躏之苦的东北人民，热烈欢庆东北光复。

资本家，却为了美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全部付诸东流，扼腕不已。

但是人们多半是喜欢做“事后诸葛”，而没有先见之明。美国在1947年，也就是“国军”部队在东北战役中溃退之后，该国的派驻中国的军事代表团团长DAVID BARR，就曾经警告美国政府、蒋介石在东北战役中，已经犯下极为严重的战略错误，他认为，东北战役的失误，将造成蒋介石部队无可弥补的结局。

从1945年对日抗战胜利以后，到1948年底，宋美龄奉其丈夫之命，赴美国争取援助以前，中国接受了美国高达20亿美元的援助款



宋美龄与来中国调解国共冲突问题的马歇尔对弈

项，这其中包含了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部分。但是，从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打回其国内的报告显示，军事援助的四分之三被共产党部队“接







收”了——国民党部队的溃退造成的；而有更多的援助款项，美国人怀疑中国官员长久以来的贪污积习，让这些庞大的援助真正用在实务上的部分，简直屈指可数。

美国人把中国大陆政权转移的账，整个记在蒋介石政府的身上，而将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府的掣肘所造成的一些副作用，推得一干二净。美国推卸责任，真正要去承担其结局的，就只有蒋介石和他的国



司徒雷登与王世杰

1948年7月3日15时许，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右）与中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左）在外交部礼堂签订《中美关于经济援助协定》。后立者为莱普汉。

民党政府。蒋介石夫妇真正尝到了他们掌权以来，最苦涩的滋味，一种接近幻灭的滋味。

在中共部队节节进逼江南的前夕，蒋介石命令他的妻子，立刻到美国向美国人摊牌。这次，蒋介石的手心是朝上的，他的内心也在狂烈地挣扎。但是，为了生存，他别无选择。

1948年11月，宋美龄又来到美国。但，这一次她受到的待遇和前几次有着明显的不同，没有国会的讲演，也没有记者席传来的热烈掌声，白宫明显地刻意把这位中国“第一夫人”的来访淡化处理，杜鲁门总统夫妇并没有邀请宋美龄去他们的白宫宅邸小住，她落寞地住在



马歇尔将军的官邸一段短时间。

在一次茶会上，杜鲁门终于打破沉寂，邀请宋美龄参加。随即，杜鲁门在会后，约见了宋美龄。杜鲁门开门见山地告诉宋，美国政府对蒋政府的援助已经到了极限，除了在先前美国政府应允的4亿美元之外，美国当局暂时不会给国民党政府更多的援助。



1948年，国民党政府"行宪"后第一届总统、副总统宣誓就职

宋美龄再三向杜鲁门说明国民党政府的苦处，以及国民党军队真正失利的原因，正如她日后所说的："中国大陆沦陷的因素很多，但是致命的打击只有一个。我们知道当时世界的舆论，大多受了俄共及其爪牙的影响，一致运用宣传的灵活，发表攻击政府袒护中共的言论。你们一定很清楚的记得，当时多少人相信中共只是'土地改革者'……"(1951年3月21日在美国魏斯里大学讲演词内文) 但是，杜鲁门对这类的论调，似乎认为是陈腔滥调，了无新意，根本未为之所动。

这就是宋美龄1948年底去美国，拿到的一份成绩单——她从来不曾拿过的最差劲的一份成绩单。她明明知道，这份成绩单不是她个





国民党政府总统官印

是国民党政府独裁权力的具体象征

人的错误问题，而是国际政治本身就是只有现实上的利益，而没有道义上的关系。今天美国人不愿再多付钱给蒋介石，就是说明美国政府自认过去押宝押在蒋介石身上是一种错误。现在，共产党坐大了，老美除了放弃不玩了，又能如之何?

幻灭与怒火，让这位中国的“第一夫人”脸上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妩媚与笑容。

十五　异邦团聚，悲从中来

就孔宋家族而言，1947、1948年之交，可说是最灰暗的一段时间，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孔宋两家除了宋庆龄以外，竟然在美国来了个大团圆——悲苦的大团圆。根据孔祥熙年谱（郭荣生著《孔祥熙先生年谱》）的记载，孔祥熙是在1947年的秋天“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先生在焦急之下，匆匆离沪赴美。在美除陪伴夫人或因事赴华盛顿外,隔日至纽约中国银行办公……”然后从此起15年，年谱上最明显的记载都有“在美国养病”几个字。

孔祥熙到底得了什么病?一病就病了15年?而根据大陆方面和许





多老一辈的讲法，孔祥熙会去美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大陆政坛上的失利，另外就是去美国参与美国总统选举的助选活动失败，才是他“病”得那么久的主要原因吧！



杜鲁门像

由于孔祥熙对美国政情缺乏认识，并不断向蒋介石政府递送错误的情报，认为杜威必定可以击败杜鲁门。可是，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杜鲁门反而以压倒性的优势，击倒了杜威，当选总统。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加剧，政学系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CC系统人马，以及孔宋家族在政府部门中的庞大势力，相互对抗，而且已经到了摊牌阶段，因此那时的政治局面，是内有政争，外有国共战争，上下斗成一团。



陈立夫与杜威合影

陈立夫访美，将蒋介石的亲笔信转交给杜威。

孔祥熙本身因为施政上有太多引人诟病的地方，所以，在政学系和CC系夹杀之下，鞠躬下台。

1947年秋天，



孔祥熙借口他的太太宋霭龄要在美国开刀，而且宋霭龄确实也来了一通电报，催孔祥熙速去，孔就拿了这通电报，向蒋介石请假，从此一去美国就是15载。然而，有人认为，孔祥熙去美国探病，根本是一个幌子，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去给当时的美国纽约州的州长杜威助选总统。


50年代的宋美龄

到了美国之后，孔祥熙是以“中国赴美特使”的身份，在美国活动，并且在私下为杜威助选的，由于孔家对美国政情的缺乏认识，孔祥熙不断向蒋介石政府递送错误的情报，认为杜威必定可以击败杜鲁门。可是，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杜鲁门反而以压倒性的优势，击倒了杜威，当选总统。

许多观察家认为，民主党的杜鲁门所以会对蒋介石政府抱持浓厚敌意，和总统大选期间，蒋介石政府明显支持对手杜威，有莫大的干系。一着输，着着输，这实在是孔宋家族1948、1949年，在美国处



境的最佳写照。孔祥熙父子一时的押错宝，也连带地让整个国民党政府蒙受重大的“外交”挫败。

孔宋两个家族，在美国纽约坐困愁城，一筹莫展。而斯时国内传来有关国共战役的战情消息，又是噩耗连连，孔宋两大家族固然是在异域举家团聚。但是，国步维艰，大势已去，两大家族又不免兴起兔死狐悲的感慨。



杜威像

蒋介石为了获得更多的“美援”，不惜进行政治投机，支持主张“援华”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



宋子文的三个女儿

摄于1946年。自左而右分别是长女琼颐、次女曼颐和幼女瑞颐。



下篇

I “我将再起”？



宋美龄与孙女秀章

第一章
凄惨归来，夫妻残照

1950年的新年元旦，对宋美龄来说，是夹杂了失望犹疑和真诚期盼的。马上，她就要结束美国之行，回到她丈夫和同胞的身边。她并没有为她丈夫主持的政权带来任何令人振奋的消息。几个月以前，蒋介石政权里头的一些高级官员还对她到美国的穿梭访问，抱着一线希望；在抗战时期，



蒋介石与宋美龄合影于台湾机场

1950年蒋介石迎接从美国受冷遇回来的宋美龄。



她和孔宋家族的亲属，曾经在美国呼风唤雨好一段时期，她的外甥孔令侃主持的“中国游说团”，曾经为中国政府赢得不少美国的实际援助.可是，从1948年以降，孔宋家族在美国的影响力，忽然就如同被废去武功的侠客，显得那样无助和沮丧。

蒋介石曾经当众说，如果美国人再给他10亿美金，他就有把握阻止共产党“赤化全中国”。可是，老美对这位“已经有些苍老的老元帅”说的话，回复的是嗤之以鼻的一阵讪笑。而蒋介石之所以会在1949年1月宣布下野，也是在1948年底，宋美龄电话告知蒋，称美援无望的结果后，蒋介石才下定退隐决心的。

这样的处境，在宋美龄的胸臆间，蕴积着太多的愤懑和不平，她在1950年1月9日一篇对美国全国的广播稿讲道：“不论有无援助，我们一定要打下去……我们给人看见的，可能是各种似已失败的外貌。那些贪生怕死不顾道义的人们，可能认为无可救药而要将中国予以注销了……在道义上懦怯的人们现在已正在抛弃我们了。我以沉重的心情，看见曾为盟友的英国，过去虽以数百万生命献在自由的坛前，而今竟已被它的领袖们导人政治阴谋的魔窟。英国为了几块银子的代价，出卖了一个民族的灵魂，我说她‘太无耻了’……”

宋美龄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她在这篇广播稿中说：“我不能再向美国人民要求什么。我在贵国停留的这几个月中，没有发表演说，也没有做过呼吁。我的国家虽然亟需你们的援助，但我从来未参加求援的竞争。”她的自尊心尤其散发在下列的文字中，她接着说：“我要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这样缄默。一个国家采取一个正义行动的时候，就和一个人行善一样，必须是出于他的良知，而不是出诸他人的请求或要求。行动有出于仁慈，有出于怜恤，有出于正义。而正义是善，因为它本身是善。”

她感慨地说：“每次离开美国，我总不免意绪茫然。”然而，在



她所谓的意绪茫然之中，也掺杂了自尊和骄傲。

在同一篇文稿中，她将自己和夫婿蒋介石自比为昔日受过亡国耻辱的苏格兰王布鲁斯 (BRUSE)。她说：“我们的朋友们！我的国家受了屈辱，我的政府现在孤悬海外的岛上，苏格兰的布鲁斯，曾由山洞出来和他的人民站在一起，我们 (笔者按：此即指她和她的丈夫蒋介石) 也要从岛上出来和我们的人民站在一起。”

1950 年元月，宋美龄风尘仆仆地从美国回到台湾，“国仇家恨”，满目凄怆，而宋美龄的台湾时代也正式开始。在宋美龄来到台湾前夕，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局势垂危，是世人共见的。美国在蒋介石失去大陆的政权之后，发表了著名的对华政策白皮书，摆脱对华政策失利的所有责任。要不是朝鲜半岛风云紧急，蒋介石的处境恐怕更为艰险。宋美龄在此时，离开平静繁华的美国纽约，回到蒋介石的身边，一个最明显的象征意义，便是要和蒋同舟一命。

易言之，设若蒋介石是面临失败命运的楚霸王，那么宋美龄是不是要效法项羽的爱妃虞姬，在蒋介石有个三长两短的时候 (比如说是取法项羽自刎于乌江)，誓言与其共存亡?否则，她为何要选择在台湾风云最紧急的 1950 年元月抵台?显然是要表明夫妻同生死的态度。

关于这一点，在日后蒋介石逝世不久，宋美龄自己写的一篇文稿中，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在她的《畅谈年来所思所感》一文中，她说：“……在这么多年来，我与先总统共处的日子里，几次听到他平静而又是坚定地告诉我，他的目的是将自己奉献给国家和党。读到上面的话，我要情不自禁的泪眼模糊了……”

50 年代初期，无疑是台湾局势最紧张、地位最模糊暧昧的一个阶段。宋美龄陪伴蒋介石度过了最艰困的一段岁月。如果，宋美龄是一个善于临阵脱逃的人，她大可不必回到台湾来。可是，她仍旧选择了在那个最艰险的时候，回到丈夫身边，即使随时可能以身相殉。从





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合影

这里可以看见宋美龄悲壮凄美的一面、所谓患难见真情，在这个危急存亡之秋，要不是宋美龄的至情至爱，她尽可以继续只身在美国避祸。在理论上，宋美龄应该拥有美国公民身份，即使实际上她排拒美国公民资格，她若不是有一份难以割舍的“使命感”，她何苦在台湾海峡可能随时爆发大战、风雨飘摇之际回到台湾？

可是，在宋美龄背后，却深受当时许多私下流言的困扰，这些流言有的是在她抗战胜利后、丢失大陆前，数度赴美时期，便已经甚嚣尘上的。

另一些政治观察家认为，宋美龄在1948年，奉蒋介石之命，到美国求援失败之后，宋美龄深感“国民政府”已经没有掌握中国政局的希望。所以，她在对她的丈夫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失望之余，便决心滞留在美国，不打算回中国了。事实上，她留在美国，主要是处理重要事务，并且尝试游说美国当局的一切可能。

一位宋美龄的老随从曾经说：“在西安事变的时候，宋美龄抱着



必死的决心，决定到西安一起和蒋介石就难。她那时就没有带她一向跟随的蔡妈，由此可知道，宋美龄当时去美国连蔡妈都没带去，证明宋美龄那时不曾打算长久待在美国。"

据说，当时还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宋美龄所以待在美国长达--年有余，是因为宋美龄正在美国料理她的私人产业，因为，宋美龄如果不在此时去把美国她的私人产业，做一个妥善的处理的话，说不定当"中华民国政府"垮台之后，共产党一旦接收了大陆的政权，那么宋美龄名下，在美国的巨额财产，说不定会因为美国政府畏于中共政权的压力，而把这批巨额产业全部拱手给予共产党。

除了宋美龄去美国处理财产之外，还有孔家最善于理财的"大先生"——孔令侃和宋美龄随行护驾。因为早在1949年以前，孔令侃就已经是宋美龄的私人总管，除了负责综理宋美龄的私人重要函电，还负责为宋美龄管财产。

还有一种说法是，蒋介石晚年时期，宋美龄为了对孔令侃一生对她的奉献，而为其在蒋介石面前美言争取"行政院长"或者是"副总统"的职位，作为回馈孔令侃为她终生奉献精力的方式。可是，蒋介石并不赞同宋美龄提议让孔令侃走上台湾的政治台面的意见，而予以断然的拒绝，宋美龄因而对蒋介石大为光火，并且一度和蒋介石长期冷战，拒绝和蒋介石共餐、共同陪伴散步。甚至有一种说法，指她在蒋介石死后，都还以同样的政治要求，向蒋经国提出类似的条件，要蒋经国就范，结果蒋经国依样不吃宋美龄这位继母的这一套，因而导致宋美龄与蒋经国之间，出现相当微妙的裂痕，愤而离开台湾，带着孔令伟等人，到美国和孔令侃等亲人同住。

尽管当时台湾的局势并不是很稳，共产党随时可能乘胜追击，打过海峡来。但是，毕竟蒋介石是孔宋家族重振昔日富甲一方实力的惟一希望，如果宋美龄回到蒋介石身边，在台湾为蒋介石助阵，会对



“保卫台湾”起相当大的作用。

“不要忘了！宋美龄回到台湾不久，蒋介石就复行视事，重新当上‘总统’，重回权力宝座，宋美龄回来的正是时候。”

易言之，宋美龄是在她即将失去后冠的前夕，离开祖国，而又在她丈夫的“皇位”稳固之后，回到她的丈夫蒋介石的身旁。



宋子文与夫人张乐怡

权势与美丽的结合。

长期以来，很多人是以政治婚姻在看待蒋介石和宋美龄，基于他们俩如此的婚姻关系特性，宋美龄在她往返美国的一去一回中间，更加凸显了她的性格特色和她对婚姻的诠释，蒋介石和宋美龄分则两害、合则两利的共生关系展露无遗。

孔宋两个家族的势力不可能再在台湾残破的国民党政权内部起什么作用，说实在的，孔宋两家包括孔祥熙和宋子文在内的人，都对当台湾的官没兴趣，虽然蒋介石和他的儿子未必会把官再给他们去做。但是，孔宋两家那些对财富还没有完全死心的人，给宋美龄一个建议，就是回台湾要让蒋介石赋予你一定的地位，因为，蒋介石的儿子



蒋经国正受他爸爸的命令，在大力整顿国民党的党务，并且借机整肃异己，如果你要想巩固你的地盘，建立自己的地位，一定要要求丈夫



宋美龄与孔家兄妹合影

也给你一个发挥的空间。

蒋经国虽然一股脑在搞他的权力接班，可是，在妇女和儿童方面，他的太太蒋方良不可能抢得什么据点，毕竟她是一外国人，蒋介石或是蒋经国都不可能放手让她去做，而且一旦你到了台湾，蒋介石会抱着感恩的心情，让你在妇女儿童方面拥有绝对崇高的地位。到时候，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妇女领袖地位。

尽管传言如此，宋美龄自始没有强烈的政治企图心。

1950年左右，蒋介石周边的人，似乎都已经明显感觉到，他非常急切于对儿子蒋经国的权力转移，尽管这个工作早在抗战前后，已有明显迹象显示，蒋介石是在做权力转移给儿子的工作，他利用各种机会给予蒋经国磨练，并且无所不用其极地给他历练的机会。

到了台湾之后，这种迹象更是已经摆明在那儿，蒋介石周边的人明显感受到，蒋介石企望把部分党务和情报系统的权力，过渡到蒋经国的手中，而他自己则是除了大政之外，能够继续掌握军事大权。毕



竟，枪杆子是国民党重要的统治工具，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放手的。

党政军三大权力全部掌控在蒋介石父子的手上，国民党当局可说稳如泰山。然而，宋美龄的权力空间在哪儿?

无疑，上述各式各样的流言，多数是欠缺实证的，事实上，宋美龄从1948、1949年间，先后在丈夫蒋介石要求之下，二度赴美向美国说明蒋政府的内政态度，并且要求美国给予更多的实质援助，由于国际政治的现实瞬息万变，宋美龄一连碰了好几个软钉子，这是她协助政府推动对美国“外交”以来，受到的最严重的几次挫折，她在对美国政府的“外交”努力上，毫无所获，她的丈夫蒋介石却在另一个战场上，被共产党打得兵败如山倒。挫败感深深刺痛了这位从未失败过的“第一夫人”，这种深人骨髓的挫折感，在她几次的讲演中，可以看出一些轨迹。

夫妻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的领域中，遭逢空前的挫败，对长期以来不可一世的蒋介石夫妇来说，这是多么不易调适的残酷现实!

当然，蒋介石周围的人都很明白，蒋介石是离不开宋美龄的，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蒋介石靠宋美龄和美国人周旋；如今，国民党退居台湾这个弹丸小岛，正如同蒋介石说的“退无死所”了，只有稳住台湾，才能再进而谈“反攻大陆”。因此，国民党当局对美国的依赖，是与日俱增的，只要国民党当局还存在，就要仰赖美国在军事、政治上的支持，而这正是宋美龄可以大大发挥的地方。

趁蒋经国尚未全面接班前，台湾对美国关系的维系，诚如蒋介石的生命脐带，只要蒋介石不能摆脱这一生命脐带，宋美龄在国民党政府当中，除了因为是“第一夫人”的缘故，凭着孔宋家族在当时美国政府中的丰沛人脉，宋美龄势必仍将扮演如同过去一样举足轻重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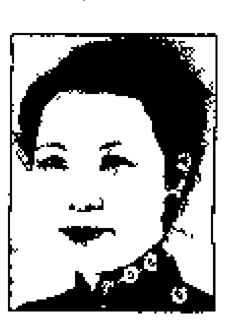
一　大权旁落，一叶知秋

宋美龄可能从来没有认真评估过，当她1950年元月，从美国搭机到台湾的那一刻起，她的四周就充满了各种危机。一把野火正在她的身边燃烧。但是，也许这正是她幸运的地方，这把野火竟从来不曾延及其身，而是把一些被外界视为“留美派”的军政首领，烧得片甲不留。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宋美龄是留美派在权力核心的主要代表，留美派大将祸延及身，而且一个接一个遭到蒋经国的整肃，宋美龄的地位日益危急，不论蒋经国的箭头是不是对准他的继母，宋美龄难以恢复抗战以来那种不可一世的无上荣耀，已是不容置疑的了。

二　损兵折将，帐下空虚

在吴国桢担任台湾省“主席”时，许多人猜测，这一定是宋美龄极力主张的结果，即使有许多证据显示，吴国桢当年能够出任台湾省“主席”，和那时美国政府的态度，以及主张积极干预台湾的政局，实更有绝对之关系。从美国人的利益出发，找一些有美国出身背景，而且在思想观念上较具“民主素养”的留美人士，到蒋介石的政府里面，做改革工作，此乃绝对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1952年的复活节，吴国桢夫妇由日月潭下山，一路上阴雨路滑，原来为吴开车的司机却突然不见了，只有改请一位包姓司机驾驶，并带着汽车技工一名，加上吴的副官一共 5 个人同车。本来，吴国桢夫妇为了怕旅途太长，误了吃饭时间，就带了一些三明治，供误餐时食用，没想到走到台中附近的时候，吴国桢夫人因不耐久饿突然闹胃痛，临时决定到一家饭馆先去吃晚饭再说。

吃完饭下楼，发现司机和汽车技工在交头接耳，表情奇特。吴国桢初觉有异，但还不知何故，有人告诉他实情，才知道有人竟然把吴主席座车的前轮螺丝给扭松了。难怪刚才有方向盘抖动的情况，加上原本的司机无故开溜，这明显是有人蓄意谋害吴国桢夫妇。

谁有这样大的胆子，敢谋害堂堂台湾省“主席”，如果此事确系预谋，此人必然要向天借胆子，才有办法出此下策。后来，许多人猜测吴案幕后指使人，就是当时苦心孤诣、积极部署接班大局，并且和情报单位关系日渐密切的蒋经国。

各种迹象显示，吴国桢的省“主席”是干不下去了，1953 年 3 月，吴国桢向蒋介石请辞。5 月 24 日，率同夫人离台赴美定居。当时，陈诚和蒋经国，都到机场送行。

在当时人的眼光中，吴国桢是“垮了”，而隔年的 2 月，忽然又爆发了所谓的“非法套汇”案，吴国桢硬是被当局抹黑成一个贪官，吴因而和国民党当局隔海打了一场笔墨官司。

吴国桢案之外，孙立人案是当时另一个受注目的大案。

1955 年的 6 月中旬，国民党高层的空气空前紧张，比较敏感的政坛人士发现，军方上层似乎出现了极不寻常的怪象。因为，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当时为“总统府参军长”的孙立人，突然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从公开场合中消失了。

台湾当时军方内部许多人为此议论纷纷了 2 个多月，还是没有任





何有关孙立人下落的消息，一直到当年的8月，也就是孙立人“失踪”之后的2个月，美国的大众传播媒体，首先透露了孙立人“兵变”事件的消息。可是，因为这则消息是来自外电报导，台湾本地人根本无法得悉这个消息，只是有较多消息渠道的高层人士，对此稍稍有了大略上的认识。

由于外国舆论的不断询问，蒋介石“政府”感受到来自国际间的压力，于是才在8月3日，陆续就孙案发表了一些消息。这时，台湾本地居民才知道，又有一个“匪谍案”发生了。原来，孙立人也是“匪谍”。但是，民众并不清楚，其实这又是当局蓄意构陷的一个冤案。

究竟孙立人案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当局的“精心设计”是这样的：

孙立人有一个部下，名叫郭廷亮，大陆时期孙任税警团长时，郭是中尉排长，那时郭曾“为共匪工作”。“潜伏”到台湾来以后，郭于1954年“受中共的任务”，利用



吴国桢像



和孙立人多年的交情，在部队中联络了少尉级军官100多人，预备在适当时机发动“兵谏”。当局的调查报告并诬指孙立人，自“陆军总司令”调为“总统府参军长”时，曾经令陆总部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要他造册，把各军师团单位的联络人送给孙立人。调查说，孙立人曾在1954年8月和10月，两度召见郭廷亮，以了解联络进度情况，郭却利用孙立人对他的信用，打算在1955年5月随蒋介石前往部队检阅的时机，造成事变，做出颠覆“政府”的事情来。

就在这样莫须有的罪名下，孙立人便一如当年张学良那样，遭蒋介石当局的软禁，一直到蒋经国去世之后，孙立人才在半平反的状态下，恢复自由身。

根据当年和日后国内外新闻媒体和评论家的分析，孙立人事件的发生，至少有下列几种原因：

第一，孙立人和美国方面的过分接近，以及蒋介石的赏识，黄埔系正统出身的军事将领对他严重不满，极欲去之而后快。

第二，孙立人极力反对军中设立政工人员编制，并极力主张“军队国家化”，强烈抵制蒋经国把政工组织介入军队的计划，这一点，他和当时美军顾问团的团长蔡斯的主张一致，导致蒋经国等人对他极为不满。

至此，美国在蒋介石“政府”中，一个原来是“行政”系统的主力——吴国桢，一个则是军队系统的巨头孙立人，在短短的4年内，全部遭蒋经国幕后主导的情报系统成功地整肃清除。

留美派的健将，一个接一个被当局铲除，固然并未直接危及宋美龄。但是，这些案子显示了一个意义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国民党内部恶斗的实质，已经把宋美龄要恢复昔日光彩夺目的梦想彻底粉碎，即使宋美龄本人对这一梦想可能也并不热衷。

一文一武的“夫人派”大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人诬陷后，逐





出舞台。此外，像财经系统的文官尹仲容（原属于孔祥熙系统，后来向宋美龄靠拢，对宋氏唯命是从）、徐柏园等人，都被蒋经国以各种怪异而阴狠的手法逐出权力核心，其中尤其以徐柏园硬被人莫名其妙地诬栽上所谓“青果合作社馈赠金碗”案，最受当时一般人的注目。

而所有的“夫人派”人马中，最倒楣的一个人就是已故驻美国“大使”叶公超。

以往外面的说法，都说叶公超是因为理念和上面的人（当然是指蒋介石）不合，所以黯然下台。可是，根据极为可靠的消息来源指出，叶公超的下台，根本和当年他的“外交”理念或是作为无关，而是和“太子系”人马故设陷阱谋害有关，而这个谋害事件，外人乍听之下，可能根本不能相信，可是，这却是叶公超下台的幕后真正原因。

据指出，叶公超有一回和“大使馆”里的一些部属聚餐，酒酣耳热之际，他信口就讲了几句话，其中提到了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他直接用“老蒋”、“小蒋”在背后称呼。讲这话的时候，他是谈笑风生，不当那么一回事，谁知这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过了几天，叶公超就莫名其妙被整下来了。叶百思不得其解。据一位参与蒋介石机密的人士透露，他亲眼看过一封用红色公文夹封存好的文件，上面的署名是一位“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馆”卢姓武官，他在这封致蒋经国的密件中说，叶公超对蒋介石和经国先生背后不敬，并且语带玄机、多所讥讽，恐有二心，希望上级多多考核叶公超的言行。

蒋经国本来对留美派的人，心存芥蒂，好容易抓到一个把柄，能放弃此一可以大作文章的机会吗？立刻把这封告密信，原件送给他老子看，蒋介石一看，乖乖！我平素待你叶公超情义深厚，凭什么你叶公超竟然对我如此猖狂无礼？

就这么一封秘密参劾的告状信，叶公超就如此下台了。据说，叶



公超当时根本不晓得自己是什么地方做错了，他绝对想不到，他不过和当时一般蒋家奴仆同样，在背后开开老板的玩笑，一句稀松平常的玩笑话，就被诬指为不忠，从此摘去乌纱帽。

三　老美作梗，反攻无望

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他明显地发现自己原先领导的“政府”，在实质上已经成为美国人的尾巴。为了确保美援的源源不绝，蒋介石对美国人的妥协，已经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地步：白宫的间谍无所不在，美国人的外交压力如影随形，共产党给台湾带来的是军事上的草木皆兵，而老美给蒋介石带来的却是直接对他“政权”的威胁。蒋氏父子担心老美的中央情报局随时有可能以军事政变，来搞垮他的统治机器，因而，蒋家父子在50年代，与其说是在全力准备反攻大陆，不如说是在和美国人进行一场保卫“政权”的殊死战。

在这样充满了矛盾情结的过程中，蒋介石以他的太太宋美龄作为拉拢美国人的主力，而在而对美国人的情报渗透过程中，则是以他的儿子蒋经国作为前敌指挥员。

这便是50年代以至80年代止，台湾和美国关系的一个主要矛盾对立面情境。而宋美龄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对立面中，扮演的当然是一个充满工具性的角色，此乃是不用多言的。

资深记者张广基，在他的回忆时透露，1954年的9月3日，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国民党控制的金门岛炮击。6天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问台北。根据当时的局势研判，杜勒斯来台湾的目的，就是要和蒋介石谈判关于《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有关事宜。当时，美国的



立场非常清楚，便是这项条约有关的“共同防御”范围地区，美国人倾向仅限于台湾本岛，而不涵盖邻近大陆的岛，可是，蒋介石却希望美国人协助防守的区域，要包括所有当时国民党部队驻守的地点。

张广基在他的回忆中叙述了杜勒斯当时来台会见蒋介石的一幕尴尬情景：“……新闻局将外籍记者分为两批，外地来的记者华特斯及宾汉先于杜勒斯到达，与先总统会晤于前门处时先行拍照，室内不准拍照。我与王小亭俟杜勒斯离去，先总统送出时再行拍照。后来先总统并未送出，只见杜勒斯由蓝钦黍陪同匆匆登车离去，结果我们两人什么也没拍到，只好由新闻局交涉向先拍到的人分摊。事后与侍从人员谈起，才知道起先还谈得融洽，后来先总统脸色不对了，只见夫人委婉的以上海话解说，最后先总统站起来，也未向杜勒斯打招呼，即转往室内云云。”（见张广基著《我们是从炮火中走过来的》一文，原载于台湾《中央日报》1988 年 10 月 10 日，第 15 版）

早在 1950 年 6 月 27 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就宣布下令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在美国方面发表了“对华政策”白皮书之后，“对华政策”由以往的积极援助，变为消极观望。到了蒋介石退守台湾，作的此项“协防”台湾声明，不过亦是一项消极手段，目的一方面在防止共产党部队南犯，另一方面在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即使艾森豪威尔继任美国总统，宣布将下令第七舰队不阻止国民党反攻大陆。可是，第七舰队仍是台湾海峡的“中流砥柱”，是防止蒋介石军队挥兵西向的屏障。



四 “妇联会”的领导者

在宋美龄回到台湾，并且由宋美龄向蒋介石提出有关筹设一个妇女团体的想法时，马上就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于是，“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这个组织，便适时成立了，一些蒋介石的门生故旧、部属随从的官太太们，便成立了一支娘子军，并且围绕在宋美龄四周。

以“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为起始的宋美龄机关，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宋美龄关系渊源密切的单位，又增加了3个，诸如“华兴幼儿院”、“振兴复健医学中心”和圆山大饭店等，加上原先大陆时期就和宋美龄渊源密切的黄仁霖主导的“励志社”，宋美龄在全盛时期，共有5个主要的机关，围绕在她的四周。在众星拱月的情况下，宋美龄成为全台湾最有权力的女人。为了配合蒋介石在台湾初期实施的白色恐怖政策，蒋介石给了宋美龄的这个妇女组织几个政治性的任务。这几个任务是蒋介石亲自交待的，并且也因而成为围绕在宋美龄身边的那些妇女领袖，惟其马首是瞻的指导原则。蒋介石的指示是这样的：“第一，希望台湾每一个妇女同胞，无论在家庭、在社会，应劝导她的丈夫、兄弟和子女，坚定反共抗俄的决心，并且要督促他们贡献一切物质的或精神的力量，来完成我们反共抗俄的使命。第二，我们妇女同胞要时刻警觉，要检举匪谍，使他们无从活动，无处藏身。第三，反共抗俄是长期艰苦的战争，无论男女老幼，都要节约消费，努力增产，来供应军事的需要，而妇女同胞是家庭实际的管理者，格外要勤劳节俭，爱惜物力，乃能建立健全的社会风气。”



之一 "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成立经过

"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以下简称"妇联会"）是在1950年的4月17日正式在台湾成立的一个以宋美龄为领袖的妇女团体。

在宋美龄"妇联会"成立的同时，蒋经国的"青年反共救国团"也正在积极酝酿。"救国团"是蒋经国亲自创办的机构，而"妇联会"则是宋美龄一手操持成立的妇女组织，两者在早期可以说是相互呼互，在轰轰烈烈的程度上是各有千秋。

"妇联会"自始是宋美龄团结妇女的权力机构，在它最早的时期，是在1950年的3月份，由蒋介石一些部属的老婆们，组成的一个妇女团体，"妇联会"最早的核心骨干包括蒋介石的红人陈诚的太太陈谭祥女士、省"主席"吴国桢的太太黄卓群以及钱用和、吕晓道、陈纪彝、林慎、郑玉丽、皮以书等人。



宋美龄与孙女秀章合影



除了上述的核心骨干以外，包围在宋美龄四周的国民党妇女干将，诸如当时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的太太何相钦、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的太太王青莲、装甲兵司令蒋纬国的太太石静宜、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太太毛向新、台湾保安司令彭孟缉的太太郑碧云、金门防卫司令胡琏的太太曾广瑜，以及蒋经国的俄国太太蒋方良，都是“妇联会”各地或是各单位的“妇联会分会”的主任委员。

当年的“妇联会”做些什么工作呢?如果照当初宋美龄等人设计的宗旨，“妇联会”的主要任务整体说来包括所谓“组训”、“慰劳”、“文宣”等重点工作。

为什么会拿这三件事情作为“妇联会”的主要项目呢?其实这是有客观背景的。在1950年，国民党政权刚从大陆撤退来台，蒋介石等人可以说是惊魂甫定，加上美国人对台湾抱持着一种微妙的观望态度，蒋介石深恐一个不留神共产党打过海来，岂非死路一条?所以，蒋介石对对岸的共产党，可以说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戒状态，在这样的客观背景之下，一切以军事为优先。所以，为了再搞大陆时期那种充分动员民众的老技巧，“妇联会”有它成立的时代必要性。在蒋介石的充分授权之下，宋美龄在1950年4月17日，“妇联会”成立的当天，当场就给了“妇联会”几个明确的任务指示：

“我们的工作分宣传、慰劳、组训三种，……例如沦陷区人民逃出来的报告，“共匪”的种种虐政，报纸上常有登载。可是，山地和乡村的妇女和民众，还没有能知道，我们看过报纸，剪下来就可作为宣传材料……前线将士冒着生死，忠勇作战，伤病官兵躺在床上，痛苦呻吟，我们应该随时随地去慰劳服务。上次我们在台北曾发动义肢运动，对残废的官兵有不少的帮助，此后本会还想发起其他各种劳军运动，如为将士新兵做布鞋、衬衣、内裤及捐募药品等……讲到组训更是重要，有组织、有训练的民众，方能通力合作，例如肃清奸谍，



推行国语，训练急救防空等，都是现在需要的。”

然而，“妇联会”的那些工作人员，因为总算逮到了表现的机会，便利用工作时可以和宋美龄接触的大好时机，对宋美龄大献殷勤，借机大搞个人崇拜。

除此之外，因为时局动荡，加上美国援助还没来到，“妇联会”这时和中共方面不约而同地进行了一次类似大跃进的生产竞赛，各种令人闻之好笑的事情，可说无日无之。这些形式化的“成绩”，平实而言，就是为了做做样子，并且在宋美龄面前邀功罢了。

为了让宋美龄高兴，“妇联会”的一些工作干部，经常在一些内部刊物上，吹捧什么工作佳绩之类的鬼话。但是谎话也有被拆穿的时候，有时不但是被拆穿，更有甚者，许多被强迫出公差的机关工作妇女，因为既要照顾工作单位本身的公事，还要利用空闲时间去作“妇联会”的义工，自己辛苦，而拿这些“成果”去向上面邀功的，却是另外一些官太太，难免让人难以平衡。

之二 宋美龄到底有没有缝制征衣

根据“妇联合”自己刊物的说法指出：“1950年4月25日，宋美龄便亲自领导姐妹们开始缝制征衣了，募制50万套衬衣裤的运动，继续展开，各方的响应，如火如荼，一批批的材料运进来，一批批的成品运出去……”

许多当年的老百姓也经常看到宋美龄坐在一台缝衣机前面缝制衣服的照片和报纸报导，到底宋美龄是不是真的缝制过征衣呢？

根据笔者访问一位当时曾经跟在宋美龄身边的随从，他说：“什么缝征衣？你们看到的是她在踩缝衣机的照片。可是，照片又不是连续画面，我跟她那么久，从来没有看过她缝过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是要拍照的时候，她们妇联会的人就说，恭请夫人来拍张照吧。于是，



把她请到缝衣机前面，叫她摆个缝衣服的样子，再按照相机快门，一张夫人缝征衣的‘伟大’照片就这样完成了。可是，真正在缝征衣的人，却是叫苦连天。”当然，许多人则持另一种看法，认为宋美龄确实缝过征衣。

因为对“妇联会”经常乱抓公差的情事，一些原本就过惯舒服日子的国民党高官的太太们，难免对此种行径大为不满。人不平则鸣，于是在“妇联会”的机关刊物上，就曾经出现过一次“匪谍事件”，说它是匪谍事件，不如说是一些太太们共同的反弹心声。

在某杂志的“缝征衣片语”的专栏中，就闹过这样一个笑话，那期的杂志报导说：“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空军眷属某女士，带着她的三个孩子，眼泪汪汪地跑到征衣缝制场所声言要找总司令夫人，原来她打听了那天是空军分会的值班期。一会儿，该分会主任委员王叔铭夫人尤祥云女士来了，她呜咽地说着：‘我们夫人虐待我，实在受不了，不能再和他共同生活了，求求总司令夫人，救救我，只要能在空军宿舍给我一间屋住，便可以替人缝衣服，洗衣服过活了。’王夫人笑说：‘你别哭，看在孩子份上，你要忍耐点，我可以替你调解调解，若是离婚的话，你不是空军眷属，怎么可以住在空军宿舍呢?’……”

从上下文来看，可以明显地看到，“我们夫人虐待我”的这句话，应该是“我的丈夫虐待我”之误，可是却被误植为“我们夫人”。这样明显的错误，如果不是国民党所谓的“匪谍”，在暗中作祟，就是有不满“妇联会”行径的人，在这段文字中，动了手脚，故意要让宋美龄出丑。

当时包括报纸在内的国民党宣传机器，都口径一致，说宋美龄领导的缝征衣活动，又如何如何了，实际情况只有“妇联会”的人自己最清楚。但是，为了塑造夫人的勤奋形象和带头精神，就必须做一些





样板的事情，让外界信以为真，用来所谓“激励民心士气”，为了达成类似像征衣缝制的计划目标，不得不到处拉公差，来递补经常逃避缝征衣的人力空缺。

“妇联会”为了拉公差，更是煞费苦心。通常，她们拉公差的主要目标，便是最听话的学生。某刊物说什么：“从开办迄本年3月31日，计算自动来会登记服务的共11252人。这一事实，完完全全证明了自由中国的妇女同胞的高度的爱国热忱。她们的年龄由9岁的小姑娘至73岁的老祖母。其中包括女民意代表、女公务员、女教师、女学生、政府各部门首长夫人、军公眷属、女工、商店老板娘、农人之妻，以至三轮车夫的太太。”

有关单位如此吹嘘，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如何呢？

由于一些官太太对缝制征衣，兴趣缺乏，为了完成目标，就只有去拉学生了。这份刊物就曾经说：“暑期过去，开学伊始，台北市各校应妇联会之请，继续参加该会征衣缝制工作，自10月份起，一女中允于每周六下午，派同学前往该会缝征衣，金瓯女校暑期因事未参加该会工作，现允于每周二四六下午，派同学前往缝制，每周除星期五外，妇联会的征衣缝制场所，每日均有该校同学的踪影……”

有的“政府”单位为了怕部分员工太太们对缝征衣心存反弹，并且借故溜走。所以，索性用点名的方式，看哪个太太敢缺席不来。

一则报导说，“省政府分会每周六日去妇联会缝征衣的，全是铁路局的女职员及眷属，由莫局长夫人王德祥女士率领，她们来得早、去得迟，很少误点。莫夫人做事认真，博得各方赞许，每次排定30人，她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亲自点名入座，好像火车站验票一样。”

“妇联会”缝征衣活动搞久了，不但一般被拉公差的妇女同胞，对国民党这一套拉夫的作业方式，私下颇有怨言。那时到处有人被当局以“匪谍”罪名整肃。所以，即使心生不满，也是敢怒不敢言。可



是，别人不能对类似缝征衣的“妇联会”活动厌倦，宋美龄却是随时可以去美国养病、度假。

例如1952年底，宋美龄便以“养病”为名，远走美国。其实，宋美龄根本是假“养病”之名，行度假之实。她在1953年4月17日，回台湾参加“妇联会”的三周年纪念会上演讲时说：“我在美国养病8个月，本会的工作比我在国内的时候做得还要好，足见大家的努力和负责，使我觉得非常满意和快慰……”

之三 宋美龄环岛“劳军”

在“妇联会”筹组之初，宋美龄亲自起带头作用，带了一些亲信，就出发到台湾各个重要的国民党军驻扎地点，做一连串的“劳军”活动，以示自己对“劳军”运动的具体行动。类似的“劳军”活动，在以后台湾的官场，形成一种独特的示范作用，官夫人在国民党当局的特定节日时，就呼朋唤友地到处搞所谓的“劳军”活动。其实，这类的“劳军”活动讲穿了，不但“劳”了一些官太太们，也让许多原本要被“慰劳”的人，劳累不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类活动由原先宋美龄领导的真正的“劳军”，演变到后来成为军队配合官太太作秀，弄得部队兵疲马困，人人暗自叫苦，这样的“劳军”真是让军人劳苦而已。

第一次的“劳军”行动，是由宋美龄领队，她带了好几个当时“妇联会”初创时的筹备委员，并且在以前“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将军的陪同下进行。黄仁霖为宋美龄带领的“劳军团”，要台湾铁路局弄了一部铁道专车，这部铁道专车载着宋美龄、展开了为期一个多星期的“劳军”活动。

为了怕她过不惯外地的生活，黄仁霖真是有先见之明，他早就在铁路局为宋美龄预备的那个专车里面、安排了一切宋美龄会用得上的





任何生活上的必需品。

因此，宋美龄这趟“劳军”，和一般人印象中的“劳军”似乎略有不同，一般官员“劳军”，很多是和官兵吃在一起，有的甚至住在一起。但是，惟独宋美龄不但是行在火车上，连带吃喝拉撒睡，全部在她的那辆豪华专车上解决。（当然，以现代的标准来看，那种专车根本谈不上什么豪华，可是在那个时期的台湾，那样的火车专车已经是相当豪奢的享受。）

之四 “妇联会”渐渐衰败

在“妇联会”方面，宋美龄基本上是相当主张“分层负责”的。所以，她把一些事务性的事情，都交给“妇联会”的总干事去处理，自己只当一个挂名的主任委员。

最早，宋美龄经常是像旋风式地去“妇联总会”，或是各地方分会，做例行的视察，至于缝制征衣的工作，到后来是根本都不去了。因为，连宋美龄大概也清楚，缝制征衣的工作，对国民党军队前方的整备，根本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一位有关人士就说：“即使你把台北长沙街妇联会总会的大楼二楼整层都改成缝制征衣的地方，把缝衣机放满了，你也不可能用这四五十部缝衣机提供全体国军60万大军所需!”

然而，宋美龄非常清楚，到“妇联会”缝征衣，政治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所以，她基本上还是不放弃这种具有十足政治意义的活动，每逢重要庆典前夕，她还是会带领一些“妇联会”的重要干部，不时到各地“妇联会”的分会露露脸、拍拍照。

纵然，宋美龄对“妇联会”的征衣活动、并不是持久有兴趣。但是，她在一些特定的节日，例如“双十节”庆典期间，宋美龄还是固定会到各个定点，去做“劳军”访问，这是她每年都会参加的活动，



绝对不会轻易缺席。

然而，只要宋美龄出面参加的活动，总是会有新闻记者随行，有时还有外国记者一起跟着她参与有关的行程。



宋美龄来到防痨展览会参观

由于“妇联会”挂的是宋美龄的名字。所以，该地的经费在早年也十分充裕。早期，当局曾经向一般的纳税义务人征收“劳军”捐税，这些钱有一部分就是交由“妇联会”去做整体的安排。

例如，“妇联会”掌控的军眷眷舍建造的经费，早年就有一部分是来自“妇联会”的补助，另外还有一些是交给各地的军人之友社去处理。

整体上说来，“妇联会”对各个军种的军眷眷舍建造经费，可以



说做得还算公正，如果“妇联会”的人心存不正的话，很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预料的问题产生。可见，在宋美龄的监控下，“妇联会”还没有太大的流弊发生。

到了后期，特别是在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对“妇联会”的活动没有过去积极。所以，有些地方的“妇联会”分会，根本就处于半歇业或是全歇状态。像位于台北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妇联会”分会，虽然在中央党部设有“妇联会”分会的专用办公室。可是，分会办公室很多时间都是大门深锁的，根本没有人上班。

在蒋介石和蒋经国时代，“妇联会”毕竟是宋美龄的重要象征意义的根据地。所以，“妇联会”门口都是由宪兵单位负责警戒工作，后来，大概是怕“立法委员”攻击，就把门口的警卫自动改由便衣人员负责，这些便衣人员都是原来蒋介石身边的侍卫人员，他们有的跟过宋美龄，上面将他们以聘雇的身份，受雇担任“妇联会”的警卫工作。“妇联会”的黄金岁月已经随着宋美龄时代的结束，而有渐渐消褪的趋势，它在蒋介石统治的历史轨迹上，留下它如影随形的纪录。



第二章
桥牌"集资"，"中华振兴"

大凡上了一些年纪的朋友，一定看过不少关于宋美龄在大陆时期，或者到台湾初期的一些宣传照片，照片的情境不外是这位"第一夫人"在踩缝衣机缝制征衣或是视察孤儿院的画面。国人经常为这一幕情景所感动，当然，也有许多朋友认为，这完全是宋美龄身边一些喜欢拍马屁的部属，设计的一整套宣传品，完全是在做样子、演戏。



宋氏三姐妹视察孤儿院

在公务缠身之余，三姐妹不忘拨冗看望孤儿院的小朋友，给孩子们带来爱的关怀。

纵然，这两种说法大概都各有所本，各有不同的依据，此处我们暂且不去就这个议题，做任何的争论，我们不妨话说从头，来看看台湾时期，宋美龄"四机关"之一的华兴育幼院和它的附属机构的情况。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在南京建都之后，蒋介石就希望筹设一个学校，专门安置在北伐期间作战死亡的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可是稍微花一点心思去观察，就可以发现，宋美龄在早年发起的国军遗



族子弟学校，它难免有当时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的党化教育色彩。

1928年10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设立“遗族学校筹备委员会”，当时就推定委员11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亦参加在内，“他非常热心，并对我说：‘完全请你负责，来筹备本校。’……”（见黄伯平著《宋美龄与中国》第613页）



宋氏三姐妹视察孤儿院

从图上看来，三姐妹中的大姐霭龄挺会哄孩子。

谭延闿不愧是一个会做官的人，他深深了解，办这所所谓的“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根本是宋美龄和蒋介石商量之后的事情，是蒋介石夫妻俩共同“献身革命”的一个具体表征，这位谭主席对蒋介石这个新起的军事强人自然言听计从，不敢违逆的。

而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之前，就公开向社会作过这样的承诺：“中正奔走革命，频年驰驱牛马，未遑家室之私……兹定12月1日在上海，与宋女士结婚，爰拟撙节婚礼费用，及宴请朋友筵资，发起废兵院，以完成中正昔日在军之私愿……”（见1927年12月1日《大公报》第2版）然而，“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其实就是上述所谓废兵院的后续。

“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的经费来源，是来自当时的陇海铁路东段的附加税，后来，宋美龄在台湾办华兴育幼院的时候，也是运用同样的方式，以搜集足够的经费。再加上蒋介石是当时不可一世的强人。所以，其部属单位对遗族学校的经济支援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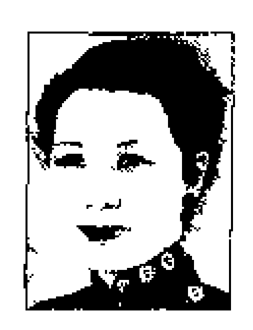
美龄当时就自承："对于筹款一层，很得到政府和一般同志的赞助，财政部并批准学校经常费每月6000元。1931年2月因学生增加，财政部就将学校经常费增加为每月12000元。可见他们对于革命先烈子女，都竭力协助，给以相当的教育。"（见黄伯平编著《宋美龄与中国》，第613页，《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和女校建校的经过》一文）

这所"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的教育，有很浓厚的军事化色彩，宋美龄谈及学生的生活时指出："我们采取宿舍制，每一宿舍，有二三位训导员，带领三四十个学生，同住一室，训育他们。饭厅里每桌上也都有老师指导。指示吃饭的体态，养成儿童良好的习惯。对于学校和个人的整齐也非常注意，每天朝会15分钟，指导一切，并检查各处整洁两次，这是男女两校相同的。"

当然，当时的学校有相当程度是很注意国民教育的，在那样的大环境下面，更遑论是这所由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办的军人遗族子弟学校了，更是把这种原本应该灌注在军人身上的军事教育法则，毫不保留地加诸于这些髫龄的小孩子身上，希望从小就灌输给这些幼童党化思想。

在生活上军事化管理，在教育上，更是以政治挂帅，宋美龄就曾经对遗族学校的学生说过："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父兄，为革命牺牲，为国家尽忠，是政府应该教养你们的；要知道为革命牺牲、为国家尽忠的，还有几千百倍遗族的子女，都没有机会来进这个学校，你们仅是少数的幸运者，得到政府的优待，你们应该对社会国家，有些贡献，来报答政府培植的厚意。不要变成只会享受不能服务的寄生虫，才不辜负受遗族教育的光荣呢！"

而且，"两校教育中心，除小学中的低年级注重普通常识外，四五年级以上，都以生产为基础。我们学校的男生，都要受农业训练，使学得耕种新法，将来回到田间，可以指导农民，改进农村生活。"



除此之外，宋美龄还为这间遗族学校设计了一套独特的自我服务和服务人群的方式，“两校8岁以下的儿童，由学校替他料理一切生活；凡是8岁以上的，都须自己洗涤衣服、整理宿舍教室，和帮助学校做其他的事务。年长女生，必须负责照顾年幼同学，男生在校，练习司电话、作书记，循序渐进，再受较繁重的工作训练。中学年长的学生，组织一个“乡村服务团”，分农村社会服务团、卫生诊疗所、惠农学校三种工作。就兴趣所近，依他们的志愿，分别派定服务工作。农村社会服务组，常到中山陵园附近各村，调查农民生活状况，他们和农夫接近，交为朋友，给以优良种子……”宋美龄的领导风格，在这个时期更可以明显地看出一番梗概，她自己承认：“我对于遗族男女两校，既然负着责任，总要希望把它们办成中国的模范学校。无论哪种事业，如果不是亲自去参加，只把一个计划交付别人办理，不去闻问，是不中用的。所以我对于校的校务，完全由我负责进行，虽然我不能常在南京，当我离开的时候，曾组织两校校务讨论委员会，随时讨论两校校务进行事宜，和其他各项问题，并来管理监督……会中议决案和全校校务报告，或请示事项，必须呈请的，乃经秘书审核，再由我来改正或核定施行。”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宋美龄当年强悍任事的作风。

多数台湾人，恐怕到今天都还不知道，当年国内外知名的华兴育幼院、振兴复健医院等宋美龄登高一呼兴办的慈善机构，事实上是当年到官邸摆龙门阵的一些官太太，大家一起玩桥牌把“赌资”拿来筹措这些单位的开办基金。这当时在台北官夫人圈子里边，传为“美谈”。

最早的时候，蒋介石要宋美龄搞“妇联会”的活动以配合他的反共政策，并且随时作为“反共复国”的后备军。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说弄得有声有色。可是，中国人多半改不了5分钟热度的习





惯，“妇联会”到各处“劳军”、演讲、缝征衣等活动做久了，宋美龄难免觉得这些工作实在太无趣。试想，台湾也就这么一点大，可以玩的地方实在有限得很。

宋美龄都觉得无趣.其他的人大概也不见得会持久。所以，“妇联会”的活动大概最早的两三年，因为“反攻大陆”的口号叫得震天响，大家还对类似的活动，不敢放松，一旦夫人都不想做了，大家更是有理由改变玩的花样。

后来，也不知道是谁开玩笑说，何不大家一起来玩桥牌，玩牌一定有输赢，凡是有人输钱的，就把这些钱拿来做日后兴建若干慈善机构的经费。据说，日后“华兴”和“振兴”的开办基金中，就有少部分是来自当初官夫人玩桥牌捐献来的钱，而大部分是慈善捐献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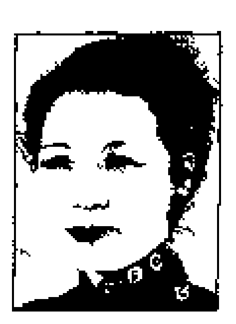
以“华兴”来说，它基本上是延续了宋美龄在大陆时期办的一所名为“国军遗族学校”之国民党官兵的子弟学校，而华兴育幼院，当初创立的宗旨，就有承继大陆该所学校香火的意味。

提起“华兴”的沿革，其实和当年国民党当局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1955年1月1日，解放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当时在浙江沿海最后的一个据点——一江山，全歼这个孤岛的国民党守军部队。继而大陈岛的军民撤退来台。那时，有不少阵亡的国民党官兵的遗孤，处于孤苦无依的状态，遗孤和难童有几百人，接连来台之后，根本没有人照顾。

在这样的情况下，宋美龄出面解决这个问题。那时，“妇联会”多的是人力，或命令“妇联会”设法筹办一个类似早年国民军遗族学校的单位，负责这些难童的就学和收养。

“妇联会”最早在台北市的幸安、龙山两所学校，及台糖幼稚园等处，作为华兴育幼院的临时院址。



后来又在1955年的7月，在阳明山山腰的位置，为“华兴”找到新的院址。于是，华兴育幼院才有属于自己的学校场地，而华兴育幼院也在阳明山扎根，一直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据说，那时，宋美龄对“华兴”学生的生活和日常教育，都相当重视。她当时对“华兴”学童的关怀程度，包括了对学童的伙食，例如，她特地亲自规定，华兴育幼院童每周的伙食状况是：每星期一要让孩子们吃面食，每星期二、五要让孩子们吃些水果，每星期三、六是孩子们的加菜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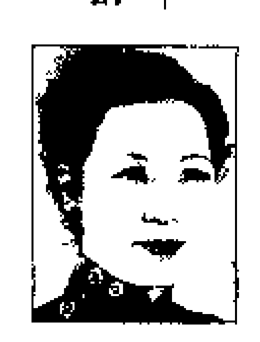
在教育方面，宋美龄最重视的是学生的生活教育，所谓的生活教育，她规定“华兴”的学生，一律自己动手洗衣、洗碗、洗厕所、打扫校园等等，整个“华兴”校区，除了办公室以外，凡是学生的生活空间，都是学生必须自己动手的地方。

而且，“华兴”学生的所有开销，都是由学校负责筹措，连学生的一针一线，都是学校提供的。晚近，华兴育幼院、“华兴”中学已经规模初具，华兴早年只以招收国民党军遗族为主，近年来，一些社会人士的子女，只要符合它的条件，也可以进入该校就读。

例如，当年台湾风行棒球运动时，因为有好几次派遣队伍“出国”比赛名列前茅的纪录。所以，“华兴”也在那个时期招收了若干青少年棒球选手，并且成立了华兴棒球队。

此外，像宋美龄或是孔令伟发觉社会上若是有无依无靠的儿童或青年，都会下条子要“华兴”设法收容这些可怜的儿童。

因而，“华兴”便从早期军方人员的子弟学校，摇身变为台湾社会的社会福利机构。当然，近年来，由于宋美龄避居美国，孔二小姐的主导力量退去。所以，“华兴”逐渐有式微的趋势，“华兴”的黄金时代不再，这实际上也象征着宋美龄时代的结束。



第三章

赴美求援，夫妻和战

蒋介石要不是有宋美龄，经常在幕后维系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恐怕台湾的历史就要改写。许多国民党要人都认为，台湾和美国的“外交”史，宋美龄绝对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当然，宋美龄可以数度为台湾当局的安危，频频往返太平洋两岸，有相当一部分原因，还是为了巩固她的丈夫辛苦建立起来的“政权”。

1958年，是台湾海峡风云历来最紧急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震动太平洋的金门“8·23”炮战。蒋介石似乎早就知道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早在当年的春天，就要宋美龄赴美国，向美国求援。

1958 年 7 月，宋美龄先后接受了美国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邀请，到该两会各做了一次讲演。在参院，宋美龄以“美国行动的重要性”为题，发表演讲，她说：“自 1946 年以来，除去两三个例外行动之外，自由世界不幸始终处于守势地位，历史显示出那些受到鲸吞蚕食而仍然保持被动和怯懦的人总是要失败屈服的。”（见宋美龄著之《宋美龄言论集》下册，《美国行动的重要》一文）

宋美龄负有游说美国的任务，这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她的目标绝对不仅仅只是要求美国协助台湾保卫金门、马祖，而是要求美国当局，协助她的丈夫，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宋美龄肩负的



责任，是试探美国对此一行动支持的程度。

当时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早在1955年，就同意美军协防金马外岛，这已经是美国对蒋介石友好宽容的最高极限。艾森豪威尔在面对当年日益严重的中东复杂局势，他没有必要再在西太平洋轻启战端，直接对抗中国大陆。所以，宋美龄几次三番，在美国各个场合游说，并且刺激美国要赶快行动，要立刻对共产党世界还以颜色。可是，这类的刺激显然效果有限。

试探艾森豪威尔对蒋介石借着金门炮战的机会“反攻大陆”的态度，宋美龄显然是遇到了阻碍，美国始终没有和中国大陆爆发正面热战的任何意愿，毕竟这是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相违背的。宋美龄又遭逢和10年前，也就是1948年同样的命运。她是一个最无法忍受冷淡待遇的名门仕女。为此，她的心境坠入极度低潮的阶段。可是，就在她的心情开始萎顿的同时，一个更坏的消息来了。

最令人气馁的，是美国于宋美龄尚在美国访问的1958年9月15日，开始和中国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首度的接触谈判。在两次的会议中，中国代表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而美国则主张中国应该先停止对大陆沿海国民党占领之岛屿的炮击再说。

蒋介石对此一会谈的气氛是十分敏感的，他为了先声夺人，在华沙会谈举行的同一天，宣布派空军轰炸大陆沿海城市及重要据点，以示对华沙会谈的强烈不满。

经过一连串的陆海空激战之后，美国派遣杜勒斯国务卿领导的一个代表团，到台湾和蒋介石进行谈判，双方并且发表了一个“联合公报”。在这个“联合公报”中，暗示台湾将放弃以武力“反攻大陆”的计划，而改采“三民主义的方式来完成恢复中国自由的目标”。蒋介石的此一让步，旨在换取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沿海防卫的条件。蒋介石“政府”从此再也不喊什么“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



五年成功”的口号，“反攻大陆”，至少在国际社会上，是不再有人相信它的可行性和具有现实意义，而仅仅只是蒋介石心中可以空想、不敢公然落实的一场白日梦而已。

尽管如此，台湾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当务之急，就是确保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而蒋介石自然把这一使命，交予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亲自办理。

在这个问题上，宋美龄总算是“不辱使命”，她透过美国国会议员，以及美国朝野人士的关系，加上孔家亲戚运用“美国百万人委员会”的力量，积极在美国纽约进行关于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议案的活动。

就在1959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中，支持台湾当局的联合国会员国，非常侥幸地否决了印度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案，并且在4个月后，在百万人委员会的会议上，该会又一次鼓吹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的一贯坚决立场。

尽管在这次的联合国“战争”中，台湾算是险胜。可是，这对长期以来始终不顺遂的宋美龄的“外交活动”来讲，已经是一个难得的“成果”。

在50年代末期，蒋介石的一个基本策略是，在联合国的问题上，绝对不予退让。而美国基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迄未软化，所以对台湾的当局始终抱支持的立场。此后一个时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联合国问题成为两岸激烈升华的焦点。

至此，宋美龄如履薄冰，艰难地走过50年代，但是还有一场硬仗，仍在等宋美龄去打。

1965年8月底，宋美龄又有一次美国的神秘之行。

宋美龄为什么会出走?各种说法不一。但不外是说宋美龄去美国治病，和与蒋介石争取孔家在台湾政治地位未成愤而出走两种原因。



基本上，宋孔两家要想在台湾占有一席之地，在蒋经国接班的大情势下，已属不可能。但是，毕竟宋美龄是宋孔两家在台惟一代表人



1965年，宋美龄访问美国，与尼克松夫妇重聚

物，基于亲情考虑，宋美龄有时在亲族的不断劝说下，难免会受动摇，而向蒋介石争取家族权利，在和蒋介石立场相互抵触之下，自然会有动肝火的情况，宋美龄对蒋介石发火，一向是采取一走了之的态度，到台湾来以后，亦复如是。



第四章

“外交”战场，落花流水

一 涉足“外交”

早在抗战时代，宋美龄就相当程度地涉入了中美外交事务，到了台湾以后，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依赖更为加深，除了“政府外交部”的行政官僚，宋美龄成为蒋介石最亲密的私人“外交”事务助理，在这方面，即使是蒋经国也是比不上宋美龄的。



美式战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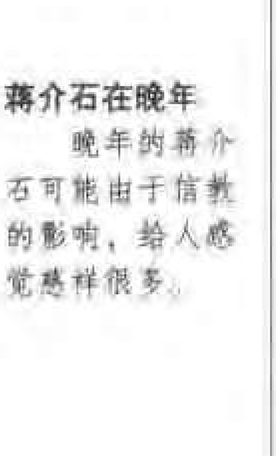
大量造价昂贵、技术先进的美式战机曾被用于中国战场。



就好像早年，在抗战末期，宋美龄是国民党政府的“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在空军方面，宋美龄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她经常对外人发言时口口声声说“我们的空军”，可见她和空军的关系实在非浅。

那时，美国“飞虎航空队”的主要人物美国人陈纳德，就是透过





蒋介石在晚年

晚年的蒋介石可能由于信教的影响，给人感觉慈祥很多。

宋美龄，和中国方面谈妥在中国协助对日作战的条件。后来，陈纳德将军和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陈香梅结婚，一直到近年，陈香梅还是台湾、大陆内地随意走动。陈香梅和包括宋美龄在内的国民党官员密切的关系，是很难用三言两语讲完的。

因而，像陈香梅这样的黄皮肤美国人，由于和美国高层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关系，宋美龄自然十分乐意在必要的时候，运用她的人脉网络。在 50 年代，从大陆内地撤退至香港的中国民航的飞机，因为被港府扣留，台湾方面没有有利的条件和立场去和港府、中共打官司，最后，迫不得已，蒋介石和宋美龄想出何不请陈纳德出面打官司，可以为国民党方面争取更大的权力。





为要赢得这场官司的胜利，蒋介石和陈纳德之间，有若干君子协定，比如在台湾恢复“中国航空”（CAT），并且为CAT所属人员在台湾盖房舍搞福利等。



蒋、宋的晚年退孙之乐

除此之外，每次陈纳德和陈香梅夫妇来台湾，蒋介石夫妇对他们总是极尽礼遇之能事。后来，陈纳德将军病逝，蒋介石夫妇还为这个美国人在台北公园塑造了一尊铜像。对老外，这还是国民党当局头一遭如此礼遇。想想，在蒋介石当权的时期，能够塑造铜像的，除了蒋介石、孙中山等少数政治领袖，任谁也没有这种本领能要国家为其塑造铜像，更遑论是外国人了。

在蒋介石晚年，对陈香梅两岸游走并且扮演大陆内地和美国讯息传播者的角色，蒋介石并不以为然。即使到了蒋经国继承大统的时代，他对陈香梅这样的角色，也是并不充分认同。当然，以陈香梅这样的人物，蒋家还是有用她的地方。



晚年的蒋介石与宋美龄

退居台湾后的蒋介石不甘寂寞，一直高居台湾当权者第一把交椅，做着“东山再起”的美梦。

有人曾



经认为，陈香梅和早年蒋介石的红人戴笠领导的军统，有着若干微妙的关系。何况，她当过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早年，国民党的传播机构工作人员，即使是新闻人员，和情报系统都有很密切的交情。

以这样的身份背景，陈香梅这样两岸来去自如，而且动不动就以两方或是三方的传话人自居，在坚持"汉贼不两立"的蒋介石眼中，陈香梅的动作当然是相当敏感的。

尽管这样，宋美龄和陈香梅之间的关系，却是丝毫不受影响，每次陈女士到台湾来，宋美龄都会十分热情地款待她，就像对待一般的亲近晚辈一样。

二　一只神秘的皮箱

对美"外交"，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时期最重要的"外交"课题。因为，蒋介石对美国的仰赖实在太深了，特别是在早期的军事、经济上，可以说样样仰赖美国人扶持，仰其鼻息。



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时回母校魏斯理女子学院探视

每次届临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夕，就是国民党当局和蒋介石夫妇最担心的一段时间。

为了维系和美国的关系，许多国家都会对美国的



共和党或者民主党，做若干的“政治投资”。一般来说，这种“政治投资”都是在私底下秘密进行的，为了维护秘密性，通常这类的政治捐献都是由台湾当局政要的亲信，亲自去处理类似的事务。

当年，台湾和美国政党之间这类的秘密交易，除了“外交”首长之外，主要就是由宋美龄和她最亲近的孔家成员（据说主要是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亲自去执行的。

一位蒋介石夫妇的随从回忆时表示，“有一回，我亲眼见到蒋介石的秘书某某，拎着一只硬壳大型旅行皮箱，从官邸正门进来要上楼。就在某秘书要上楼的同时，蒋介石恰巧打铃要我上楼，在楼梯口碰到某秘书彼此打了个招呼，我见他很吃力的模样，就好意地向前作势要帮他一起提。可是，他却很敏感地退后一步，连声说：“不用你帮忙，谢谢！我可以，我可以，你别来！”然后兀自吃力地双手拎着箱子，独自上楼。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那样神秘?我只不过是要帮他提一把，没有别的意思，而且我平时和某秘书是很熟的朋友。

“后来，我从别的地方得知，原来那天某秘书来官邸，是提着一箱美元现钞，他是要把那笔现金，拿给蒋介石看。

“但是，蒋介石要那么多的美元现金干什么呢?

“我回忆当天的情景，我送某秘书上楼之后，我就退出蒋介石的房间，我的任务是在蒋介石离开房间之后，去房间做整理工作，并且在此之前，留在蒋介石的门口随时等他召唤。

“某秘书大概进去有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就一个人空手退出房间。蒋介石的门口除了我之外，还有值班侍卫官坐在门口，如果某秘书拿出那只皮箱的话，一定难逃我们的双眼，显然，那只皮箱是从蒋介石书房的另一扇门，由另外的人员取走了。而最可能的藏钱地点，就是宋美龄的房间。



“我从宋美龄的亲信随从那儿知道，那笔美金是要送到美国去的。然而，那段时期，台湾虽然慢慢已经脱离美援，经济上还不算特别好。可是，台湾为什么会送钱去美国呢?

“那一大箱子钱，如果全是100元大钞的话，少说也有100万元，美元和台币的比例，在那时还是1比40的年代，假设有100万元，就价值台币4000万元。

“经过一些官邸的同仁证实，那笔钱应该是国民党当局在蒋介石的指示下，给美国政党的总统竞选经费。

“美国有共和和民主两党，传统上，国民党方面是支持美国的共和党的，从二次大战后，国民党支持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直到台湾时期，蒋介石对美国共和党还是情有独钟。

“而我看到某秘书提着一箱子现金的那次，正是美国总统选举前不久。而那次，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是尼克松。”

三　令蒋氏夫妇心头最痛的人

说到尼克松，可能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心头的最痛。

蒋介石夫妇对尼克松钟情，可以从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如何接待尼克松看出一番梗概。

根据前述官邸人员的回忆指出：“士林官邸旁边，有一间招待所，这处招待所的位置就在一处树林子里面，旁边还有武官室、秘书室、医官宿舍……也就是武官、秘书、医官等人住的宿舍。可见，最初规划的时候，并不是把这处官舍，当做是一间豪华的处所来规划



的。

“所以，这间招待所的空间，并不是很大，里面只有一间套房、一间厨房，还有个小客厅，空间上比武官和医官、秘书等人住的地方要稍微大一点。

“这间木造房子是中国式的结构，地板是木造的，屋顶是瓦片，内部结构不是很豪华，完全是依一般住家式的格局设计的。所以，很得宋美龄的亲属孔令侃、孔令伟的欢心。每次，孔令侃和孔令伟等人来台湾，他们不喜欢住圆山饭店，就在士林官邸的这间小木屋住下。久而久之，大家就把这间房子称为官邸招待所。招待所盖好之后，在里面住得最久的人，要数孔家兄妹孔令侃、孔令伟等人。

“会让尼克松来台访问时，住在这间招待所里边，一个最大的原因，据宋美龄身边随从说，宋美龄和蒋介石二人，始终把尼克松当做和自己子女一样看待，可说非常亲切。

“然而，宋美龄和蒋介石对尼克松既然如此亲切，为何尼克松会抛弃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友情，去敲开中共尘封已久的大门？

“那时，士林官邸工作人员一个很荒诞的说法，就是士林官邸那一皮箱子巨款，并没有到达尼克松的手上。当时，许多人都怀疑是有中间人把那笔款子私吞了，因为‘违背’了支持尼克松的承诺，所以等尼克松选上美国总统，对台湾方面就开始转变态度，转而倾向中共。

“当然，有一些国际政治头脑的人，不一定会相信这个流言。毕竟，尼克松是个拥有远大国际政治眼光的政治家，他不太可能因为没拿到台湾蒋介石政府的政治献金，就对国民党当局采取报复手段。何况，和中共关系正常化，这是1949年以来，历任美国总统的一贯政策，这是没有人可以阻挠的事。

“后来有一天，我遇到中央银行一位经费专员——我的一个朋友，



我和他聊起在士林官邸见到王秘书扛着一只大皮箱，可能是美金现钞的事情。这位朋友告诉我，蒋介石经常以总统的身份，向中央银行下条子要支领美元现钞。‘可是，有时候中央银行没这么多的美金现钞，那怎么办呢?怎么办！没办法也要想出办法来。我们只有向美金储量最多的中央信托局借调一些现金了，这是为总统调头寸啊！谁敢说一声不字啊！有时候要的数目太多，连一些老行员都咋舌说，哇！要那么多!’

“我听了这位朋友的话，才知道那次我在士林官邸见到王秘书拿的那只皮箱，只不过是众多的提领现金次数中的一次而已。

“不管那笔巨款后来是进了谁的荷包，其实就算进了尼克松的荷包，尼克松要翻脸不认蒋介石的账，蒋介石还是莫可奈何，毕竟公情和私谊是两回事。何况，尼克松不可能为了和蒋介石夫妇的私谊，便不顾整个世界国际政治的大现实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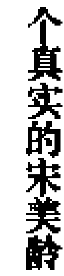
“无论如何，我觉得宋美龄对国民党当局和美国的关系，已经尽了相当大的心力，至于美国会和‘中华民国政府’断交，我觉得这是一种潮流趋向，是任何人所无法改变的。”

四　当蒋介石英文秘书的口试委员

早期蒋介石的英文秘书选用方式，和台湾时代蒋介石身边的英文秘书，是有着方法上和技巧上的不同之处的。

一位宋美龄的随从人员，曾经亲眼见到宋美龄为蒋介石预备选用的英文秘书作口试的情形，这位随从回忆道：

“早期，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像董显光、叶公超、沈剑虹等人，





他们是如何成为蒋介石的英文秘书，过程都不尽相同。可是，到了台湾之后，几位比较重要职位的对美‘外交’人才，多是经过宋美龄做最后口试，通过审查之后，才准予选用的。

“钱复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他是留美的博士，在英文素养上，绝对是上乘之选。可是，因为蒋介石的英文并不是很好，所以，蒋介



宋美龄在台湾

宋美龄在台湾的业余生活更多地倾注于各种各样的福利运动的推广与当局的“恩泽”的施行。

石就把挑选英文秘书最后的一道手续——口试，交给宋美龄负责解决。

“钱复是台湾大学已故校长钱思亮的公子，宋美龄早就得知此人是一位才子。可是，即使是才子，要担任总统秘书这么重大的职务，还是要经过一定的考试程序，可见宋美龄和蒋介石的慎重。

“那次，就是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两夫妇，直接召见钱复，做最后阶段的口试，钱复的优点是稳健持重，反应敏捷，口齿清晰，英文程



度自然更不在话下。口试大概做了将近一个小时，结束之后，蒋介石问宋美龄：‘你觉得这个青年人如何?’宋美龄答得很干脆：‘英文还马马虎虎，算是不错了!’蒋介石知道宋美龄的意思，所谓马马虎虎，以宋美龄的标准，便是可以录用了。

“这便是钱复正式进入蒋介石的幕僚群，乃至正式走上仕途的一个转折点，而改变钱复命运的，无疑是宋美龄的一次口试奠下的基础。

“钱复的确是一位青年才俊，每次国宴或是重要‘外交’场合，如果由他担任翻译，他总给人一种有大将之风的感觉，因为他的中英文根底不错，所以，他每次同步翻译时，很少吃螺丝或翻译不清楚的时候。

“但是，尽管当上了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并不是意味着就此出头



宋美龄探望胡适遗孀

1962年，胡适逝世，宋美龄前去慰问胡适遗孀江冬秀女士。



了，事实上，英文秘书也好，总统幕僚也罢，那怕是一个部长，在蒋介石的眼中，也不过是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人，并没有什么值得好炫耀的事。



宋美龄像

待字闺中时宋美龄就曾期待着具有“英雄”色彩的人物出现。

“像当过外交部长的沈剑虹，到士林官邸见蒋介石或是宋美龄的时候，连走路都是踮着脚尖，小心翼翼，放轻脚步，士林官邸内的服务人员每次见到他的模样，都觉得很有意思。

“沈剑虹所以连走路都如此戒慎恐惧，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知道蒋介石怕吵，特别是蒋介石睡午觉的时候，在官邸的地板上走路，更是不敢大声，连贵为部长的他，到官邸都是诚惶诚恐，可见，当年蒋介石官邸真让人觉得像是古时候的皇宫。



兴致勃勃的宋美龄

“但是，士林官邸的工作人员，对沈先生是十分敬重的，他是一个相当客气的官员，到官邸见到我们



这些随从人员，总是用上海话喊我们‘阿弟’，这是上海话对人敬重的表示。

“宋美龄对沈剑虹的英文能力相当推崇，当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来台湾访问，蒋介石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总统府’前广场对民众做演说，那一次，就是由沈剑虹做同步翻译。

“当然，像叶公超、沈昌焕他们，也是宋美龄非常信赖的英文幕僚人员，只是他们都是在大陆时代就选用了，并没有躬逢其盛，让宋美龄直接口试。”



第五章

八方“朝贡”，金碧辉煌

古代帝王有各方属国送来的朝贡贡品，蒋介石夫妇虽然退居海岛，可是，一些和台湾友好的国家，还是会在适当的时候，送来稀世珍品，而一些向以蒋介石夫妇马首是瞻的官家人物，更是以送礼为能事，下面是另一位官邸工作人员的回忆：

不管宋美龄在大陆时期拥有过什么样的财富，以我的观察，即使是在台湾时期，以“第一夫人”的身份，由于海内外的众多友人的私下馈赠，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拥有的财富，可说相当可观。

宋美龄的财富主要来源，除了本身的积攒之外，就是国内外人士的自动赠与。古代进贡给皇帝，主要是选择重要节庆，或是新春，或是皇帝生辰，而当年国内外人士对蒋介石夫妇的“进贡”基本上也是选择蒋介石本人生日的时候，作为取悦他的一个手段。

原则上，只要是蒋介石生日，诞辰前夕照例是由一些部属或者是官太太，为蒋介石做先期的暖寿。一般，通知相关的官太太，在特定日期来官邸，为某事庆贺。

宋美龄很重视排场，以蒋介石华诞为例，早在生日前好几个礼拜，她就已经通知官邸内部工作人员，安排好多少菜的份量，再安排妥当餐桌的事宜。



客人少的时候用圆桌。人多的时候，就用长条的西餐桌。当然，蒋介石华诞是大事，必须大事邀宴，所以，都是以大型的长条桌为主。

在菜色方面，庆生的场面，菜色是以中菜西吃为原则。餐桌的摆置，更是学问大矣。宋美龄照例是要官邸内务科的人，特别是两个负责开饭的人员，先在庆生餐桌的桌面上，用染上五颜六色的米，在餐桌上排出一些祝寿的字型，然后再开始摆餐具。

为了让一些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官邸还将那两位负责开饭的人员，送到相关的单位去受训，受了训之后，不管是摆设餐桌，还是设计一些花样，都可以衬托出一种特殊的喜气，增添节庆的气氛。

除了餐桌和吃饭聚会的地方，工作人员还要负责安排寿堂，让蒋介石家属可以有拜寿的地方，而在官邸大门外侧，也要设一个寿堂，供外界来宾，比如说是各级政府官员来拜寿。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样的做法实在有点封建。可是，那时大家却都习以为常，当时那样的环境，只要想在官场上生存的人，谁敢不去奉承?所以，只要是遇到蒋介石华诞或是夫人生日，大家都惟恐落在人家的后面，有失颜面，对蒋介石夫妇的礼数，更是不可免。那时，当台湾省“主席”的人，大概是最好“表现”的一个官员，理由无他，就是因为台湾省有一个台湾独一无二的烟酒公卖局。

那时，台湾省烟酒公卖局也负有一个任务，便是每逢每年的10月31日，也就是蒋介石的生日那天，前夕就有装运寿烟寿酒的卡车一车一车地载到士林官邸来，这些都是当时上好的烟酒制品，当省“主席”的人当然希望利用这种机会，大大表现一番。

真正给蒋介石夫妇的贡品，比较高贵的还是海外华侨和外国元首送来的一些名贵礼品为主。

当年，国际间还没有什么生物保育的观念，反正一些野生动物仍



然多的是，部分从东南亚到台湾的一些华侨，为讨好蒋介石，经常带回来类似象牙和名贵雕刻品、装饰品的礼物，向蒋介石祝寿。

甚至还有些地区的代表团成员，送的是当地出产的熊掌和各式古董珍玩，令人瞠目结舌。这些“亲台华侨”，只要为蒋介石祝寿，必要时是以某某祝寿团或是某某致敬团的名义，组团回台湾，向蒋介石拜寿。当然，人愈多，礼品也就愈丰富。

有一回，沙特阿拉伯国王费瑟来台湾访问，那次当然不是蒋介石华诞前夕。可是，费瑟带来的礼物，真是令我们这些老官邸都叹为观止。

费瑟到底带来哪些宝贝呢?全部的清单我当然不清楚。但是，送到官邸来的东西，我却是了如指掌。

费瑟国王送来的礼品，据事后我的了解，费瑟送给宋美龄一条相当贵重的钻石项链。那不是一般我们常常听说的钻石戒指，而是钻石项链，用一粒粒钻石镶成的项链。

以宋美龄的个性和喜爱，她并不是那么看重那条钻石项链。因为，以她的身份和出身背景，什么样的珍宝没看过，不必为了这样一件礼物大惊小怪。但是，这已经足以让一个局外人大为吃惊。

费瑟送给蒋介石的，是一把镶着钻石的宝剑。那把宝剑凭良心说，也是一件稀世珍品。但是，这位国王根本不把这些宝物放在眼里。因为，当年以他们的石油产量，这些宝贝根本只是九牛一毛，不足挂齿。

蒋介石夫妇受了重礼，连跟在费瑟国王身边的一些台湾的高级工作人员也一样，阿拉伯方面也送了礼。

据我的同事后来告诉我，那次沙特阿拉伯国王来访，像“外交部”的高级接待人员，例如随从武官、随从的事务人员、荣誉侍卫长等人，国王王室的人都送每人一块表。这表不是一般的便宜货，而是



王室向瑞士原厂订做的金表，价值不菲。

各界送给蒋介石夫妇的礼物，实在多得不胜枚举，“总统府”第三局还有专人负责清点礼品，并且将其汇编造册，在最短的时间内，呈给蒋介石看。

以蒋介石的华诞为例，蒋介石每逢他的华诞前后，照例一定会到“总统府”陈列各界礼品的大礼堂，亲自“点收”这些数额庞大的礼物。当然，“总统府”每逢蒋介石华诞的前夕，都会把礼品整整齐齐摆放在大礼堂。

由于，官邸堆积的礼物实在太多了，东西一多就不会去珍惜，这是人情之常。我记得，有一位从日本来的亲台人士，在一年蒋介石华诞的前夕，送了一盆非常名贵的盆景到台北，给蒋介石祝寿。那只盆景据说价值数百万元台币，可是，蒋介石在他华诞前后，不过看了那盆盆景几眼，就差人把那盆盆景移走。后来，官邸工作人员觉得这盆景很好看，就把它放在另外的地方，培养一阵子，隔年再拿出来摆设。

蒋介石在世的时代，各界并不是把宋美龄的生日当做很隆重的事情来办，毕竟那时还是以蒋介石为主。但是，宋美龄也不以为忤，毕竟，蒋介石的寿辰就等于是宋美龄的喜事。

某一年，为了庆祝宋美龄的生日，蒋介石特地为士林园艺试验所所培养出来的一种新品种兰花，命名为“美龄兰”，因为宋美龄非常喜爱兰花，因而，她对于美龄兰的命名感到十分高兴。

蒋介石晚年，每年只要是宋美龄的生日，就会要园艺试验所邀集各地的兰花业者，来试验所开一个兰花展览，算是庆祝宋美龄寿诞的活动。



第六章

官邸脸谱,大内乾坤

一　官邸内务人员篇

蒋介石是一个政事和家事分得很清楚的一个人，他对官邸的内务很少过问，几乎全部放给宋美龄去处理掌控。所以，官邸内部的事务，便成为宋美龄一人独掌的局面，因而，官邸内部的主要工作人员，也就成了宋美龄管辖的对象，这些工作人员成为官邸运作的灵魂，更是宋美龄得以操控大内乾坤的关键。

早期，士林官邸工作上的总管是蔡妈，她对宋美龄有很深的影响，而说起这位蔡妈，又有许多故事可以讲。

蔡妈的本名叫蔡祺贞，江苏人，她早在宋美龄嫁给蒋介石的时候，就随着宋美龄从娘家伴嫁到蒋家。传说中，蔡妈对宋美龄有过救命之恩，所以，宋对她信赖有加，大家对这位官邸的长辈都很尊敬，一般官邸人员，都用上海话称呼她"阿姐"。蔡妈一生未婚，等于是把她的一生奉献给了宋美龄和蒋介石一家。

早年，只要宋美龄到那里，蔡妈也就跟到那里。但是，1948 年，宋美龄奉蒋介石之命，到美国去向老美求援，要求更多的美援。那



时，宋美龄并没有带蔡妈一起去美国。

后来，大陆的局势逆转，共产党很快取得了大陆的政权，蒋介石也在匆忙中撤退来台，蔡妈是跟随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从上海直接撤退到台湾的。刚到台湾时，蔡妈和蒋介石等人曾经一起待过高雄寿山。来到台北后不久，宋美龄也从美国回到台湾，她才又回到主人身边。从此时一直到60年代中，士林官邸内务方面，都是蔡妈在做实际的掌控工作，而早期关于士林官邸的一些事情，便全是蔡妈一个人在宋美龄耳根旁献策。

有人因而开玩笑地说，士林官邸名义上虽是宋美龄当家做主，可是，实际上拿主意的人却是一个从小姐时代就跟在宋美龄身边的蔡妈。这种说法外人可能觉得有夸大，但，只要对士林官邸略有所知的人，便知晓，宋美龄是一个耳根子很软的人，凡事只要是第一个跟她讲的人，她就相信那个人的说法，其他的人再跟她讲同样的事情，如果说法不同，她就认为不是真言。

基于自己在宋美龄身边工作，蔡妈取得地利之便，只要有关官邸内务的事情，宋美龄几乎一切都相信蔡妈讲的，别人根本插不进话。日久之后，大家自然而然会把蔡妈看做是宋美龄当靠山的人，任谁也不敢惹她，对她更是承旨办事，不敢稍有逾越。

宋美龄和蒋介石为了肯定蔡妈为蒋家做出的贡献，特意在50年代，就为蔡妈“升官”，把她提拔为“总统府”第三局内务科的科员，名为科员，实际上她的权力比士林官邸的内务科科长还要大。因为，她的地位崇高，背后又有宋美龄为她撑腰，所以官邸内外，谁敢不买她的账。

举一个让人意外的事例，就可以知道蔡妈不浪得虚名。

在蒋介石在世的时期，因为蒋介石是一个习惯早睡早起的人，通常在蒋清早起床以后，官邸厨房早已为他备好早点，放在那儿等蒋介





石的副官去端上来给他吃。而官邸厨房为了对蔡妈示好，除了为蒋介石准备一份早点之外，还给蔡妈也准备和蒋介石吃的完全一样的早点，蒋介石吃的有一份木瓜，她的早点也有木瓜；蒋介石吃的精致点心，她的餐盆里也绝对有同样的点心。而且更妙的，蒋介石早上通常只吃半片木瓜，另外的半片木瓜，就是给蔡妈吃。和蒋介石吃同样一个木瓜，这也可以想见蔡妈真是集荣宠于一身。

蔡妈平生最喜欢的就是打牌。无奈，在官邸里而勤务大家都很紧张，有闲的人又未必会打牌，她就有办法在官邸里头吆喝找赌角和她一块打牌，特别是一些当班的内务科人员。如果你陪她打一次牌的话，她就对此人格外亲切，可是，要是有事惹火了她的话，她的脾气可不是三两句话可以打发的人，不管是什么交情或是否为大庭广众，一定会被她骂得浑身一无是处。

只要人挨了她骂，从来也没有人敢顶嘴的；因为，大家都想继续混口饭吃，有谁会去得罪一个天天早上帮宋美龄梳头的人呢?否则一个不留神，她只要一句话，讲到宋美龄耳朵里，此人日子必然不好过，大家都晓得蔡妈讲话举足轻重，宋美龄对其是言听计从。

蔡妈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只听老夫人的，别人说什么都不干我的事。"这话固然有她对宋美龄忠心的意味在里而，一般官邸工作人员听到类似的话，谁不对她敬畏三分呢?

蔡妈因为是陪嫁丫头的关系，所以终生未嫁，她原本曾经领养过一个男孩，宋美龄知道这个事情后，还特地交待华兴育幼院，收容蔡兴的一切开销全免。

这个男孩一天比一天长大。可是伤脑筋的是，这个小孩不是很喜欢念书，经常弄得蔡妈为此生气不已。后来，蔡妈退休了，准备专心教育这个孩子。可是，大概这位男孩的脾气比较孤僻，和蔡妈之间偶尔难免会有一些摩擦发生，几次下来，蔡妈难免恨铁不成钢，骂得很



凶。后来男孩不知从哪儿知道蔡妈并不是他的亲生母亲，二人就脱离了母子关系，这件事，给蔡妈很大的心理打击，为她的晚年生活蒙上一层阴影。

真所谓强中自有强中手，60年代前后，孔令伟——也就是官邸人称“总经理”的孔二小姐，因为宋美龄对她的信任，逐渐超过蔡妈在宋美龄心目中的地位，加上，蔡妈大概平日得罪过一些官邸上下的工作人员，有人去向孔令伟耳朵边讲讲蔡妈的小话，孔令伟听到之后一五一十向宋美龄做了报告，宋美龄听了之后十分气愤，便要孔令伟代替她整顿，于是，蔡妈在士林官邸的威风不再，她的地位从此便一落千丈。然而由于孔令伟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许多原本假借官邸或是宋美龄名义，在外头胡作非为的人，因为这次孔令伟的雷厉风行，使得歪风顿挫，一些官邸人员以前的一些风言风语，暂时平静一阵子。

不久，蔡妈知道人老了待哪儿都惹人嫌，宋美龄也不像过去那样信任她，待在官邸已经失去意义，便自动请辞，离开了她服务大半辈子的蒋家。

在士林官邸的晚期，蔡妈经常向人表示，她的经济情况不佳，如何如何之类的话。1968年前后，那时宋美龄的大姐宋蔼龄恰巧陪同夫婿孔祥熙在台湾，宋蔼龄听说蔡妈经济情况不好，还特意送了她一些美金现金，以示尊重。退休后，蔡妈靠着在士林官邸服务期间积攒的一些钱，在士林官邸旁电台服务处附近，买了一间楼房，一个人就在那儿住了下来。

某日，蔡妈在自己家里突然昏倒，在她昏倒时没有及时发现，当有人去看她时，发现她倒在地上，赶快送到荣民总医院时，蔡妈已经去世。

蔡妈死后，因为在官邸还有她放置私人物品的桌子，宋美龄便命人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遗物，结果官邸人员一打开她的桌子抽屉，却



赫然发现桌子抽屉里面居然存放了好多钱，这些钱都是放在薪水袋里，某位第一个进她的房间搜索遗物的人，听说便因此发了一笔小财，趁机"借"了一些钱，经过上级的清点，发现这位蔡妈竟然还有好几年前的薪水，连袋口都还没拆封呢！蔡妈生前还一度喊穷哩！

最后的清点结束，算算蔡妈一共遗留积蓄有好几十万元新台币，还有一些零星的美金现钞，其他的杂乱物品放置得乱七八糟，可见，蔡妈自己大概都不晓得自己有多少钱没花完。

最后，大概宋美龄对蔡妈的这笔钱也不知如何是好，就把所有的现金，全部作为华兴育幼院的基金，至于她在士林官邸旁买的那幢私人楼房，也将全部产权捐给了华兴育幼院。

从蔡妈事例，可以得到旁证，像蔡妈这样跟随了宋美龄一辈子的下人。就是因为仗恃着有宋美龄在后面撑腰，因而在官邸真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她是最清楚宋美龄底细的人，但是，就因为孔令伟几句离间话，从此被打入冷宫，永无翻身之日。

官邸人情的冷暖，蔡妈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为宋美龄卖命一生，到头来却落得没有子女或是老伴依仗，而且葬身异乡，蔡妈要是地下有知，大概下辈子不会再去为人作嫁了。

二 官邸文臣武将篇

在宋美龄所有的文臣武将中，有不少曾经红极一时，也有许多是因为红过头了，到头来反而是红得发紫，紫得发黑，少数人甚至惨到入监坐牢，境遇之不同有时真是天渊之别。然而，宋美龄毕竟是随从云集，我们大概只能约略地举几个具有典型特征的人，在这里天宝话



当年一番了。

早期蒋介石的“武官”，例如像夏公权、戴杰夫、韩大志、孙鉴林、陈桂华、马安澜、裴毓芬等人，都是当过蒋介石官邸武官的人，这些人有的是位高权重，有的则更是成了“皇亲国戚”。

台湾时期曾担任“武官”的人员，从早期士林官邸到蒋介石死后，陆军武官有高深，海军方面的许承功，是副侍卫长兼任“武官”，此外还有邹坚、邱华谷。空军方面则有彭传梁、宋亨霖、许铭昌、宋弘贵、林佐时等人。我们这里就举几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武官，让大家来看看士林官邸武官，有什么样的事迹。

之一 汪希苓

一宗轰动全球的江南命案，惊动了全世界的媒体舆论，要不是这个政治命案的爆发，一般国人恐怕还没有机缘听见汪希苓的名字。

汪希苓，海军1938年班毕业。汪的真正发迹，应该从王叔铭当“参谋总长”的时代讲起。汪真正进入权力核心，是在1957、1958年，那时，汪在“参谋总长”办公室当少校参谋，和他同时的，还有空军的翁显梁等人，那时，翁是王叔铭的行政参谋，负责所有公文的呈转。

在“总长”办公室期间，汪希苓闲来无事，就抽空读英文，进修语文，为日后出国打下了相当深厚的语言根底。

因为在“总长”办公室的历练，后来上面调汪希苓到意大利当“副武官”。那段时期，汪希苓很希望借机多进修，所以，等他从意大利回台湾之后，就有意申请到美国参谋大学去深造，当时美国学校都已经寄发通知给汪，表示他已经可以前往美国注册，因而，他便开始赶办手续，打算去美国。

人算不如天算，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最高当局给了汪一道人事



命令，要他立刻到士林官邸报到，担任蒋介石的官邸侍从武官。汪只好放弃原先都已经计划好的留学目标，匆匆来到士林官邸报到。于是，汪希苓就此和官邸结下了不解之缘。可是，也注定了他日后要身陷江南命案的重围中，深深难以自拔。

汪是一个很懂得人际心理的青年，他到官邸之后，立刻获得宋美龄的欢心。那时，除了汪希苓以外，还有一个陆军武官，姓孙，另外一个是空军武官，姓宋，就是目前还在跟随宋美龄的宋武官。

这三个人里面边，汪和孙是浙江人。宋武官是上海人，基本上，对蒋介石夫妇俩的乡音，听起来都没有什么问题。原本，蒋介石夫妇一向比较喜欢空军的人。可是，只有汪希苓是例外，俩夫妇对汪可说是备极赏识，等汪从官邸离职之后，特地为他安排到美国，在大使馆担任驻美武官。

上面调汪到美国担任武官，除了职务上的考虑之外，还希望借着他对官邸人事的熟悉，能够扮演一个联络的角色。汪的个人特质上一个最大的长处，是他对人际关系的建立，实在是有他的一套独到的方法。

当时正是台湾和美国“外交”关系最不稳定的时候，为了拉拢美国的国会议员，“外交”官员可说用尽了脑筋。比如，汪希苓经常请台湾友人，向台北一家著名的上海手工师傅家具行，订购红木家具，然后再请“外交部”想办法把整套的红木家具，空运美国，送到国会议员的家里，为其装点客厅门面，因为红木家具颇富中国艺术特色，美观实用，所以很得美国议员的欢心。

汪希苓作风强悍、为台湾办事卖力，可以从一个例子看出。最早台湾向美国购买的二艘传统动力的潜艇“海豹”、“海狮”，就是透过他全力斡旋，才向美国争取买到这二艘训练用潜艇的。

回到台湾后，汪希苓被有关方面调任为海军少将战队长，在这个



职务上不过干了两三个月，汪希苓就又被上面调任为“国安局”副局长。

依照惯例，派驻海外的军方人员，是不得晋升将军的，而汪却打破了这个惯例，在美国晋升为少将，可见汪氏工作上受到肯定的程度。

就在汪希苓担任“国安局”副局长不久，震惊岛内外的作家江南命案爆发了，汪希苓居然名列涉嫌人之一，更是让识者与不识者吃惊意外。

之二 宋亨霖

在宋美龄身边，除了早期的汪希苓之外，还有一位武官，就是精明干练的宋亨霖。

宋亨霖，是早年官邸的空军武官，上海人，身材矮小粗壮，精力旺盛过于常人，加上他对蒋介石夫妇交办的任何事情，都能处理得条理分明，因而甚得蒋介石夫妇欢心。

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往返于台湾美国之间，官邸方面的人员也络绎于途。官邸方面不放心别人，对宋亨霖特别倚重，在他以上校官衔退休后，还把他调到“中华航空公司”，担任总公司的副处长。后来直接派他常驻美国纽约，除了“华航”本身的业务之外，还肩负专门处理宋美龄交办的工作，也算是宋美龄在美国的“总管”，不但要办理宋美龄的各种事情，还要负责送往迎来，负责和台湾联系。

孔令伟对宋亨霖也是十分信任，经常把一些重要的工作交给他。有时，孔令伟叫他到招待所谈公事，一谈就谈到夜里一点钟，还要忙些别的事情，弄完总是深夜两三点了，可是第二天他还是一样精神饱满地起早办事，一点都不耽误工作，都认为是非常称职的公关人才。



之三 许铭昌

谈起这位任职“空军副总司令”的台湾籍将领，在蒋介石在世的时代，曾经一度是蒋介石最喜欢的军事将领之一。

许铭昌，台湾台南人，曾经担任过空军台东联队联队长、作战司令部司令，早年曾经是名闻中外的空军雷虎小组的组员。

许铭昌这个人，可以说很得蒋介石的人缘，因为他的关系，蒋介石曾经闹过一个“笑话”。

据说，那是在许铭昌从士林官邸武官下来的前夕，有天，蒋介石和蒋经国正在聊天，忽然蒋介石想到许铭昌要离职回空军去了，他就随口向一旁的蒋经国说：“许武官这个青年很好，你要多提拔他，这样好了，你给他安排一个大队长干干吧!”

蒋介石交待下来的事情，蒋经国也听见了，当然不能不办，可是，空军方面就在伤脑筋了，因为许铭昌当时的军阶是中校，如果要当大队长的话，要上校军阶才有资格，而且军方还有一些关于军校期别的规矩，如果不按体制来，下面的问题会一箩筐。可是蒋介石是三军统帅，他都说可以升他的官，有谁敢去向他说个不字，有关方面只好硬着头皮干了。

可是，大家都没有想到许铭昌是个很有原则的人，他知道这个事情非同小可，而且他本来就秉性谦虚，不愿去就任大队长的职务，因为他的坚持，后来他还是很本分地去担任原来指派的队长一职。

后来，许铭昌由于自己的努力，加上他出身官邸的背景以及大家都知道他是蒋介石欣赏的人，在空军真是扶摇直上，一路往上升官，在空军官校同期里面，他的官运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

说许铭昌是蒋介石的爱将，这一点大概不是平空得来。在许铭昌离开士林官邸，恢复空军本职时，每逢年节或是蒋介石等人的生日，



许铭昌是不忘来士林官邸探望一下蒋介石和宋美龄，有时还会去七海官邸探望蒋经国。

在士林官邸，如果你的人缘不好，任何来头大的人，武官方面不给你安排见蒋介石的面，送的礼不跟蒋介石转达，即使你再怎么优秀有办法，也是枉然。而许铭昌平日为人就很好，大家也都很帮忙，只要他来过士林，通常武官或是副官一定会为他呈报蒋介石，说过适才某某人来过，还送了什么什么东西。

许铭昌每次来士林官邸，很少是空着手来的，可是，他这个人成功的地方就是在于他送的礼向来不是很贵重的，通常送的是他家乡台南出产的水果之类的土产，而这正符合了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心理。所以，对许铭昌更是另眼相看，蒋介石就曾经不止一次人前人后夸奖许铭昌，他日后能够青云直上，这绝不是偶然的。

之四 某宋姓台籍武官

在所有的空军武官当中，宋武官这位台湾籍的空军武官，可以说是最受蒋介石夫妇欣赏的一位中级军官，可是，一次被人打小报告事件中，却因一宗莫须有的罪名，宋武官失去了大好前程，并且还受了几年的牢狱之灾。宋武官的传奇，也可以说是所有武官中，到今天仍然很受军方人员议论的事件。

1970年间，蒋介石和宋美龄两夫妇在高雄澄清湖度假，忽然，有一位孙副官，向宋美龄报告："报告夫人，你知道宋武官出什么事吗？"宋美龄一时之间没有会过意来。孙副官这时立刻又说："报告夫人，据人家告诉我，宋某某武官在美国采购总统座机，居然发生集体舞弊的情况，请示夫人该如何处置？"

宋美龄听了孙副官的报告，就直接去向正在休息的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一听宋美龄说武官宋某某涉嫌贪污，心想这还了得，堂堂士林





官邸的工作人员竟然敢贪污，这简直是不可原谅。蒋介石立刻把侍卫叫到房间：“你跟我立刻去办，只要宋武官一回来，马上给我扣起来，他居然敢贪污，真是岂有此理!”

当年，宋武官本来是士林官邸的武官，采购军事装备，根本不干他的事，但是他基于表现能力的原因，自愿去办理“总统”座机的采购事宜，没想到因为多事，而惹出这样的麻烦。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关方面希望为蒋介石更换座机，刚好宋武官听到友人提起，有一家外国航空公司适巧要卖一架波音七二零B的飞机，价格据说很便宜。那是1970年间的事情，台湾经济上还不是很富裕，既然可以以很便宜的价钱，买到还算很新的二手飞机，为什么不好好争取?宋武官就这样和外国的航空公司取得联系，并且亲自请命到美国去和该公司谈判。生意很快就谈成了，然后紧接着接受波音公司的人员训练，有关的训练工作，也由宋武官来负责推动。

照说，一般若有采购舞弊案，都是发生在采购单位和供货公司之间。可是，这次的“问题”却是发生在波音公司这个人员训练单位和受训练单位间。

原来，在受训期间，按照当时军方的规定，凡是在国外受训的人员都可以领到一笔波音公司的零用金。大概在美国的时候，因为宋武官觉得某些领航职务的受训人员和该项训练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没给领航人员报请零用金。没想到有位领航人员心有不甘，就向官邸某位武官打小报告，就说这位宋武官涉嫌贪污。官邸的某位武官知道了这个事情，可是，他并不了解整个事情的经过，就向宋美龄去告密，说宋武官贪污，而宋美龄听了这项报告，就向蒋介石转述，而蒋介石这时的身体已经不是太好，对外界的情况了解得很有限，反正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宋武官的“弊案”爆发后，宋武官一到台湾，就被扣押起来，而



且很快就被起诉，他的案子，军方专案小组不敢造次，因为这是蒋介石亲自交待，务必要严格查办。结果，严格查办之后，不但发现宋武官是冤枉的，而且还侦查出了一起案外案，把一位“华航”的副总经理的高干给整肃了下来。

原来，宋武官向国外某一航空公司购买的那架飞机，虽然是二手货，可是价格十分便宜，这下子让专案调查小组觉得很奇怪，仔细查证，才发现原来有少数的不肖“华航”员工，居然私下筹组了一个公司，专门做“华航”和国外飞机公司的中介，从中抽取不法利益以自肥。这家飞机中介公司卖给“华航”的价格，往往是外国飞机公司直接卖价的好几倍。这个案子发生以后，马上在“华航”内部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不但“华航”的高级主管为之震怒，连高层官员也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这在当时真是不得了的大弊案，为此，“华航”处分了一位副总经理级的高阶主管，并且，开除了不少违法失职人员。

至于宋武官本身，虽然专案小组明明知道他是冤枉的，是有人故意要诬陷他，可是，宋武官的案子是蒋介石交办的，那时没有敢公开去蒋介石面前向他进言，说明宋武官的冤情，所以，只好以最轻的刑罚，按军法判了他七年有期徒刑。毕竟，人心都是肉做的，那时空军上上下下都晓得宋武官是冤枉的，所以，军法方面处处对宋武官从轻发落，大约只关了一年，有关方面就“偷偷”把宋武官放了。而原来向士林官邸提出“检举”的一位空军领航员，自从宋武官为了他的胡乱纠举吃上牢饭之后，回到部队竟然没有人理他。这名爱打小报告的领航员，因为混不下去，不久就自请退伍了。

而年轻有为的宋武官因为这个案子，导致他在被冤枉关上一年后，因为对部队失望，也出去创业，后来据说在台北开餐厅，从此远离是非圈。



下篇

II 草山落日



1997年 3 月，宋美龄百岁大寿，台湾各界纷派代表前往致贺。

第一章
丈夫其萎,妻子神伤

一　丈夫其萎

无疑，蒋介石的病情是宋美龄心头一颗最大的巨石。蒋介石的病情发展从一开始就显然是往坏的方向在走。在现实问题方面，宋美龄所担心的，除了蒋介石的病情之外，最主要的，是蒋介石病情恶化，对台湾还有她个人可能带来的影响。



蒋氏家族合影

蒋介石晚年一直深受病痛折磨，随其病情反复，蒋氏家族内部的权力之争也风起云涌，但表面上看来仍是一幅天伦之乐图。



然而，无可讳言，蒋介石的病，也使得宋美龄的生活型态起了微妙的变化。



蒋孝武的女儿蒋友松周岁生日时拍摄的“全家福”

让宋美龄本身的生活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特别是在随同蒋介石一起住院的那段时期，宋美龄的生活方式，更是整个被打乱，成为她此生最不舒服的一段岁月。

蒋介石的身体，主要是从阳明山发生车祸之后，才开始恶化的。当时，就有人从风水的观点来附会蒋介石的病，而这个所谓的风水之说，居然共有四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是蒋介石办公的地方——“总统府”。1966、1967年左右，当时的“总统府”有关单位，为了美化的目的，在“总统府”前方的左右两侧，请水泥工设了两只彩色喷泉。这两个喷泉的底座是水泥制的，颜色是白色，做好之后，夜晚把喷泉打开，五彩的水花，美丽炫目。可是，到了白天的时候，有人却私下在议论着，怎么



"总统府"那两个喷泉，活像是两根白蜡烛，和"总统府"整个远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一座坟墓。这个说法甚嚣尘上。不久，大概有关方



蒋友柏夫妇抱着蒋得曦（蒋家第五代）

面自己看看也发现不对，就立刻把那两座白色底座的喷泉移走。

第二个场景，就是蒋介石统治整个台湾的权力核心——国民党的中央党部。

本来，就风水来说，"总统府"的大路冲直对介寿路，已经是犯了风水大忌。没想到，在"总统府"正对面的中央党部，左右两侧刚好有信义和仁爱两条大马路经过，从"总统府"的方向，往中央党部看，只见信义、仁爱两条马路上的车水马龙，从中央党部的两旁飞驰



而过。有人说，难怪国民党无法再统一中国，因为连中央党部旁边都分叉为两条路线，中国怎么可能在国民党的手上统一?国民党内部怎能不闹分裂?这个说法说归说，但是，没有人能够改变信义和仁爱路的方向，更没有人能够有本事，说把信义或是仁爱路归一条，来影响台北交通流畅，所以，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任何改善，难怪国民党近年会进入多事之秋。

第三个场景，据说是蒋介石当年在世时最喜欢去的阳明山中兴宾馆，目前是所谓的“阳明书屋”，也就是国民党的党史会的会址。当年，蒋介石还未遇到阳明山车祸前，就开始在兴建这座宾馆，但是在这座宾馆落成前后，就发生了好几次的不幸事件，造成宋美龄和蒋介石身体严重后遗症的阳明山车祸，就是在此时发生。而在蒋介石搬进中兴宾馆后，身体始终是每况愈下，于是有人就绘声绘影地说，这完全是中兴宾馆的风水出问题造成的。

因为，中兴宾馆的正对面，居然是蒋介石以前最赏识的一位将领胡宗南的坟墓。阳宅和阴宅居然正面相向，许多人都认为这是蒋介石夫妇搬到中兴宾馆之后，诸事不宜的起因。

第四个场景，就是现在台北市新生北路高架桥北端尽头，那处贯通圆山山麓的隧道。

那座在70年代初期开挖的隧道，被官邸工作人员传为蒋介石的“龙心”，被“挖走”了。自从蒋介石没有“龙心”以后，身体就出现了警讯，等到隧道挖通，蒋介石竟然同时心脏病发作，一病不起。这个传闻，在官邸之间广泛流传，大家谈起风水无不色变，都觉得蒋介石这次大概没救了。

当然，这些都是穿凿附会的说法，不足采信，可是，在60~70年代之交，确是蒋介石夫妇二人运气最背的时期，风水说也成为官邸人员私下茶余饭后的话题。





1969年的车祸事件之外，还有1971年蒋介石的肛门受伤事件。一位粗心紧张的副官，在为蒋介石通便时，不慎将一只甘油球的尖端部分，刺破了蒋介石的肛门肌肉，造成他肛门部位的严重伤害。

1971年以后，蒋介石就有血管硬化和心脏扩大的现象，1972年的5月20日，蒋介石在充分的“伪装”之下，还参加了第五任“总统”的就职典礼。

这个伪装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蒋介石站在“总统府”大客厅的地方，放了一张沙发椅，依托在蒋介石的身后，防止他突然的体力不支，或是任何紧急的身体病变发生。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蒋介石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两个月后，这位影响中国近代史近半个世纪的强人，突然发生昏迷的状况。这一次的昏迷，是宋美龄这一生最大的考验之一。

一位宋美龄的资深随从，回忆她在蒋介石昏迷期间的生活时说：“蒋介石生病的那一阵子，宋美龄生活真的做了很大的转变，为了蒋介石，宋美龄曾经做过相当大的牺牲。”

他所谓的“牺牲”，包括宋美龄日常生活作息长久以来的习惯，和她一向喜欢和官太太交际的习惯。

为了让蒋介石的病早些好起来，宋美龄想尽了一切办法。

1972年的8月5日，蒋介石的医疗小组在刚从美国请回来的心脏权威余南庚博士的领衔下，把昏迷的蒋介石，从阳明山中兴宾馆，小心翼翼地送到“荣民总医院”6病房住院。从那一天起，宋美龄也搬到了6病房，日夜随侍蒋介石。“荣总”方面为了让蒋介石家属有比较好的陪侍环境，特地在6病房内，清出了几间房间，给蒋介石的家属，例如宋美龄、蒋经国和孔令伟等人居住。这些房间都不大，有些甚至是改装过的。但是，基于让所有相关重要的家属，能够随时在蒋介石身边，掌握蒋介石病情，所以，这些房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官邸内务科的人员虽然没有住进“荣总”病房，但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参与了相关的工作。例如有的人专门负责送饭菜到“荣总”，

蒋介石家中聚会



给宋美龄等人食用，她的副官，包括每天早上为她按摩的女副官，每天还是要起早赶晚，到“荣总”为她服务。蒋介石的侍卫和副官，不能停休，还日以继夜地守候，防止蒋介石的病情恶化时，可以应变；而帮忙护士和医师人员的工作，也多半落到副官人员的身上；其他内务科人员也不得一日闲，随时要支援“荣总”那边可能的任何勤务。

后来，蒋介石苏醒了一段时间，在病榻上，宋美龄是决定蒋介石要不要见人，要什么时候见人的最后授权人，也是士林官邸的全权总管。易言之，蒋介石的病威胁着宋美龄的权势，也相对地增长了她的权势。她一方面担心蒋介石若是一旦一病不起，她的地位显然将立刻受威胁，而这威胁可能来自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有可能来自其他对台湾的政治权位有野心的任何人。另方面，她却在许多地方，给人一种更为举足轻重的感受，认为她是操纵日后台湾政治方向一个不可



忽视的力量。

两个最明显的例证，是她安排美国“大使”马康卫的晋见蒋介



蒋介石与宋美龄于横贯公路

石，和几次为了排解民众对蒋介石已经病入膏肓的疑惑，为蒋介石故意做的几次公开亮相拍照活动。

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岛内外人士，都曾经对宋美龄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抱以极大的兴趣。虽然，包括美国CIA在内的人，都相信蒋经国即使掌握了那时台湾的武力和情治系统，可是，宋美龄却有充分的能力让中国东汉末年曹操那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发生。如果宋美龄真有政治上的野心，她在日后的影响力和作为，绝对不会输给蒋经国。

经年累月在“荣总”6病房照料看顾，任何正常的人都会因为病房的气氛，导致心情的恶劣，宋美龄在1974年的冬天，终于按捺不住情绪，吵着要回士林官邸过圣诞节。

那时，蒋介石已经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宋美龄吵着要回士林，蒋介石也拿她莫可奈何，只好答应她的请求，一起搬回士林。

可是心血管病变的人，谁都没有把握是不是永远不会再犯，而且



加上蒋介石的身体那时根本还谈不上痊愈，医疗小组只好把"荣总"所有的设备，依样在士林官邸也准备了一套，士林官邸一时之间，成了另外一处"荣总"6病房。



1975年的4月5日，蒋介石在一场雷阵雨中溘然长逝。有人认为是美国医师操之过急所致，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这根本就是蒋介石天年所限，是无法回避的命运。

现在，来谈蒋介石的死因，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其实任何稍具常理判断的人就知道，宋美龄在蒋介石卧病期间，显现出来的对蒋介石病情的关切，则是不争的事实。

在官邸工作人员的心目中，宋美龄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特别是在蒋介石病情极度不稳的时期，宋美龄确实展现了她的强势的一面，她不但在官邸中独当一面，而且，表现得让人觉得可圈可点。

例如，在蒋介石昏迷期间，宋美龄知道蒋介石的病况十分危急，她在众议纷纷之际，她要官邸人员为蒋介石在万一时，做好移灵的准备，并且，已经为蒋介石做好随时要办后事的工作。她在做这些指示时，始终是神情镇静。她很清楚，蒋介石若一旦死去，一个旧的时代





就要成为过去，尽管那个朝代的名字仍然姓蒋。

二　孀居生涯

宋美龄在新寡半年之后，以养病为由，出国到美国调养。之后，又几度到美国做短期或长期停留。

之一 宋美龄常去美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即使到了台湾以后，宋美龄还是美国和台湾两地跑，宋美龄对外的理由总是说："治病。"可是，宋美龄到底是得了什么病，严重到必须要远走美国治疗?脑子灵活的读者一定怀疑，当年连蒋介石那么严重的病，都可以在"荣总"获得世界一流的治疗，所谓世界一流，是连美国医学专家都承认的事实，然而，宋美龄为何要舍弃"荣总"世界一流的"总统"医疗小组的悉心照料，反而舍近求远，要到美国去?这其中到底是不是还有其它内情?然而，一个更重要而当时国人一般都不曾想像过的问题是，宋美龄没隔几个月或是几年就三番两次地往美国跑，她究竟是不是具有双重国



宋美龄与潘友新、卡尔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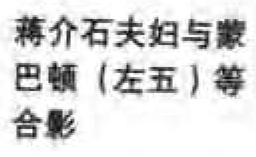


籍？又她在台湾期间，到底去了几趟美国？

首先，我们从宋美龄到了台湾以后，到美国的几次纪录，做一次回顾性的统计。

就有记录可查的赴美国记录显示：宋美龄来台后第一次赴美国是




蒋介石夫妇与蒙巴顿（左五）等合影

在1950年初，赴美原因是“治病”。回台时间在该年的3月底，赶在这个时候回台，主要是为了主持“中华妇女联合会”的周年仪式。第二次，是在1952年的8月到美国，一直停留到隔年的3月，理由同样是为“治病”。这次养病的时间长达8个月，还是到隔年的3月间，回台准备参加4月17日的“妇联会”周年庆祝活动。第三次，是在1954年的5月，在临行前，宋美龄特地召集了“妇联会”的一些心腹干部，办了一次茶会。在茶会上，宋美龄对她的干部们说：“余因旧疾复发，无法照常工作，故今日匆匆出国，飞美国就医，不克参加本年度本会4周年成立纪念大会，与诸姐妹工作同志话别，心中无限





遗憾。本会成立4周年纪念，本系4月17日，因为余想贱恙稍愈，得与各位茶会，共聚一堂，并得慰勉一年来诸姐妹对本会工作辛勤之微忱。可是事与愿违，所患病症，且益加厉，虽会期延至今日，仍不克在今日纪念会上，与各位会晤，面叙衷心，更觉欠惶。”

之二 究竟宋美龄是否具备美国公民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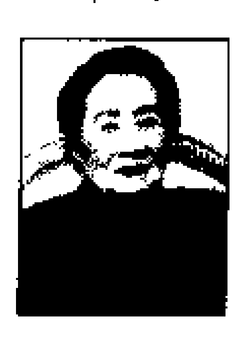
宋美龄幼童时代就在美国求学，而且家族财力富可敌国，丈夫是中国权倾一时的军政领导者，来回中国和美国两地，简直比出入自家庭院的次数都要频繁；到了台湾时代，来回美国台湾之间，都是台湾派遣“总统”专机接送，排场惊人，这样的贵族身份，宋美龄何许人也?难道会没有美国公民身份?假如她真的没有美国公民资格，她凭什么可以来去自如?如果她有美国公民身份，她需不需要像一般入籍美国的中国人一样，去美国政府所在地，手持圣经，向美国政府宣誓效忠?这些都是大有疑问的事情。

要解答上述一些问题，就非得先讨论一下移民问题。

最早，美国只有所谓的“自由白人”方才可以归化为美国公民。在内战期间和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度之后，美国宪法才保障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拥有公民身份。这一法律并规定，各州应该给予所有人民平等的法律保障，不得歧视少数族裔人民。随后，国会又通过了法律，允许非洲族裔的人民享有公民权力。

换言之，黑人是美国最先享有公民权的外来人种。

紧接着，是南北美的土著，要到了1940年才能归化为美国公民；而中国人是1943年，也就是中日战争打得最激烈，而中美关系最密切、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时候。继中国人之后，印地安人和菲律宾人在1946年开始可以享有公民权，至于日本、朝鲜、波里尼西亚、泰国人，都要到1952年，才有权利归化为美国人。



尽管如此，要成为美国公民，必须要先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易言之，永久居民是合法公民的先决条件。（以上参考资料为纽约人文研究所出版的《美国法律丛书——最新美国移民入籍法》，该书出版于1985年7月。）

要成为美国公民，势须通过严格的考核过程和有关条件，才有可能过关。

美国是在1943年，让中国人有申请公民权资格的，那时的宋美龄贵为中国的“第一夫人”，她就算有充分的条件，申请成为美国合法公民，可是堂堂的中国“第一夫人”，竟然是美国公民，就颜面上也不是好看的事情。在动见观瞻的情况下，宋美龄犯不着去申请什么美国公民。

但是，美国的移民有相关规定，就是外国外交人员可以享有永久居民的权利。

因为在过去，“美国移民法的基本精神，是把所有申请签证的人士，都当做准备乐于永久住在美国来看待，因此，尽量提供各种机会让申请人士循法律途经，达到自己的愿望。”（资料来源见美国今日华埠出版社印行、书泉出版社出版的《最新美国移民法案》一书，1990年10月初版。）

根据美国移民法律，有一种A类签证，是可以让包括外交官在内的外国政府官员，享有改变“身份”的权利，就是可以让这些人士享有一般外国人十分难享有的永久居民权利。

所谓的A类签证是指A1和A2两种签证而言。A1非移民签证，是供给与有邦交的国家的外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官员的直系亲属的签证。而A2类签证，是发给与美国有邦交的国家非外交官的其他官员用的签证。

根据1957年的美国移民条例规定，凡是以A1、A2或是以G1、





G2 四种身份，以非移民的身份进入美国的人，如果不能继续拥有他以前的身份的时候，换言之他辞职了或是另外找工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人可以自己向联邦检察总长申请更改身份，变为永久居民。

持 A1 和 A2 签证的外国人，只要是美国政府承认他的身份，他就可以无限期地住下去。而持 A3 的外国人，就是驻美的外国使领馆聘用的仆人、私人秘书等人，这些人所持的签证，必须每年加签一次。

以宋美龄本身的地位和身份，她有绝对的条件取得美国公民资格，可是，以她的地位，她根本没有必要去拿美国公民资格。美国准许中国人可以拥有公民权是在 1943 年，那一年正是宋美龄去美国访问并且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讲的时候，那是美国当局对中国人示好的一种明证。斯时，宋美龄绝对不可能去申请入籍美国。在战后，特别是国共战役如火如荼的那三四年时光里，宋美龄也有充分的条件去办入籍事宜，但，以美国新闻传播媒体如此发达，耳目如此众多的情况下，宋美龄若是公然去办理入籍事务，势必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以当时蒋介石政府正值多事之秋的节骨眼，宋美龄这种聪明人，她怎么会挑那个时候公然去处理这类事情。

但是，一种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如果 1949 年时，大陆丢失了，台湾要是再不保的话，像蒋介石这种“国家元首”，若是流亡海外到了美国，美国政府基于人道考虑，大概还是会发给他和宋美龄永久居留的签证的。当然，后来蒋介石得以在台湾暂时立足偏安，也就轮不到美国操什么心了。若再以当时宋美龄及时来台湾和蒋介石一起参与“复行视事”来看，宋美龄没有取得美国公民的迹象。

在 50 年代，宋美龄有记录可查的去美纪录，可知她去了美国 4 趟，时间分别是在 1951 年的 3 月；1952 年的 7 月到 1953 年的春天；



第三趟去美国，是在1954年的5月到该年的8~9月间；第四趟是在1958年的7月，一直到1959年的6月前后。

1957年，前述有关优待外交人员签证的移民法律实施之后，一直到蒋介石去世为止，在有关公开记录上，宋美龄只去了3趟美国。由此推论，宋美龄根本就没有申请美国公民入籍事宜，而她所拿的护照签证，应该就是前述的A类签证。用这种签证，她就可以永久住在美国，不用烦恼什么签证问题，也更不必像一般外国人，拼命要钻法律漏洞去争取美国公民资格。

一位和宋美龄外甥孔令侃交情非浅的蒋家亲戚，60年代在孔令侃来台湾时，直接问他："像你这样在美国住了这么久，和美国上层社会关系这么好，你要拿个美国公民资格大概很容易吧?"

令侃听了很坦然地回答："我说老实话，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美国公民身份，但我也绝对不会去拿，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想做美国人!"

中国人能够在1943年，就可以拥有申请美国籍的权力，这可说和宋美龄经常穿梭于太平洋两岸，有不可分的密切关系，如果宋美龄本身或是她的家族，有意申请美国国籍，实在是易如反掌。在当时，假如宋美龄放弃了这样的权力，日后在国民党政府潦倒，退守台湾以来，宋美龄还是经常往返于中美两地，可见美国对她的优遇，在如此客观条件下，宋美龄实在不会太去介意自己是不是美国公民的问题。况且，连孔令侃都有那么强烈的国家观念，自尊心甚强的宋美龄，更不会和一般热切期盼当外国人的中国人那样，跑去向美国国旗宣誓效忠。

蒋介石在世期间，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还维持着"外交"关系，成立于1953年的"中国游说团"，便是宋美龄幕后指挥成立的。(台湾的这个"中国游说团"后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守住台湾在联





合国的席次，以及争取更多的美援。成立那年的9月份，正值联合国在讨论有关苏联提出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中国游说团”在那年上窜下跳，使出浑身解数，竭力阻挠苏联的提案的通过，延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会的时间，不久为了凸现它的这个目的，游说团复改名为“支持自由中国委员会”，争取了一些如美国国会议员、美国三军将领、商界领袖等人为该会之成员。）由于在美国还有广泛的影响力，所以美国政府在宋美龄赴美国期间，一直是以对待外国“元首夫人”的身份对待宋美龄，到蒋介石死后，这种优遇也持续了好一阵子。毕竟，当年第二次大战期间如今还健在的四大强国元首，已经绝无仅有，而那时的四国“元首夫人”，也只剩下她一个了。尽管如今美国和国民党当局已经断绝了外交关系，可是，对宋美龄这种具有历史身份背景的人，还是敬重有加的。

每次宋美龄到美国做长期或短期停留时，美国政府总是会派遣中央情报局和各地警察，保护宋美龄的人身安全。例如，宋美龄每次出门的时候，总是有美国警车为其座车开道，在宋美龄的宅邸，还派了便衣警察布哨保护。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宋美龄在美国享受的，可谓是荣誉国民的待遇，比起一般归化美国的高级华人，在白人社会处处受气，两者间尊严的差别，简直不可以道理计。

之三 随从人员的美国恐惧症

为了宋美龄要去美国“治病”，士林官邸内部人员起了一阵骚动，就是要派什么人去美国为这位卸任的“第一夫人”服务的问题。一般的公家单位，只要是听说可以放洋，谁都乐得赶快私下活动争取，可是，整个台湾大概只有士林官邸一听到出国，大家都避之惟恐不及。

在美国的官邸人员，到底要负责什么艰难任务，让士林官邸的人员心生恐慌呢？



以侍卫人员来说，到美国其实和在台湾时的任务，大相径庭，毕竟美国是外国，尽管早期宋美龄和孔家，与美国政坛关系非浅，而且斯时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之间还有“外交”关系，安全工作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帮忙打点，侍卫人员根本不会有什么紧要的任务；蒋介石过世的4年后，美国已经和台湾“断交”，宋美龄一个妇道人家，不管是“台独”还是共产党，都不会把宋美龄当做什么了不起的“行动”对象，何况，“断交”归“断交”，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还是十分密切，所以，总而言之，宋美龄的侍卫还是轻松得没事可做。

又是放洋，又是没事可做，为什么还会找不到人去呢?

“不管你是侍卫或是副官，如果每天的三餐饭吃饱了，除了在一个小房间内只能盯着一扇门看，其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而且两个星期才放一次假，绝大多数的时间全部在官邸，与世隔绝，你会作何感想，你会喜欢这样的放洋吗?”这种每隔2周放2天假的休假方式，刚开始，大家还觉得十分新鲜，可是，放了一次之后，大家就觉得这简直就是跟当年在台湾受新兵训练时一样的情况。美国宋美龄宅邸工作人员的假是怎么放的呢?外人很难想像，但是说穿了就是以前部队的那一套。在美国官邸放假是采取分批方式，只要是放假的人员，便集中起来，在官邸门口等候由“大使馆”(后来与美断交，改为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派旅行车，来官邸接放假人员。通常，大使馆方面负责派车含一名司机，而官邸负责由一名武官之类的官员，随车接送。

到美国去的人，多半是年资很深的军官，为什么还要把这些人当新兵一样带呢?原来这是有原因的，一个最令人不敢想像的事实是，当年官邸选派的赴美人员当中，居然有一大半人英文一个大字不识，更别谈用英文和别人交谈了。上面的人当时为何会选用这些不会讲英文的人去美国，令人大感不解，也没有长官说明什么原因。后来有人



私下猜测，这样做法是为了方便掌握人员，怕有人动歪脑筋，但是，有人立刻又反驳说："别这么疑神疑鬼，能够来美国的人，哪一个不是经过长年详细的安全查核?想跑?怎么会嘛?"

多数人不善"外交"，惟一可以解释的原因便是选用来美国的人员，十之八九是从军中或是士林官邸外围或者是情报局等单位退休人员，经过聘雇签约两年志愿服务的手续，这类人多半已经年纪一大把，年轻时代都因为战乱没有好好读过书，所以，才有此"巧合"。

也许又会有人问道，既然是官邸要人，哪里要不到，偏偏要这些老干部?"年轻人不愿意来嘛! 大家多半有家有眷，凭什么要人家抛弃自己家庭幸福?"所以，有不少人明明被上面看中了，指定要去美国为宋美龄服务，可是为了躲避这个差事，不是借故托病，便是提前办理退休或退伍，干脆完全脱离官邸的势力范围。

宋美龄和孔令伟两位女主人，用人的心态非常传统，她们认为只要是官邸的人，哪怕是只待一天，如果上面指派到美国去，就应该没有二话，马上整理行李准备上路，假如胆敢在临行前提出辞呈，就是不忠。

就有一位厨房里的工作人员，因为不愿离开台湾去美国，就在去后不久，向孔二小姐提出请辞。哪知道孔令伟一见到这位仁兄的辞呈报告，就冲着此人说："蒋家哪一点亏待你?你竟然如此不忠心?"

一阵怒责，这位仁兄大概还是不愿屈服，执意要离开美国，吵着要回台湾。后来，孔二小姐实在气得不得了，便告诉了宋美龄，最后这位仁兄在台眷属，立刻接到限期搬出公家宿舍的"命令"，似乎在强烈暗示其他部属，这就是不够忠诚的"下场"。

因为不愿去美国或者中途想离职，陆续又有不少人被处分。但是，当时尽管蒋家的势力如日中天，可是毕竟不是大陆军阀割据的时代，要怎么蛮干就怎么蛮干。就算是宋美龄、孔二小姐对某人十分不



满，顶多也只能把此人调差，或者干脆叫某人走路，还不至于受到什么不测，所以，一些在外国原本就有兼差的官邸人员，大家竟相设法走路，离开宋美龄的身边。

当然，世界上什么人都有，虽然有不愿做这种工作的人，也有甘之如饴的人。对这些“忠心耿耿”的人，宋美龄和孔令伟绝对是会给这些人适当的回报。例如许多从美国回台湾的人员，多半经过官邸的引介，到台湾的一些公家金融单位，做做闲差事，坐领金融机构的高薪，而做的事情却是稀松平常的业务，明显是筹备性质的职务，这就是为官邸宋美龄工作的人，等着熬出头的最高代价。

毕竟，并不是所有的乖宝宝都有糖吃，也不是所有的好宝宝都有好的糖吃。谈起退下来后的待遇，实在言人人殊，各有不同。

就因为有为数不少的人，最后都不想去美国工作，所以，美国官邸服务人员的挑选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挫折，但是这个问题又不能不克服，在情非得已的情况下，士林官邸方面只有透过“总统府”三局和联指部的系统，向情治单位和军方单位要人。

要人容易，要找到素质好的人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而且，官邸的服务人员又不能随便找个张三李四，必须在安全上没有顾虑。既然有这么多的问题要担心，最后有人认为，那不如干脆找一些已经退休，可是以往的记录又不错的官邸老人，抵这些众多的空缺。

所幸，宋美龄有一些不错的干部，像她的空军武官宋亨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美国官邸的人，每周放假时，多数人不会讲英文，放假出门连坐地铁都不会，宋亨霖每逢同仁放假，便要随着大使馆的交通车出去，到了地铁站，再向放假同仁一一解说如何搭车。尽管宋美龄在美国官邸的人员素质不很一致，可是，由于部分老干部还在，所以，官邸事务仍旧井然有序。



之四 为宋美龄拍照纪实

(前言：董敏，是著名的摄影家，他是国际知名的甲骨文研究者董作宾先生的哲嗣，他的昆仲董玉京是蒋介石的御医之一，因为家族的关系，和官邸有所接触，加上他长年为圆山饭店拍摄商业照片，因而，官邸人员和他也有相当程度的熟识，基于这些因素，官邸才会找上他，为宋美龄和她的亲族拍全家照。官邸找他拍照时，正巧孔令侃和孔令伟都在宋美龄身边，大概，这是宋美龄想找人拍照的主因。以下就是他为宋美龄拍照经过的口述大要——)

1987年农历大年初一的下午，圆山饭店的张襄理忽然打电话给我，我听他的口气好像很神秘，一副什么大事要发生的样子："老夫人要请你拍几张照片，你是不是可以准备一下?"我心想，是张襄理交办官邸的事情，岂有不答应的?我毫不迟疑地答称："可以啊，我这就去准备!"

我帮圆山饭店拍了不少照片，当然都以静态的建筑物照片为主，加上张襄理的电话里面，也没有明讲说要替宋美龄女士本人拍照片，因而，我一直误以为是要为老夫人一家，拍张新春全家福之类的照片，所以，我只随身带了几个广角镜头，什么柔光镜、长镜头都没有带。

车子进了官邸，那部车的司机，向福林路口的便衣警卫招了招手。便衣显然是认车不认人，看了看车里坐了哪些人，就打开路障，放我们通行。

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士林官邸，我对里面的一景一物，都十分好



奇。车子沿着蜿蜒的柏油路，直通官邸，那时尽管蒋经国先生还在，可是士林官邸的规模和气氛，仍旧和过去先“总统”蒋公在世的时候一样，绿荫如锦，宁静肃穆。

车子在官邸正门缓缓停下，这时，官邸内部的服务人员走了出来，侍卫人员探头往车里看了看，知道是夫人请来拍照的，就很客气地把我们接进官邸里面。

从外表看起来，官邸其实和一般的日本房子没有什么两样。进了官邸，屋里面似乎正在放暖气，所以感觉有点热乎乎的，还有些闷人，大概老夫人习惯在冬天放暖气的关系。在客厅坐定，我的目光立刻被官邸客厅墙上挂着的古画所吸引，正在看古画的时候，夫人随员从里头走出来，他轻声告诉我：“董先生，夫人有30年没有正式拍过照片了，总经理也是有几十年都不曾正式拍什么照片，他们马上下楼，你稍微坐一下。”我听这位随员说话，心里不禁一惊，因为原先我根本没想到是要为女士拍照片，所以，我根本没带拍人物需用的镜头，甚至连柔光镜都没准备，可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取什么镜头，即使我现在就立刻赶回花园城家中，来回也要二个小时。我心里暗自犯嘀咕，都已经走到这步田地了，只有硬着头皮凭自己的技术。

心头忐忑不安地在一旁暗自盘算，这时，楼梯口响起了脚步声，我定神一瞧，正是宋美龄下楼来了。她身旁有护士搀扶着，一步一步走下楼来。那天，她穿着一件黑丝绒的旗袍。虽然她大概因为十多年前阳明山车祸的后遗症，导致腿部旧伤还经常复发，所以下楼的时候，尚需要随从和护士搀扶，然而精神看来却是十分硬朗，不像是一位年高八旬以上的老人。在老夫人身后，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官邸人称“大先生”的孔令侃，他的文采风流，学问渊博，可说是当时台北官场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人。孔二小姐那天还是和她往常一样，穿了套西装，和大先生亦步亦趋地跟在老夫人的身后，一起



走到大客厅。她和往常一样，皮鞋总是亮晶晶，西装也是笔挺清洁的，像是一个英国绅士。她的男装妆扮，是她向来最引人入胜的话题，尽管外面传说实在是多如牛毛，可是我都不太清楚内情。

一位随从这时走向我这边，问我："你准备好了没有啊?夫人和总经理已经下来了，那我们就开始吧?"

官邸随员讲话的神情全都小心谨慎，声音也放得低，好像怕惊扰了老夫人的样子。这时，孔二小姐也走了过来，她看起来很客气，直截了当地问我："在哪里拍照啊?就在客厅好不好?"我望了望官邸很宽敞的大客厅，暗忖这么大的空间里，到底什么地方最能衬托出官邸的特色和夫人的气质呢?心里正在盘问着自己，可是，我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去选择地点，夫人的随从人员好几双眼睛，都骨溜溜地直瞪着我瞧，好像马上就要决定什么军国大计似的。"董先生你找任何地方拍照都可以。"这时，我的眼睛扫过古画，我觉得那幅古画的画风，十分工整，应该是明清时期的画作，无疑那是真迹。我看中了这幅古画之后，我就告诉宋武官说："就在这幅画的前面拍，你看怎么样?"这个地方位于卧房的旁边，背景柔和，光线适中。

我向某随从表达要在这个地方拍照的时候，一旁站立的侍从人员就像是木头人似的，呆立在那儿，听候上级的差遣。

某随从向孔二小姐报告。孔二小姐很和气地说："好呀！就是这个地方很好！"于是，孔二小姐自己亲自动手搬了一张客厅里有雕花的法国椅子，摆到古画的前缘，然后把一旁的老夫人搀扶坐下，而后再和孔令侃二人站到老夫人的后面，表情严肃地站着让我拍照。我很快拿出带来的灯具，在那幅古画前面架开来。老夫人轻声在和孔二小姐和孔大先生交谈着，我很快地架好灯光，然后就向某随员说："现在灯架好了，我们是现在拍还是再等会儿?"

某随从没直接答复，只是朝着宋美龄的方向看，似乎在等待女士



的指示，大约夫人也没有做出什么反对的眼神，他转过头来向我示意，可以开始拍了。我先为老夫人拍，然后依次是为老夫人、大先生、孔二小姐三个人合照，最后是为大先生和孔二小姐，分别拍个人照。

老夫人尽管从前是天生丽质，雍容华贵，可是毕竟岁月不饶人，在拍照之前，孔二小姐十分担心老夫人脸部肌肉会被我拍得太松弛，所以，她再三交待，要拍好看一点。可是，说实话，以老夫人当时的年龄 (88 岁)，有这样的精神和气色，我觉得已经相当不容易，当然，以老夫人的高雅气质，如果我把她拍坏了的话，确实会对我造成很大的压力。

我在面对老夫人掌镜、调整焦距的时候，我从镜头里面无意中发现老夫人的口红涂抹到嘴唇外边去了，她画的眉毛似乎也把眉线画断了，大概是老夫人自己化的妆，年纪大的人除了四肢比较不灵活之外，而且很容易发抖。可是当化妆的时候手发抖，自然容易把口红和眉线弄坏。当时我差点就讲了出来，可是我突然想到，反正拍完照片，回去还可以请我太太自己花点功夫，为老夫人做一番修整的工作，所以，我就立刻把快到嘴边的话，硬是一口把它吞了下去。

在为老夫人和大先生、二小姐拍合照的时候，我见到他们三个人都是一副表情严肃的模样，我就故意扮一个动作很小的笑脸，想逗他们发笑。可是，不管我的笑脸持续多久，他们三人说不笑就是不笑。后来，我知道要他们笑，大概比登天还难，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尽管我自己拍照就行了，不管老夫人等人到底笑不笑了。

我全神贯注地拍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拍完之后，随从人员边招呼老夫人进去休息，一方面还叫厨房，为我们预备了宁波式的点心，给我们享用。在吃点心的时候，我们继续聊，“你们大概清楚，我们总经理已经几十年没正式拍过照了，上次她拍照还是在上海的时候哩!”



我早已听说，孔二小姐当年在上海的时候，是有名的“小帅哥”，来到台湾后她极少拍照，至于她为什么不喜欢拍照，真正原因我并不清楚。

厨房的点心端上来了，是一笼热腾腾的包子，我还记得包子的馅是雪里红。吃完包子，大家也谈得差不多了，就搭原车离开官邸。

回去不久，我就把当天拍的照片连夜赶工，冲洗出来，放出来一看，发觉老夫人的照片需要再做一些修正的地方，比如说她的眉线，大概是她的手曾抖动，所以有画断的地方，口红一如我前面说的，有些地方都画到嘴唇外边了，脸部肌肉也有松弛的地方，这虽是任何一位老人家外表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基于一个摄影工作者的责任，我必须为她做一些照片的修整工作。

我把需要修改的地方全部交给我的太太去做，她大概也费了好几个钟头的时间，才把照片上宋美龄脸上出现的各种瑕疵修改了一番，总算不负所托，把老夫人和大先生、总经理的玉照，圆满完成。

虽然这不是第一次为蒋家家族成员拍照，但为夫人拍照，这毕竟还是我的头一遭，借此机会，我亲眼目睹了庐山真面目，我觉得她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了，可是她的气质和风范却丝毫不减当年。



第二章

两岸相隔，双龄对话

一　藕断丝连两岸情

长期以来，人们对宋氏姐妹在大陆政权易手后，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藕断丝连的情谊，有过相当程度的猜测，许多人相信，即使在祖国大陆和台湾双方尖锐对立的年代，即使在国民党当局在台湾施行白色恐怖的年代，这两位宋氏姐妹之间，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联络和互通音信。

毕竟，不管是宋美龄也好，宋庆龄也罢，她们都是生活在深宫宅院里，她们身上存在着太多不能为外人道的秘密和玄机，这是一般人所无法轻易洞悉的。

就以二人是否私下隔海通电话，或是透过带信人互通信息的问题来说，在技术上，两岸通电话早就是一个很容易的技术性问题，不难解决。即使蒋介石有意阻隔两岸同胞通信通电，可是，如果宋庆龄和宋美龄透过海外友人，通电话或是通信的话，就是十个蒋介石也管不着。

根据官邸老人的回忆，士林官邸的电话系统是由军方出身的电信



局人员，负责在官邸直接为蒋介石或者他的家属接通可以打到世界各地的电话或是电报，但显然如果要打到大陆的话，除了存在着技术上的问题要克服之外，还要让蒋介石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否则别人纵使有十个胆子，也未必敢做这种事情。

所以，宋美龄若是想瞒着蒋介石，从台湾打越洋电话给宋庆龄的话，恐怕并不容易。

然而，在蒋介石过世，特别是向来总管情报的蒋经国，也在1988年1月亡故之后，宋美龄是不是会利用她的特权，从台北私下打电话到北京，和一般老百姓一样，和自己的亲友电话闲谈，那就没有人可以置喙说有没有了。



宋庆龄在大会上发言

宋庆龄一生都不忘孙中山的遗志，默默地为共和尽最大的努力。

当然，宋庆龄在1981年5月29日晚上去世，在此之后，宋美龄在大陆已经没有任何亲近的人，所以，她已经没有和大陆作私人通电话的必要。

根据宋庆龄生前嘱托，一位外国友人 ISRAEL EPSTEIN 中文译名叫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的《宋庆龄》一书中透露，"在她逝世前三个月，廖承志给'亲爱的叔婆'来了一封信，当时廖承志在中国外事工作及对台工作中，是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信中告诉宋庆龄'来自可靠的人'，'从您的亲戚和妹妹（指宋美龄）那里得到的'消息，信上





晚年的宋庆龄像

晚年的宋庆龄没有停下她追求信仰的脚步，一直沿着正确的道路向前迈进。

说，‘有趣的是知道你妹妹是怎样看您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像的，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意更多些。’‘更有趣的是，大卫·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





我们。如果没有弄错的话，我想大卫是为您而这样做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原著，沈稣儒译，1992年11月北京人民出版社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656~657页。）

爱泼斯坦上述文中所称的“大卫·金”，根据笔者的判断，可能就是宋霭龄的长子孔令侃——宋美龄长期以来最宠信的文胆兼私人总管，更是她后半生最常在一起生活的亲属之一。如果，爱泼斯坦所说的，给廖承志有关宋美龄台北地址和电话的人，确是孔令侃的话，那么宋美龄在宋庆龄未死之前，二人透过鱼雁往返，或是更直接的电话联系，互诉三十几年的离情，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而且，这种事情本乎至情，完全是人情之所当然耳。何况，那时宋美龄的丈夫蒋介石已去世，而台湾的一般人民，虽然还未经国民党当局允许赴大陆探亲，台湾也还在蒋经国这位末代强人的领导之下，政治风气还不是完全开放，但是，毕竟宋美龄是蒋经国名义上的母亲，蒋经国不可能一时半刻都守在士林官邸，或是派人监控在美国宋美龄的电话通话纪录，因而，吾人没有理由不相信宋美龄会和宋庆龄有书信或是电话往还的情况。



《宋庆龄》一书的作者爱泼斯坦在重庆与知识界朋友合影（左四为爱泼斯坦）



廖承志与邓颖超在一起

如果，爱泼斯坦所言的“大卫·金”确是孔令侃（孔令侃的英文名字叫DAVID，孔姓的英文音译是KUN），以宋美龄昔日的习惯，只

要是重大事情，外面的通常是交由孔令侃去办，官邸的内部事务则交给孔令伟办理；而像和宋庆龄联络这种大事，毕竟事涉敏感，弄不好不管是给蒋经国或是外面的其他人知道，自然不是一件可以说得清楚的事，自然更得谨慎处之。如此研判，这件事，假设是孔令侃去办成的，自然是经过宋美龄的授意，否则，光是孔令侃一个人的主观判断，恐怕还不足以成事。

如果爱泼斯坦所言不假的话，那么可以充分说明，宋美龄在宋庆龄晚年确实双方已经开始取得一定程度的联系。亲人骨肉联系，是人情之常，况且联络工具在现代科技如此发达的情况下，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尽管硬体设施不成问题，毕竟双方存在着多年的疑忌和隔绝，双龄之间是否很顺畅地进行联系，除了宋美龄和宋庆龄本人，外人大概都无法做肯定推断的。



宋霭龄和蒋介石
孔宋家族中最精明最厉害的人——宋霭龄，连蒋介石都畏她几分。

爱泼斯坦的说法，在宋庆龄去世之后，“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宋庆龄亲属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前来参加丧



礼。亲属中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孙科夫人、宋子良及夫人、宋子安夫人、蒋经国、蒋纬国以及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子女孔令侃、孔令杰、孔令仪、孔令伟等”。治丧委员会还通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专机可以在北京及上海降落，一切费用由该会负担（但台湾电信局显然奉上峰的指示，无理拒收这些电报）。

为了政治上的理由，为了维持蒋经国的“三不”政策，宋美龄当然不便公然去参加祭悼宋庆龄的任何活动，更遑论堂而皇之去北京奔丧了。因而，私下接触，私下联络，容或有之，但是，要叫她们公开的交往，这是存在着事实上的一些政治障碍的。

生离死别乃人生之大事，偏偏一个政治家族的成员，为了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之争，竟然被迫硬生生地背离这种生离死别的人情之常，这是何其残酷啊！



1942年在重庆

右起：宋庆龄、蒋介石、宋霭龄、宋美龄。

二　回顾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情

回顾宋美龄和她的姐姐宋庆龄一生的情谊，可能有很多人会认为，她们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矛盾，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表象，在这个表象的背后，她们之间的感情还是非常热络的。

这一点不管是台湾抑或是大陆的材料，都证明这是丝毫不差的。大陆的一份材料指出，大陆时期，宋美龄每次打电话给宋庆龄，通话时宋美龄总是先开口说：“阿姐吗？”宋庆龄那头也说：“美龄吗？”二人都用上海话交谈，双方每次都谈得相当投机，非常亲热，两人通话的内容不外是妹妹关心姐姐的饮食起居，不然就是一些嘘寒问暖之声，彼此之间，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口头冲突。





据大陆的侯鸣皋氏表示，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若要见面，事先都由宋美龄打电话给二姐联络，如果姐姐同意宋美龄去看她的话，宋美龄就自己开着车子，一路直奔宋庆龄住的地方，当然，有的时候宋美龄会和宋庆龄约在大姐宋霭龄的家中见面。

据说，“有一次，宋子良、子安兄弟同时到了重庆，蒋介石想邀请宋家姐妹兄弟，一起到南岸的黄山举行一次家宴。宋美龄先和二姐通电话：‘……这是我尼姐妹自家聚会，没有其他人……’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下说：‘不来啦，这两天我身体不适意……’妹妹说：‘那我马上派医生来看看……’姐姐说：‘不用了，我正在吃药，好些了。’这次由妹夫倡议的家宴，宋庆龄就这样干脆不领情了。”(侯鸣皋著，1989年6月，第84页。)

还有一次，“宋美龄打电话给宋子文说：‘你关照他们(指戴笠一伙)，不准对姐胡来，如果我听到有什么，我决不答应。’宋子文说：‘好的，我马上就通知他们。’”(同上)

宋庆龄对蒋介石向来就没有什么好感，二人一个是同情共产党，一个是彻底反共，加上宋庆龄早在宋美龄还未嫁蒋介石之前，她就强烈反对自己的妹妹嫁给蒋介石。一方面，宋庆龄对蒋介石过去的婚姻记录不满，另一方面，对蒋介石的一些政治主张和做法不以为然。在这样的一个客观背景下，宋庆龄和蒋介石的关系始终没有好过，所以，难怪宋庆龄连宋美龄请她去参加单纯的家宴，都对之不理睬。

宋庆龄对蒋介石长久以来都是抱持这样不愿与之共处的心态，这多多少少对宋美龄造成一些心理上的压力，也为宋美龄和宋庆龄姐妹之间的感情，投下极为不利的变数。但是，姐妹毕竟还是姐妹，不至于因为纠缠不清的情结，或者是一些政治斗争上的仇恨，而根本切断姐妹之间血浓于水的情谊。

因而，总的说来，宋美龄和宋庆龄二人之间，在台湾和大陆间通



电话的可能性极其微小，证诸爱泼斯坦的讲法，在宋庆龄去世以前，二人透过电话交谈的机会似乎也不大。爱氏说在宋庆龄临终前夕，曾向友人表白，那位友人后来回忆说，宋庆龄亲口告诉她，说“她很思念美龄……如果美龄来了，觉得住在她家里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



晚年的宋美龄

晚年的宋美龄寓居美国，经历岁月的沧桑，风浪过后留下的只有一片宁静。

似乎，二人至死为止都没有正式而亲切地见过一面，或者是在电话中亲切地交谈过。但是，以当时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双方电话早就畅通无阻，如果宋美龄在美国，何以双方从来不曾通电话，实在令人怀疑双方是否仍有亲情存在。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相当强烈的推断，认为这二姐妹在美国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书信往来的。毕竟，不论就大陆方面还是台湾方面，书信这种传统的沟通方式，还是有可能成为宋家姐妹彼此之间互通情愫的一种媒介，何况，这也是“统战”和“反统战”最好的方式。

完全基于政治上的理由，宋美龄和宋庆龄之间，居然从1948年宋美龄到美国争取美援以后，二人就从来没有见过面，若她们行使特



1961年，毛泽东到上海宋寓看望宋庆龄



权的话，可以用各种方式在国外秘密会面，可是，从宋庆龄晚年对友人作的表白，显然二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难怪一直到宋庆龄死前，她都对未能和宋美龄这个么妹见面，感到抱憾。

蒋氏夫妇步出礼堂

1934年10月10日蒋介石出席国民政府主席推行政院长就职仪式后，携宋美龄步出礼堂。



第三章

老干新枝，如何再起

一　如何再起

1986年的10月31日，也就是蒋介石百年诞辰前夕，宋美龄特地从美国回到台湾，并且发表了一篇文章，题名《我将再起》，副题为"先总统蒋公百年诞辰纪念文"。然而外界不清楚蒋家生态结构的人，根本不会知道这篇文章背后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和矛盾，还以为只是一篇普通的训词文章或是应酬文字。可是比较敏感或是对蒋家内情略有体认的人，就会察觉到，宋美龄和蒋经国之间可能有什么问题存在，否则，明明"江山"都还是蒋家的，为什么会说"我将再起"这样的话?尽管宋美龄在文章中，对"我将再起"这个词汇做了若干说明。

蒋家在蒋介石死后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矛盾呢?正如本书前面所叙述的，以宋美龄的个性，她是一个十足的豪门千金，一直到老年时代，她的生活形态基本上都没有做过太大的改变。所以，她可以说对尔虞我诈的那种政治环境，没有太大的兴趣。可是，在她的家族之中，孔令侃则是当时许多人认为的一个对政治十分有兴趣的人。



蒋介石发病前后，传说孔令侃就曾经一再向宋美龄施加情感上的压力，希望蒋家给他在政坛上表现的机会。

孔令侃的父亲孔祥熙，在大陆时期，当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



宋美龄105岁时

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大部分时间都是侨居国外，一方面是为了免于在故地睹物思人，更重要的原因是与蒋经国政见不合而受到排挤。

孔家也希望孔令侃能够继承这项传统，像他的父亲那样，当上国民党当局的"行政院长"。

客观地说，以孔令侃的学识能力，以及在美国元老政治家间的良好人脉关系，他当"行政院长"是可以的，甚至有人认为，当年孔令侃若是真的被蒋介石任命为"行政院长"的话，美国大概也不会那么快就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与台湾当局"断交"。

他希望继蒋经国之后，担任这个国民党当局当时最有政治上表现机会的职务。况且，那时台湾的经济力量刚刚有起飞的趋势，如果当上"行政院长"，不但可以有机会表现一番，说不定可以名利双收，让孔家在国民党的权力圈子里东山再起。

事与愿违，由于蒋介石的病情方笃，所以并没有机会让宋美龄提出来。但是，到了蒋介石去世，国民党党魁的人选问题，和蒋经国接任"总统"之后"行政院长"的悬缺问题，才又立刻浮现出来。

宋美龄在家族人情包围之下，向蒋经国试探，是否有可能延请孔



令侃任“行政院长”，另外一些传言甚至指出宋美龄有意问鼎国民党党魁。然而宋美龄当时的这个想法，却在张宝树（国民党秘书长）等人以蒋介石刚刚去世，为了永怀领袖，所以将“总裁”的职位永远保留，而拟推举蒋经国为党的主席，在蒋经国人马的巧妙安排下，拥护宋美龄当党魁的人士，就失去了借口，因而师出无名。宋美龄在蒋介石去世那年的9月，便以医病为名，悄然赴美国。

最让政坛人士感到事有蹊跷的，是她几次赴美之后，似乎对蒋介石的忌日各项纪念仪式，愈到后期愈表现明显的疲态，许多政坛人士纷纷传言宋美龄蒋经国母子为了孔令侃有意“组阁”被拒，内心存有疙瘩。可是，到了1986年的时候，是蒋介石的100岁冥诞，蒋经国觉得这种时节，如果宋美龄再不回台湾到慈湖致祭的话，外界更会认为传言的确属实，将会引起外界更多的臆测。

基于这样的考虑，蒋经国叫他那时惟一尚活跃的儿子（蒋经国的大儿子孝文，身体情况仍然不佳，二儿子因为1984年的江南命案，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怀疑是幕后黑手，蒋经国不敢叫他去美国，以免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蒋孝勇去美国，设法把宋美龄给请回来。据说，宋美龄是在蒋孝勇孝心感动之下，才又悄悄从美国回到台湾来。

宋美龄是回到台湾来了，可是，就在回来不久后，也就是1986年的10月31日，蒋介石冥诞的当天，她发表了一篇《我将再起》的文章，文章内容其实没有什么太突兀的地方，而且，早在大陆时期，她也曾经以同样的篇名，发表过几篇文章。

但是，有些比较敏感的人，却认为她的“我将再起”和以前的“我将再起”，在意义上似乎不太一样，有着意在言外的暗示作用。那些人士因而认为，蒋经国若是看了这篇文章，心里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蒋经国在世最后的这段



岁月，他对权力接班的布局，虽然已经做了一些安排。可是，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人，都对蒋经国未来的权力布局，充满了惶惑不安的心情。那时，大多数的“宫廷派”人士，对蒋经国名义上选任的接班人李登辉了解的程度仍然相当有限。可是，他们实在对这位台湾的“副总统”是不是能像从前的“副总统”严家淦那样，万一在蒋经国不幸病故后，当一个不恋栈权位的过手“总统”，则充满了怀疑。这种怀疑，其实不是对李登辉怀有任何成见和敌意，而是植基于威权时代一种家天下的潜意识惯性，植基于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第一代人士根深蒂固的“恐台心理”——怕台湾人掌权之后，尾大不掉，反过来打压外省人，发生养虎反噬的悲剧。

“宫廷派”人士的忧虑，后来证明不是一种多虑。可是，在当初，当“宫廷派”人士包围宋美龄，对蒋经国一旦亡故，在权力结构上可能的肘腋之变，不断提出警告时，宋美龄则是陷人极度无力感之中，她一再向人明白表示，“经国主政，我不便再插手干涉!”她对宫廷人士提出的看法，尽管是心存同意，但是，她又何尝有力量能左右蒋经国?

“我将再起”基本上只是一个小插曲，它没有办法改变蒋经国的权力布局，也没有办法改变政治舞台台湾人时代的潮流。当宋美龄看完《我将再起》的讲稿，并且为草稿签上自己的名字时，她的脚上已经长满了静脉瘤，她的健康虽然没有明显恶化的迹象，可是，她站起来的时候，偶尔需要护士从旁扶持，她即使还有心“再起”，然而，她是用危颤颤的姿势，站立在世人面前的。事实已经摆在阳光底下，宋美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在政治豪赌的大轮盘中，已经轮不到她下注的机会。

机会不会等待被动的人，“宫廷派”人士对国民党权力布局的忧虑和噩梦，果然成为事实。一个新的台湾时代隐然成型，蒋家的威





权，就在宋美龄的弹指之间溜走了!

二　老干新枝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毫无预警的状态下，离开人寰。他的死，给国民党的统治阶级制造了长达五六年的内部权力斗争——所谓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的斗争。

在这场权力斗争兴起之初，宋美龄在当中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

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个故事，李登辉在党内权力斗争最表面化的时刻，去士林官邸，要求取得宋美龄为代表的“宫廷派”人士的支持，并且对宋美龄女士表明其尊重的态度。

但是，宋美龄身边出主意的人，却给李登辉来了一个排头吃，让他在士林官邸的楼下，足足等了近半个小时，才见到宋美龄。

尽管如此，依照法律，宋美龄应该享有的去职“总统”遗孀的待遇，诸如每月薪俸的支领问题，还是得经过李登辉的批准。

宋美龄也知道李登辉有求于她的现实性，她在前一次和李登辉晤面时，就打蛇随棍上地对李登辉要求：“你是知道的，经国在的时候，‘总统府’每月都会按时给我一些经费，现在经国去世了，不知道你是否还会给我这笔经费?”

当时的李登辉，在国民党核心人士的心目中，不过是趁时势而坐上“总统”宝座的，根本不是凭借在这个党的内部，经过漫长的权力斗争和内部的权力整合，才换得的成果。所以，当蒋经国刚死，李登辉权力还不稳固时，包括“宫廷派”人士都认为，必须把李登辉定位



为过渡“总统”，再加上宋美龄在国民党的十三全大会上，宣读了著名的《老干新枝》一文，这篇文章被视为是所谓的“宫廷派”人士全力反扑的宣言。然而，事实证明，宋美龄的“老干新枝”论的效应，只延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而且这种效应的扩散，影响范围实在有

宋美龄最后一次回台湾



限。主要的原因，乃是出在宫廷派人士不能和非主流人士有效结合，彼此之间的团结意识不足等等原因，始终无法凝聚整合成有力的集团，加上当时的“宫廷派”人马中，仍不乏像宋楚瑜这类出身宫廷却倒打宫廷一耙的“异类”。就在人人猜忌、人人自危的情境中，而宋美龄又不愿出面纠合同志。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宫廷派”在当时



宋美龄像

宋美龄爱美众所周知，因而有关于此的野史逸事也很多。

的权力争夺中，终于成为弱势团体，遭排出权力核心的命运。

尽管如此，李登辉对宋美龄的“老干新枝”论并没有做出任何明显的反制。李登辉深知，宋美龄已经90高龄。他很尊重宋美龄，而且，宋美龄虽然有意在言外的表示，可是，本质上，宋美龄并未直接把文章的矛头对准李登辉，因为没有证据显示宋美龄斯时有直接和李登辉对抗的动作出现。

何况，“宫廷派”势力仍然在台湾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在权力尚未大统的情况下，不宜对所谓的“老干新枝”或者一切未经证实的事情，有太过度的反应。

1994年9月，当宋美龄结束探视孔令伟病情的行程，搭机回美国时，



她亲手送给李登辉一本名为《IN GOD WE TRUST》——信仰上帝——的书，充分说明宋美龄晚年完全心向宗教，无意政治的内心世界。宋美龄此一动作，把以往所有传说中的风风雨雨粉碎于无形。



第四章
士林垂暮，挥别蓬岛

一 日落士林

深宫垂暮，满庭寒鸦，落梅点点，人去楼空。这正是蒋介石过世以及宋美龄远走美国之后，士林官邸的实况写真。



蒋介石与孙子孝武、孝勇漫步士林官邸

由于宋美龄长期不在台湾，加上她的外甥女孔令伟也不见得一直在台湾，所以，士林官邸经常是处于无政府状态。

据官邸内务科的人员表示，自从宋美龄走后，士林官邸的大门已经上锁。有些地方因为长年缺乏经费照管，所以，一些原本就须要大笔钱来维修的地方，限于经费，即使外观也已开始褪色剥落。

蒋介石在世的时代，士林



官邸每年的经常性维护费用，就要好几十万元，那时的币值值钱。到了蒋经国时代，1986 年夏天，蒋经国为了邀宋美龄回台，表示其孝敬之情，特地将士林官邸全面修葺一番，经费预算耗费了千万元以上。

可是，自从蒋经国死了以后，士林官邸虽然还是归“总统府”第三局管理，但，原本拥有大笔经费预算的士林官邸，在近年却经常面临阮囊羞涩的状况。

就以士林官邸的内务科的电话费来说，某次，“总统府”三局的某位人员，曾经向内务科的人打官腔，意味现在宋美龄不在台湾，电话费应该很少才对，结果却依然会比电信局的收费标准超高，求求你们电话省着点打。可是，内务科的人却觉得十分冤枉，因为，官邸的电话都是必要的，有时宋美龄的随从从美国隔海交办一些事情，办好了总要回话吧！而回话总不能以国内电话费来计费吧！

连电话费都这么扣、这么省，更遑论其他的开销了。

1993 年，孔令伟回台湾治疗直肠癌，人住在振兴复健医院，吃的东西是由圆山饭店专门提供的。她也很少能够亲自回士林官邸看看现状，所以，士林官邸更是满目凄凉。秋天时节，到士林官邸附近走走，更是让人增添几分萧瑟感受。

更甚者，经常有一些“民意代表”，假民意之名，经常提议要纠众到士林官邸去“丈量土地”、去“示威抗议”、去向某某某“拜年”等等之类的。一群“监察委员”甚至直接进入了士林官邸，等于是直捣“皇宫”。一批接一批的台北市“议员”，希望士林官邸能够开放，并且成为让民众自由参观的纪念馆之类的场所。

这些声浪一阵一阵地，统统传到李登辉那里。从李登辉的观点看来，尽管他对蒋家以来的政治传统不见得样样认同，可是，毕竟他是蒋家“提拔”的（这句话是来自李登辉的夫人曾文惠的口中，曾文惠






晚年宋美龄像

在李登辉当“副总统”时，曾经向人说过，登辉能有今天，完全是蒋经国“总统”提拔的)，所以，凡是有关要将士林官邸如何如何的建议或者是抗议，都在李登辉那边搁置住。

但是，李登辉还能抵挡多久，这就要看蒋家的造化了。届时，士林官邸能否保住，人们将拭目以待。

二 挥别蓬岛

1990年9月21日，一架“华航”专机在台北松山机场升火待发，这架飞机就是接送宋美龄赴美国的“总统”座机。

当时台北的《时报周刊》关于此一消息的专题报道是这样写的：“带着九十余箱托运行李，宋美龄女士挥别台北、直飞美国纽约。

“这幕发生于9月21日（中秋节前夕）上午10时18分，台北松





宋美龄原长岛居所



宋美龄长岛故居

1998年秋，地产商开放长岛蝗虫谷孔家故宅供人参观并展示宋美龄的旧物。



山军用机场的挥别场景，恐怕是这位91岁高龄的蒋家女主人，一个历史性镜头。

"蒋夫人究竟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据华航人员透露，老夫人这次共有九十余件行李，大部分行李箱内装着夫人自用的'衣料'、'旗袍'、'日用器物'及'盥洗杂物'等，其中，还有一箱燕窝和月饼。"



宋美龄于1995年在国会山庄发表简短谈话后，抵达双橡园旧使馆，受到侨胞欢迎

左二为孔令杰之子孔德麟，右一为蒋孝勇。

"蒋夫人雅好艺术与绘画，据信，她离开台湾，原本自家收藏的古董、字画也应有一大部分随行托运，加上老夫人十分念旧，一些容易搬动的旧式精巧木雕家具，可能也有若干经妥慎包装后，随机运往美国宅邸……"

这架载送宋美龄的飞机，是当天上午6时50分，就由"华航"董事长乌钺亲自坐镇指挥，从桃园中正机场飞到台北松山军用机场。

飞到了台北之后，机组人员就忙着装运行李，包括宋美龄之物在内的行李，足足有90余箱之多，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随员的私人物品，但是，不少是宋美龄的行李。

隔天台北就有报纸以嘲讽的语气说，香港有97大限，台北有97



大件。

当天，受邀到机场送行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上至李登辉，下至“副总统”李元簇、“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五院院长”等各级首长夫妇，光从送行的人马就可以看出，宋美龄临行放射出来的政治魅力有多强烈。



蒋家孙媳蒋方智怡（右一）

但是，惟一值得注意的，就是在众多的送行者当中，被挡在松山机场门外包括前“行政院长”李焕在内的首长，据说因为“迟到”吃足了闭门羹。

李登辉等人曾在松山机场贵宾室和宋美龄略事话别，然后，宋美龄就登机。飞机于10时18分，振翼飞离地面，直入云霄。

宋美龄从1950年元月间从美国来台，直到1990年9月间离台，总共有40余年的时间。综计宋美龄前半生岁月，在台湾的时间其实有将近一半。如果说宋美龄对台湾没有感情，这是绝对说不过去的。

但是，有趣的是，宋美龄为什么要离开台湾这个她也有情感的地





方?理由何在?

我们可以从一些迹象来看宋美龄所以离开台湾的原因。其一，宋



台湾各界悼念宋美龄

美龄曾说过，台湾没有我的亲人，我的亲人在美国。宋美龄虽然在台湾待了41年，可是，她始终认为她的骨肉是在美国；其二，亲属的原因，宋美龄离台的时候，她的外甥孔令侃已经罹染末期肺癌，她希望能够早点到美国，陪孔令侃度过最后的这段岁月；其三，住在士林官邸，那么大一个宅院，却经常只有她一个人住着，偶尔有孔家的人像孔令伟会来陪她。可是，孔令伟近年来身体也不是很好，让她觉得在士林非常寂寞，而老人最怕的就是寂寞；其四，她自己本身身体也不是太好，她希望在还可以动得了的时候，赶快回到美国；其五，台北的政治空气，让她觉得难以消受，一连串的派系之争，不但让宋美龄折损了政治资源，同时也让她心情受到严重的创痛。1994年9月10日，为了探视因直肠癌卧病台北振兴医院的外甥女孔令伟，曾回到台湾停留10天，李登辉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亲自迎送，在孔令伟病情“平稳”之后，宋美龄便即刻回美国。



就宋美龄来说，任何的理由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尽快回到那个曾经使她的一生起过决定性变化、被她视为第二故乡的地方——美国去。在太平洋的西岸，飞机划破台湾的云层，宋美龄正朝远离祖国的方向飞去!



跋

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苦难，和宋美龄本身的客观遭遇，把宋美龄塑造成独具“美丽与哀愁”的人物。而长寿，却延长了这种“美丽与哀愁”的过程。出生于19世纪，纵横于20世纪，眼看她的生命即将迈入21世纪，她成为世所罕见的跨世纪的人物。

从微观的角度看，宋美龄对她的丈夫蒋介石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蒋介石是留日的，这位影响近代中国至深的历史人物，最喜爱的是阳明理学，然而，留日时期，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却在他的心中，扬起巨大的波涛，中国的阳明哲学以及曾国藩的思想、日本武士道精神，让蒋介石成为一个道貌岸然、心藏霸气的“东方绅士”。

和宋美龄的婚姻，其实是蒋介石生命的另一个转折点。

宋美龄的父亲，是美国南方美以美教会基本教义派一位著名的中国牧师。美国南方教会原本就是美国比较保守的一个支派，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世界上只有光明与黑暗两个极端，没有中间地带的存在。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之前。宋美龄母亲有个条件，就是希望蒋介石日后能够成为基督徒。蒋介石答应了这个条件，从此，蒋介石受到宋母和宋美龄的影响，在北伐以后，亦成为一位“虔诚”的美以美教派的基督徒。



儒家阳明哲学、武士道加上美以美教派的基督徒，杂糅成蒋介石北伐以后一直到他晚年的意识形态主流，至此，宋美龄正式“参加”了蒋介石的生命。

许多人认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合，是一种政治婚姻。或许，宋美龄早年是一个强烈的英雄崇拜者，在众多追求者当中，她会挑选蒋介石作为她终身伴侣，是有她主观上的因素的，而对蒋介石能够统帅势如破竹之兵，北伐到上海、南京，宋美龄在心中自有一份仰慕之情。然而，议者和当时舆论所以批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主要亦是由于蒋介石多次的婚姻记录的关系，再者，认为蒋介石是想觊觎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党内的领袖地位，所以才娶孙中山妻子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为夫人，而非基于男女感情。

没有必要去争论这种议论的是与否，尔后的事实证明，蒋宋联姻，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很大影响。

无疑，蒋介石除了略读中国古书，对国际事务的了解是极其欠缺的。这一点，就当时中国与国际社会日益接触的客观环境来讲，蒋介石若是没有宋美龄及时的辅佐，是很难在日渐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周旋。

宋美龄丰富的国际知识，特别是早年在美国成长求学的渊源，使得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在1928年以后的拉近了与美国的关系。

可是，从坏的一方面来讲，蒋介石和美国的逐步接近，却激怒了少数对中国有野心的国家——日本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和宋美龄结婚以后，日本深知蒋介石领导的政府有明显迹象显示正和美国拉近彼此的关系，而他的夫人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证，1928年的“五三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领导的军队一次试探性的攻击，而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则是日本畏惧中国和美国进一步加强关系，惟恐美国影响日本在中国利益，因而做出的一次军



事冒险。

在当年日本军阀的眼中，宋美龄背后的家族与其说是上海最大的资本家，不如说是亲美华人一个最典型的代表。

抗战，把宋美龄带进一个新的人生阶段。1943 年，当她以治病为由，到美国访问时，她接受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演讲邀请。宋美龄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在美国国会殿堂演讲的外国“第一夫人”。当这个全世界传播媒体最发达的国家，把宋美龄在国会演说的影像，传到每一位美国人民眼中时，美国民众发现，这位中国“第一夫人”脱口而出的英文使用词藻，甚至比他们还要典雅生动，而且举止落落大方，十足大国风范。那时，日本已经发动了珍珠港事变，美国人对日本恨之入骨。当他们从宋美龄在美国各地讲述的内容中，得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英雄事迹，无不兴起对中国人民惨烈牺牲的强烈同情，从而更对宋美龄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宋美龄的美国之行，赢得了个人形象，也赢得了美国对中国这个苦难国家的实质援助。

当年的美国《时代》杂志，把她选为那年的年度风云人物，并且几度成为该杂志的封面故事人物。

从 1927 年以来，到蒋介石撤退台湾初期，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应该有许多施政方针都是经过蒋介石和宋美龄密切协商得来的结果，尤其是在“外交”工作上，宋美龄更是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可谓是药中甘草。

但是，人毕竟不是神，宋美龄还是有她的局限性，还是有她偏颇的一面，例如，在蒋经国死后，国民党党内核心骨干，在为谁应继承“主席”大统争论不休之时，她在党内元老建议下，连夜写了一封密函，要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李焕，以集体领导的方式，暂时过渡国民党的权力整合期。（也有人质疑，宋美龄的那封



信，是她的外甥孔令侃建议她写的。)

当然，宋美龄是国民党的元老，她有充分的权力去写这封信，可是，这封信却演变成轩然大波，并且造成时人对她的争议根源之一。

据说，当时的“行政院长”俞国华，本来受命在“中常会”中提案支持推举李登辉，不料在那次“中常会”前一天晚上，俞“院长”接到一通来自官邸的电话，要他暂缓提案。这件事情深深困扰着俞国华，并且造成第二天“中常会”上，宋楚瑜当众发言冲撞并且拂袖而去的不快情况。

据说，俞国华会后，有一次向“行政院”高层幕僚诉苦时说：“夫人从我年轻时代就培植我，教我怎能拂逆她的意思?我并不是不愿提案，而有那么多位‘中常委’，为什么偏偏一定要我来提案呢?”

就宋美龄而言，台湾已经不是她的战场，台湾也不再是值得她留恋的地方，可是，当时的她没有审度时势，她周围的孔家家族，也没有充分掌握客观环境，一念之间，竟陷宋美龄于窘境，加之在野势力对蒋家的深度误解，更加速迫使宋美龄必须离开台湾，远走美国。宋美龄曾经是国人美丽的偶像，可是，时间是残酷的，政治是丑陋的，蒋家如今是一门四寡 (除了宋美龄，还有蒋经国、蒋孝文、蒋孝武三位的太太都是寡妇)，昔日蒋家辛苦经营的官场派系、如今大部分成了非主流派，否则就是远离权力和是非核心。而一些趋炎附势的人，也不再以蒋家马首是瞻。岁月剥夺了对宋美龄美丽容颜的加冕，亲人如蓬草飘零，膝下空虚给宋美龄留下浓浓的哀愁。终其一生，宋美龄真可说是集“美丽与哀愁”于一身。

作者写作全书的内容选材，除了依据目前可见的两岸书刊和国外论著，主要是依据宋美龄昔日的随从 (包括秘书、医疗人员、副官等等) 口述内容，尽量以不添加作者个人的主观批判为原则。

这本书的主要意图，是希望借着揭露宋美龄日常生活和毕生主要





经历，让所有的读者朋友，增加一种对宋美龄做客观认识的资料。所以，这本书的重点不在为宋美龄表功，更不在为她显过，褒贬完全在乎读者看了本书之后个人的感受。

在本书相关的人物的名称称谓方面，一方面是以口述者本身的习惯称呼为原则，另方面，基于目前两岸文化资讯的大通，这本书设定的读者对象是全球华人或是懂得华文的国际友人，所以，在书内相关人物的称谓上，便采多个面向的称谓法，例如，在书中，蒋介石有时被称呼为“蒋介石”，有时称作“蒋先生”，可是，这无关对蒋的价值判断或是善恶褒贬。叫他先生，也不是对蒋的阿谀，称他“蒋介石”也不是贬损他，本来，蒋介石就是他的名字，这和褒贬无关。

台湾有句俗话说得好，鸡蛋壳密密，但还是有气孔。这本书原先设定的目标，并不是朝学术著作的方向写作，所以，必定有很多疏误之处，以作者有限的才学，台湾闭锁的资料搜集环境，错误是在所难免的，尚祈先进前辈和旧友新知，多多提示指教，作为再版时之参考。

本书写作期间，承蒙友人的鼎力协助，谨此一并致谢!



宋美龄生平年表

1897年3月5日出生于上海；

1907年赴美求学，后在魏斯理女子学院就读；

1917年返国，定居上海；

1920年，参加基督教女子青年会活动。曾在电影审查委员会、童工委员会任职；

1918年，父亲因癌症病逝上海；

1922年，与蒋介石第一次在宴会上相识；

1927年12月1日与蒋介石在上海举行了盛大婚礼，后广泛参加社交、政治活动，并担任一些妇女团体、儿童福利团体的领导职务；

1928年，随蒋介石举行第二次北伐；

1934年支持蒋推行“新生活运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亲赴西安，寻求和平解决。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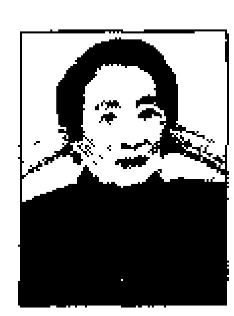
1937年前往淞沪抗战前线视察，翻车受伤；

1938年，参与武汉空战的指挥工作；

1939年随蒋迁往重庆，协助组织“飞虎队”；

1942年2月陪同蒋介石访问印度；

1943年初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寻求国际支持；



1943年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任翻译；

1948年代表蒋介石去美国求援；

1949年访问美国争取援助未果后，寄居在大姐家里；

1950年从美国去台湾；

1974年，国民党十届五中全会授予她“中山奖章”；

1975年4月蒋介石病逝后，9月赴美就医，后定居美国；

1976年曾回台湾小住。曾任台湾“中华妇女反共联合会”主席，中国国民党评议会主席团主席，中国国民党妇女工作会指导长等职；

1986年10月，回台湾参加蒋介石百年冥寿纪念活动；

1986年10月，返回台湾时发表了《我将再起》的宣言书；

1991年再度离开台湾隐居美国；

1997年欢度百岁寿诞；

2003年10月24日在美国纽约逝世，享年106岁。



图片目录

扉页

上篇

中篇

下篇 I

下篇Ⅱ

后记

《美丽与哀愁》记述了宋美龄风风雨雨的奇特一生。作者真实地记录宋美龄的亲随、左右、故交的亲历亲闻，告诉人们一个处于政治家族中的神秘女子的生活、情感，她的毕生追求与经历，她的婚姻，以及她与蒋氏家族、她的姐妹之间的真正关系。

该书曾在台湾和香港地区出版过，我社受作者王丰先生及香港利文出版社的授权，酌加删略，在大陆出版简体横排版。由于作者系台湾人，某些观点有失偏颇，请读者甄别。

编者

